

楊家將目錄

- | | | | | | |
|------|---------|---------|-------|---------|---------|
| 第一回 | 北漢主屏逐忠臣 | 呼延贊激烈報仇 | 第十四回 | 犒將士趙晉辭官 | 宴羣臣宋琪賦詩 |
| 第二回 | 李建忠乃救義士 | 呼延贊夢神教武 | 第十五回 | 曹彬出兵征大遼 | 懷德戰死歧溝關 |
| 第三回 | 金頭娘征場鬥藝 | 高懷德大戰幽州 | 第十六回 | 太宗駕幸五台山 | 淵平戰死幽州城 |
| 第四回 | 講和議楊業回兵 | 迎鑾駕豪傑施能 | 第十七回 | 宋太宗議征北番 | 柴太郡保奏楊業 |
| 第五回 | 宋太祖遺屬後事 | 潘仁美計逐英雄 | 第十八回 | 呼延贊大破遼兵 | 李陵碑楊業死節 |
| 第六回 | 潘仁美奉詔宣召 | 呼延贊單騎救駕 | 第十九回 | 瓜州營七郎遭射 | 胡原谷六使遇救 |
| 第七回 | 北漢主議守河東 | 呼延贊刀擒敵將 | 第二十回 | 六使汴京告御狀 | 王欽定計圖八王 |
| 第八回 | 建忠議取接天關 | 大遼出兵救晉陽 | 第二十一回 | 宋名臣辭官解印 | 蕭太后議圖中原 |
| 第九回 | 郭建大破耶律沙 | 劉鈞救書召楊業 | 第二十二回 | 楊家將晉陽鬥武 | 楊郡馬領旗三關 |
| 第十回 | 八王進獻反間計 | 光美奉使說楊業 | 第二十三回 | 樵夫詭計捉孟良 | 六使單騎收焦贊 |
| 第十一回 | 小聖感夢取太原 | 太宗下議征大遼 | 第二十四回 | 孟良智盜驢驢馬 | 岳勝大戰蕭天右 |
| 第十二回 | 高懷德幽州大戰 | 宋太宗班師還汴 | 第二十五回 | 五台山孟良宿兵 | 三關寨五郎觀象 |
| 第十三回 | 李漢瓊智勝番將 | 楊令公大破遼兵 | 第二十六回 | 九妹女誣陷幽州 | 楊延德大破番兵 |



楊家將

關西山下，日月輝煌，燭不滅。晏齊與夫人建德，自是不幸之事。關西山下，日月輝煌，燭不滅。晏齊與夫人建德，自是不幸之事。關西山下，日月輝煌，燭不滅。晏齊與夫人建德，自是不幸之事。

敘述

宋運泰開先聖主，將星明明應相聚，邊疆建辟敵人降，四海蒼生望綠柳，太原靈氣產英豪，慷慨沉埋世所遭，寶劍磨利新出匣，憤然有志入中朝。鉄甲堅兵會斬神，保鑾從駕建功勳，東盪西除羣寇服，晉聲勢又相聞。楊家父子真豪士，萬里威風人仰慕，一旦欣然思遠圖，八駿齊奔向南路，太宗重命賜恩深，義士功崇報亦誠；大戰幽州兵敗衄，一門忠厚盡亡傾，六使棲棲依北道，上郎遭矢最堪憐，真宗命領三關鎖，收伏奇智策深。汝州發配送埋藏，魏府銅台刃忙，振撼三軍齊救駕，番兵出浪虎驅羊。七十二陣真奇絕，楊府英雄兵法熟，世界鬧動天地昏，儘教蕭后歸邦域。西番倡亂又揚塵，鼙鼓聲聞馬，頻，十二寡婦能效力，乾坤再整請邊庭。仁宗統馭昇平盛，蠻主高兵寇境，楊府俊英文廣出，旌旗直指咸歸命。更有姨娘家術奇，炎月唱雪降龍池，天半豪傑異，偶，將聖明畏帝基，於今去古幾千場，荒草寒煙又夕陽，故國不殊風物異，令人如此重悲傷。

按前集起於唐明宗天成元年，石敬瑭出身，至宋太祖平定諸國止。茲後集起宋太祖再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楊家將五十回 民國三十三年重慶說文社排印本
撰者 明 熊大木 撰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
編號 D86406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0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楊家將五十回](#) 民國三十三年重慶說文社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三

- 第十回 戰飛鵝岳雲遭劫數 化道院妖怪逞神通
- 第十一回 飛鵝山損兵亡大將 碧雲姑奉命送靈符
- 第十二回 宋將被困黃河障 軍師取救鳳凰山
- 第十三回 金精娘大施妖術 四仙占卦
- 第十四回 犯邪淫金精初受戒
- 第十五回 放淫

卷四

- 第十九回 逃東海水竭現原形 領殘兵敗走蝴蝶洞
- 第二十回 了塵緣衆仙回洞府 寶提表狹路遇奸臣
- 第二十一回 害忠良張太師覆表 搜府第包相國伸冤
- 第二十二回 施國法奸佞充軍 詔班師英雄封爵

楊家將及其考證

衛聚賢

緒言

余嘗擬作有關抗戰小說的考證，在民國二十四年有薛仁貴征東考之作，即將考證放在前面，征東附在後面，在上海自印了三千本。到了國軍西撤，巡捕房仰敵人的鼻息，禁止征東在租界上出售，於是贈送給孤軍營數百本。後擬在渝再版，設法由滬帶來一本，友人借去看時被轟炸了。

渝地書荒，繼續作這些工作不易，今年有售潘氏譜給余，此潘氏譜即楊家將中潘仁美的族譜，因考其真偽翻閱宋史等，牽涉楊家事甚多，因而引起我作楊家將的考證了。

楊家將及其考證

楊家將及其考證

楊家將固是以楊業父子作中心人物，但是關於宋平北漢及宋遼之爭，對於北宋初年的史蹟牽涉太多了，考證的文字也不能太忽略，因而有十萬字左右的一篇楊家將考。但是這樣長的考證放在原小說——楊家將前面，似乎太繁瑣了，故而節其大綱，作為考證，其詳文將放在明年春出版的說文月刊吳稚暉先生八十大慶紀念號中。

楊家將的故事，在楊業死後六十五年，歐陽修說「父子皆為名將……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在當時就宣傳甚盛了。至金元時已搬上了舞臺。

至於楊家將中的事實與人物大半是有的，不過往往擴大其事，或將他人的事蹟也附會到楊家去了。這是作小說的一種技術，不如此不足以表現楊家功勞之大，即不足以使人動聽。但是站在歷史的立場上講，要將其事蹟考個實在的，是以我就作此楊家將及其考證了。

楊氏世系

楊氏原在甘肅西部的河西，或為羌人，後移居陝西北部神木縣。其世系是（楊氏世系據友人云於民國二十四年有山西代縣人持其譜在北平出售，惜不能據以為系）：

楊弘信——繼業——延昭——文廣

（某）

（某）

延浦

延訓

楊家將及其考證

延環

延貴

延彬

延玉

重勳——光展——琪——畋——祖仁

楊弘信為麟州刺史，以武力雄其一方。小說中名楊袞，為火山王楊令公。

楊繼業為北漢節度使，北漢主劉繼元賜楊繼業姓劉，故在北漢時名劉繼業，降宋後復其姓為楊，去繼字留業字，故名楊業。楊業降宋為鄭州刺史，後為代州刺史，大兵北征為雲應路行營都部署副使，以護遷民與契丹戰於陳家谷，潘美之救兵不至，業戰敗被擄，不食而死。

楊繼業有子七人，即楊延昭，楊延浦，楊延訓，楊延環，楊延貴，楊延彬，楊延玉。

大郎——楊延昭，本名延朗、楊家將名淵平，常隨楊業戰爭，降宋後為供奉官，楊業死後為崇儀副使知景州，又為江淮南都巡檢使，後徙保州緣邊都巡檢使，又為莫州刺史，以戰敗停職，復為都巡檢使，又為保州緣邊都巡檢使，徙高陽關都部署，大中祥符七年卒。死時年五十七。

楊家將以楊繼業長子為楊淵平，元曲以大郎為楊延平，小說中以楊延昭為六郎，而宋史本傳亦有『目為楊六郎』，或者在大排行中楊延昭為第六，故有六郎之稱。

二郎——楊延浦，楊家將作楊延定，元曲同。

三郎——楊延訓，楊家將作楊延安，元曲作楊延光。

四郎——楊延環，十國春秋作楊延瓌，楊家將作楊延輝，元曲作楊延昭。楊家將言四郎楊延輝被遼所擒，改名木易，爲遼駙馬，京戲

中有四郎探母，按此爲韓延徽事，燕劉守光遣韓延徽聘遼被留，居久之懷其鄉里，遂亡歸，省親幽州，復走契丹，遼以韓延徽爲相。

五郎——楊延貴，楊家將作楊延德，元曲作楊延郎，楊家將以五郎楊延德在五台山爲僧，元曲中亦有此記載。

六郎——楊延彬，楊家將作楊延昭，元曲作楊延景，其事蹟與楊大郎混。

七郎——楊延玉，楊家將作楊延嗣，元曲同。宋史以延玉與楊業同死陳家谷，楊家將與元曲均云爲潘仁美害死。

令婆——余太君，余氏宋史作折，折氏於唐初居陝北，折從阮於晉漢時雄視一方，爲周靖難軍節度使，其子折德晟在周爲永安軍節度使，於宋乾德二年卒，其孫爲折御卿亦永安軍節度使，其孫女卽折太君爲楊業之妻，嘗佐業立戰功，以楊業死時之事，上疏力辯，乃削潘美王侁爵。卒於大中祥符三年，葬於山西保德縣折窩村。

延昭之子——楊宗保，小說以楊延昭長子爲楊宗保，次子爲楊文廣，而宋史以楊延昭有子三人，楊文廣之事蹟與楊宗保同，或者楊宗保以宋仁宗有族弟趙宗保，以其同名而改爲楊文廣了。曾隨狄青南征，爲涇州鎮戎軍，爲定州路副都總管，卒於熙寧七年。

楊宗保之妻——穆桂英，山西保德州志以楊文廣之妻爲慕容氏。係保德州慕塔村人，雄勇善戰。慕容爲姓，而楊家將作穆桂英，或係

楊家將及其考證

以慕音同穆，桂英拼音為容。

楊業之弟楊重勳，後周時為防禦使，宋初為建甯軍留後，後為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

楊重勳之子楊光辰，以西頭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於官。娶韓氏封南陽縣太君。

楊光辰之子楊琪，為供備庫副使，後同隄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世以武顯，而好儒學。皇祐二年卒於淮南，娶慕容氏及李氏。

楊琪之子楊旼，進士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遷大理寺丞，是為文職，而使之平湖南瑤人，卒以戰儂智高而敗績，坐為知諫院，知光化軍，降太常博士，遷起居舍人，吏部員外郎，嘉祐七年卒，卒年五十六，葬于洛陽。

楊旼之子楊祖仁，楊旼卒時楊祖仁年方二歲，其後則無聞。

潘氏世系

文繹——季明——好禮——璘——美——惟德——克——以忠——權

以和

惟固——襄——以升——權

惟正——兌——以平——權

以道

以德

惟清——允——以正——朴

惟熙——夙——以隆——杞

楊家將及其考證

潘仁美的父親潘璘，後周時以軍校戍常山，據譜注云「進爵太師，進封武惠王」。

潘美爲後周世宗供奉官，以高平之戰功遷西上閣門使，監陝州軍。宋太祖征石守信爲行都監副使。爲潭州防禦使，平劉鋹之亂，知廣州兼市舶使，爲嶺南道節度使，平南唐爲宣徽北院使。平北漢時爲北路招討判太原府事。征范陽知幽州府事。留北邊爲三交都部署，封代國公，爲忠武軍節度，封韓國公。雍熙二年北征，拔寔朔雲應等州，以曹彬敗績，詔徙雲應等州之民於內地，遼兵至，其副使楊業以潘美所期之兵不至，戰死陳家谷，乃削潘美秩三等，授檢校太保，明年判并州，加同平章事，未幾卒，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諡武惠。

潘美之爲人，以怒即殺人，及怒息而知所殺之人無罪。楊業爲北漢降將，爲宋舊臣所排斥，楊業遼人畏之。號爲楊無敵，如楊業不死，則晉冀人民或可免遼人之侵擾，故以楊業之死潘美不能無咎，於是其一切罪過加在潘美身上，在楊業死後六十五年北方普遍宣傳楊業的功績，在元曲中已指潘美爲奸賊。

潘美的兒子，楊家將說是潘昭亮被呼延贊戰死的。據宋史潘美是五個兒子：

1. 惟德——至宮苑使，
2. 惟固——西上閣門使，
3. 惟正——西京作坊使，
4. 惟清——崇儀使，
5. 惟熙——娶秦王女，平州刺史。

此外尚有：

6. 惟吉——美從子，累資爲天雄軍駐泊都監。

潘美的女兒，其一給張昭允爲妻，其第八女被宋太宗聘給宋真宗爲妃，封莒國夫人，於端拱二年卒，卒年二十二歲，後來宋真宗卽位，追冊爲章懷皇后。潘美追封爲鄭王，也是因爲這個緣故。

此外有潘美的叔祖潘慎修從宋真宗至澶州，其子汝士爲大理評事，汝礪爲奉禮郎。潘美的從孫潘夙爲光祿大夫等職。潘夙的從子潘松年爲太學錄。潘松年的從子潘剛中爲兵部侍郎。潘剛中的從子潘大臨爲宗正卿。潘大臨的從子潘良貴爲中書舍人。潘良貴的從子潘時爲登仕郎。潘時的從子潘友貴爲提舉。

宋太祖親征上黨與太原

楊家將第三回「高懷德大戰潞州」，以開寶元年謀征北漢，以潘仁美爲監軍，高懷德爲先鋒。北漢方面以趙遂爲行軍都部署，劉雄黃俊爲正副先鋒。事實是周昭義軍節度使李筠不滿趙匡胤之代周，向劉鈞求援，劉鈞與李筠會於太平驛，北漢遣盧贊范守圖衛融爲援。結果盧贊戰死，衛融范守圖被俘。

宋征上黨的人物，有：

關南副都部署駙馬都尉——高懷德——以此役功遷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尉。

高懷德的外甥——董遵誨。

歸德節度使——石守信，——以此役功加同平章事。

昭化軍節度使——慕容延釗，——此役知潞州府事。

彰德軍節度使——王全斌。

潞州東北路計度轉運使——高防

昭義軍節度——李繼勳

澤州西南都部署——楊承信。

此外則有趙普，王審琦，郭廷謂，杜漢徽，張勳，蔡審廷，李處耘，楊廷璋，向拱，王晏，羅彥瓌，輔超，姚內斌，馬仁瑀，徐興，范廷召，康再遇，共計廿四人。楊家將中祇有潘仁美，高懷德，黨進，楊光進，蕭華，趙燧，高懷亮，楊延漢，潘昭亮，共計九人。根本潘美與黨進并未加入此役的戰爭。

上黨方面有閻丘仲卿，詹珪，李廷玉，孫孚，劉繼忠，王廷魯，王全德，劉守節，趙處愿，史文通，馬廷禹。

戰爭結果，李筠自焚死。李筠子李守節以潞安城降，而趙處愿，孫孚，史文通，馬廷禹均降。

此役并無楊業參加。而楊家將第四回是「講和議楊業回兵」。以「北漢劉鈞戰宋太祖不勝，乃向山後召楊業父子與戰，楊業斬宋二將，宋太祖欲班師，恐楊業襲擊，乃與楊業構和。這是作小說者作為楊業降宋的張本。」

楊家將說宋太祖征上黨回去就「遺囑後事」而崩，未去征太原。而宋太祖自征上黨歸，常遣將征太原，互有勝負。經過八九年之久，北漢主劉鈞死了，劉繼恩立，宋太祖於開寶二年乃乘機親征太原，時劉繼恩為其下所殺，劉繼元立，宋太祖親至太原城下，共住二十五天

，築長連城圍住，又引晉水汾水以灌其城，宋攻城死了橫州團練使王庭義，殿前都虞侯石漢卿二員將，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以炎蒸暑雨，恐河津泛溢，阻其歸道，宋太祖乃班師。

斯役宋方爲李繼勳，黨進，曹彬，何繼筠，趙贊，孫方進，王庭義，石漢卿，趙廷翰，李光贊，郭進，司超，梁文陟，張績，趙彞，趙普，趙翰，王審琦，韓重斌，慕容德豐，折御勳，曹翰，陳承昭，郝廷訓，李懷忠，趙逢，薛居正，盧文遜，王祐，蔡審廷，周廣，石曦，荆嗣，解暉，李謙溥，劉進，何承睿，李進卿，李漢超，田欽祚，錢守俊，徐興，孔守正，蔡守恩，田仁朗，張去華，趙安仁，李神祐，韓守英，趙文度，劉孝忠，張永德，共計五十二人。

斯役楊業在太原城中，當宋太祖親至城下，師未成列，楊業乘機領數百騎出，黨進率數人逐楊業，楊業緣繩入城。在乾德初年宋太祖遣李繼勳征太原，進薄汾河，楊業扼住橋路，荆嗣與楊業戰，射中楊業從騎，楊業退保城中，荆嗣焚其南門而還。是楊業與宋將戰爭過。而與宋太祖講和議一事，於史無徵，但「太宗征太原，素聞其名，嘗購求之」。宋太宗購求楊業，而是「素聞其名」，「其名」是否與宋太祖講和事有關？則不得而知了。

宋太宗征服北漢與楊業降宋

宋太宗於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從汴京出發，四月二十一日到了太原城下，五月六日劉繼元降。宋太宗先遣潘美分兵攻下汾沁嵐諸州，又以郭進守石嶺關斷遼援北漢之路，劉繼元以外援不至，糧道又絕，其

臣宣徽使范超，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都出城降宋，宋攻甚急，宋太宗以詔書射城中，許劉繼元不死，劉繼元乃於端節夜遣省客使李勳奉表降。

斯役人物，宋人方面：

楊家將爲潘仁美，高懷德，呼延贊，李建忠，耿忠，耿亮，柳雄玉，金頭馬氏，高張，郭進，楊光美，牛思進，八王，共十三人。在宋史中於斯役是有潘仁美，高懷德，呼延贊，郭進，牛思進的，而李建忠，耿忠，耿亮，柳雄玉，金頭馬氏，高張等七人，則不可考。至楊光美爲說降楊業之人物，但楊光美（楊美）於前一年死去，斯役當無此人。

宋史方面，則有潘美，高懷德，呼延贊，郭進，牛思進，劉通，石保興，韓崇訓，符昭愿，折御卿，尹憲，趙延溥，李繼隆，郭守信，曹翰，劉漢瓊，劉遇，米信，田重進，劉廷翰，崔翰，張鐸，高繼先，張守明，李穆，薛居正，盧多遜，李至，王沔，扈蒙，馮贊，侯陟，陸萬友，輔超，解暉，趙延進，荆嗣，馬仁瑀，梁迥，史珪，田欽祚，王侁，劉審瓊，尹繼倫，田仁朗，劉保勳，王昭遠，王賓，楊瓌，錢守俊，徐興，曹彬，王嗣宗，高瓊，范廷召，夏侯燠，王延德，張質，蕭興，劉漢凝，宋白，杜審進，周承晉，孫方進，慕容福起，楊重進，劉知信，劉文裕，劉美，竇紳寶，李神福，李神祐，周紹忠，張崇貴，張繼能，衛紹欽，藍繼宗，錢徽，韓文寶，宋捷，張洎，荀中正，史業，李繼筠，共計八十人。

北漢方面，楊家將是邵遂，王文，陸亮方，袁希烈，吳昌，龔公

業，李榮，李信，李傑，劉炳進，郭有義，宋齊邱，馬風，丁貴，楊柔，王貴，張文進，趙逢等十八人。宋史則有折令圖，李詢，郭翊，馬延忠，范超，郭英超，史溫，劉續，李勳，李暉，馬峯，劉繼文，共十二人。

北漢的將領，被宋所擒的，有范守圖，衛融，傅廷彥，楊璘，鹿真，張環，石斌，折令圖，馬延忠，李詢等十三人。北漢將領降宋的有路貴，王超散，元威，信霸榮，杜延韶，冀進，侯美籍，周審玉，關章，樊暉，任恩，胡遇，李瓊，梁文陟，張續，史昭文，趙文度，這是在宋太祖時降的。史溫，郭萬超，李勳，這二十人都是在劉繼元未降宋以前降的。至劉繼元既降，而有馬峯，蔚進盧，尚有北漢宰相李暉，繼續降宋。

宋對北漢是「優賞歸順將校」，故「授官有差」。至於楊業降宋，有兩種傳說：

1. 「太宗征太原，素聞其名，嘗購求之。既而孤壘甚危，業勸其主繼元降，以保生聚。繼元既降，帝遣中使召見業，大喜，以爲右領衛大將軍」。

2. 「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召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

一說是楊繼業勸其主降宋，一說是楊繼業不願降宋。二說孰是？按宋除楊繼業爲鄭州防禦使，制有云「知金湯之不保，慮玉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質請命，忠於所事，善自爲謀」。按楊繼業的弟楊重

勳，楊繼業的丈人折德辰，早已降宋，楊業的降宋，是可能的。

楊業的立功與戰死

楊業降宋爲宋右領軍大將軍，時宋太宗以乘平定北漢之餘威，一舉滅遼，乃從太原到河北，遼易州涿州的守將降宋，宋太宗到幽州城下，與遼兵大戰於高梁河，宋兵敗，宋太宗乘驢車逃歸。這就是楊家將第十二回的「太宗單騎殺出重圍，落荒望汾壩而逃」，即指此事。楊家將中故道其事，說太宗遇楊業父子救駕，其實斯役，楊業攻應朔，楊延昭爲先鋒，戰朔州城下，是楊業父子并未到幽州城下的。

宋太宗自幽州返汴京，楊業也到了汴京，宋太宗即以楊業爲鄭州刺使。不久以楊業老於邊事，復遷爲代州刺使，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

署。

楊業在代州時，遼以十萬人攻雁門關，楊業偵知其事，率百餘騎由西面小徑出，繞至遼兵後，從雁門關北口向南擊，遼兵大敗，殺遼節度使駙馬侍中蕭綽里特，自是遼人畏楊業。見楊家旌旗即引去，號楊繼業爲楊無敵，楊業以功升雲州觀察使。

楊業在代州任內有大功於邊疆的，但作小說的人要故意擴大其事，說「太宗駕幸五臺山，淵平戰死幽州城」，以楊大郎在金沙灘替宋王死，二郎三郎亡於陣，四郎被擄去到遼招了駙馬，五郎怕死到五臺山上爲了和尚，祇餘了六郎七郎二人，後來七郎被潘仁美射死，一家都盡忠於宋，只留下楊六郎一人。

宋太宗是沒有到過五臺山的，而到五臺山還愿，是元仁宗事，諫

元仁宗在五臺不可久留的是王約。不過在遼聖宗統和二年，宋曾除道五台山，將入靈邱界。或者宋將北伐，曾遣使到五台山上告祭過，小說因而有此附會。

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弊，以取幽州」。宋太宗乃於雍熙三年分兵三路北伐；以曹彬攻岐溝關直取幽州，田重進一路攻飛狐口，取靈邱蔚州，潘美一路攻雁門趨雲應。原計畫以曹彬的大兵緩進，遼必集大兵對曹彬，則田潘二路師攻城奪地，繞幽州後以爲攻取。

田重進攻飛狐口，擒遼將大鵬翼與馬斌及何萬通，并渤海軍三千人，又攻下靈州蔚州。

潘美與楊業出雁門與遼兵遇，擒遼刺使趙彥辛，又攻克應州雲州。曹彬的軍隊進行太快，使軍餉不繼又爲退下，曹彬部下以田潘二路進攻得地，又欲前進，至涿州與遼人遇，大敗於岐溝關，劉保勳父子死於斯役，小說說死的是高懷德，其實高懷德於此役前太平興國七年就死了。

曹彬一路大敗，於是召田重進潘美兩路退兵，有詔將雲應寰朔的人及吐渾部族，徙於內地，安置於河東京西。楊業是護送這些內徙的人，遼乘機以十萬衆來追，攻下寰州，楊業的計畫是：

「今遼兵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州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弩千人

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

西上閣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說「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贊成王侁之說。楊業以爲不可。王侁說「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

楊業見諸將相逼，乃說「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

斯役潘美是以忠武軍節度使兼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以雲州觀察使兼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故楊業將行對潘美泣曰：

「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

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

因指陳家谷口曰：

「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之，救之，不然，無遺類矣！」

潘美與王侁領兵陣於谷口，而王侁使人登臺望不見動靜，以爲遼人敗走，欲爭其功，率兵離谷口。潘美亦率兵緣交河向西南走二十里，聞楊業敗乃遁去。楊業轉戰至谷口時日將暮，而不見援兵，乃大譟，部下只餘百餘人，楊業令去，不聽，復戰，身被數十創，馬重傷不能進，時部下盡死，部將王貴賀懷浦，賀令圖及楊業第七子楊延玉隨楊業均戰死。楊業匿深林中，遼將耶律希遭望見袍影，射之，楊業墮馬被擒，遼素畏其勇，欲勸其降，楊業不食，三日而死。雲應朔州將

吏聞楊業死，悉棄城走，其地遂爲遼有。

楊業爲太原降將，人多忌之，故宋太宗先使爲鄭州刺史，以其近於京師。後知其忠，以其老於邊事，使爲代州刺史。但當時攻擊者甚多，宋太宗厚予賞賜也要『密封囊裝』以避人耳目。時『主將戍邊者多忌之，有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帝覽之皆不問，封其奏以付業』，是宋太宗對於楊業認識的很深。是以有：

『死，帝聞之痛惜，俄下詔曰：

『執干戈而衛社稷，聞鼓聲而思將帥，盡力死敵，立節邁倫，不有追崇，曷彰義烈！

故雲州觀察使楊業，誠堅金石，氣激風雲；挺隴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

自委戎乘，式資戰功，方提貔虎之師，以効邊陲之用。

而羣帥敗約，援兵不前，獨以孤軍陷於沙漠。

勁果彘厲，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

是用特舉徽典，以旌遺忠。魂而有靈，知我深意！

可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

對於不盡職將吏的處罰：

潘美『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檢校太保』。

王侁『侁性剛愎，以語激楊業，業因力戰陷於陣，侁坐除名，配隸金州』。

劉文裕『坐陷失驍將楊業，削籍配隸登州』。

楊家將第二十回爲『六使汴京告御狀』，說楊延昭『來至闕庭，

「擊登聞鼓」，按在宋代告御狀是「擊登聞鼓」的，而楊延昭曾否告過御狀，則不得而知。按楊業將死告其下云「還報天子」，則六使告御狀似有其事，但山西保德州志載告御狀者爲余太君。

楊家將第二十回以告御狀，傅鼎臣按問此官詞，傅受潘家的賄而袒潘仁美。按張昭允爲大理評事，潘美妻以女，是小說所云，不能無因。

至於潘仁美對楊繼業使用奸詐致死，在元代已有此傳說，元曲昊天塔孟良盜骨有：

「（楊令公公云）老夫楊令公是也，因與北番韓延壽交戰，被他圍在虎口交牙峪，裏無糧草，外無救軍。這個是我第七個孩兒楊延嗣，他爲搭救我，被潘仁美攢箭射死，老夫不能得脫，撞李陵碑而亡」。

「（七郎云）只恨那潘仁美這個姦賊，逼的俺父子並喪番地」。

「（寇準云）楊令公功勞最大，父與子保駕勤王。潘仁美賊臣姦計，陷忠良不得還鄉，李陵碑汝父撞死，連七郎并命身亡」。

楊六郎與焦贊孟良

楊延昭凡是他父親楊繼業出戰，他都是隨從着，降宋後爲供奉官，幽州之役，從攻應朔有功，知景州，又爲江淮南都巡檢使。楊業死後改爲崇儀使，知定遠軍，徙保州緣邊都巡檢使，這就是小說上所謂楊六郎鎮守三關口，據元曲孟良盜骨云，三關是——梁州遂城關，霸州益津關，雄州瓦橋關。按遂城在河北徐水縣，瓦橋關在河北雄縣，霸州益津關在河北霸縣，均在河北境內。因守遂城有功，拜爲莫州刺史。

宋真宗至大名，楊延昭對以邊要，帝甚悅，指示諸王說：

「延昭父業為前朝名將，延昭治兵獲寨有父風，深可嘉也。」

先是傅潛握重兵不進，楊延昭，楊嗣，石普等屢請益兵以戰，不

許，錢若水奏應斬傅潛擢楊延昭，故召楊延昭詢安邊之策。楊延昭果

於斯冬敗遼兵，乃以楊延昭楊嗣均為本州團練使。帝謂宰相曰：

「嗣及延昭并出疎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衆，朕力為保庇

，以及於此。」

咸平五年遼攻保州，楊延昭與楊嗣提兵出援，未及列陣而為遼人

所獲，軍士多死傷，乃召楊延昭及楊嗣還，以李繼宣，王汀代。將治

其罪，帝曰：

「嗣輩素以勇聞，將收其後效，即宥之。」

吳天祐 這也許是楊家將中第二十八回的「八王智救楊郡馬」吧！

咸平六年以遼人來侵，李繼宣逗留不進，削秩，復以楊延昭為都

府巡檢使。繼又為寧邊軍部署，至景德元年乃詔楊延昭兵滿萬人。

澶淵之役，楊延昭上攻遼策，真宗未採納，及與遼和議，遷邊將

景，真宗親筆命楊延昭知保州兼緣邊都巡檢使。景德二年又升為本州防

軍使。繼徙為高陽關都部署。景德二年又升為本州防

軍使。楊延昭於大中祥符七年卒，年五十七。前而自守安邊，前而自守

開邊，楊延昭是智勇善戰，所得奉賜悉犒軍，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

，遇敵先必行陣，克捷推功於下，故人樂為用。及卒，遣中使護柩以

歸，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其柩至河朔，人皆望柩而泣。

其部下有焦贊，孟良，岳勝等。其人，無不勇猛，人皆望之。

焦贊是元焦德裕的遠祖，是焦贊實有其人。焦贊的驚人之作，就是王欽若拆毀楊業在京城所賜的官邸，其發動的為王欽若婿謝金吾，楊延昭私下之關，焦贊隨從，夜潛入謝金吾宅殺了謝金吾全家，被拿問罪，八王智救楊郡馬，纔得免事。楊家將中固是如此說，但在元曲謝金吾訴拆清風府中亦是如此載。人多忽視元曲而信宋史，而宋史為元修，在時代上是不相上下的。況輟耕錄載金院本名目有打樞密鑿，是在金時已有此傳說了。

孟良的得意之作為盜骨，即楊業死於遼境，其骨骸在遼地，着孟良去盜，在楊家將上說孟良去盜，焦贊也潛往，孟良誤殺焦贊後，以骨骸附入而自殺。但在元曲昊天塔孟良盜骨上說，六郎與孟良一人到昊天塔，取出楊業的骨骸，六郎將骨骸行進，孟良將骨骸放入座下殺了。

岳勝為楊延昭部下大將，元曲中也有記載。

楊宗保與穆桂英

宋史楊延昭傳說「錄其三子官」，「子文廣……」。是楊延昭有三個兒子，其一為楊文廣。楊家將以楊昭延有子二人，長子楊宗保，平定遼夏，次子楊文廣征南有功，按楊文廣南征，在楊家將只題了一筆，另有小說為楊文廣征蠻十八洞，盛行於福建一帶。此事葉國慶先生另有考證，將來再發表。

宋仁宗有族弟為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與楊宗

保同時，或者楊延昭的長子楊宗保因與趙宗保同名而改爲楊文廣？按楊文廣字仲容，當係行二，或者實有長兄楊宗保其人，而史失載？以俟將來得到楊氏譜，或在晉冀北部廟中碑上找些材料以證明這件事。楊宗保之妻爲穆桂英，於史無徵，而山西保德州志云楊文廣之妻爲慕容氏，係保德縣慕塔村人。或者楊宗保卽楊文廣，慕容音誤爲穆桂英，因慕穆同音，桂英拼音近容。但其堂弟楊琪亦娶慕容氏，究何爲是，則甚難考。

楊文廣以班行討賊張海有功授殿直。從范仲淹宣撫陝西，從狄青南征廣西，知順德軍爲廣西鈐轄，知宜邕二州，遷爲左藏庫使，帶御器械。沿平中爲成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興州防禦使。於開禧七年卒，死於楊業死後六十七年，死在楊延昭後四十六年。其子何人。史未書。

拳術中有楊家拳，明時抗倭寇，以五台山寺僧善於楊家槍，曾計畫組織爲軍隊，是楊家在武技方面會有特長的。故楊家將中以楊家婦孺均善戰，似有可能。

楊家將寫成書的時代

在楊繼業死後六十五年，民間對於楊繼業的傳說已盛行，至金元時已將楊繼業的事，搬上舞臺去了。但在乾隆時曲海總目提要上所書與現在的楊家將相同。是楊家將一書在乾隆時已編成了。此書多認爲是明代作，其中并無特徵；不過依其時代背景，在元清兩代，對於邊

地部落侵入。尤其是東北的遼人，明白作為小說宣傳，是不可能的，故以此書成於明代，似有幾分可能性。

謝自壽，身負百鎊。

世守無人。史未考。

楊家將

敘述

宋運泰開先聖主，將星明明應相聚，邊疆建辟敵人降，四海蒼生望霖雨，太原靈氣產英豪，慷慨沉埋世所遭，寶劍磨利新出匣，憤然有志入中朝。鐵甲堅兵會斬神，保嬰從駕建功勳，東瀛西陰羣寇服，晉陽聲勢又相聞。楊家父子真豪士，萬里威風人仰慕，欣然思遠圖，八駿奔奔向南路，太宗重命賜恩深，義士功崇報亦誠；大戰幽州兵收衄，門忠厚盡亡傾，六使棲棲依北道，七郎遭矢最堪憐，真宗命領三關鎮，收伏英雄宿策深。汝州發配送埋藏，魏府銅台羽旂忙，振撼三軍齊救駕，番兵叫浪虎驅羊。七十二陣真奇絕，楊府英雄兵法熟，世界鬧動天地昏，儘教蕭后歸邦域。西番倡亂又揚塵，笳鼓聲喧馬，頻，十二窠婦能效力，乾坤再整請邊庭。仁宗統馭昇平盛，蠻主高兵寇境，楊府俊英文廣出，旌旗直指咸歸命。更有姨娘家法術奇，炎月晴雪降龍池，天竺靈傑偶，將聖明長帝基，於今去古幾千場，荒草寒煙又夕陽，故國不殊風物異，令人如此重悲傷。

按前集起於唐明宗天成元年，石敬瑭出身，至宋太祖平定諸國止。茲後集起宋太祖再

楊家將

下河東，至仁宗止。收集楊將等傳，並參入。鑑年月編定，蓋取其揭始要終之意云，宋太祖開寶八年乙亥歲起。至太宗改元太平興國元年丙午年，凡二年。

第一回 北漢主屏逐忠臣 呼延贊激烈報仇

却說北漢主劉鈞，聽知中國平定各鎮，與羣臣議曰：先君與周世宗宋帝，其志不小，今既削平諸國，豈肯與孤自縊一方乎？諫議大夫延廷奏曰：臣聞宋君英武之君，諸國盡已歸降；今陛下下一隅之地，何況兵微將寡，豈能相抗乎？不如修表納貢，庶免生民之厄，而保河東無虞也。劉鈞猶豫未決。忽樞密副使歐陽防進曰：呼延廷與中國通謀，故令陛下納降，且晉陽形勝之地，帝王由此而興，無事則藉民而守，有警則枕戈而戰，此勢在我耳，何必輕事他人乎？乞斬呼延廷以正國法。倘或宋師致討，臣願獨當之。鈞允奏，令押出呼延廷斬首。國舅趙遂力奏曰：呼延廷之論，忠言也，豈有通謀中國之理？主公若輒斬之，使宋君聞之，則征伐有名耳。必欲不用，只宜罷其職，而遣之，庶全君臣之義也。劉鈞然其言，下令削去官職，歸田里。呼延廷謝恩而退，即日收拾行裝，帶家小直向絳州，而歐陽防尚不遂意，深恨延廷。欲謀殺之；喚過親隨人張青李得謂之曰：汝二人領健軍數百人，密追呼延廷安下處，盡殺之回來，吾重賞汝。張青領諾，即引健軍，追呼延廷去了。却呼延廷與一起人行至石山驛，日已晚，歇下鞍馬。是夜與夫人對席飲酒，自敘不幸之事。



將近三更，忽聽驛外喊聲大震，火炬連天，人報有劫賊到來。呼延廷大驚，令家人速走。張青李得，擁入驛中，將呼延廷老幼盡皆殺了，財寶劫掠而去。是時隨從人等，各自逃生。只有妻劉氏，抱着幼孩，走入廁中，保得性命。至四更，劉氏嘆道：誰教我家遭此劫數，使我母子無依？放聲大哭。忽有一人在後，口叫：小娘子，何故號哭？劉氏在星光下，淚眼相看。其人又問曰：汝是誰家女子，獨自到此？劉氏泣曰：妾是本國諫議大夫呼延廷側室，因回歸鄉中，至此被強人劫掠，一家盡皆殺死；只留得妾身同乳子，逃於此間，無計可保。望尊官見憐。其人聽罷，憤怒長吁曰：吾乃河東府兩院領給，姓吳名莊，適聞殺汝恩主者，却舉歐陽防親隨人張青李得，假作強人到此，汝宜速抱其子而走；不然二命難保。道罷而去。劉氏正慌忙間，忽驛外喊聲又起。一夥強人擁入，見劉氏捉住來見。馬忠道：汝何處女子？抱着孩兒在此。劉氏曰：妾含冤負屈，將被害之故，備述一番。馬忠曰：適夜巡人來報，驛中有官宦被劫，我等正要來奪分金寶，原來有此苦事。汝若肯隨我回莊，撫養孩兒長成，與汝報此冤仇可乎？劉氏曰：妾有莫大之冤，何惜微軀！願隨大王而去。馬忠即引劉氏，回至莊上，將近五更；馬忠安頓劉氏居住，自與手下諸人，復回山寨去了。劉氏密遣人去驛中，收殮其屍首埋於一處。立意只圖報仇，撫養孩兒。不覺時光如箭，日月如梭，將近七年光景，孩兒已長成矣。馬忠與其子，取名曰福郎，送至名師學業。福郎生得面如鉄色，眼若環珠，貌類唐時尉遲敬德，雖是被害，暇時便習兵

法；年至十四五，走馬射箭，武藝通曉。使一條混鐵槍，有神出鬼沒之能。忠見其雄勇，不勝歡喜！改名曰：馬贊。一日隨馬忠出莊外，見一脚夫，扛着石碑來到，上寫道：「上柱國歐陽防」數字。馬忠見了，憤怒變色！馬贊曰：大人見石碑，何故有不悅之意？忠曰：看歐陽防名字，甚有傷吾心也。此人十五年前，害却呼延廷一家；吾聽得呼延廷子尚在，我若見他，便與他同去報仇矣。贊怒曰：可惜孩兒，不是呼延廷之子，不然即日報仇。忠曰：此事汝母，便知其詳，可入問之。贊回莊，入見母親劉氏，問歐陽防害呼延廷一家之故。劉氏嗚咽洒涕而言曰：吾銜此冤恨，今十有五年矣！汝正是呼延廷之子，此乃是託養汝者也。贊聞此言，昏悶在地。馬忠逕入，倉皇救醒。贊哭曰：孩兒今日辭父母，便去報仇。忠曰：他具河南權宦，部下軍士甚衆，如何去得！須用計策圖之。汝今後只稱我爲叔。贊拜曰：叔叔有何計策故我？永不忘恩。忠正思量間，忽報耿忠來相訪。馬忠即出迎接入，至莊裏坐定，令贊相見。耿忠問曰：此位是誰？馬忠曰：養子馬贊也。乃問耿忠來此之故。耿忠曰：適與強人相爭，贏得一匹好馬，名曰：烏龍馬，將要送往河東，賣與陳丞相；因過魯兄莊上，特來相訪。馬忠：既賢弟有此好馬，不如賣與小兒，就中更有事理。耿忠曰：吾與魯兄義雖結契，勝如嫡親，汝之子即吾侄也。倘承把個中隱情說出，此馬便當相送。馬忠大悅！具酒肴相待。馬忠席上，因道起呼延廷一家，被歐陽防所害，此子是呼延廷親生，正欲報仇，不知其策。耿忠聽罷，憤然曰：魯兄勿慮，吾有一計，

可以殺歐陽防也！馬忠曰：弟有何策？煩指教之。耿忠令贊近前，乃謂之曰：汝今只將此馬，送入歐陽防府中，稱作拜見之禮。他得此馬，定問汝要何官職！須道不願爲官，只願跟隨相公養馬，彼必喜而收留；待遇機會處，因而殺之。此冤可報也。贊拜其計。是日席散，耿忠遂歸山寨。次日贊拜別馬忠劉氏，上馬登程。後人有詩爲證：

豪傑英雄膽氣粗，軒昂人物世間無；此行必定冤仇報，方表男兒大丈夫。

却說呼延贊，離了馬家莊，逕赴河東，訪到歐陽防府中。家人入報曰：府門下有一壯士，牽匹好馬，要來獻與相公。防聽罷，即令喚入。贊至階下曰：小人近販得駿馬，特來獻相公以爲進見之禮。防曰：汝是何處人氏？贊曰：祖居馬家莊，小人姓馬名贊。防曰：此馬價值幾何？贊應曰：連城。防聽得，自思此人必圖做官，令左右問之。贊曰：不願做官，只願服事相公。防頗足矣！防見贊儀表奇特，又送他這馬，不勝之喜！即收爲左右使喚，贊思欲行事，盡意奉承，得防之歡喜。開寶二年，八月中，佳節，歐陽防與夫人，在後園涼亭上，飲酒賞月。怎見得中秋好景，有蘇子瞻水調歌頭詩爲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上天堂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一轉！珠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歐陽叻飲罷酒醉，衆人扶入書院中，僮几而坐。贊隨至院中，自思此處不下手，等待何時！正欲拔出短刀，忽窗外有人持燈籠進院，却是管家，特來請叻。贊就藏刀入鞘，嘆曰：此賊尚有餘福，須再圖之。却說趙途，以歐陽叻專政已久，恐惹兵端。一日奏知北漢主曰：倘有擅殺之權，陛下若不早除之，爲患深矣。會帥將丁貴等，力劾其罪。劉鈞乃降歐陽叻丞相之職，宣授爲南萊使。防與趙途等同列，上書辭歸鄉里。漢王允其請。防即日收拾行李，領衆人離晉陽，望鄆州而去。不消一日，已至其家，諸親眷皆相賀。防具酒禮相待。九月九日，却是防之生誕，準備筵宴，與夫人暢飲。呼延贊獨住外房，悶坐無聊；將近三更時分，出亭外閑行。但見月明如晝，西風拂面。贊因仰天嘆曰：我本爲父母報仇，到此不遂其志，蒼天能無憐及我耶？言罷揮淚入房，假身而臥。忽窗前起一陣怪風，贊睡中見許多人，滿身鮮血，向前抱着贊曰：汝父母被叻所害，今日可以報仇矣。贊聽得，忽然覺來，只是夢中。正在憂疑間，忽從人夾喚馬提轄，相公有事喚汝。贊藏了利刃，逕入書院，見歐陽叻睡在床上。防曰：吾飲數杯，宿酒未醒。汝在身旁，好生伏侍。贊應諾，暗思曰：此賊命合休矣！約至四更，贊見院外寂寥，正是：一怒從心起，惡向膽邊生。一腰取出利刃，寒光凜凜，怨氣騰騰，復入書院。拿住歐陽叻曰：汝認得呼延廷子麼？防驚得膽飛裂，連告曰：饒我一命，家私盡歸於汝。話聲未絕，贊即揮刀，刺入咽喉。歐陽叻大叫一聲。命歸陰府。贊既殺歐陽叻，逕入內去，將夫人并至親男女，四十

餘口，盡皆屠了。薛軒詠史詞曰：

一掃雲霧孰可加，懷策必雪振中華；全家盡戮伸深恨，始信皇天報不差。

贊殺出庭中，只有老嫗跪在階下，乞饒殘生。贊曰：不干汝事，快去收拾金寶與我。老嫗進房中，將緞帛金銀，裝作一袋，與贊帶回。贊臨行以血書四句於門曰：

志氣昂昂射斗牛，胸中舊恨一時休；分明殺却歐陽叻，反作河東切齒仇。

呼延贊寫罷，騎了烏龍馬，并帶寶物，連夜回見其母劉氏，具道殺了歐陽叻一家四十餘口；并取得金帛而回。劉氏大喜！次日與馬忠相見。忠問曰：報得仇否？贊答曰：賴叔叔之福，將叻一家老小誅戮殆盡，臨行留得字跡四句。馬忠問曰：字跡如何道？贊以其詩道之。忠驚曰：倘漢主得知，則吾家有滅門之禍；汝速宜收拾盤費，直往賀蘭山，投取忠耿高二叔叔，以避其難。贊領命，拜辭父母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李建忠力救義士 呼延贊夢神教武

時十月天氣，寒風襲人，落葉蕭條。贊在路，行了數日，望見前面一座高山，贊思曰：此處必有強人出沒。道未罷，忽山坡後一聲鼓響，走出幾個強人，攔住去路。問贊要買路錢。贊怒曰：天下之路，安得你賣！勝得我手中利刃，則與汝錢；不然將汝頭來試刀。小頭目大怒，揮刀向前，與贊鏖戰一合，被贊砍死馬下。內中見的，急上山報知耿忠曰：山

下有一壯士經過，小頭目問索金錢，已被殺死。耿忠大驚！急上馬來，看見贊正與衆頭目爭鬧。忠認得是贊，忙喝道：「侄兒不得動手。贊抬頭視之，慌忙下拜。耿忠引贊上山，與耿亮相見。忠問所來由？贊將報仇之事，并血書四句，一一道知；今父親着小姪，巡投二位叔叔處避難，不想有傷部下，望乞恕罪。忠曰：汝乃誤耳，何罪之有！即令手下排酒相待。忠因曰：我等屯聚於此，以觀時變；汝既來，則爲第三寨主。贊當即叩謝就職。一日贊謂耿忠耿亮曰：河東旁郡，多有錢糧，叔叔借我軍三千，往絳州劫掠而回，可應十年之用。忠曰：絳州是張公瑾鎮守，此人有萬夫莫當之勇，若去必遭其擒也。贊曰：小姪若折一卒，情願償命。耿忠見贊如此志氣，便與軍三千。贊披掛上馬，扯起令字旗上寫：「河東切齒仇」五字。引着三千兵，來到絳州城下，將城圍了，大叫將府庫錢糧獻出即退；不然攻入城中，妾意劫掠。守軍報與公瑾知道。公瑾自思，賀蘭山有新賊呼延贊。英雄之士，必是此人作亂。吩咐軍士二百人，多設已弩，埋伏吊橋兩邊，待吾誘而擒之。軍士得令，自去埋伏不提。公瑾披掛上馬，引五百軍士出城迎敵。呼延贊跨着烏龍，直奔軍前。大呼曰：我來別無他意，只問庫中借黃金三千兩。公瑾怒曰：強賊即退，尙留殘生；不然，擒汝生獻主，碎屍萬段。贊大怒！舞槍躍馬，直取公瑾。公瑾取槍來迎。二人交戰三十餘合，直如猛虎相投，不分勝負。公瑾再戰佯輸，走過吊橋。贊勒馬攢過橋去。忽一聲鼓響，兩邊伏兵並起，箭如雨落。贊大驚！急撲馬殺回，所部三千嘍囉，射死一半。公瑾亦

不追趕，收兵回入府中。却說呼延贊不敢回見耿忠，單騎奔小道逃走。將近一更，又遇嘍囉捉住；正是：「纔脫虎坑逃得去，又遭鐵牢捉將來。」衆嘍囉將贊縛上山來，見馬坤父子。坤問曰：汝乃何人？贊曰：小人是相國之子，復姓呼延名贊。走錯路途，被大王部下所捉，乞饒性命。坤乃大怒曰：近聞汝圍絳州，將劫府庫，尙來瞞我？即令將陷車囚起，連夜點二百餘人，解送呼延贊入絳州請賞。嘍囉將囚車解出山下，衆人相謂曰：我大王與八大王有隙，只恐前面奪了呼延贊，我等如何分說？不如前面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罷，行行說說，前到瀾路虎門首，叫聲借宿。有守門者，出來看之，見一夥強人，解得囚車來到。守門者曰：夜已深，汝等借宿，休得驚動大王。衆人齊道：我等自有方便。即將陷車推入後亭去了。時有寨主李建忠，爲入西京勾欄內看戲，被官拘察拿住，囚於牢中四年。因越獄走回，亦在瀾路虎家借宿；步出門外，聽見守門的人，大驚小怪，乃問曰：汝等相議何事？守門者曰：太行山馬大王，令二百人，解呼延贊與張公瑾請賞。建忠聽罷，我在西京牢內，聞得贊乃英雄之士，因何被他捉住，我當救之。即短刀入亭後，大叫曰：誰敢囚贊將軍者休走！衆嘍囉驚散而去。建忠打開陷車，取出呼延贊，在星光之下相見。贊曰：是誰恩澤救我？忠曰：我乃第八寨李建忠也！都是一家弟兄，即賜與衣服。次日贊回新寨，入報知寨主柳雄玉。雄玉大驚！即出寨迎接，果是真實。雄玉邀入帳中坐定，不勝之喜！因問何以得回？建忠將越獄之事道知。雄玉曰：自尊兄離寨之後，手下單弱，被六

寨主羅清，每年討平土錢，甚被擾害。建忠大怒曰：此賊再來，吾當生擒之。雄玉因問同來此位是誰？建忠曰：相國之子呼延贊也！雄玉曰：久聞其名，今幸相會，即令左右設酒慶賀。三人正飲之間，忽見羅清同五百人來，山下討半年平土錢。柳雄玉聽得，不敢應。贊覷定建忠曰：乞借鞍馬衣甲，生擒羅清來獻，以報哥哥救命之恩。建忠大喜曰：吾知賢弟足與其敵也！即付與鞍馬衣甲，點起嘍囉三百，隨贊迎敵。贊披掛齊備，辭二位而跑，到山下大叫：羅寨主來此何幹？清曰：特來問柳寨主討半年平土錢。贊怒曰：汝既以兄弟相處，急早退去，免傷和睦；不然，特擒汝入山以獻。清曰：無端匹夫，與汝何干，而來相撩耶？挺槍躍馬，直取呼延贊。贊即舉槍來迎。二人交戰未及五合，贊輕舒猿臂，將清捉在馬下，殺散餘衆，綁縛羅清上山，來見李建忠。建忠大喜！將清吊在柱上曰：待緩緩誅此逆賊，今具酒慶賀。不意羅清敗衆，報與第五寨大王張吉，再點二百人，全裝齊起，喊叫連天，來攻新建寨。李建忠與贊正在飲酒，聽得山下金鼓不絕。忽見嘍囉兵入報：五寨主引兵來救羅清。贊怒曰：今一起擒勦此賊，以除腹心之患。即辭建忠，引衆人出寨，排開陣勢，喝問前賊誰人？張吉認得是贊，乃曰：好好放出羅寨主還我，饒你性命；若不從，叫你刀下受災。贊大怒，挺槍直取張吉。張吉掄刀來迎。剛鬥二合，被贊一槍，刺於馬下。衆人見殺了主將，各自丟戈拋戟而走。贊乘勢追入寨中，將所聚金銀，盡數劫取，放火焚其大寨而回。建忠雖王，見贊又勝一陣，大喜曰：賢契威風，果不虛言。仍令坐席飲酒。

建忠喝左右殺取羅清心肝，作供酒之具，三位開懷暢飲不提。却說敗兵走入太行山，見馬坤說知：羅清張吉被贊所誅。馬坤大怒曰：不誅此四夫，何以泄吾憤？即令長子馬華，率五百英雄，殺奔新建寨來。嘍囉又報知李建忠。建忠曰：馬坤欺人太甚，誰能出馬擒之？贊曰：不勞贊兄神色，待小將明日，定下計策，擒此惡黨，以伸其恨。建忠依其議，令衆人堅守寨柵，明日出戰。衆人得命，各自整備去了。呼延贊回至帳中，思量捉馬坤之計，俄然睡去，忽見火球滾入帳中，贊夢中趕將出來。至一所在，蓋是金窗朱戶，宮宇巍然，贊直入內，却不見了火球。旁邊走過一人曰：主人候將軍多時矣！贊曰：汝主人是誰？其人曰：請入內便知，逕引贊入內中。見一員猛將，端然而坐，觀看！延贊曰：你道天下只此一箇會武藝麼？贊答曰：小人一夫之勇，何足掛齒，那員將道：且去教場亭上坐下。那將即命左右，以鞍馬軍器付與贊曰：你有甚武藝？請試一遭，與吾觀之。贊領諾上馬，將生奉所學顯出。那將笑曰：此不足爲奇，喚左右牽過自己馬來，謂贊曰：吾與君較一陣勝負。贊自思適間留一路槍法未試，且與他比較一下，乃上馬與那將場中比較。二人鬥上數合，贊揮起銅槍，被那將轉過驢蹄，挾下馬來，連喝曰：吾弟牢記此一法。贊愕然驚醒，却是夢中，視身上衣甲尚在。贊甚奇異，便喚小卒入問曰：此地莫非有神廟乎？小卒曰：離此一里之地，有一座古廟，年深荒廢，無人祭養。次日贊帶小卒，來看其廟，見牌額寫道「唐尉遲恭祠」。步入殿上，見神像與夜間所見無異。贊曰：怪哉！此乃神力所助也！

楊家將

即倒身四拜，當神祝曰：若使呼延贊久後發跡，必有重整祠宇，以報神功也。拜罷，與小卒同見建忠。建忠曰：賢弟那裏得此衣甲？贊道：知夜間所夢之事。建忠喜曰：此乃神靈相助，吾弟當有大貴人之分。正講話間，忽報馬華在外搗戰。贊辭却建忠綽槍上馬，引衆人出寨迎敵。對馬華舉鞭指而罵曰：誅不盡的狂奴，好好將羅清放出，免得自家相併；不然，碎汝屍爲萬段耳。贊笑曰：汝將來與羅清同處一死。華大怒！舉槍直取呼延贊。呼延贊約退數步，兵刃相迎。未及兩合，被贊夾住劍頭，活活捉住；令人押上山來見李建忠。華之敗兵歸報馬坤曰：小將軍被贊活捉而去！坤大驚曰：此賊真乃英雄！即令次子馬榮，部領健勇二百人，前去教取。贊聽知大行人馬已到，列下陣勢。馬榮橫刀立於馬上，叫曰：好將吾兄送出，佛眼相看；不然，殺汝片甲不留。贊怒曰：待擒着汝，一同發落；即挺槍縱騎過陣來。馬榮掄刀回戰。二人在山脚下，鬥上二十餘合，不分勝負。贊乃佯輸，走回本陣。馬榮不捨，驟馬而追。轉過坡後，贊按住神槍，專待馬榮將近，綽起金鞭，喝聲從背上打下。馬榮口吐鮮血而走！回到寨中，見馬坤說贊英雄難敵。馬坤愛悶不已。坤有女金頭馬氏，兒父面帶憂色，因問曰：爹爹近日爲何神色不安？坤曰：新建寨副賊呼延贊，捉去汝長兄，又打傷二哥，思量無人敵之，是以納悶。馬氏曰：爹爹不須煩惱，待女孩兒前往擒之。坤曰：此人英雄萬敵，只恐汝不勝得他。馬氏曰：當用奇兵捉之：先埋伏勇壯於山側；如戰不勝，即便引入伏地，必落圈套。坤依其言，即與七千人前去對敵。

呼延贊知之，當先出陣，大呼來將。即令與寨主歸順，免遭屠戮；不然，汝死無葬身之地。馬氏大怒！舞刀躍馬，直殺過來。呼延贊拍馬迎之。二人戰上三十餘合，馬氏跑馬而回。贊勒騎趕上一里地位，見山後隱隱有伏兵之狀，遂勒馬不追。兩下各自收兵。馬氏回見坤曰：呼延贊深知兵法，不能勝矣。坤愈不悅，忽小卒來報：山後有一彪軍馬來到，不知是誰？坤聞知，急令去哨探，回報：第一寨主馬忠也。坤出帳迎接。馬忠與劉氏安人下馬，入寨中相見畢。坤曰：自違賢弟，消息一向不聞。忠曰：懷德大哥多日，令特來相訪。坤令左右設酒禮相待。二人飲至半酣，馬忠見坤面有憂色，因問尊兄，何事不悅？莫非以小弟來擾乎？坤曰：賢弟差矣！吾兄弟即同一家人，豈有厭惡之理？爭奈第六寨有新來呼延贊，每與各寨相併；近又捉去吾長子，無人救得，是以納悶。忠聽罷，乃曰：既如此，不須煩惱。小弟當出力相救。坤曰：此人亦是勁敵，不可小視。忠曰：自有方略降之。即辭却馬坤與劉氏，引本部人馬，來到山下。要知相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金頭娘征場鬪藝 高懷德大戰潞川

却說馬忠劉氏，果見對壘呼延贊全軍環帶而出，大呼曰：殺不盡的黨類，尙敢來相爭耶？劉氏拍馬向前，認得分明，乃喝曰：福郎不得無禮。贊聽罷，猛然抬起頭來，見是母親，即丟槍下馬，拜伏路旁曰：不孝兒得罪母親，緣何至此？劉氏曰汝起來，去見叔叔。贊乃

隨母入軍中，見馬忠。忠曰：聞汝在耿忠寨裏，誰知在此相鬥？馬坤是我結義兄弟，汝即宜前去伏罪。贊曰：前日孩兒擒他長子入山，又打傷馬榮；若去相見，恐有不測之禍。忠曰：有我在無妨事。贊乃領諾，隨馬忠來入寨，見馬坤。忠曰：小兒不識尊兄，冒犯罪重，望乞恕宥。坤驚問其故。忠以贊之本末道知。坤嘆曰：不枉相國之子也。贊向前拜曰：小姪肉眼不識伯伯，奈賴提携，恕小姪之前愆。坤曰：汝本不知，豈有相仇？即令排筵宴慶賀。坤喚馬榮等相見。榮見贊似有報愧。贊曰：冒犯哥哥，望乞赦宥。榮亦以禮待之。見日寨中大吹大擂，衆人歡飲。有詩爲證：

豪傑相逢不偶然，一時聚會義全堅；未交扶佐中朝主，先有威聲振太原。

馬坤因謂忠曰：吾有一事相稟，未審尊意允否？忠曰：尊兄所命，未敢有違。坤曰：小女金頭娘，雖醜陋，頗有武藝，共不嫌棄，願與贊結爲百年之歡。忠拱手謝曰：尊兄若肯憐愛，厚德難忘。坤入內與夫人道知此事。金頭娘待他父親走後，向家人笑曰：嫁與他無妨，只不知呼延贊武藝如何？前日交鋒，未分勝負；今再與比試，若能勝我，則許從之。小卒出告知馬坤。馬坤曰：小女幼習來除，要與呼延將軍比試，然後聯姻。忠即令贊與馬氏相較。贊領諾，披掛上馬，出場中。馬氏亦環帶而出。二人立於教場中，再決勝負。馬忠劉氏馬坤等，立於寨門外觀望，見二人舉動軍器，鬥上二十餘合，勝負不分。馬氏自思贊之槍法極熟，宜試他箭射如何？即勒轉馬，望將臺而走。贊思曰：此必欲以箭驚我，待趕



去看他如何？亦驟馬緊追之。馬氏待其相近，彎弓架箭，一連放着三箭，均被贊閃過。贊曰：欺我不會射箭麼？復回馬引馬氏來，拈弓在手，扣機而射之。其矢正中馬氏頭盔；衆人喝采。馬忠跑出陣來，叫曰：一家人休得相併！二人乃各下馬，進入寨中。坤笑曰：贊將軍武藝精乎？馬氏低頭不語。坤知其意，即令焚香爲誓。將馬氏嫁與呼延贊。是日衆人盡歡而散，明日贊歸見坤曰：小兒回山，見李建忠，送還小將軍。馬坤大喜！即令人送贊登程。贊歸見李柳二，備道會着父母，及與馬氏成親之事。建忠曰：此舉皆非偶然。贊曰：日前捉得馬華當還送之。建曰：如此即是一家，豈有相害之理？即着人於寨後，取出馬華。馬華疑是謀害，嚇得胆戰心驚，汗透重裘。建忠曰：豈有事相報，幸勿驚疑。把成親之事，一一次序道知。華變憂爲喜曰：既如此列位都該過小寨相會。建忠曰：將軍先請，吾分付手下便來也。馬華即辭建忠而去。時柳雄玉不欲行。建忠曰：若不去，恐被生疑，正當相會，以釋其怨耳。即日與贊等，一齊到太行山，令人報知馬坤。馬坤即出寨，迎接衆人入帳中，相見畢。建忠曰：如今同美兄弟，患難正當相救，勿使再致相爭，有傷和氣。坤大悅！請忠劉氏相見。忠曰：小兒得賢兄救護，感德不忘。建忠曰：贊將軍終非久淹之人，他日必當大貴。坤令安排筵席慶賀。是日衆豪傑依次而坐，隔懷暢飲。酒至半酣，忽報：山下有五千餘兵來到，不知是誰？贊曰：總行安靜，又爭鬥，便點八馬迎敵。馬坤曰：待我自去看之；即引二百人下山看視，却是幽州耶律皇帝殿下，名將韓延壽。

坤問曰：將軍來此何幹？延壽曰：耶律皇帝已沒，合蕭邦立太皇后登寶位：我奉令旨，來取將軍回國，共扶新主。坤曰：既奉令旨，敢不同國！將軍且同入山寨，與兄弟等相見，再作商議。延壽應諾，將人馬屯山下，與坤入到山寨。坤令衆兄弟出來相見畢，仍整筵款立蕭太后爲主，有旨來取；寨中約有七千餘人馬，留二千與汝同馬氏鎮守；吾率五千，帶華榮二人回國，若有書來相召，即便相應。贊應諾。次日地辭衆人，與延壽離太行山。馬忠，送出五里路外而別。坤父子帶八馬，自赴幽州不提。日說呼延贊同衆人回至寨中，招軍賣馬，專待朝廷招安。開寶元年三月，宋太祖聞劉鈞嚴設警令，日夕操練軍馬，當與趙普等議征伐之計。普奏曰：未有可乘之機，陛下尚容再議。帝意未決，適歸德節度使高懷德入奏邊事，乃言：河東文武不睦，陛下宜乘其亂圖之。樞密使潘仁美力奏親征。太祖乃下詔以潘仁美爲監軍；高懷德爲先鋒，統精兵十萬，尅日離汴京，趨潞州征進。哨馬傳入晉陽，劉鈞大驚！即召文武商議。趙遂奏曰：主公勿憂，宋主連年征戰，軍士懷怨；臣提師旅之衆，出潞州迎敵。劉鈞允奏，即以遂爲行軍都部署，劉雄黃俊爲正副先鋒，點兵五萬，前禦宋師。趙遂得令，即部兵來到潞州界下寨，遣人哨探宋兵動靜。忽報：宋師離潞州二十里駐營，旗鼓相接，聲勢甚盛。趙遂得報，次日與劉雄黃俊引兵殺奔潞而來。宋先鋒高懷德，已列下陣勢。兩軍對壘，懷德橫槍立馬於陣前。北陣中趙遂掄刀來迎，手



掄銅刀，厲聲大罵曰：宋將不識時務，敢侵犯我界。懷德大怒挺槍躍馬，直取趙遂。趙遂掄刀來迎。兩軍相交，戰上十餘合，不分勝負。漢先鋒劉雄，見趙遂門不得宋將，舉方天戟出陣助戰。宋高懷德怒目橫矛，舞竹節鋼鞭來迎。劉雄鬥不數合，被懷德打中頭腦而死。趙遂撥回馬便走。懷德驟馬追殺。潘仁美催動後軍，乘勢掩殺；北兵大敗，死者無算。高懷德兄弟，直趕二十里而回。趙遂大敗一陣，走入澤州駐軍，與黃俊等議曰：宋勢甚猛，宜先遣人於晉陽求救，以保此城。俊曰：事不宜遲，若待宋兵圍城，則難爲矣！遂即遣人星夜赴河東，奏知劉鈞。劉鈞曰：趙遂始出兵輒敗，誰可押兵以救之？丁貴奏曰：此行他將，非宋之敵；主公須再召山後楊令公，發兵來應，可退宋師。劉鈞依其言，即遣鄭添壽爲使，齎金寶選詣山後，來見楊令公。遞上詔書曰：

北漢主劉鈞詔書：近因中國入境，令趙遂率兵拒禦。潞州之戰，敗逃澤城。孤以羽書報知，實有燃眉之急！令公擁重兵於山後，志孝忠義，當赴國難。詔書到後，即定發兵來應，勿負孤望。

楊業得書，與諸將議曰：往年周主下河東，吾父子大勝其軍，足爲振威矣！今宋師又至，漢主復下詔來召，還當救之？末子七郎進曰：中國軍馬之盛，大人此一回，且莫發兵；待宋師將困河東，救之未遲。王貴曰：小將軍道差矣！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言：「救兵如救火。」若待宋師來城，則成涓涓之勢，徒勞無功也！正須亟出兵相援，庶非忠國之

志。楊業然其言，乃令長子淵平守應州，自與王貴引步兵，即日赴晉陽，來見劉鈞，山野畢。劉鈞以賓禮相待，日賞資甚厚。業拜謝而退。次日劉鈞宴於中殿，款待楊業。楊業奏曰：陛下召臣退敵，未能寬慰主憂，何敢受宴！劉鈞曰：卿之威望，馬到成功，何患敵人不滅耶？但飲數杯，明日出兵未遲。業拜受命。是日劉鈞親賜金卮，君臣歡而散。次日業入見劉鈞謝宴，因請旨出兵。鈞曰：今日卿可部兵先行，若退得宋師，寡人當以重爵處卿。業即日辭朝而出，引兵前到澤山下寨。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講和議楊業回兵

迎鑾駕豪傑施能

知說哨報入宋軍中，太祖曰：朕往年隨世宗下河東，夫得利而回；今日又被救援，可回軍以避其銳。潘仁美曰：楊家之兵雖雄，統屬不一；臣與諸將，當以奇兵勝之，勿勞聖慮。太祖從其言，乃下令出兵。潘仁美高懷德等，推楊光美等商議。懷德曰：楊武藝，河東有名者，明日交鋒，可令蕭華打初陣，趙凝打二陣，王弟懷亮打第三陣；君臨大軍相應，作此長圍，戰之無不可勝也。潘仁美大喜！即分遣而行。平明鼓罷三通，蕭華引軍前進，恰與楊軍相遇，兩軍對敵。蕭華然槍勒馬曰：北軍亟早納降，以免殺傷之厄；不然，長驅而進，隨河東為平地耳。業提刀縱馬，跑出陣前，左有王貴，右有楊延昭，厲聲罵曰：無端匹夫，死在目前，尚敢口出大言哉！遂舞刀驟馬，直取蕭華。華舉槍迎敵。兩馬相交，鬥不數合，被楊業一刀斬於馬下。宋兵大敗而走。業揮動左右趕來。宋陣中一軍排開，乃趙凝出馬，綽斧來與楊業交戰。戰至二十餘合，趙凝亦被楊業一刀，連人帶馬，分為四截。餘軍大潰。高懷德聞知大驚！急與懷亮引馬軍一萬來迎。澤州趙凝聽知救兵來到，亦開門以應之。楊業直殺入宋陣中，懷德提槍迎之，兩馬相交，戰有五十合，不餘分勝負。楊業抽馬復回；懷德驟騎追之。旁邊轉過楊延昭挑懷德於馬下。却得懷亮拼死力戰，救援懷德入陣。王貴揮軍掩殺，宋兵折去無數。懷德引兵回見潘仁美說楊業英雄，連斬大將一員。仁美曰：可見主上商議，徐定議戰楊家將之策。仁美奏知太祖說：王師已挫一陣，楊家之兵難敵。太祖歎曰：莫非天意，不與朕平定河東乎？即與諸將商議班師。楊光美進曰：楊業之衆，已與趙凝相併，聲勢頗振；若令班師而去，倘或敵人趕來，吾軍見北軍之盛，不戰而潰，反取辱於外國也！為今之計，可遣人於楊業講和，然後回兵，可無後顧之憂矣。太祖曰：誰能為使前往？光美曰：臣願奉詔而行。太祖然之，即命文臣草詔，與楊光美齎往澤州，見楊業道知講和之事。業笑曰：汝主削平諸國，曾亦有講和者乎？光美厲聲曰：我祖英武，而承大統，恩威加於諸國；伐征逆命，如泰山之壓危卵，繫頸稱臣者不可勝計。今駕下河東，將收功於指日，但不忍牛靈肝胆塗地，又將軍名望素重，勿肯相傷；況中國謀臣勇將，擁兵未動，若使聞知河東未下，車駕淹留，激怒前進，汝晉陽能保無事乎？將軍又保全勝乎？楊業被光美說了一遍話，無言可答。王貴進曰：機會難遇，將軍可

尤其讓，勿使激怒中國，非河東之福。業乃回報使者，回奏中國，吾當領部兵歸矣。光美辭退，再入別營見趙遂，道知通和之意。遂喜曰：中國吾之尊主也，既有通和之意，安敢不從！光美辭遂，歸見太祖，奏知允和之事。太祖大悅！乃下詔班師。時軍中亦因糧盡，聞命無不大悅。一日車駕，由潞州回軍，行至太行山駐紮。有小卒報寨中：道知宋太祖下河東，不利而回。呼延贊大悅！與李建忠議曰：吾與河東有割齒之仇，今當下山攔住車駕，特求衣甲三千副，弓弩三千張，與吾衆人演習；待車駕再下河東，充爲前鋒，建忠續於中國，豈不勝於爲寇乎？建忠然其言，即與人馬五千。贊披掛齊備，引人馬於山下，排開陣勢，阻住去路。哨馬報入寨中，前有賊阻去路。前鋒副將潘昭亮出馬問曰：誰敢阻攔車駕？呼延贊答曰：擋住聖駕，不爲他事，只求留下衣甲三千副，弓弩三千張，與吾寨中演習；待車駕再下河東，願充爲前鋒，以破仇邦。昭亮怒罵曰：中國多小英雄，要你無名草寇何用！急早退去，尙留殘生；不然擒汝以獻。贊曰：贏得手中槍，便放車駕過去。昭亮激怒，挺槍躍馬，直取呼延贊。贊與槍迎敵，兩馬相交。呼延贊掣出銅鞭，打死昭亮於馬下。前軍報入中軍，楊延漢挺刀出馬來戰。呼延贊虛退幾步，放延漢殺進。不數合，被贊擒於馬下，令手下解入寨中去了。潘仁美聞知其子昭亮被贊所殺，正在憂慮，適黨進見曰：前有賊兵阻路，殺傷官軍甚衆，公安得高枕無憂？倘王上知之，無以回答。仁美曰：正在憂慮，未得其計耳。進曰：吾當部兵戰之。仁美曰：太尉若肯出力，國家之幸也。黨進即披掛上馬，跑出陣前曰：無端匹夫，不知我駕在此，敢來尋死耶？贊曰：小將非是阻攔，欲盡忠於王邦；而衣甲弓弩小事，何故吝惜？黨進大怒！舞刀直取呼延贊。贊舉槍迎敵。戰上數十合，不分勝敗。贊佯輸走入本陣。黨進驟馬追來，綽起鋼刀，劈頭就砍。呼延贊回身閃過，挽住鎗頭，儘力一捲，挑翻黨進下馬；衆嘍囉一齊上前捉了。贊令解上山去。宋軍中高懷德聽此消息，大驚曰：此處安得有此雄將！即跑出陣前，與贊交戰。二人鬥上五十餘合，不分勝負。騎虎奏知太祖。太祖親部侍兵，出陣前見二員虎將，鏖戰不止；太祖令楊光美會旨，跨馬出陣前曰：二將軍日寇，聖上有旨到來。高懷德遂勒轉馬韉；呼延贊亦退立於門旂下。光美曰：阻攔將軍，有何議論？贊曰：聞中國征河東不利回軍，小將願留衣甲三千副，堅實弓弩三千張，留在寨中，招募壯士演習，待主上再下河東，充爲先鋒，以破強敵。此其願也，豈有他意哉？光美聽罷曰：將軍少待，奏知主上計議。即入軍中，見太祖，奏知前軍阻路之由。太祖曰：朕堂堂中國，何惜三千甲弓弩！使彼果能建功；爵祿且不吝也。即令軍政司，搬運精細衣甲三千副，堅實弓弩三千張，與光美交付呼延贊。光美領旨，即出陣前，帶軍校送衣甲弓弩入贊陣中。贊大悅！因拜受命，引人馬送入寨中，與李徽忠說知。建忠曰：既聖旨允賜衣甲弓弩，便當送還擒將，自至駕前謝恩請罪。贊然其言，請出楊延漢黨太尉，入帳中相見。贊曰：適聞冒犯將軍，萬乞恕罪。黨曰：此是吾輩，不能曉達勇士之意，而遭擒辱，有負慚愧，何爲怪乎？贊令殺酒禮待之。

建忠令手下取過黃金二十兩，謂延漢曰：清問衝犯二位，聊作壓驚之資，乞引小弟等駕前見主上一面，死亦不忘。黨進曰：今受勇十之禮，何面目以見天子乎？呼辭太受；遂引建忠呼延贊至馬前，拜見聖上，三呼畢。黨進表知呼延贊的本意，因言一人皆欲盡忠於陛下，乞陛下旌獎之。太祖曰：朕之語命，未隨軍行，權封李建忠為保康軍副統帥，呼延贊為團練副使。朕回汴後，即遣使宣召。建忠與呼延贊謝恩畢，自回山寨，聽候○提。

第五回 宋太祖遺囑後事 潘仁美計逐英雄

却說宋太祖回至京師，因途中衝冒風寒，發疾宮中，累日不朝，延至冬十月，更加沉重，因遺母后昭終遺命，其弟晉王光美入侍，囑以後事曰：朕觀汝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但延德昭，當善遇之。再有三事，汝宜承之：第一件河東近邊之地，不可不取；第二件太行山呼延贊，當召而用之；第三件楊業父子，朕愛之，欲召為將。吾觀彼國有趙遂，與此人通好，必誘彼來降；日楊家父子，只圖中國之富貴，可以金水河邊，造無佞府以待之，使人通消息於山後，其家必無疑也。再朕中年，在五台山，曾許醮願，蓋因國家多事，未曾還得；汝若值國家無事之日，可代朕還。數事牢記勿忘。光美拜而受命。又囑其子德昭曰：為君不易，今傳位於叔王，以代汝之勞也！今賜汝金簡一把，在朝如有不正



而崩，在位十七年，壽五十。後人咏史詩曰：

耿耿陳橋見帝心，宏開宋運際光明；干戈指處狼煙滅，士馬驅來宇宙清。雪夜訪尋謀國士，酒杯稍釋建封臣；專征一念安天下，四海黎民仰太平。

時漏下四更，宋后入見晉王，愕然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懸於陛下矣。晉王泣曰：其保富貴無憂也。次日晉王光義即位，更名昞是謂太宗皇帝。羣臣朝賀畢。贈宋后為開寶太后，遷之西宮，大赦天下。太宗以即位之初，注意將帥。時元朝符延卿馬全義等，皆物故。一旦謂羣臣曰：河東邊夏，皆吾敵國；先帝臨崩之時，以太行山李建忠呼延贊兩將屬朕，須下詔召之。楊光美奏曰：李建忠等，當先帝曾有封授，正宜宣其入朝，任以帥職。陛下欲下河東，是人必能建功也。太宗依其議，即日遣高瓊為使，赴太行山召取李建忠等。高瓊領命，徑赴山寨，傳宣詔命曰：朕初即位，注意將帥。乃者河東未下，烽煙有警。今特招募雄勇，再議征舉。近有太行山李建忠呼延贊，弓馬嫻熟，武藝超羣，部士精健，不下數千。朕以先帝之遺和，曾有授封，未願詔命。今特遣親臣高瓊，費詔來宣。卿聞命之日，其即赴闕，勿負朕

命。建忠等得詔拜受訖，請高瓊入帳中相見畢。瓊曰：主上以二將軍之名，遣下官即催赴都，二公當隨詔而行。建忠曰：既聞君命，豈敢違詔！奈此處與河東隔一帶之地，若將軍

馬一同赴關，彼得乘虛以奪吾寨：今令呼延贊隨詔面君，吾留於此，專等聖駕下河東，則效命從征何如？瓊然其言。明日與呼延贊同馬氏，部衆二千人，辭建忠離太行山，不日來到汴京。高瓊引贊朝見太宗畢。高瓊復以建忠留寨之故，一一奏聞。太宗言贊上殿，見其身軀魁梧，凜凜英氣，稱羨不已！贊既退。高瓊又奏曰：新將初到，陛下當以府第處之，庶慰來歸之望。太宗問羣臣曰：近城有何壯麗所在？整飭與贊安止。潘仁美出奏曰：臣訪得汴城東郭門，有所皇府，原且龍猛寨，惟有此處宏闊，現有壯士一千看守，此實可居。帝允奏，即下旨着呼延贊入皇府安止。贊得旨，即引本部與馬氏逕出東郭門，來到皇府第，却是一所破屋：兩廡倒塌，中堂傾頽，庭除深草，屋角蛛絲，全未整理。只有五百守軍，皆些些疲癯老弱之輩，贊甚不悅，憂形於色。馬氏力勸曰：將軍息怒，此不過暫時棲止，待聖上有下河東之舉，吾等便離此地耳。贊依其言，權令軍校掃除安頓。次日下令部軍勿忘戈事，每日下教場教練，却論潘仁美遣人密探贊一動靜，探人回報呼延贊自到府中，不以荒殘爲意，惟日夕整飭部下戈伍，號令嚴明。仁美自忖此人，久後必得大位，欲思逐去之計，乃與小腹劉旺商議。旺曰：此事不難，彼今新到，未得重職，三日後必來參見大人。待其至，生一枝節，苦虐之；彼必辱羞，必自逃去，安用逐爲！仁美大喜曰：此計甚妙。即吩咐左右嚴設刑具以待。第四日人報呼延贊入府參謁。仁美令召入。呼延贊逕趨階前拜曰：小將蒙樞密提攜，得入於朝，誠願盡忠於陛下，以報先王知遇之大恩也。仁美曰：不若，乃曰：汝曉得先帝留下法例麼？贊曰：初到不省其由。仁美曰：先王舊書，上幾條伏強人下山，皆要一百殺威棒，以禁其後；汝今亦當如是。贊聽罷，悚然莫解。仁美喝令手下依法施行。左右得命，將呼延贊推倒階下，重責一百。可憐打得他皮開肉碎，鮮血迸流。帳下見者，無不酸鼻。仁美令府門下從人，即遣之去。呼延贊回至府中，馬氏接着，見其容顏改色，步履差池，驚問何故？贊將被打殺威棒事，說了一遍。馬氏曰：既先帝有此例，亦當順受，將軍只得忍耐；嘗罷，暖過醇酒，遞與飲贊。贊正在飢渴之際，接來便飲；酒杯未放，忽然大叫一聲，仆地悶絕。馬氏大驚！倉皇失措，百計撫摩，扶救不醒，遂放聲大哭曰：吾夫婦本欲盡忠於朝廷，誰想自送其命。忽旁邊轉過一老軍曰：夫人不要啼哭，小軍還能救之。馬氏泣曰：汝若能救得醒，勝如重生父母。老軍曰：此是將軍被杖之時，必以先淬毒藥，浸入肌肉，遇熱酒即發，故悶絕去矣！待將靈藥救之，立時可醒。馬氏曰：既有此藥，即來施治，報恩有日。老軍取過丸藥，調而灌之。呼延贊口通藥氣，漸漸甦醒，衆人皆喜。贊問老軍丸藥，何如此之妙？老軍曰：小軍曾遭強人，垂手受杖而死，得遇方外道人救醒，因而傳得此藥。贊以白金重酬，老軍不受，乃曰：將軍居此處，難免潘仁美當朝陷奏，適被毒杖，亦必是此人之計；公若不亟去，性命終難保矣。贊聽罷，怒曰：權臣當國，吾等何以立身！即令所部，收拾行李，連夜與馬氏走回太行山。侵早已到寨外，小卒報知李建忠。建忠不信，出寨視之，果是贊也。即同入寨中，問其所歸之由。

將被責之事，一一訴知。建忠曰：此蓋因汝殺其子，故設此謀以報怨。今且守於此，待他日下河東，擒此匹夫，碎屍萬段。贊然其言。建忠令手下排酒散悶。忽報山下「夥人馬到來，不知是誰？」建忠即率部軍出寨相迎，乃是耿忠耿亮也。建忠喜曰：「正待來請賢兄，不想自至，甚慰吾望。」即邀入帳中相見，列席而飲。席間耿忠問曰：「近聞賢姪受宣入朝，今日何又在此？」建忠答曰：「一言難盡，吾弟隨使赴關，欲盡忠於朝廷。誰想奸相潘仁美，屢屢謀害吾弟。將前事訴說一番。耿忠聽罷大怒曰：「賢弟此處有幾多火馬？」建忠曰：「大約有八千餘人。」忠曰：「借我二千，同贊去把懷州城圍了，挾其上本，與潘仁美之計，以伸吾弟之冤也。」建忠然其言，即日分撥二千入馬，與耿忠呼延贊等，來至懷州城，把城圍了。城下金鼓之聲，徹於內外。州人無不驚駭。知州事者，張廷臣知之，登城觀望，見耿忠等，耀武揚威於城下賊陣。廷臣問曰：「汝等來圍城池，將有何意？」耿忠曰：「我等不為劫掠而來，特為吾姪洗雪不白之冤。」廷臣不知其故，乃問要雪何冤？忠曰：「前日太行山呼延贊受朝廷之宣命，赴關而君，被佞臣潘仁美陷害，又假捏加杖殺賊棒一百，欲了其命，只得潛歸山寨自保。今朝廷不知其由，反坐贊有私奔之罪，今特部衆圍城，要州人奏知此事，除去佞臣，吾等當願效命中國也。」廷臣諭之曰：「既有此事，汝衆人且退，勿驚百姓，我當即具本奏知，定得朝廷復來，官召何如？」耿忠乃下令，將人馬退去，離城一里，安下營寨。不知果來官召否，看下一回分解。

第六回

潘仁美奉詔宣召

呼延贊單騎救駕

却說張廷臣回至府中，寫下奏章，遣人星夜赴關，奏知太宗曰：「臣張廷臣具奏：太行山呼延贊，奉詔入朝，蓋為潘仁美在計害之，彼懷憤逃歸。今陛下即位之初，注意邊將，且贊豪傑之士，未顯其能，輒被大臣陷害，屏逐遠方，幸陛下親賢任能之意也。乞將仁美體寬的靈，復頒詔宣召。使贊欣然從事，邊陲之功，指日可收，則國家幸甚。」

太宗覽奏大怒曰：「潘仁美何得擅專殺伐，屏逐忠良乎？即令右樞密楊光美根究其由。」光美得命，差人請潘仁美至府中謂之曰：「主上欲究問公逐呼延贊之罪，公有何言？」仁美曰：「事由下官所為，內杖樞使善觀，常報厚德。」光美曰：「主公之命，豈可私於公？但得公同入面奏，吾自有救公之策。」仁美深謝，即隨光美入見太宗。帝問曰：「卿追究潘仁美之事，果得實否？」光美奏曰：「臣受命追問呼延贊歸山之由，實與潘仁美不甚相關；今仁美知罪，隨得面訴其情，乞陛下寬宥之。」太宗問奏，召仁美於殿前問之曰：「呼延贊先帝經念之將，朕臣以宣之入朝，欲顯其能，汝何得屏逐而去？」仁美奏曰：「臣看呼延贊之赴關，彼嘗快快欲歸久矣！非因臣所逐也。願再奏詔入朝，宜召赴關，與臣面質是非。果如贊所言，則甘受斧鑕之誅，萬死無辭也。」太宗半晌未應。八王進曰：「陛下以將帥經心，仁美雖有罪，願維」

其請，再往召之。若贊仍應召赴闕，則可兩恕其罪矣！太宗然其言，仍下詔付仁美前召呼延贊。仁美領旨，即日出朝巡訪太行山來。嘍兵報入山寨。呼延贊曰：吾遭此賊毒手，性命幾喪，恨莫能雪。今乘其來殺之，以伸我仇，他不過。建忠曰：不可，我等正欲立功於朝，豈以小怨而忘大謀？不如承奉聖旨，冀免私奔之罪。贊從其言，乃與建忠出寨迎接。潘仁美進入寨中，宣讀詔書曰：

朕以立國之初，首先詔卿，將以及時重用。何以未經一月，任意欲行，逕自返騎？且卿文武之才，正當據忠獻策，寧忍懷沉埋，自甘久屈乎？再命使來到，即宜赴闕，以補前目私奔之罪；故茲詔示。

建忠拜受命畢，請潘仁美坐於軍中。二人拜謝曰：重勞樞使奏詔至此，有失遠迎，望乞恕罪。仁美見贊頗有慚色，因答之曰：下官冒觸將軍，深自追悔；今聖旨復來宣召，即宜赴闕。以慰皇上之望。建忠大喜，即令排盛筵，以待朝使，款留寨中一夜。次日仁美催呼延贊下山。贊與建忠商議。建忠曰：仁美當朝大臣，今既領聖旨來召，當隨其赴京，以弭舊怨也。贊然之，即裝點衣甲鞍馬，同馬氏隨仁美下山。建忠送出大路而別。自去抽回耿忠等人馬不在話下。日說呼延贊來到京師，朝太見宗首請逃歸之罪。太宗曰：朕以卿未見奇功，暫留皇城居住，候下河東，則當重用於卿。贊謝恩而退。太宗宣入八王謂之曰：朕以贊新將，未見其武藝，今欲試觀之，汝有何策？八王奏曰：陛下欲觀贊之武藝，此事極易；當

效先朝榆窠園故事，便見其能也。太宗曰：單雄信之士，軍中或可有；小秦王之類，難爲其人也。八王曰：臣願裝作小秦王使呼延贊爲尉遲敬德，惟單雄信，陛下降旨於百萬軍中選之。帝允奏，因命羣臣擇將帥中，誰可爲單雄信者？潘仁美終懷毒恨，又欲生計害之。出班奏曰：臣塔楊延漢，弓馬嫻熟，堪充此職。太宗允奏，即下令傳至軍中。延漢受命，自思此必岳父欲起害贊之心，特舉我充此職，而與其子報仇也。昔我被贊捉，已蒙不殺之恩，隨行又贈黃金；今日若不救他，則爲不義人耳。遂進八王府中，道知其事。八王大駭曰：汝若不言，幾乎弄假成真也！汝且退，我自有方略。延漢辭出。八王入奏太宗曰：陛下聖旨，議擇帥臣，以楊延漢充作單雄信。臣以延漢爲贊之仇人，恐有不測，反傷朝廷大體；今將於偏將中另擇一人，縱有微傷，不致成隙。帝深然之，乃下令再令羣臣，於偏裨將校中遴選。高懷德奏曰：教練使許懷思，武藝精通，可充此宜。帝允奏，即令懷思明日於教場中聽候。羣臣奉命而退。次日，教場中旌旂四立，軍伍齊備，鎗刀出鞘，盔甲鮮明。不移時，太宗聖駕到。文武各官伏俯而迎，依班站立。只聽鼓樂喧天，砲響動地。太宗宣過八王與呼延贊許懷思三人入軍中，謂之曰：朕本試卿之武藝，且欲軍中信服。各宜同心走馬，勿徒相傷。八王等各皆受命。太宗因賞呼延贊金鞭一條，賜許懷思鎗檀一柄；賞八王畫弓翅箭；三人各拜賜出帳外。那八王跨着高頭駿馬，揮鞭與而走。許懷思縱馬綽鎗來迎，虛聲叫曰：小秦王休走。八王轉過箭梁邊，彎弓架箭，覷定許懷思射來。懷

思眼快閃過一矢，挺鎗趕趕。八王再發一矢，又被懷恩躲過。中軍上，無不凜凜。呼延贊見許懷恩勢氣漸通，直到馬鞍，真如敬德一般，在後大叫曰：呼延贊敢得來也！許懷恩見贊遠來，要顯出生平手段，欲擒之以獻；遂勒回馬來敵呼延贊。攬拍半騎，與懷恩交鋒。二人在場外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贊自思我在此擒他，不見我之威風，待引於御前算之；即回馬伴輪旋繞教場而走。懷恩曰：不提此賊，何以明心！揮馬直追。將近御前，贊轉過身綽起金鞭，將懷恩打下馬。潘仁美等見之，無不失色！時八王回馬，復見太宗，太宗大悅曰：不枉為先帝所知，贊果真將軍也！親賜贊黃金一百兩，駿馬一匹，命於天國寺安止。贊謝恩而退。君臣各散。時值太平興國元年二月初一日，太宗視朝畢，下命詣家廟行香。時諸臣皆於內前立起居碑，以防御駕出幸；若無此者，即為衝撞御駕。忽人報知於呼延贊，今日太宗駕出行香，各官皆在內前立起居碑，將軍何以不為？贊聞報不知其由，欲待披公裳出迎，恰遇聖駕來到。當御前者恰是潘仁美，便問誰衝撞？從軍報道：新歸將呼延贊。仁美大怒曰：諸臣皆立起居碑，彼何得故違朝例！喝騎將押赴法場處斬。尉騎得令，即將贊綁縛而去！當下文武皆不敢諫。直待太宗行香已回，八王乃歸府中，經過法場，見有許多兵衛，擁一綁縛犯人。八王問曰：今日聖上行香吉日，何故斬人？從軍報曰：侵早聖駕方過，新歸將呼延贊來着迴避，得了衝駕之罪，今將處斬。八王聽罷，大驚曰：險些折去一棟棟地！即近前令人解縛。帶贊回府，問其衝駕之由。贊泣曰：臣初不

出，不知國例，適聖駕出幸，未立起居碑，得罪當死；若非殿下來救，命在頃刻。八王憤怒，自思未立起居碑，此乃小節，何以竟至死地？此必讒佞。又要圖害之計。因留贊於府中，送入朝見太宗，奏知其事。太宗曰：朕本不知，須須旨赦之。八王曰：以陛下深處禁庭，縱有冤枉，不能上達，乞降優詔，以安其心。帝允奏，即日降旨，付與八王給贊執照。欲知此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北漢主議守河東 呼延贊力擒敵將

却說八王領旨，歸至府中見了贊曰：今請得朝廷聖旨一道與君，但謹守法令，自保無虞矣！贊拜謝而去。不想馬氏聞知夫主犯罪處斬，恐有波及，與從人密地逃歸寨中去了。贊舉目無親，嗟嘆不已！只得棲止寺中。却說河東劉鈞，聞知太宗新立，招安太行山呼延贊為將，乃集文武商議曰：中國宋太祖在日，以孤境為界國，今彼新立太宗，河東之憂，豈能免乎？丁貴奏曰：往年因召楊令公解潞州之圍，講和而回；今軍士蓄銳有年，兵甲堅利，陛下高枕無憂。近年之弊，多在防備不固，使敵兵長驅而來。即下令邊關，嚴設隄防，勿使宋兵輕進，乃為長守之策；彼勞我逸，勞而無功，自不敢正視河東矣。劉鈞然其言，即下令於各州關通知去了，又於晉陽深溝高壘而待。消息傳入汴京，太宗會羣臣議征河東之策。楊光美奏曰：河東預備堅完，未可猝下；陛下果欲圖之，須乘彼有隙，然後進兵。

，則可決其成功。太宗沈吟未決。曹彬進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尙何疑焉！帝聞彬言，意遂決。以潘仁美爲北路都招討使；高懷德爲正先鋒；呼延爲副先鋒；八王爲監軍，統十萬精兵，尙日御駕親征。旨命既下，潘仁美等退朝，於教場中分撥軍馬。呼延贊之部，皆以老弱者與之高懷德進曰：先鋒之職不輕，逢山開路，遇水爲橋；今以老弱之兵，付贊統領，倘誤朝廷大事，試問招討，誰任其咎？仁美默然曰：老弱之兵，付誰部下耶？懷德曰：所謂老弱，非竟不堪用者，但斬堅入陣則不及。仁美無奈！當以此兵分與隨駕之將，前軍皆選精勇，平分與高懷德呼延贊統之。次日，仁美入朝，請御駕起行。太宗以國事付太子少保趙普分理；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分遣已定，即日車駕離汴京，望河東進征。但見旌旗閃閃，劍戟層層。一日兵至懷州界，忽哨馬報入，第一中隊前有埋伏攔住，不知是誰？呼延贊聽得，便引所部跑出軍前來看，却是李建忠耿耿亮柳雄王金頭馬氏一起。不執槍下馬，立於道旁曰：哥哥何故不守山寨，來此爲何？建忠曰：前日馬氏回寨中報知說汝犯罪被戮，我等抱憤多時；今聞御駕來征河東，是以部衆擋住去路，要捉害汝之人報仇也。贊聽罷，乃稱感八殿下相救之由。言未畢，高懷德一軍已到，見是贊兄弟，乃曰既此相遇，事非偶然，何不告知天子，同征河東，以取富貴？建忠曰：此我等之素願，必效命以爭先。高懷德即傳奏太宗御前，不有贊之兄弟，八員猛將，願隨陛下進征。太宗大悅曰：此一回取河東必矣！即宣授建忠等八人爲

驍使之職，候平定河東回朝，領受誥命。建忠等謝恩而退。有詩爲證：

聖主飛龍重俊良，英雄雲集豈尋常？干戈直指風蕭蕭，管取河山獻城疆。

次日大軍到天井關下寨，守關將鐵槍邵遂，有萬夫不當之勇，聽得宋軍來到。與部將王文商議迎敵。王文曰：宋兵勢大，難以交鋒，將軍只宜堅守，遣人求救於晉陽，待援兵來到，前後擊之，可以取勝。遂曰：日前劉主之命，勿使敵人輕進；今正定乘其疲之，一戰可破，何待救兵乎？即部兵五千出關迎敵，兩軍對圓。宋先鋒呼延贊挺槍躍馬，跑出陣前曰：北將何以不降？自取滅亡之禍。遂曰：汝今急宜退去，猶不失爲勝也；不然教汝等片甲不留。贊大怒！舉槍直取邵遂，邵遂掄刀來迎，兩騎相交。二將戰上三十餘合，不分勝負。贊欲生擒邵遂，乃佯輸步回本陣。遂不捨，驟馬追之。贊觀其來迎，回轉馬大喝一聲，將遂活捉於馬下。後人有詩贊曰：

兵馬南來氣勢雄，將軍志在建其功；旌旗展處風雲急，敵將身亡頃刻中。

次隊高懷德，見贊贏了敵將，率兵乘勢殺入。北軍大敗，死者甚衆。王文不敢迎敵，乘騎走投陸亮方而去。宋兵遂襲了天井關。太宗駐兵關中，贊縛邵遂以獻。太宗曰：留此逆臣，亦無用處，令左右押出斬之，梟首號令訖。次日，兵到澤州，守將袁希烈聞知宋師已到，與副將吳昌議曰：宋兵利銳，且呼延贊世之虎將，若與交鋒，難保必勝，當用守計，勢其師則可。昌曰：澤州城高池深，軍士精勇，戰守之計，皆不可失。仗小可生平之學，

謂其味其，如其不勝守亦未遲。希烈從其說，與兵五千。吳昌全身披掛，開東門陣，
 勢。對面來先鋒呼延贊，提槍躍馬，直於門旗之下。吳昌曰：我平漢王，自守一方，何故
 無禮無厭？贊曰：我太宗以信義之兵，而清六合，惟有河東葉下，汝輩如魚遊釜中，死在
 頃刻，不降何待？吳昌大怒，舞刀躍馬來戰。呼延贊舉槍來迎。兩騎合，宋兵鼓勇而進。
 。北軍先鋒呼延贊，吳昌勢勇，敵馬驟本陣逃走。贊乘勢掩殺。昌見宋軍雄勇，不敢入
 城，率眾出汾陽遁去。贊殺得無遺。巡邏馬追之，大叫賊將慢走。昌回頭見贊追緊，
 按鞍勒馬，急放箭。吳昌忙只顧前走，忽連人帶馬陷入汾澤中。贊部下向前
 捉住，其部下降三十餘人。贊將吳昌解見太宗。太宗命推出斬之。急攻城，昌之敗卒
 走入城報知。希烈大驚，曰：不依吾言，果敗喪師，如何能退勁敵？道未畢，其妻張氏乃絳
 州張公瑾之女。形貌極醜，入號之為鬼面夫人。只有一身武藝，萬夫難近。聞得丈夫之語，
 近前謂曰：將軍休懼！妾有退敵之計。希烈曰：城內勢若燃眉，夫人用何計策？張氏曰：
 宋兵勢大，須用智以破之。君明日先引部兵伍出戰佯輸，引入於叢林之中，吾預埋伏射
 騎，於此待之；四下反擊，必獲全勝。希烈然其言，下令分遣已定。次日，部精兵六千，
 出城迎敵，兩陣擺開。宋軍呼延贊首先出馬，高叫：敗將，如何不獻城池，尚敢來戰耶？
 希烈曰：今時來擒汝，以報吳昌之仇，吾罷，舉斧直衝宋陣。贊舉槍躍馬交還，兩下吶喊，
 二人戰上二十餘合。希烈勒馬便走。贊率部將祖興，乘勢追之。將近叢林，希烈放其響

炮聲徹山川。張氏伏兵齊起，千弩俱發。宋兵死傷者，不計其數。贊知中計，急勒馬殺
 回。正遇張氏陣中，被張氏刺中左臂，贊急痛而走。祖興與眾隨後殺出。希烈回騎追到，將
 與一刀劈落馬下。宋兵大敗。希烈與張氏合兵追擊，勝了一陣，乃收軍入城。贊歸至軍中，
 深恨張氏一鎗之仇，與馬氏議曰：今日之戰不利，折去大將祖興，部下傷損大半。馬氏
 曰：是誰出此？能勝者？贊曰：袁希烈不足懼，其妻張氏鎗法，不在吾等之下，且有智
 識。若令嬰城而守，未可卒攻。馬氏曰：此無慮也！彼之伏兵，只待用一番，我當以計取其
 城。贊曰：汝有何計？馬氏曰：且將各營按下，只說因敵火傷重，不能出戰；彼聞此聲
 息，必怠於防守。却令老婦之卒，罷却戎事，日於汾澤中洗馬。似有回軍之狀。吾與君伏
 精兵於城東高阜之處，俟其出兵，先約高將軍先戰。吾等乘虛搗入城中，則澤州唾手
 可得矣。贊喜曰：此計足伸吾恨。即密下號令各營，按兵不動。果在數日間，哨馬報知希烈
 。希烈謂張氏言之。張氏曰：前日匹夫被我傷着一鎗，宋軍中若無此人，衆心必怠，宜乘
 其虛，出兵擊之；宋兵不足破矣。希烈曰：善。即點下精兵七千，揚旂鼓譟，出南門衝擊
 。宋師不戰而走。希烈自以為得計，驅兵直殺入中壘。高懷德當先抵住交鋒。兩軍纔合，
 後軍報道：宋兵已直攻東門矣！希烈大驚！即勒馬殺回。恰遇呼延贊突至，罵曰：賊將
 慢走，希烈不敢戀戰，潰圍而走。贊勒馬追之。不上半里之遙，趕近前來，絆起金鞭，打
 落馬下而死。蓋降其衆。有詩為證：

精兵北下勢如龍。慷慨英雄幾陣中；敵國未平心激烈，奪旗斬將顯威風。
時張氏殺過城東，馬氏大殺一陣。只剩得數百騎，奔絳州去了。高懷德合兵遂取了澤州。
贊道人報知太宗。太宗大悅！遂命駕入城駐紮。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建忠議取接天關 大遼出兵救晉陽

却說翌日大軍進抵接天關。守將陸亮方與王文議曰：宋師長驅而來，當何計以退之？
文曰：關隘險固，只宜堅守，待宋師糧盡，一鼓可破矣。亮方然其言，遂按兵不出。宋先
鋒呼延贊，屯關下，令部下急攻。關上連放弓矢木石之類。軍士不能近前。贊無計可施，
與李建忠議曰：陸亮方堅守此關，將何以取之？建忠曰：關勢危險，難以卒下，若急攻之
，徒傷軍士無益。爲今之計，莫若撤圍而待，乘有可取之機，然後進兵，庶不徒費軍力也。
贊沉吟半晌，退入軍中。又過了數日，遣人哨探關前消息，回報關上守軍堅固，人馬不
能近，贊越憂悶！忽報營中有一老卒，要見將軍。贊令喚入。老卒進至帳前曰：聞將軍取
此關不下，特來獻策，以成將軍功績。贊愕然曰：汝有何計？能取此關，當保奏天子，不
失汝之富貴。卒曰：此關地勢極高，故名接天關，守將陸亮方，不過是一勇夫，進攻亦易
；內有王文輔之，此人智謀宏遠，用兵得術，若使固守不出，則將軍之衆，雖守一年亦只
如此，將軍不知山後有一小徑，雖是崎嶇，實係此關私路，現有李太公把截，將軍遣人問
之，借此而過，直出河東北境，坦然無阻。贊聞之大悅曰：此天交汝教吾，實皇上之洪福
。即留老卒於營中，候功成日保奏之。老卒曰：小可不願陞賞，還辭而去。忽營兵入報，
適老卒出外忽然不見。唯有一陣清風耳。贊驚訝之！即望空而拜。次日，遣柳雄玉步兵五
千，往李太公關中借路。雄玉步兵巡從山後小路，直抵關下，遣人通知去。守將李太公名
榮，有二子，長曰：李信，次曰：李傑，二人皆有武藝。太公聽知宋兵圍了接天關，因亦
嚴守此地。忽報宋將遣人來見，太公令喚入問之。來卒曰：接天關中守備嚴固，中國兵未能
卒下，聞此處路可進河東，特來借徑；倘有成功，朝廷重有封贈。太公聽罷笑曰：此處乃
是河東咽喉之地，令我與前關互爲聲勢，以拒宋兵；若許汝進軍，則是割肉喂人，自取其
敗也；若不殺汝，急回報知主將，有勇早來交鋒。差人驚慌走歸，報與柳雄玉知道，不許
進行之由。雄玉大怒！部兵關下搦戰。忽關上鼓響，却是李信部五百健卒，斬關而下；雄
玉退步不迭，被信刺死關前，大殺宋兵一陣而回。雄玉所部走歸報知。呼延贊大驚曰：事
圖不成，損大將，若使敵人兩下合兵來戰，何以禦之？即與建忠商議別計。建忠曰：事
可謀其先，環前關不可出兵，可令高將軍攻之；我等率兵先取此關，若得是處，則前關亦
可下矣。贊然其計，遣人告知高懷德。懷德出兵，自與建忠率所部來關下搦戰。守軍報入
帳中。李太公與二子商議曰：宋兵來戰何以禦之？李信曰：彼衆我寡，難以力敵。可遣人
於接天關，令其來助，方可議戰。太公依其言，即遣人遷往接天關報知。陸亮方與王文議曰

宋師過不得此關，從背後攻擊，倘或彼處不保，則我關亦危矣。王
 文曰：將軍所見亦是，小將願行。即引精兵三千，前來三鎮關相助。李太公聽得王文來到，
 可不勝之喜。得與商議，說與王文曰：平川之地，利於急戰，以奈但堅守此關，吾與令郎合兵
 破之。太公然其言。過了一宵，次日王文與李信關關出戰，宋將時延贊亦排下陣勢，馬正
 擱王文罵曰：賣賊之將，不即獻關而降，何來尋死耶？王文笑曰：宋軍知足不辱，今日
 被汝片甲不留，言罷，縱騎舞方天戟，來戰時延贊。贊援槍迎之。兩下交鋒，戰未數合，
 王文佯輸而走。贊人知王文善於用兵，要生擒之，驟馬追之。一聲炮響，關左一彪兵殺出，
 乃李信也。舉鎗纏贊之後，來。贊怒激，趕近前揮起一槍，挑王安於馬下；部兵竟追捉
 之。贊回馬與李信交鋒。信見王文捉去，心慌懸怯，不敢戀戰；即收兵走入關中。贊亦勒
 馬回營。軍校解得王文來見，贊親出帳外，手解其縛，請入坐中謝曰：適間觸冒閣下，望
 乞恕罪。文曰：小可被捉之人，死生係於將軍，何致動殷若耶？贊曰：小將本是河東出身，
 今歸命天朝，盡忠則一也。公有如此膽略，何以屈節於叢棘，投珠於暗地乎？不若同事
 宋主，以奇功，留肅烈之名，於後世也。王文被贊說了一遍，呻吟半響，乃曰：良禽擇
 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文也愧非賢臣，願從將軍帳下，早晚聽命。贊大喜，因問致取
 之計。文曰：事當隨機應變，今李信以吾被擒，必死守不出，將軍其奈之何？不如速取
 接天關，然後來攻此處，有何難哉？可令李將軍，率壯士埋伏於關下，小可乘令公衝將



軍之陣。亮方必出兵來應，將軍部兵繼我而進，其關立破矣。贊曰：此計極妙！真不可走
 漏消息。即分遣布置已定。贊先行贏卒來接天關攻擊。陸亮方聽知宋軍復來，自思此必後關
 難攻，又來取此地，乃下部下，嚴兵守。將二更左右，贊督軍上關，八炬，吶喊放
 炮，聲震關上。連發矢着抵之。忽東北角王文引兵來，宋兵大驚。王文直殺進關下，
 高叫宋兵救，關上可出兵救應。守將聽得是王文，氣憤報知亮方。亮方即出關接應，
 旁邊轉過時延贊，斷北兵為兩截。王文乘虛殺出。亮方知事有變，即勒馬跑走。時延贊
 槍刺余關下。李建忠伏兵齊起，殺入關中。北兵進退無路，皆棄甲拜降。李順樂、都集、
 贊不勝之喜。謂王文曰：此一座雄關，非足下妙算，即守半軍亦不過也。王文曰：僥倖成
 功，何足掛齒。贊遣人報捷於太宗。車駕遙遙接天關，望河東一帶地矣。哨軍報入三鎮
 關。李太公大喜，命宋補遺乃神兵也。即引直子，棄關逃入河東去。却說絳州守將張公
 道，聽知宋兵已取接天關，驚疑終日，不知為計。牙將劉炳進曰：兵法云：多算則勝。
 沙算不勝。况無算乎？今之宋師勢如山岳，甚驅而來，前之堅固關隘，已被攻破。况絳
 州卒地之地，德卒拔環可登，且有敵之兵，焉能拒敵？不如投降以救生靈。危公瑾然其
 議，即遣劉炳到宋陣納降，呼延贊奏知太宗。太宗曰：不戰而降，是知時勢難也。公瑾允其
 請。呼延贊遣劉炳馬抵絳州城下。公瑾開門，迎候。宗宗駕入城中，安撫百姓。太宗下
 命，呼延贊呼延贊高懷德等，各兵進攻河東。贊受命，俄然而進不題。消息傳入晉陽城中。

劉鈞聞之，亟集文武商議。丁貴進曰：宋師遠來，糧草費竭，豈能久駐乎？陛下宜遣使於大遼太后處，乞出兵以拒宋之糧道，一面調集人馬，爲戰守之計。劉鈞從其議，遣人齎書前往大遼求救；一邊分遣諸軍，嚴設戰具以待。却說使臣，齎文書，逕往大遼見蕭太后，奏知求救之事。太后即與文武商議。左直蕭天佑進曰：河東地控遼界，實唇齒之邦，願陛下發兵救之。太后允奏，即命兩府軍相耶律沙爲都統，冀王敵烈爲監使，率兵二萬救之。耶律沙得旨，即與監使出離遼地，到白馬嶺下寨。哨兵報入絳州。太宗聞遼王出兵，以援晉陽，怒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北番焉敢助逆？督命諸將，先戰北兵，後攻晉陽。諸將得令。呼延贊與高懷德郭進議曰：遼兵烏合而至，公等何計破之？郭進曰：兵貴先聲，使人不暇爲謀，此取勝之道也。今遼屯兵於白馬嶺，離此四十里，有橫王澗，正扼遼兵來路；公等繼兵來助，破之必矣。贊曰：是所論極是，即分遣停當，郭進引兵前進。遼將耶律沙與敵烈曰：宋兵以急戰爲要，初來其勢必銳。我與君橫阻山澗而列陣，待其兵渡將半，出陣掩之。敵烈曰：不然，若使敵兵先渡，我衆望見其勢，皆有怯志也；正宜乘其勢而逆之，可以成功。即率所部，渡澗來迎，欲知交戰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郭進大破耶律沙

劉鈞勅書召楊業

却說耶律沙固執不從，敵烈衆未及登岸，忽正東金鼓齊鳴，喊聲振天，乃郭進軍馬殺來。



敵衆排開戰馬，兩陣對圓。郭進舞刀縱騎，大罵北朝待死之寇，尙敢來惹速亡之禍也？敵烈亦罵曰：汝中國窮武連年，貪心無厭，是以出陣援之；若早退兵，免得遺下今日之禍。郭進揮兵衝入。敵烈掄刀迎之。兩馬相交，戰上三十餘合，澗左一彪軍殺出，乃呼延贊也，挺鎗躍馬，縱橫斷其陣。敵烈激怒，力敵三將不迭。對面耶律沙望見敵烈勢危急，催後軍涉澗救之。南陣右側，高懷德之兵又到。兩下鏖戰，箭下如雨。郭進奮勇向前。敵烈勢力不支，潰圍而走。郭進緊追臨近，揮起提刀，斬落於澗中。可憐遼地英雄，化作一場春夢。其時宋兵競進，北軍大敗，淹死澗中者不知其數，屍首爲之堆積，澗水不流。耶律沙引敗衆望小徑逃走。呼延贊高懷德率勁兵追之。耶律沙殺賊危急，忽山後一校軍馬殺到，乃遼將耶律斜軫。蕭太后恐前軍有失，故令耶律斜軫屯兵山後，以救不測。恰好遇着耶律沙殺賊走到。耶律斜軫，乃整兵奮力殺退宋軍，保得耶律沙等去了。高懷德等合兵一處，報捷於太宗。太宗大悅，仍下令選取晉陽城中劉鈞聞奏遼兵大敗而去，驚懼無地，乃集羣臣商議。左相郭有儀奏曰：宋兵勢雄，難以抵敵，不如奉表稱臣。一則可以免怨，一則救滿城百姓。劉鈞默然。中尉宋齊邱奏曰：河東城堅池深，精勇之士，不下數十萬；若使背城一戰，成敗未可知也，何以輒屈膝而事他人乎？臣舉一將，可以破敵。劉鈞問曰：卿舉何人？齊邱曰：世居幽州人氏，姓馬名風。當黃巢作亂之時，聞此人名聲，兵不敢入州；彼使一根鉄桿鎗，與王彥承齊名，今棄武學道，隱居嵩山。此人雖老，尙可用也。陛下若

陳誦旨，召其爲帥，率兵以退宋師，必收萬全之功也。劉鈞曰：誰可齎詔召之？有捲旛將軍徐重進曰：臣願齎詔前往。鈞即下令，遣重進詣嵩山。重來到山前，遠遠望見一所茅庵，巡進菴門，窺見內有一人，鬚長八尺，黑面銀鬚，端坐於石墩看經。重進前揖曰：此處莫非馬將軍莊上否？其人起而問曰：閣下從何處來？重答曰：小可奉漢王之命，齎詔來宣馬道士下山，以退宋兵。其人曰：貧道就馬風，但我年已老邁，不比往年矣！今既奉詔旨，不敢不權爲拜受。因喚山童擺設香案，拜受詔旨畢，邀重入山後，分賓主坐定。因問之曰：宋君舉兵北征，誰爲正將？重答曰：宋軍貫戰之將極多，惟有先鋒呼延贊，英雄莫敵，近來攻取關州，皆此人之力也！今有宋中尉舉足下能禦宋師，特遣下官齎詔來宣，乞承旨下山，以慰我主之望。馬風笑曰：貧道筋骨衰老，鬚髮霜侵，年近九十，大非昔日之比！且弓馬荒廢，何能堪在重任？今山後楊令公擁重兵於應州，何不舉之退敵，而來召我耶！公宜急復君命，勿誤軍情。徐重聞言，不敢相強，只得拜辭馬風，歸見北漢主，把馬風口內情辭，如此這般，一一奏上。劉鈞聞說馬風不肯應命，悶悶不悅，與羣臣再議退敵之計。丁貴進曰：軍勢如此，陛下只得再召楊令公來救國難。劉鈞曰：楊令公屢次出兵應我，往年澤州之圍，與宋師講和而歸，頓稱中國恩德；寡人疑其有通謀情意，故不欲再召之。貴曰：陛下以仁義待人，楊家父子實有忠信，當肯負國耶！劉鈞准奏，復遣使齎救命，

孤守晉陽，僅保一鎮，雖有湯武之德，實慕學大之名。自周世宗滅仇不絕，屢被見伐。而今君繼立，復帥精兵，長圍城下。百姓抱死亡之患，城郭有累卵之危，惟爾父子，忠心效命。詔書到日，即宜引兵赴援，以衛國難。成功之日，當頒重典。故茲詔示。楊令公得詔，與王貴議曰：宋兵屢侵河東，若不救援，則有違詔之責；若逕行師，則前番與宋議和，豈宜失信？若何以計之？王貴曰：將軍河東鎮臣，主上有難當救，何用執小信而遲疑。令公從其言，即令王貴領鎮應州，自率七子，部精兵三萬，前來救應河東。有詩爲證：

萬馬南來氣勢雄，旌旗閃爍蔽長空；全憑國士擒龍策，一定封疆頃刻中。
哨馬報入宋軍中，主將潘仁美召集諸將商議。高懷德進曰：楊令公乃勁敵也！自周世宗之朝，每與對敵，未嘗得利；今又舉兵再至，當以深謀遠計，戰則未可卒抹也。呼延贊曰：小將亦聞楊家父子，天下無敵；我領本部先於來路衝擊一陣，且觀其勢如何。仁美允其議，即令贊前往。贊得令，率馬軍八千而行。却說楊令公兵馬來到臥龍坡下營。哨軍報入，宋軍於十里之外，阻住去路。令公笑曰：敵賊不知兵勢，自來取敗；問軍中誰先出馬？言未畢，第五子楊延德進曰：不孝願先上陣。令公許之，即付精兵五千。延德全身貫帶，部精兵鼓譟而來。兩陣對圓，延德綽斧騎馬跑出大叫曰：宋將何不即退，乃欲自取滅亡耶？贊大怒曰：無名小卒，今日休走！即挺槍躍馬直取。延德綽斧來迎。兩騎相交，二將連戰四

十餘合，不分勝負。贊馬上自思，人稱楊令公父子英雄，果非虛語。二人欲復鬥，馬不抵馳。延德曰：馬力困乏，明日再戰。南北乃各收兵回營。延德回見令公，告知宋將與兒連戰四十餘合，未決輸贏。令公曰：近聞宋將有呼延贊，武藝精銳，莫非便是此人，吾明日親自戰之。因下令而進。宋營數里，寨。有楊七郎欲建首功，密引兵步三千，潛地來寨來劫宋營。正夜潘仁美與高懷德郭進等在營中議論兵法，忽然燈燭火滅。仁美曰：莫非楊家有人劫寨，天公預使見報下。當令將軍多設埋伏，不可出兵擾動。高懷德等，按營四守，遵令多設埋伏。楊七郎自料宋兵無備，引部兵喊聲殺入。忽營後一聲梆響，伏兵萬弩齊發，箭如雨落，兵射死者，不計其數。七郎急回馬，被高懷德郭進兩騎衝出，追殺五里而回。七郎步兵折去大半。次日令公知之大怒曰：，不由軍令，致損許多人馬，按法當誅；即令軍士押出七郎斬首示衆。軍令纔下，牙將張文進曰：七將軍雖有罪，其志乃為國也！誤致傷折，情有可原，乞宥之。令公曰：父子雖至親，法令不致私，務必斬之。衆將力為勸解，令公怒始稍緩，乃令軍政執劍七郎。至於帳前，打四十。血肉淋漓，觀者無不凜凜。七郎何詞謝罪而退。令公謂曰：吾初到，未可便交鋒，須待養數日，遇纔而戰，庶有不克。衆將得令，各人守不出。却說宋師潘仁美，聽知楊家軍馬已到，遂撤圍迎敵。南北對壘，一連相持數日，各不出營。仁美遣使卒緝探北軍動靜。回報楊呼延贊為右翼，郭進為前後救應，分遣已定，衆將各整備迎戰。次日平明鼓罷三通，南軍中潘仁美當先出馬。上首高懷德，下手呼延贊，兩匹馬一字排開。對壘楊業亦部兵出戰。金盔銀甲，白馬紅袍。左有延朗，右有延昭，父子將兵，威風赳赳。仁美在門旗下，稱奇。出陣問曰：河東違命之國，特來討罪，公何屢次出兵救之？令公厲聲曰：汝據有中國，尚不自足，連年窮兵遠討，既不免貪兵，何況向年請和而退，盟血未寒之日，又來侵犯，是何道理？河東唇齒之邦，吾受劉主厚恩，特來救援，急急退兵，猶存舊好；若說半個不字，吾當驅太原之兵，殺你片甲不留，那時悔之晚矣。仁美聞言大怒！問陣內誰先出馬，擒此匹夫？言未畢，呼延贊挺槍出馬，望楊業刺來。那邊延昭一馬上先，殺住廝殺。戰到七十餘合，不分勝負。忽宋陣中鳴金收軍。原來太宗看楊家父子，盡是英雄豪傑，心中正要收撫，故此鳴金收軍，以待圖策招徠，那時河東不難下矣。欲知招降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八王進獻反間計 光美奉使說楊業

却說是夜太宗回歸營中，只是悶悶不樂，無計可施。惟八王揣知上意，因進言曰：陛下下榻悶不樂，豈非無計招降楊家父子乎？太宗聞言驚問曰：汝今有何妙計？八王頓首言曰：依臣愚計，只可遣人往河東，行反間之計，管教楊家父子來歸。太宗喜曰：此計甚妙！

只恐無人可行？八王進曰：此行須得楊光美去，事可萬全。是時光美正在旁邊，即出班奏曰：臣不才願往。太宗大喜，即日給與黃金千兩，錦緞千疋，前往河東。光美星夜到趙府中。却說趙遂是漢主寵的嬖倖。趙遂所言，鈞無不從；光美來到，先賂其左右，引見了趙遂，送了他黃金錦緞。趙遂本是小人，貪其厚利，便喜不自勝，問光美曰：大人天朝大臣，何意收幸遐陬之老？若承有所教，何敢不從。光美曰：吾主深知大人寵倖於漢主，言無不從，今使光美布其愚意。河東中原本無大仇，所以興兵，不過欲來講平；奈有楊業父子，恃其勇悍，專肆兵威，遂使兩國和好不成，且彼戰不利，則禍移河東，彼戰一勝，則阻兵而驕，劉主必大加寵幸，於大人之遇，未免少衰矣！是以我主願乞大人一言。疎之劉主必勒兵而回。那時與大人定其和議，使河東中原，永爲兄弟之國，則大人之寵幸益固，不讓他人得專其美也！願乞大人裁之。趙遂既受了他許多東西，又聽見他這番言語，遂有懷功嫉能之心，因曰：大人放心！趙遂自有區處。管教除了楊業父子；當即款待光美，又潛中地送回。趙遂自思得了宋人許多禮物，若不與楊業，他日成功，反讓得專其美，豈不失了宋人面皮？於是日夜散布謠言，說：楊業受了宋人金銀，約與反兵助宋，同勦河東，迨功既成，便與宋朝共分其地；此言一時傳播。却又密與宋人通訊，宋人勿與交戰，須逕還十日半月，管教成功。太宗得此消息大喜！向光美曰：此事可信否？光美曰：臣視趙遂小人，只知貪利固寵，又且忌妬楊業，此事可信無疑；陛下只須傳諭各營，堅守勿戰，俾得於中取事，離間楊家父子，伺彼有隙，然後臣奉片言詔諭，管教山後軍馬，入吾彀中。太宗擊節稱善！乃下令戒諭軍中，各宜堅守，勿與交戰，若其請戰，但聽之而已。此令一下，各營果是堅守不出。劉主見此猶豫，每日只促楊業出陣。楊業奉令布軍，出討戰；奈何宋營人馬，只是不出。楊業無計可施，又且河東紛紜，說是令公得宋金珠，羈縻欲叛。楊業愈慌！只每日督軍索戰，宋軍半不不理，故每日只是回空。趙遂入見劉鈞說：楊業受宋金珠，欲與衆降敵。鈞大驚曰：國舅何以得知？遂曰：此事臣知已久，往年澤州之圍，楊業提兵來援，已與宋人通和而回；臣因國家用人之秋，未敢輒奏；今稽延不進，與宋師爲觀望之計，此反間已露，中外皆知，流言四起，百姓倉皇，非獨臣一人所知也。劉鈞信其言，因問趙遂拿楊業之計。遂曰：陛下須降勅宣其入國議事，預先埋伏甲士於殿下，待其來，搜刀爲號，齊出擒之；只消二十多人，便能成事。次日，劉鈞遣使巡往北營中，宣召楊業。楊業隨至殿前，拜見畢。劉鈞拔所佩刀，投於殿下。兩邊聽見刀聲，伏兵一齊迸出，將楊業捉下。業不知其由，大驚曰：臣無罪，陛下何以捉我？劉鈞怒罵曰：汝與宋軍通謀作賊，尚說無罪？亟令推出斬之。宋齊邱苦諫曰：楊業父子，忠勤爲主，焉有反情？陛下勿信謠言，謾誤大事。鈞曰：彼有三罪之情，豈是謠言無據？屢日不出師一反也；不遣人通知出軍二反也；往年私自受和而歸三反也；有此三反之情，難以容留。丁貴保奏曰：即日宋師臨敵，待其出敵，不勝斬之未遲。劉鈞依奏乃赦之，令退宋師。令公默然而還。

回至軍中謂諸子曰：此必宋人行賄賂之計。使漢主疏我等父子。頃聞若非宋丞相力奏，險然一命不保。今命殺退宋師，則免我誅戮。不然，仍要問罪。怎奈宋兵不出，何以退之？延德進曰：大人何用深憂。既漢主信讒而屏逐我父子，則將人馬復回應州。待宋兵攻破河東。那時思我父子，悔之晚矣。令公曰：我今亦欲盡忠於國，既出兵來，豈容引退之理？汝衆人固日只管出戰，再作商議。延德懷憤而退。與諸將密議，欲有歸附天朝之意。延嗣延朗兩弟兄出陣搦戰，宋營中無一騎來敵者。日晚延嗣等只得退去。太宗聞劉彥誅楊業消息，因與謀臣商議招徠之計。楊光美曰：陛下正宜乘此機，以誘楊家來降也。太宗曰：朕正苦無其策。楊光美曰：臣有一計，不消半個月，河東唾手可得，使楊家父子還入我朝也。太宗悚然曰：卿有何妙計？光美遂進於太宗耳邊。連道幾句，如此如此。太宗太悅曰：此事非卿不行。光美欣然領旨，逕詣楊家寨中，先使人通知楊業。楊業曰：往年正因此人來議和，吾厚待之而去，致漢主疑忌，今又至此，必有說詞。先令二十健卒，伏於帳外，若喝聲，即出擒之，分布已定。須臾，光美昂然入見。楊業端坐帳中不動，兩邊七子，齊齊立開。業問光美曰：汝欲何爲？光美曰：特來勸將軍歸順中國也。業大怒！喝一聲，帳下走過二十人，將光美登時捉縛，叱令斬之。延嗣曰：大人暫息雷霆，審其來語；如有不是，然後斬之。業曰：汝試說來，若說不通，即當試刀。光美全無懼色。朗聲謂曰：吾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且將軍出兵來援河東，本欲盡忠，今猜忌日深，無

以自明心跡，事必敗矣！我宋主仁德遠敷，諸鎮仰嚮，只有河東未下，其誰久安乎？背暗投明，古人所貴，願明公垂察焉。業聽罷半響無語。既而曰：吾不殺汝，放汝去，恐令勇將來戰。光美不慌不忙，退出帳外，拂袖墜落一密書於軍中而去。左右拾得，延德接着，拆開視之，却是一畫成圖局一張，看無佞宅，梳妝樓，歌馬亭，聖旨坊；內寫接待楊家父子之所，極其美麗。延德將與七郎細玩。七郎曰：莫說與吾等居住，俾得一見，亦甘心也。延德曰：且莫機露，看漢主勢頭如何！不善待我父子，即反歸南朝也。衆人隱下，不與令公知之。過了數日，劉鈞遣人督戰，糧草賞軍之物，又不給應。令公愈慌，與其子商議出戰。延朗進曰：非我衆人不肯盡心，軍中糧草未敷，衆人各無鬥志；若使出戰，必先自亂，焉能取勝！不如引退應州去了。消息傳至宋營，太宗知之，即召羣臣商議。楊光美曰：且令諸將緩河內攻之，先定計降了楊家父子，不愁河東不下。今乘其軍馬已退，可布謠言於應州，稱道：北漢主以楊家父子，有叛兵私逃之罪，欲結大遼，出兵討之；彼聞此消息，人懷內懼，陛下遣人說之，事必成矣。太宗依其議，即令軍中布傳謠言，傳入山後不提。且說楊令公尋夜歸至鎮下，不數日聞此消息，軍士皇皇，統屬不一。令公坐臥不安，憂形於色。夫人余氏聞之曰：令公自晉陽歸山，何以日夕抱悶？令公嘆不已。只得將漢主見罪之事告知。夫人曰：曾與衆兒子商議否？令公曰：多有勸我投降，只恐非長策也。夫人曰：天朝厚待汝父子，歸之亦是長策，何必深憂！令公曰：正不知待我之情，何如

「若使不及漢主，反受負忠之名，那時進退無及矣。令公言罷，逕出軍中。其時五郎延德入問母曰：方纔父母所言何事？余氏以令公之言告之。延德曰：事非偶然。吾父子有王佐之才，定亂之武，何所歸而不厚哉？言罷，即以所得宋人繪圖展開，與母看之；延德一一指說其詳。時有二妹在旁，長曰：八妹，年十五。次曰：九妹，年十二。聞說如此之富貴，勸母喻父歸順天朝。母曰：汝等且勿言，待我以機會勸之。次日與令公對席而飲，酒至半酣，夫人問曰：妾聞將軍日夕懷大遼出兵之憂，此事甚為可慮！令公值此進退不決之地，光景易去，年華日逼，致使功名不建，深為可惜！不如從衆孩兒之言，棄河東而歸順天朝，卜酬平生之志，下立金石之名矣，不勝幽沉於夷俗，致萬古只是一武夫乎？令公聞言欣然曰：夫人所論極是，我明日當與諸將商議歸降。令公思忖一夜，次日出軍中召集諸將，定議歸中國之計。牙將王貴進曰：令公此舉，亦非細事，必先自重，然後人肯之；須先遣人通知宋主，待其差大臣勇將，齊勅書來到，然後歸之，可保全美。令公然其言，先遣部將張文，前詣宋軍中，來見太宗，道知令公將歸順天朝之意。太宗因集文武問曰：令公今欲歸順，當何以處之？八王進曰：楊家父子若有此舉，陛下難以等閒待之，須以文武班中，選二人前往，齊詔通意，則彼必傾心歸順，無所疑惑。太宗問誰可往？道未畢，楊光美進曰：文臣牛思進，言詞清朗；武臣呼延贊，英氣慷慨；此二人若去，事必萬全。太宗允奏，即下詔遣二人齎厚禮，詣應州，來見令公，宣讀詔書曰：

朕以國家多事之秋，所難得者人材也；是以即位之初，注意邊將。茲爾山後應州楊令公父子，文能興邦，武可定亂，隈屈抑於窮遠之方，捨置於閒散之地；朕甚惜焉。且河東克在目下，君將何歸？今特遣親信文武二臣，齎來勅命，道知朕意。爾父子果有幡然之志，投降中國；朕將授以重責，使子孫受莫比之富貴，而令公得金石之高名，豈不偉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楊令公得詔拜受命畢，即請牛思進與呼延贊入於帳中，分賓主坐定。牛思進曰：主上以令公傾心歸命，特遣小臣二人，敬來麾下，面定其約；且衆人公之到，如大旱之望雲霓，幸勿疑貳！令公曰：區區守此僻方，上不能盡忠漢主，下不能立功富朝，實為中國所羞。呼延贊曰：令公道差矣！君有文武全才，效忠為國，志亦勤勞；奈劉鈞佞臣，用事之日，不欲令公父子建立奇功，致使進退沉滯，而有歸天朝之念，此誠天意，使公等立不世之名於本朝，豈偶然哉？令公見二人理通詞順，甚加敬服。因令左右設酒以禮相待。衆人盡歡而散。次日，令公入與夫人，商議歸降之事。夫人曰：令公既有意歸於天朝，何必再議！因令其子，調集邊方軍馬，裝着府庫金帛，先令差來二臣復命，準備起行。後人有詩證曰：

山川鍾秀不徒然，致使英雄產太原；父子重教歸大宋，契丹拱手定三邊。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小聖感夢取太原 太宗下議征大遼

却說牛思遠與呼延贊同奏太宗，楊家父子隨着衆將來降。太宗謂八王曰：「既楊業將來，卿率羣臣於中路迎之。」八王領旨，即日率羣臣於白馬驛中等候。忽報北地旌旗蔽日，塵土遮天。想必楊家軍馬來到。八王聽得，引衆人出驛觀望。不移時，前哨報入楊令公軍中，道知中國官員驛前候令公。即下馬前進，見兩邊百官，衣冠侍立，門上擊鼓相迎。八王當先施禮曰：「奉主公宋君之命，爲令公遠涉風塵，特遣衆臣於中途迎候。令公初到，尙未知是誰，猶有懼色。呼延贊恐其失禮，乃近前謂令公曰：「此是宋君嫡姪，金簡八王也。令公大驚！便拜伏於道旁。」八王連忙扶進驛舍，與令公同行，早已安排下酒禮相待；衆臣濟濟殷勤相勸飲酒。楊家軍馬駐扎於驛營，宿了一宵。次日，八王與令公並轡而行，前到宋營中。近臣奏知太宗。太宗下令宣入。八王引令公朝見，拜伏於帳外，稽首請罪。太宗深加勞，楊業團練使之職。統率所部，候班師回京，再擬陞擢，業受命而返，以帶來軍馬，駐於城南。按甲不出。太宗下令諸將，仍前急攻河東。是時劉鈞聞報，應州反了，楊業歸順天朝，驚得神魂飛落，寢食俱廢。宋齊邱與丁貴等，只得嬰城自守。宋師連攻數日，不下。潘仁美令諸將築長圍攻擊，金鼓之聲，達於內外。城上矢石交下如雨，丁貴等，欲捨死。入見劉鈞，乞借兵於大遼，以救國難。劉鈞允奏，遣人星夜詣大遼求救不題。

却說太宗以太原久圍不下，於二月初三日，親至軍前督戰益急。高懷德呼延贊等分門緊攻，城堞皆崩，殺傷甚衆。太宗手詔諭漢主出降。使者至城下，守陣軍不納。太宗大怒。與諸將衛士，進屯城下，列陣於前。南北軍兩下對射，矢集城上。如蠅毛。夜太宗宿於中營，隱几而臥。忽聞報云：「夫人至矣！」太宗開眼視之，見三四十黃巾力士，擁着一乘轎來，須臾有婦女，從轎中出，取過白帖一紙，付與太宗。太宗問曰：「卿乃何人？婦人答曰：「妾乃河東小聖，今獻一計，來見我王。太宗看紙上，有八字云：「壬癸之兵，可破太原。」太宗看罷，觀那婦人，忽然不見，覺來却是一夢。時已五更，亟召八王楊光美入營中詳夢。光美曰：「壬癸屬北，莫非教陛下從北門攻打，可破太原。太宗從其言，次日下令諸將攻打北門。是時漢主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先夜夢見金龍一條，從北門隨水滾入，城皆崩陷，驚覺失色！平明忽報宋君降手詔，遣人於城下諭降。終係富貴。劉鈞見勢傾危，又得此夢，亟集文武諸臣議曰：「吾父子在晉陽二十餘年矣！不忍以禍加百姓，若不即降，必有屠城之慘。我心不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羣臣聞之，無不下泪。人報國舅趙遼，已開了北門，與宋師入城矣。劉鈞乃哭入宮中。潘仁美當先進城，遣人傳旨北漢主，宋君寬仁大量，並無加害之意。鈞始放心，乃遣李勳賈印綬文籍，奉表乞降。太宗下詔許之，車駕進北門城裏，設宴奏樂，與從臣臺上歡飲。漢主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太宗賜以襲衣玉帶，召使登臺。漢主叩頭謝罪。太宗曰：「朕以弔民之師至此，豈有加害？」

放心無憂也！漢主謝恩已畢，因請車駕入太原府。百官香火燈燭，排闥迎接。太宗升堂坐定，北漢百官皆拜降於堂下。太宗宣授劉鈞為檢尉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仍領河東。按北漢劉崇於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據太原稱王，統州十二，迄劉鈞四世二十九年，至是降宋。凡得州十，縣四十，戶十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如是河東悉平，靜軒咏史詩曰：

投降敵國胆生寒，聖主驅隨駕兩驂；總為弔民非好戰，馬前不信是強堪。

太平興國四年，太宗下議班師。潘仁美進曰：河東地控幽州，契丹屢為邊患，今陛下車駕在此，軍士用命，可乘此破竹之勢，平定遼東，千載一時之功也。道未罷，楊光美進曰：河東初定，軍士披堅執銳日久，日糧餉不繼，陛下且回車駕，徐定進取。是時衆論紛紛，太宗未決，起入行宮，召八王高懷德郭進一班戰將，入議其事。先是圍太原時，從軍或不知太宗所在，軍中或欲議立八王，八王不肯。及太原既歸後，太宗聞之，故意久不行賞。八王曰：太原之賞，未及將帥，今又將有大遼之行，軍士實不堪！莫若依光美之議，班師回京，誠為上計也。太宗怒曰：待汝有天下，當自為之。高懷德曰：潘招討所論，欲建邊方之大計，此去幽州，只咫尺程也；若使功成，則大遼指日而見矣！望陛下從其議。太宗意乃決。次日下令，以禮部郎中劉保勳，知太原府事；車駕留太原進伐。遂分遣諸將及楊家將，望幽州征進。時值暮春天氣，但見：

山桃擁錦，岸柳拖金。時聞春酒出雞香，每見鶯花沿路吐。絲鞭鳥曩，穿紅杏之芳菲。



；驍馬馳馳，嘶野橋之綠水。從駕心忙嫌路遠，隨征意急恨行遲。大軍一路無詞，不日來到易州下寨。潘仁美遣人下戰書於城下。守易州者，遼之刺吏劉宇。聞知宋兵來到，正與牙部郭興議戰守之策。忽報宋營遣人下戰書。劉宇得書，回問郭興曰：公所見何如？興曰：小可之見，宋師近日平定河洛，乘此勝氣來到，安能拒之？不如遣人前詣軍中，察彼動靜，獻城納降，可保萬全也。劉宇曰：此行非公不可。郭興慨領命，逕詣宋營，見高懷德端坐營中，興心甚恐！及入帳，懷德問曰：大兵臨城，汝來見我，有何見諭？興曰：天兵如雷霆，逆而當之，無不塗粉。今主特遣小可，來陳乞降之狀，以救一城生靈。懷德大喜！即引見潘招討，道知其由。仁美曰：彼既投降，當令明日開城迎接車駕。郭興拜辭而去。次日與劉宇開城出郭，迎接太宗車駕入府中駐扎；凡得兵二萬，糧草一十五萬，駿馬六百匹。太宗封劉宇官職如舊，下令進取涿州。守涿州者，遼判官劉厚德。當知宋兵已下易州，召部下商議。部署詹廷珪進曰：宋君仁明英武，統一有機，不如開城迎接，以圖富貴。厚德聞言，即遣人於宋營中乞降。仁美得報，次日護車駕進涿州。厚德拜於堂下請罪。太宗撫而納之。是時太宗軍馬二十餘日，平定二州。後人有詩讚曰：

干戈一指入遼封，敵將開城節使通；聖主威風千里遠，黎民爭迎道途中。

消息傳入幽州，蕭太后大驚！急聚文武商議。左相蕭天佑奏曰：陛下不勞驚慮，臣奉一

人，可敵宋兵。蕭后問曰：卿舉誰人？天佑曰：大將耶律奚底，耶律沙，智勇兼備，若使部兵迎敵，必能成功。蕭后允奏，即令耶律休哥為監軍，耶律奚底與耶律沙為正副先鋒，統領五萬精兵前行。休哥得令，部兵出城，南北營旂鼓相擊，兵勢甚盛。哨馬報入潘招討營中，仁美驚諸將議戰。呼延贊曰：小將先一試陣，以挫遼兵之威，仁美允之，付與步兵八千。高懷德曰：小將前往相助，共建功勳。仁美亦與兵馬八千。懷德引兵去了。分遣已定。次日鼓罷三通，列陣於幽州城下。宋軍北向，遼軍南向。遼將耶律奚底，全身披掛，躍馬當先。宋將呼延贊，橫鎗勒馬，立於門旂之下，問曰：來將何人？耶律奚底怒曰：蕭太后駕下大將耶律底奚也。贊罵曰：遼蠻匹夫，敢來爭鋒耶？即躍馬舉鎗，直取奚底。奚底綽斧來戰。兩下吶喊，二將戰上數合，不分勝負。番將耶律沙一騎飛出，雙敵呼延贊。呼延贊力戰二將不退。忽宋營中鑼鈴響處，高懷德縱馬當先，舞鎗抵住耶律沙交鋒；四直馬踏起征塵，南斗軍箭矢交射。從早晨戰至日午，勝負未決，兩下互有損傷。呼延贊揚聲曰：馬力已乏，明日再戰。乃各收軍。欲知翌戰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高懷德幽州大戰

宋太宗班師還汴

却說高懷德與呼延贊，結至營中，道知番將英雄，未決勝負。仁美曰：耶律沙乃番之驍將，汝等當慎而戰之。贊等退出。仁美乃入奏太宗曰：番兵勇銳，今日之戰，恐不能取勝。太宗曰：朕須親臨戰陣，與番將決一雌雄。八王進曰：陛下當保重，自有諸將出力，不必親冒矢石也。太宗不聽，次日，竟下命督師將來戰。却說耶律休哥正與諸將議敵兵之計。哨報宋將領營而來，要與元帥決一勝負。休哥聞報，謂耶律沙曰：大將耶律學古屯兵於燕地，正扼宋兵之後。可令其出兵以襲其後陣；吾與諸軍整兵高梁河，於若列開陣勢，望見宋軍漫川塞野而來。前鋒呼延贊跑馬出營，高叫番將有勇者來鬥。話聲未絕，北陣中耶律沙橫刀而來，厲聲喝道：宋將速退，免受刑戮。呼延贊挺鎗而來，耶律沙掄刀來迎。兩下相交，連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北將耶律奚底助陣，揮斧從旁攻入；高懷德一馬當先抵住。兩下金鼓齊鳴，旌旂混亂。四將鏖戰之間，忽宋陣後一聲炮響，如山崩海湧之勢；遼將耶律學古率勁旅衝擊而來。宋兵正不知何處軍馬，先自潰亂，陣脚團結不齊。耶律休哥在將台之上，望見宋軍已動，出一枝生力軍馬，直衝其中。太宗急下令，諸軍護駕。仁美聞此消息，驟馬拼死來戰，正遇耶律休哥到。交鋒只一合，將仁美挑於馬下。郭進看見，一騎搶出，救之而還。是時番營云遠，諸將遇着敵手，戰之不下；及聞太宗有難，乃各拋棄而來。太宗已單騎殺出圍中，落荒望汾壩而逃。被耶律休哥部將兀環先，奚二將乘勢追逼。南營楊業看見，領諸子曰：主上有難，何以救之？楊延昭匹馬當先，喝聲遼蠻慢走。兀環激怒，掄刀砍，延昭挺鎗迎敵。戰不兩合，被延昭當胸一槍，刺落於馬下，殺退追兵。見太宗立於壩上，延昭曰：陛下之馬何在？太宗曰：已被亂兵所傷，

不堪騎乘。延昭曰：可急乘臣馬，臣當步行殺出，太宗恐無馬，不能勝敵，乃曰：卿當馬而戰，吾只乘驢車而走。延昭曰：敵兵來得多矣！陛下速上馬，甯可傷臣，望勿顧惜。正在危急之際，遇七郎單騎殺入，見延昭曰：宋兵戰陣已亂，哥哥何不緊保主上而走？延昭曰：汝以所乘馬與聖上騎，吾當先殺出。七郎即扶太宗上馬。延昭怒聲如雷，突出重圍，正被兀里奚衆軍攔住。延昭咬牙覷定兀里奚，一槍刺去，正中咽喉而死。延昭又遇過西營，北軍矢石交下，延昭透不得重圍；恰遇楊業高懷德呼延贊三將衝圍殺來，救出太宗奔走定州。此處可見楊延昭之勇。後人有詩讚曰：

斬豎入陣救君王，敵將爭迎致滅亡；未入中樞先建績，將軍名義至今香。

潘仁美收拾殘軍，但見屍首相疊，血流滿野，宋兵折去八九萬，喪其資械不可勝記！於是易涿等州，復歸於遼。耶律休哥已獲全勝，乃收軍還幽州不題。却說太宗走入定州，衆將陸續都到。八王等進前來賀！帝曰：今日若非楊業父子力戰，幾一命難保。八王曰：陛下百靈之助，賊兵自不能傷，自當保重聖躬，不宜親冒險地；設使諸將一時不及救應，誰爲陛下計哉？太宗點頭以應，即召楊業入帳中，賞以緞綿二十疋，黃金四十兩，因謂之曰：惟以賜卿，卿爲護駕之禮，候班師之日，再議報功。楊業再拜受命而出。八王奏曰：糧餉不給，軍士凋傷，乞陛下班師回京，以慰臣民之望。太宗從其議，即日下詔班師。楊業爲中隊，其餘各以所部，護駕在後。旨令已下，諸將准定起發定州，望汴京而還。有詩爲證：

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無計樂樵蘇；憑君莫詔封侯印，大將功成萬骨枯。

大軍一路無詞，歸到汴京，文武羣臣朝見畢。太宗曰：朕以幽州之辱，須懸胆以報仇，汝衆臣各東所見，爲朕熟籌之。司徒趙普與參知政事齊魯郭贊等奏曰：陛下以甲兵之利，府庫之富，何患醜不滅哉？但以軍士圍太原已久，瘡痍未復，須待秋高馬肥，蓄威養銳，徐圖進取，未爲晚也。太宗從其議，下令宴征太原將士於崇元殿。是日君臣盡歡而散。次日，降勅封楊業爲代州刺史，兼兵馬元帥之職。其長子以下，俱封代州團練使，築第於金水河邊無佞宅，賜資甚厚。羣臣奏以楊業未立大功，封賜過重。帝曰：朕以信義處人，豈可有失於臣下。竟下令。楊業復上表辭其衆子之職。表曰：

臣楊業頓首拜言：竊謂聖明在上，萬物同春。臣僻身野鄙，賦性粗率；文不能立國，武不能定亂。蒙陛下擢載之恩，洪蕩之德，賜第宅於金水之河，授勅命以代州之任，如此宏恩，使臣雖碎身損骨，莫能效命於萬一；日夜懷懼，惟思報本。臣愚魯之子，未見寸功於朝廷，而皆得開練使之職；恩命既下，中外駭焉！臣何敢當。乞陛下以賞罰！爲慎，追還衆子之誥。使臣得免濫受之罪，以圖盡職。類思與命，不勝幸甚！太宗覽表降旨，准其所奏。楊業謝恩而退。是時邊警暫息，烽火不聞，太宗日與羣臣，在宮中，講論治道，討議藩鎮將帥，或陞或調，皆得其宜。話分兩頭，耶律休哥自勝宋師以還，頗有驕大之勢；蕭后甚倚爲重。正值蕭后設宴以待文武諸臣，耶律休哥進曰：往者

以墮下廟蔭，出軍迎敵宋師，臣仗諸將用命，殺得敗賊而去。今臣欲乘中國走歸之後，人懷內懼，謹領精兵，直搗汴京，以報國恩。州之辱，乞陛下允臣所請。蕭后曰：以卿所論，誠忠言也！恐中國人馬強壯，未可進取。燕王韓匡胤曰：臣願與耶律將軍出兵伐宋，審機而進，自有成績。蕭后依奏降旨，以韓匡胤為監軍，耶律休哥為救應，耶律沙為先鋒，率兵十萬伐宋。匡胤等領命，即日由幽州，望遼城進發。時值九月天氣，但見：一寒風落葉秋容淡，鴻雁聲悲旅思中。遼兵進發數日，始至遼城，西北五十里下寨，守遼城者，宋將劉廷翰。聽得遼兵驟至，與副將崔彥進李漢瓊議曰：遼將以主上敗歸而回，乘此銳氣，特來圍城，將何以退之？彥進曰：若與之戰，勝敗未可知；善用詭計，豎起降旗，誘其入內擒之，可一鼓而成功也。廷翰曰：此計固妙，但恐其見疑，不納我等投降何如？漢瓊曰：先以糧餉進之，彼見我情之真，決無不納。劉廷翰大喜！即遣人於燕營中濟餉納降。韓匡胤曰：汝主來降將何為信？差人曰：先獻糧與元帥，充軍餉之用，然後率眾納降。匡胤信而允之。耶律休哥進曰：宋軍氣勢不弱，今又交鋒而投降，此誘我之計也！元帥宜整兵待之，勿信其言。匡胤曰：彼以軍餉與我，豈有不真？遂不聽休哥之言。次日休兵城下。廷翰得差人回報之言，即整點人馬，令崔彥進率兵馬一萬，屯城東門，待遼兵入城後，砍破其營。彥進領兵去了。又喚李漢瓊領步兵一萬，屯城西門，敵人若到，放下吊橋，乘勢擒之。漢瓊亦領命而去。劉廷翰分遣已畢，自率勁卒，密開南門，作救應之兵。要

知誘計成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李漢瓊智勝番將

楊令公大破遼兵

却說韓匡胤遣人緝探動靜回報。宋人大開西門，並無隻騎往來。匡胤不信，自率輕兵來看，首先進入城壕，吊橋裝點齊備。燕將尉劉雄武，進前諷曰：元帥不可輕入，適望城中隱隱似有兵力之狀，若不收退，其計矣。匡胤猛省曰：汝之言是也！即令後軍拔起壕欄，兩邊一聲炮響，如天翻地覆之勢。李漢瓊引步兵抽起壕欄，首先殺出。匡胤大驚，撲馬便走。漢瓊提刀追來，遼將劉雄武，奮勇迎敵，二人相交，戰不數合，被漢瓊一刀劈於馬下；宋兵競進。遼兵大敗，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耶律沙一騎飛來，保救了韓匡胤，殺回營營。彥進引馬軍斬而入，正遇耶律沙交鋒。耶律沙見宋兵勢大，不敢戀戰，拼死與匡胤奮圍，走奔州。彥進掩兵擊退。遼軍拔營而逃，遺棄輜重殆盡。劉廷翰從南邊進城，與彥進等合兵追趕；獨耶律休哥，以中軍方戰不退。廷翰乃率軍還城。休哥引殘騎回見匡胤言：宋兵勢甚，一時無策，可亟轉幽州，再作商議。匡胤憂懼無已，只得引眾歸秦蕭后。蕭后聞知敗兵折馬之由，亟召耶律休哥問曰：出師未遇大敵，如何便致喪師？休哥以宋人用詐計相誘奏知。后曰：軍中有汝在何不參其議？休哥曰：臣亦會諫匡胤，以臣慮太過，乃至誤遭奸計也。后大怒！下旨斬韓匡胤以正國法。耶律沙等力救曰：匡胤之罪

本不容辭，念其爲先帝之臣，乞陛下赦之。后怒稍解，乃削其官職，遣還爲民；下令着耶律休哥爲主帥，耶律斜軫爲監軍，再統十萬精兵，伐宋報仇，旨令既下，休哥便尅日出征。哨馬報入遼城。劉廷漢集諸將議曰：遼兵乘銳而來，要與我等死戰，只宜堅守。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待救兵一至，而後議戰，破遼蠻如拾芥耳。衆人遵令，各各堅守門戶，按兵不出。是時汴京已有邊報奏入：近日宋遼鏖戰，宋師大勝。君臣正在議論間，忽報遼兵已入遼城，乞發援兵相濟。太宗聞奏，謂羣臣曰：遼城乃燕幽之咽喉，遼兵既出，勢必相爭；若使遼城有失，則澤潞二州，必不可守，誰能領兵救援？楊光美進曰：楊業父子常欲立功，以報陛下，若委以此任，破遼師必矣。太宗依其議，即授楊業幽州兵馬使，步兵五萬，前救遼城。業得命，欣然而行，令長子楊延朗領監餘軍，自率延德延昭，尅日兵離汴京，望遼城進發。來到赤崗下寨，隔遼城不遠，先遣人報知城中。劉廷翰知是楊業來救，大喜！召諸將議曰：楊業世之虎將，遼兵非其敵也！汝等當整飭器械，以相應，彥進等各出準備不題。却說楊業父子之兵，於平原曠野排開陣勢；忽見一彪軍，旌旗蔽日，塵土漫天。楊業出陣視之：一員大將，唇黃面黑，耳大眼睜，乃耶律沙。橫刀勒馬上，曰：來將是誰？先通姓名。楊業笑曰：無端逆賊，妄生邊衅，今日救死且不暇，尙敢問吾大名哉？耶律沙顧謂軍中曰：誰先出陣，挫宋師一陣？言未罷，騎將劉黑遼應聲而出，縱馬舞刀，直取楊業。楊業正待親戰，五子楊延德一騎飛出，掄斧抵住交鋒。兩下吶喊，一起鏖戰。

剛戰到第七個回合，延德賣個破綻，轉馬遶陣而走。黑遼要建首功，驟馬追來。馬尾相接，延德綽起利斧，回馬當面一砍，黑遼連頭帶盔，撞翻馬下而死。番將耶律勝縱騎提刀，要來報仇。楊延昭挺鎗力戰。兩馬相交，殺做一團。延昭奮力一鎗，把耶律勝翻身落馬，血濺埃正是：「陣上番官拚性命。征場楊將顯威風。」楊業見二子戰勝，驅動後軍，衝入番陣。耶律沙舞刀力戰，不能抵敵，望陣中逃走。楊業一騎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番兵大亂，死者無數。劉廷翰着了，從西門引兵抄出。耶律斜軫拔寨奔走瓦橋關。廷翰與楊業合兵進擊，殺得番兵，屍首相疊，血流江河，奪其輜重衣甲極多。楊業既獲全勝，註師遼城之南，與諸將議曰：遼將走退瓦橋關，我當乘此銳氣，勦滅番兵。劉廷翰曰：耶律休哥智勇之將，今既遠遁，元帥暫且息兵遼城，審機而進。楊業曰：兵貴先機，使人不暇爲謀，此取勝之道也！公等勿慮，只管進兵。諸將得令，直殺奔瓦橋關。揚旌鼓譟，列於黑水東南。兵勢甚勇。是時耶律休哥等，聽知宋師長驅而來，與斜軫議曰：楊家父子真勁敵，殺我將如斬瓜切菜，無人敢當，今來攻圍瓦橋關，只可據守，不可與戰；待彼糧食將盡，而後擊之，可取前功矣。斜軫然其言，下令諸將，堅守關口，按兵不出。宋師乘勢攻擊，關上矢石交下，人不能近，惟遠遠圍關而已！一連攻擊數十次，不能成功。楊業親引數十騎出關，審視地勢；遠望靠左一帶，盡是草崗，乃遼兵屯糧之所；左邊通黑水，番兵皆據峯而營。楊業看了一遍，入軍中召劉廷翰議曰：賊兵不戰，其志將待我食盡，而爲攻襲之計；若

在寒冬天氣，今北風又緊，關上草木焦乾，若用火攻之計，可破此關也。延翰曰：令公之論，與小將暗合；惟慮耶律休哥計破。楊業曰：吾自有計伏之。即令軍卒捉一鄉老來問曰：五路關間有小路可入否？鄉老曰：止有一條樵路，人馬不堪行；只今遼兵用木石塞斷其路，難以通達。令公聽罷，以酒食賜鄉老而去。召過延德問曰：汝引步兵五千，卸去戎裝，密密偷過樵路，人各帶火具，候在交兵之際，即便舉火。延德領命去了！又喚延昭入曰：汝帶軍馬五千人，乘黃昏時，直渡黑水，敵賊必出兵半渡來襲，便登岸而走，吾自有接應。延昭亦領計而去！楊業復謂劉廷翰曰：公與崔彥進率所部，待我兒退去，沿岸接濟；敵兵若見關後火起，必先慌亂，可獲全勝。延翰慨然而行。楊業分遣已定，自領中軍，在高處瞭望。却說耶律斜軫，見宋兵攻關不下，日與諸將飲酒談論，遣人緝探宋師動靜。回報：宋兵將渡黑水，暗襲燕城。斜軫笑曰：人言楊業善用兵，徒有虛名耳！因令耶律高部精兵五千，沿岸而守，乘其半渡，迎擊之可破其衆。耶律高領兵去了！又遣耶律沙韓遣一部兵一萬，襲宋營。分撥已定，自與休哥整兵接應。將近黃昏，楊延昭引兵趨黑水，衆人各帶一囊，從下流而渡。未過一半，耶律高率精兵乘勢殺來。楊延昭引馬復奔回岸，遼將口渡過河，與延昭接戰。延昭且戰且走。俄頃大砲響，兩岸箭弩如雨。劉廷翰等却斯而入，正迎着耶律高交鋒。耶律沙與韓遣一騎，突入宋營，喊聲如雷，奮勇而進。楊延昭步兵已過樵路，聽關前金鼓不絕，知是交兵，令部點起火具。正值夜風驟起，火



勢迸發，一時滿天紅燄。番兵守關者，各自奔潰。耶律高見關後火起，急殺回原路，被延翰趕近前，斬落水中。比及耶律沙已知中計，復引兵來救。楊延昭劉廷翰等合兵進擊。番兵大敗，各拋戈棄甲逃生。楊延昭引兵從關後攻出。耶律休哥保斜軫殺奔薊州。宋兵遂乘勢奪了瓦橋關。夫猶未明。煙燄正熾，殺死番兵無數。次日平明，諸將各上其功。楊業曰：乘此破竹之勢，敵節之後，迎刃而解，可進兵攻燕城。延翰曰：令公威名已振，遼將已皆胆落，然今糧餉不繼，未可深入敵境。令公然其言，遂駐師於瓦橋關。却說耶律斜軫又敗一陣，不勝憤怒，與衆將整兵，將來決一死戰。休哥進曰：勝敗乃兵家常事，元帥不必深恥，可奏知主上，助兵來應，然後宋師可破也。斜軫從其言，即差人來奏蕭后。蕭后聞知屢敗，乃大驚曰：宋軍是誰用軍？能如此勝敵。來兵奏道：河東山後令公楊業也。蕭后曰：久聞此老，號楊無敵，名不虛傳矣！即遣大將耶律奚底，率兵五萬救之。奚底得旨，即日出兵幽州不題。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驍將十趙普辭官 宴羣臣宋琪賦詩

却說哨馬報入楊業軍中，業與諸將議曰：既渡兵復出，且緩其戰，待我報捷朝廷，糧餉充足，須平定幽州然後班師。延翰等然其議。業即遣團練使蔡岳，奏知太宗。太宗聞知連勝遼兵，且大軍直進幽燕，心中大悅！因問遼之消息如何？岳曰：遼將不勝其辱，今復

益兵來戰，楊主帥屯扎瓦橋關，近因糧食不充，未敢進兵，特遣臣赴關奏知。太宗與羣臣商議，欲親征大遼。樞密使張齊賢上疏奏曰：

聖人舉動，動出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勝不足存，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因邊吏擾而致之。若沿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學深溝，蓄力謀銳，自逸以處，寧我致人！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士，乘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以內外養；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天下之民爾。推恩之道何在？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效衽而至矣！

疏上，太宗以示趙普田錫禹王樞諸臣。趙普奏曰：齊賢所陳，當今之急務也！乞陛下召還楊業之兵，飭帥將嚴設邊備，即幽燕不能為中國患矣。太宗允議，即日下詔，遣使召還伐遼之師不題。却說楊業在關中，得聖旨來到，與諸將議曰：朝廷既有班師之令，可將其衆分作前後而行，以防北兵追擊。延德進曰：所難得者，機也！大人連勝遼敵再殺十數日之程，已搗幽薊取其地與而歸，以報朝廷知遇之恩。豈不美哉？業曰：吾亦有志如此，奈何君命既下，若不還軍，反有抗違之罪，縱建微功，亦不足償也。延德乃不復敢言。次日，合劉廷翰等堅守遂城，自率所部，離了瓦橋關，逕望汴京而回。靜軒咏史詩曰：

功存垂成詔卻行，嗟嗟機會竟難憑；陳家谷口忠勤念，千古令人恨不平。

楊業既至京師朝見太宗。太宗深加撫慰，賜賚甚厚！因令犒賞征遼軍士，君臣盡歡而散。次日，趙普辭罷丞相之職。帝曰：朕與卿相布衣知遇。朝廷賴汝扶持，何以辭職位哉？普曰：臣現老邁，不能理繁；乞陛下憐臣枯朽之體，忙解政事，則死生而骨肉矣。太宗見其懇切，遂允其請，罷趙普為武勝軍節度使。普拜受命，即日辭行。帝於長春殿賜宴餞行。酒至半酣，帝於席中謂趙普曰：此行即遂卿之志，若有急事商議，卿聞命之日，當即隨行，勿負朕望。普離席領命。帝深有感眷之意，親作詩以送之曰：

忠勤王室展宏猷，政事朝堂賴乘扶；解職暫酬卿所志，休教一念忘皇都。

普奉詩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勒之於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太宗聞其奏，亦為之動容；君臣各散。普至中書省辭僚屬宋琪等，因道：主上之恩不勝感慕。琪曰：主上以公極知之愛，而有眷戀之情，此去不久當復召也。普取出御詩涕泣曰：此生餘年，無以上報，惟願來世得效犬馬之力。琪撫慰再三，送之而出。普遂赴武不題。翌日太宗設朝，羣臣朝見。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謝，不欲勞以庶務，擇善地以處之；因賜詩以道其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墜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省，與臣道知陛下之恩，且言來生願效犬馬之力今復聞陛下宣諭，君臣終始，可謂兩全。帝然之，以宋琪奉訪知平章事；呂穆呂蒙正李至公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僉署樞密院事；寇準為樞密臣

舉士。琪等拜受命而退。是歲改元為雍熙元年。冬十月，太宗想起華山隱士陳搏。搏，州真源人，常與唐長與中進士不絕。遂不復官祿，以山水為樂，因服氣辟穀，日飲數杯而已。歷三十餘年，乃隱華山靈台觀。每寢多百餘日不起。故俗人有太睡三千，小睡八百之說。先是陳搏乘驢過天津橋，聞太祖克汴乃大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太平矣。至我太宗遣使召之赴京，搏得旨，隨使朝見。太宗待之甚厚，謂宰臣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也，乃遣中使搏至中使書省。宋琪等迎接殷勤，坐中從容問曰：先生學得元默修養之道，方可以教人乎？搏答曰：小道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煉丹之事，吐納養身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亦何益於世！今主上龍顏秀表，通達古今，深究治理，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是君臣同心協力，興化致治之秋，勸行修德，無出於此。琪深服其言。次日奏對，以陳搏所言上陳。太宗詔號希夷先生，親詣華山石室四字贈之，放還華山，陳搏再拜受命，即日辭帝而出，自回華山不題。却說太宗以邊境寧靜，欲與臣民共享天下太平之盛，因下詔賜京百姓飲酒三日。其詔曰：

王者賜餉，推恩與眾共樂，所以表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因多故，莫舉舊典。今四海一歸，萬民康泰，慶澤始畢，慶澤均行。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賜餉三日。詔旨即下，軍師士民，無不歡躍。至期太宗親自與羣臣，登丹鳳樓，觀士民樂飲。自



前至朱雀門，設音樂，作山車旱船來往；御苑至開封諸縣，及諸軍樂人，排列於道路。音

樂齊奏，觀者滿城，富貴莫比。後人有詩斷曰：烽火煙取銷，安，君臣作樂夜深闌，幽遠未下中國患，忘却歸時保治難。時雍熙二年春二月。次日太宗宴羣臣於後苑，召宰相近被賜酒賞花，謂之曰：春氣暄和，品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宴諸卿賦詩賞花。至音既下，一人進曰：小臣不才，聖承命賦詩，此人乃平章事宋琪也。即展花紙箋筆，立書七言八句以進。其詩曰：

聖主飛龍俗美純，乾坤總是一般春；四方風澤被休教，萬國歸來慕至仁。浩浩舜恩邦盡職，巍巍蕩惠仕皆親；微臣有愧無能補，鼓舞昇平沐化新。太宗覽詩大悅！命白玉觴賜酒。李昉繼進一首曰：

侍班上聖擬旒疎，融煦昭然德意孚；飽煖四方成底定，供輸百姓自無虞。仰風琛貢來蠻貊，音澤謳歌拂道途；際遇太平何以報，風麟與瑞有珍符。參知政事呂蒙正亦進一律曰：

恩飛喜動萬方民，御極龍飛際聖人；感治及將休運啓，喜祥日送好音頻。均沾有域皆懷德，一視無眼不遂臣；威世願廣儒館頌，德音榮對玉墀春。帝覽罷二詩，即曰：宋平章之詩，詞話優遊，太平氣象也。李昉詩，清麗可愛，呂蒙

正詩，品格清高，忠勤度量，皆可爲法。然視平章詩，氣魄絕倫，自與二人不同；因令中官將三人之詩，勅於賞步亭下，以記君臣同樂之盛。中官承命而出。太宗又曰：國家難值暫安，而武事不可怠荒；遂勅太平，朕自夕爲憂！汝今在席武臣諸王，各務走馬射箭，以較武藝。宋琪曰：陛下所慮甚遠，誠社稷之福也。帝卽命軍校於後園隙地，立起箭梁，以百步爲界。武官分爲兩隊，諸王穿紅，帥將穿綠。詔旨既下，各帶雕弓長箭，箭立馬聽候。帝傳令曰：能有射中紅心者，賞其駿馬錦袍；若有射不中者，降其藩鎮調用。道聲未絕，紅袍隊裏，一人驟馬持弓而出。衆視之，乃秦王廷美也。勤動其騎，彎弓射箭，指定紅心發矢，正中其處。看者暗暗稱奇！廷美射中紅心，竟跳下馬於太宗御前請命。太宗喜曰：五姪扶掖穿揚，真可禦武。遂賜袍馬。廷美謝恩而退。忽穿綠班中，一將湧身而出曰：小將願試一試。視之乃是大將曹彬。縱騎開弓，拈弦架箭，一矢正中紅心。觀者無不欣羨！曹彬亦下馬拜伏於御前。太宗深加撫勞，賜袍馬而退。是日君臣盡歡而散。秦王等既出後苑，暮過楚王元佐門首。元佐係太宗遂子，少聰慧，貌類帝，帝鍾愛之。後發狂疾，時以新瘡不覺樂聲透於堂中。因問左右曰：是誰夜過府門？而音樂徹透！左右曰：今日聖上宴諸臣武將於苑，皆射爲樂；適秦王射箭，當發袍馬而出，經過門首，送之樂音也。元佐大怒曰：他人皆得待上宴賞，獨我不在，且棄我也！因怒憤醉至夜深，於火焚其宮室。城中大驚！官軍一時赴救不滅；可惜雕梁畫棟，繡閣瓊樓，盡成灰燼。次日太宗知其由，下詔廢元佐爲庶人，遷於均州安置。旨令一下，元佐懷慚無及，帶從人遷赴均州不題。

知此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曹彬出兵征大遼 懷德戰死歧州關

却說耶律休哥等，以宋而既退，欲報遼城之恥，未得機會。每遣人入汴京探訪報：中國日以玩賞爲樂，君臣耽歡飲之事。休哥聞此消息，入奏蕭后曰：臣以出師未得利致敗歸之罪！臣該萬死，且臣職在戎伍，近聞中國君臣縱逸欲之樂，不修國政；令將部兵直搗汴京，定其疆界，以報前日之恥。后聞奏乃曰：卿連年出師，不利而還；宋之天下，未可即圖，須徐議進取。耶律沙又奏曰：難得者機會，易失者時月，當正乘其中國無備，一舉可以功成。蕭后見衆臣意同，乃下令以耶律休哥爲監軍；耶律沙爲先鋒；其下將士，各依調遣。休哥得旨，卽日辭蕭后，率精兵十萬，由朔雲等川進征。消息傳入汴京，太宗聞之大怒曰：醜羯奴恣生邊釁，朕當親征之，因下詔示知。宋琪等諫曰：遼衆犯逆，帥臣雲集，何勞陛下親冒矢石，以損威重乎？只須遣大將禦之，足矣！帝意未決，張齊賢亦力諫：若使車駕再動，四百姓勞，乞陛下念之。帝允奏，乃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前馬步軍水陸都步署；以招討使潘仁美、高懷德呼延贊副之。率兵十五萬，征討大遼。曹彬等得旨，分遣諸將，越日入辭。太宗謂曰：潘仁美但先趨朔雲，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宜持重緩行，不可貪利；彼聞大軍至，必率兵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等受命而出，大軍離了北京。

潘仁美楊業高懷德，率兵二萬，由寰州征進。曹彬延贊由新城進發。時值春寒天氣，道見：「路上殘花隨馬足，中原飛絮點春衫。」且說曹彬部大衆到新城，以五十里下寨。守新城遼將賀斯，聽得宋兵來到，即引騎出城迎敵，兩陣對圓。曹彬盔甲鮮明，精神抖擻，立于門旗之下，謂遼將曰：「吾主英明仁武，統一天下，何不速降？以圖富貴？」賀斯怒曰：「汝何故領兵入境！贏得吾手中刀，即便投降。」彬謂將曰：「誰去擒此賊？」一將應聲而出，乃呼延贊，挺槍躍馬，直取賀斯。賀斯縱馬舞刀相迎。兩下吶喊，二將戰上三十餘合，賀斯力怯便走。呼延贊奮勇追上前，兜背一槍，刺斯下馬。遼兵遂潰。曹彬驅動後軍，乘勢據了新城。次日兵進飛狐嶺，守將呂行德聽知遼兵已到，與招安使大鵬翼等議曰：「宋軍勢大，難以迎敵，不如解甲投降，庶免軍士之苦。」大鵬翼等曰：「宋兵遠來，必然疲乏，正好破之，如何便思屈膝！」遂率所部兵馬來迎。遠見宋兵漫川塞野而來，大鵬翼命軍士圍住陣腳，當先出馬，大罵宋軍，貪得無厭，深入敵境，殺得汝片甲不留。宋陣中呼延贊，挺槍出戰。大鵬翼掄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上五十餘合。贊佯輸走入陣中。大鵬翼驟騎趕來。贊冷眼窺其漸近，大喝一聲，鵬翼休趕！大鵬翼被贊捉於馬上。宋師湧進，賊兵降者無數。曹彬將鵬翼斬於城下號令。次日呂行德舉關迎降。宋師又下飛狐，長驅圍靈邱。守靈邱遼將胡達引兵迎敵。宋將呼延贊躍馬厲聲出曰：「來將速下馬投降，免受戮戮；不然，視前者爲例。」達怒曰：「猖狂匹夫，擒汝以獻吾主！」即掄刀直衝宋陣。呼延贊舉鎗交還。二將戰上一百

回合，不分勝負。贊思此賊勇力過人，須以智勝，即勒回馬繞陣而走。胡達拍馬追之。轉過陣邊，贊按下長鎗，響出金鞭。敵將追騎剛到，呼延贊睜睛，舉鞭劈腦一鞭，胡達一命嗚呼，死於鎗下。曹彬驅兵大殺，賊兵大敗，遂襲了靈邱。得其降卒五千人，牛馬輜重無算。曹彬謂贊曰：「近來之戰，將軍功績居多，吾固不及也。」贊曰：「皆出於元帥之妙算！小將何功之有？」彬大服其量，因遣人捷報於太宗。太宗驚曰：「彼安得進兵如是之速耶？乃遣使詣靈邱，令曹彬及仁美之衆，一同進兵，庶能克敵。曹彬得旨，正在沉吟之際，忽報潘招討大軍已出雄州，特來與元帥相會。彬大喜！即遣騎軍迎候。翌日仁美來到靈邱，入見曹彬，道知已克寰朔等州，降其刺史趙彥章，節度副使趙希賢等，十數人。彬曰：「此皆由於招討勝之功，且主上有旨，候在齊發，令當進兵前進。仁美然其言，即日大軍望涿州前行。却說耶律休哥等兵，屯雲州，聽得宋師已進涿州，下令衆軍急進，於涿州城南下寨，與宋營只去五十里之地。休哥召律沙入謂曰：「宋軍深入吾地，勢必跋涉，汝引馬兵萬入屯於城南，而守候，其用力稍竭，出動兵襲之。」耶律沙依令去了。休哥又謂華勝曰：「汝以步兵二萬，屯靈邱，設埋伏於林中，以絕宋之糧道。華勝亦領計而行。休哥分遣已營，夜間令其輕騎，入宋營掠其軍弱，晝則以精銳張其聲勢。是時曹彬督諸將於城南搦戰，遼營按兵不出。宋師望見遼兵精銳，不敢輕進，夜間不堪其擾，一連駐了十數日，有言糧餉不繼，倘被敵師得知，出兵來襲，是自取其敗也！不如撤圍退雄州，以待糧餉充太

足，再議定進取。仁美然其言，即下令，將軍馬退入雄州，遣人入汴，奏以知請糧餉。太宗聞知大驚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蕘，失策之甚也！即時遣使止曹彬等，引兵沿白溝河而進。使者得命，進詣雄州，見彬傳示救命。彬等與諸將聞命，商議進兵。潘仁美曰：賊兵方銳，且地勢不熟，莫若據雄州待之，是上計也！高懷德進曰：若逗留不行，使敵人知吾糧盡，乘虛來襲，反爲失計，不如先聲而進，或可得志。彬見衆論紛紛，不得已乃下令，各懷糧帶食而進。將近涿州，耶律休哥聽得宋師驟至，令人道知耶律沙等，乘虛出兵。又令：耶律訥部軍一萬，埋伏巢林待敵。休哥分遣已定，自與耶律奚底引勁兵出岐州關迎戰。將近日午，宋兵行了一百一夜，且兼暑日，人馬飢渴恰遇耶律休哥軍馬，一齊排開，威勢甚壯。宋師頗有懼意！兩將高懷德，首先出馬，大罵遼將速降，饒你一死。耶律奚底激怒！縱騎舞斧，直取懷德。懷德取鎗來戰。兩馬相交，戰將五合，奚底撥馬便走。德懷引騎追之！曹彬催勸中堅而進。耶律休哥接着交鋒，且戰且走。宋師已入關口，忽巢林中一聲炮響，耶律訥伏兵齊起，將宋師衝作兩截。曹彬大驚！跑馬便回。番兵萬箭齊發，彬所坐，已中流矢而倒。正在危急之際，呼延贊一騎衝到，急叫曰：主將可隨吾殺出。贊在前，彬在後，拼死殺透重圍。時耶律沙之兵，抄入潘仁美之營，將仁美圍在垓心，高懷德力戰不退。贊保彬走回本陣，見南方殺氣連天，謂彬曰：必是宋師遭圍，吾往救之，即勒馬而進。正遇仁美頭盔盡落，徒步而來！贊殺散追兵，保仁美而回。懷亮與耶律沙大戰，後面無接應軍馬，耶律沙趕到關谷，一刀斬之。比及高懷德衝圍求救；耶律休哥會同遼兵追殺。懷德血染鐵袍，從騎盡折殆盡！耶律訥部兵又到，箭如飛蝗。懷德臂中巨弩，拔矢洒血復戰，手斬番兵數十，見勢危急，料不能退。乃思曰：吾爲中國大將，莫被敵兵所辱，遂馬上自刎而死！可憐懷德兄弟二人，竟死於難。靜軒讀至此，有詩嘆曰：

血戰當年報主忠，斬豎入陣幾千重；英雄功績今何在？回首沉吟夕照中。

高氏兄弟，陣亡之後，耶律休哥等，合兵一處，乘勢追趕。又值暑雨驟下，宋師無整齊行伍。呼延贊保着曹彬潘仁美等，走到馬河，聞後軍報到：高懷德兄弟二人，俱戰死陣中。彬等不勝哀感！忽聽戰炮連天，耶律休哥追兵殺來。曹彬不敢停留，連夜渡河而走。遼兵已追及，殺死及溺河中者，不計其數。休哥等，以宋師已渡河去，乃收軍還營。次日，河中浮屍滿水，水亦爲之不流；岐州關下，委棄盔甲輜重，積如邱山，曹彬等退保新城，計點將士，折去六萬餘人，遣人入汴上表請罪。太宗聞奏大驚曰：此乃寡人慮事不週之過矣！即下令，遣使召曹彬等班師。使臣領旨，至新城宣知。曹彬得旨，以副將朱信守新城，自與大隊回汴京，朝見太宗，伏於階下。太宗慰之曰：不知地勢，遭賊兵所算，卿等今後當以是爲戒。彬謝恩而退。帝下詔：令呼延贊屯定州，田重進屯靈邱，以防遼兵再入。贊領命且而去，不在話下。曹彬即以出師無功，悶悶不悅！上表方辭兵柄。太宗允奏，乃降彬爲房州刺史。又追念高懷德之功，官其二子，高麟高鳳，爲代州團練使之職。曹彬既受命，即日

赴房州而去！自是閉門讀書，不與人事相接。却說耶律休哥大勝宋師，遣人報捷於蕭后，且欲舉兵南下。蕭后得報大悅！因遣使詣涿州止之曰：須候秋高馬肥，然後進兵。休哥得旨，乃按兵不動。邊報傳入京師，已知遼兵留鎮雲州，將爲再寇之計。太宗得報，與諸將商議拒禦之策。八王奏曰：遼兵勢頗猖獗，陛下只須敕邊將，修理戰事，隨機勦捕；使敵人疲於奔命，邊患自息矣。太宗然之，卽下詔傳示近邊帥臣不題。一日太宗坐朝元殿，與侍臣議曰：先帝在日，於五台山許一香願未酬，臨終之日，囑朕親往還之！至今國事少息，宜備法駕一行，卿等當爲朕料理。玉音既下，寇準出奏曰：先帝雖有此命，然事當急其本，而緩其末。近來與遼兵戰鬥，連日兵馬不寧，且五台山實爲遼之界限，耶律休哥擁重兵在雲湖等州。倘陛下車駕一動，敵人窺知，乘勢來阻我衆，那時誰爲陛下計哉？寧可延緩數年，候在邊境安息之時，還之未晚，此則決不可行也。太宗半響未應。潘仁美奏曰：臣舉一人，保陛下前往，萬無一失，太宗問所舉是誰？仁美曰：代州刺史楊業，長子楊淵平。此人文武兼全，敵人畏懼！若護車駕而行，猶若泰山之安。太宗大悅！遂下詔：以淵平爲護駕大將軍，命帶禁兵二萬，前往五台山。楊淵平得旨，準備戎伍侍候。不日車駕離汴京，三軍迤邐，望太進原發。時值三秋天氣，但見：「落葉蕭蕭風乍冷，雁聲悲切客情孤。」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太宗駕幸五台山 淵平戰死幽州城

却說太宗車駕既離汴京，一路行來，看看望見五台山不遠。寺僧智聰長老，率衆迎接於龍潭津。車駕來到寺門外，引班官，迎太宗進入方丈中龍椅坐定。文武立於兩班，帝因下命：着司儀官費過香禮，與寺僧排列於供佛案前，羣臣隨同詣佛殿中。寺僧敲鐘播撒，太宗躬下拜禱曰：朕以此來：一者爲了先帝之願，今特來敬還；二者爲生民臻太平之福，仰仗洪慈；三者乃願皇圖鞏固，四海清寧。帝祝罷，主典僧宣讀誥文畢。是夕太宗齋宿於元和宮。次日，衆臣奏曰：陛下香願既酬，車駕當卽還京，恐有細作不便。太宗曰：朕居九重，難得來此，與卿等暫留一日而行，衆臣再不敢奏上。太宗因令寺僧引路，命侍臣步出寺外，觀望景緻。果見一座好山，前控幽州，後接太原，端然隈於中，聳出一奇峯，層巒疊翠，萬峯在目。有詩爲證：

擁翠拖藍秀奇，巍然勢下利華夷；分明指處失峯巔，縹緲雲霞接碧巖。

太宗看之不足，因指前一望之地問曰：野草連天，却是何境？潘仁美曰：此幽州也。古來建都之地，最是好光景。太宗曰：朕與文武諸臣，同游玩一遍。八王急奏曰：幽州乃遼主蕭后所居之地，陛下若往，是自投機穽也！速宜整車駕還京，免遭恥辱。太宗曰：昔者唐太宗平定遼東，未嘗不親臨戰陣。今朕有千軍萬馬在此，豈懼蕭后哉？汝衆臣但隨朕往

無虞。八王不敢再諫。即日直駕離五台山，前至汾陽城地面。忽見旌旂蔽日。塵土遮天。哨報：尚有番兵攔路。太宗問曰：誰可去探視？一人應聲而出，身長七尺，威風凜凜，乃保駕將軍楊淵平也。奏道：前去擒取阻兵。太宗允奏。淵平率軍馬前來，奔殺番陣。營門開處，一員遼將，生得面如黑鐵，眼若流星，使一把大桿刀，跨一匹赤鬃馬，乃耶律奇。大叫：宋人好好送去。饒你一死，不然，自取擒戮矣。淵平大怒曰：益爾番，尚不縮頭遠避，敢來阻駕？耶律奇提刀躍馬，直取番將。番將舞鎗來迎，兩下吶喊震天，二將戰個一塊。耶律高力怯，撥馬便走。宋兵乘勢趕入。番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淵平追去五里，回見太宗，奏知殺敗番兵之事。太宗大悅！車駕遂進汾陽駐紮。耶律奇收殘兵入幽州，奏知蕭后。蕭后有宋車駕駐紮汾陽，臣發殺敗而回。蕭后大驚！問帝駕何以來此？近臣奏道：前日在五台山還願，順便來此遊玩。后曰：往者衆臣，尚要與師伐宋，今有此機會，何不出去擒之？言未畢，天慶王耶律尚奏曰：臣願募兵前往擒取宋帝以獻。后曰：更得一人助卿爲上策。令公韓延壽曰：臣願往。后大悅！即與騎兵一萬前去。耶律尚即日部出兵幽州，前抵汾陽城下，圍城四匝，水泄不通。太宗車駕圍在汾陽。深自悔憾！因令楊淵平出兵退之。淵平奏曰：遼師初至，其勢甚銳！若即與交鋒，必不得，須待數日，一戰可退。太宗允奏。是時耶律尚親督番兵於城下緊攻，喊聲雷動，城中震駭。太宗登敵樓觀望，只見四下番兵，烏屯雲集，連營數里攻擊，謂侍臣曰：番兵甚衆，如何脫離此地？番仁美奏曰：

陛下勿憂！今有楊業屯壁兵於代州，與幽州連境地方，得一人前往諭救，必能退敵。太宗問曰：誰可往代州討救於楊業？淵平應聲而出曰：臣當一往。太宗即付以敕旨。淵平密藏，披掛上馬，往東門殺出。正遇番將劉弼攔住。淵平也不打話，奮勇一鎗，把劉弼翻鞍落馬。淵平殺出重圍，逕投代州，來見父親，將勅旨呈上，道知主公被困汾陽，四面皆是番兵，父親當盡引代州之衆，前去救駕。令公得旨，遂發兵起行。父子八人，離了代州，望汾陽聚集。哨馬報入營中，告知天慶王。天慶王諸將議曰：楊業乃勁敵也！此來救駕，父子必將死戰，我衆人誰能抵當？不如以軍馬撤退，放他入城，然後復兵圍之，不消一月，將他君臣盡困死於城中。衆然其計！乃下令：將軍馬撤圍，離五里之地。哨騎報入楊業軍中，楊業聞此消息，乃曰：番人不戰而退，必有謀矣！我衆人且入城見駕，徐圖脫離之計。淵平殺入，視所見極明，即整軍馬入城，朝見太宗。太宗大喜曰：不是卿來赴救，敵人安可退去？遠勝卿名得遠人所畏，信不誣矣！業奏曰：番兵乃夷狄之性，意不可測，此後必將復兵圍之，望陛下即整軍馬，臣父子殺出。太宗曰：朕明日准定回駕。語聲未絕，忽報番兵長驅復來，仍舊圍了城郭。太宗驚曰：不出卿之所料。業奏曰：番兵甚衆，車駕難以親出；待臣審視敵人聲勢，然後定計破之。太宗曰：卿當盡心籌度。業承命而退。次日，率子登敵樓觀望，見番兵八面分布齊備，軍馬雄偉。令公嘆曰：若此堅兵，吾父子雖能殺出，如何能保衆文武無傷！縱諸葛復生，不能施其計矣。淵平曰：終不願束手於此，而

待斃也。令公曰：計策雖有，只是難得盡忠之人耳！淵平笑曰：大人往日常言，要以死報宋君。今吾父子自到中國之後，主上設極富貴之第宅相待，思無以報德！今遇患難，若有計可施，不肖情願捨死而前。業曰：汝若成吾計，可保君臣無慮，我奏知主上，即便施行。淵平全無難色，凜凜然！走上敵樓。翌日令公前來奏曰：臣視敵兵，勢甚利銳，陛下若欲脫離此災難，除非舉紀信救高祖離榮陽之計，詐獻降書與番人，在西門迎受。臣保車駕與侍臣，從東門而出，則可保矣。太宗曰：此計雖妙：誰肯學紀信所爲乎？業曰：臣長子淵平願承此計，乞陛下急作降旨，遣人通知番營；若更遲緩，恐事有漏泄不便。太宗聽罷，惻然曰：朕以汝父子入中國，未沾大恩，今日何忍損卿之至親以救孤？非仁者之所爲也。淵平進曰：事已急促，若待城破之日，玉石俱焚，雖留臣之父子，亦無益於事。今若救不得陛下出此重圍，留萬代之名，也是臣子當行之事，又何惜焉？語未畢，守城軍來報：南城崩，人墜將坂蝶而上。淵平曰：陛下脫下御袍，臣父與六郎延昭七郎延嗣，保車駕出東門，小臣與第二郎延定，三郎延安，四郎延輝，五郎延德，出西門詐降，不然，君臣難保。太宗不得已，出御袍，龍車法駕之具，撥付淵平，先遣人降書前去。番將天慶王，接得宋帝降文，與衆人商議。韓延壽曰：宋人遭困，其事必實；不過與其講和放回，寧有加害之耶？亦請回書，與使者復命。次日，軍於城西，插其降旗。番衆遂離一壘之地，等待宋軍。宋軍出城，太宗急同文武，率輕騎望汴京而走！於是淵平端坐車上，黃旗大面，遮前後擁，隱隱而出。番將天慶王，率衆將戎伍，齊備於城西旗下高呼：既中國天子情願納降，請出車出相見，決無傷害之理。淵平在車中聽得，令左右揭起羅幃，見番王坐於車上，旁若無人，大怒曰：不殺此賊，無以雪吾恥也！即拈弓搭箭，指定項下射去。一聲響處，天慶王應弦而倒。正是：「一時主將成何事，頃刻番軍箭下亡」。淵平即射死番王，閃出駕外，厲聲叫曰：吾乃楊令公之長子，淵平是也！有勇者來戰。怒激韓延壽，下令番兵前進，捉此匹夫，即挺鎗躍出，直殺過宋軍。淵平鞍馬未備。迎敵不及，被延壽一鎗鈎翻馬下。延定正將來救，那韓奇拍馬而出。二將交鋒。延定雖勇部，先潰，被番兵爭先擁進，斬斷馬足，掀翻戰場，于軍亂驟而死。延輝見勢不利，衝出重圍而走。不上一里，蘆葦葦內，長鈎套索，一齊並出；先把延輝坐馬刺倒。延輝身離雕鞍，已遭番兵所擒。延德知兄被傷，慌忙殺出。背後韓延壽，那韓奇，精兵皆至，四下圍繞，遂被北衆所獲。部下宋軍戰死殆盡！欲知衝圍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宋太宗議征北番

柴太郡保奏楊業

却說楊延德，衝出重圍，後面賊聲不絕，回望番兵，乘虛衝來。延德轉過林邊，自思當年在五台山，智聰禪師獨送小匣與好，吩咐遇難則開，今日何不視之！即在懷中，取出揚開，乃刺刀一把，度虛一紙。延德審其意，遂將開斧刀柄納於懷中。卸下戰袍頭盔，挂

於馬上，削去頭髮，獨自走往五台山去了。却說番兵東衝西擊，殺至黃昏，始知宋君從東門而去，已離二百里程途矣。韓延壽等悔恨不及，乃收軍還幽州，奏知蕭后，宋君用詐降之計，遁出東門，止殺宋將二員，又生擒一將，大獲全勝而回。蕭后大喜曰：「既勝，楊業將帥，宋軍已自覺胆，再議征取未遲。因命解過捉將，問曰：汝係宋朝主將，現居何職？」延輝挺身不屈，厲聲應曰：「誤遭汝擒，今日惟有一死，何必多問？」后怒曰：「罕見殺汝一人耶？即令軍中押出。」延輝全無懼色，顧曰：「大丈夫誰怕死？要殺便殺，請開刀，何須多言！」言罷，慨然就誅。蕭后見其言語激厲，人物文雅，心甚不忍，謂蕭天左曰：「吾欲饒此人，將瓊娥公主招為駙馬，卿意以為可否？」天左曰：「招降乃盛德之事，有何不可！」后曰：「恐其不從耳！」天左曰：「以盛德待他，有何不允！」后乃令天左宣諭旨。天左傳旨，告知延輝。延輝沉思半響，自忖道：「吾本被擒，就死亦無益於事，不如承應之，留在他國，或知此中動靜，徐圖報仇，豈不是機會乎？」乃曰：「娘娘，既赦我不死，幸矣！何敢邀匹配者？」天左曰：「吾主以公人物儀表，故有是議，何敢辭焉？」乃以延輝已允，奏知后。遂解其縛，問何姓名？延輝暗付：「楊氏乃遠人所忌，即陰名冒奏曰：臣本姓木名易，現居代州教練使之職。后大喜！命擇吉日，與木易成親不題。却說太宗既回汴京，文武朝駕畢。太宗乃宣楊業於便殿，慰勞之曰：「脫朕之難，皆卿父子之力也！然不知淵平等消息何如？」業奏曰：「長子性剛不屈，必遭其害。言未畢，近臣奏曰：淵平因射死番帥慶天王，全軍皆沒。太宗聞奏驚嘆曰：良臣陷於死地，寡人之過也！因而下淚。業曰：臣曾有誓，欲以死報陛下，今數子雖死於甲兵，皆完分也！陛下不必深憂。太宗撫諭再三，乃遣楊業退出。次日設朝與文武商議，楊業父子之功。潘仁美曰：邊境皆是楊業父子忠勤之將，陛下宜升帥臣之任，以顯其才。太宗允奏，即封業為雄州防禦使。業將起行，帝出殿面諭曰：卿此行，但為朕專備邊事，有召則至，無旨不宜輕離。業頓首受命而出，到無佞府，分付八娘九妹，好好看待母親，自與六郎父子四人，復赴邠州不題。話分兩頭，却說耶律休哥等，聽得宋軍殺敗於汾陽，屢遣人奏知蕭后，乘時進兵，以圖中原。蕭后因與羣臣商議征伐之計。右相蕭德愷奏曰：「臣雖不才，願率兵進取。蕭后曰：卿此去，先討取金明池，飲馬井，中原旬，此三處與我屯兵，若允，暫且回兵；不允，則舉兵有名矣。撻懶領旨，即自與大將韓延壽，耶律斜軫部兵三萬，從瓜州關下。但見：一旌旂閃閃乾坤暗，戈戟層層白日昏。人馬到胡燕陰下寨。聲息傳入汴京，侍臣奏知。太宗怒曰：遼兵屢次犯邊，朕當御駕親征，以雪汾陽之恥。寇准奏曰：陛下車駕纒回，豈宜輒出？潘仁美素知邊情，可當此任。太宗允奏，即下旨：令仁美授招討使之職，部兵前禦。潘仁美待旨，回至府中不悅！末子潘章問曰：大人何故不悅？仁美曰：刻有防禦番兵之命，聖旨又不敢辭，即去亦無妨；只是沒有先鋒，因此持疑不決。章曰：先鋒在眼前，大人何不舉之？仁美曰：知道是誰？章曰：雄州楊業父子，可充先鋒。仁美悅曰：汝若不言，吾幾忘之矣！次日督使早入朝。啓奏太宗曰：此

行缺少先鋒，除非召回雄州楊業父子，則可破番兵矣。太宗允奏，因遣使臣覓雄州來見楊業。宣讀詔書曰：

朕以國事艱難，乃忠臣義士立功之秋。近日邊報：北番大舉入寇，軍民驚擾，詔令潘仁美爲行營招討使防禦之。爾爾楊業，遠人所仰，是以充行。朕命到日，即速赴闕衆議從違，不許稽延從事，故茲詔示。

楊業得旨，即日率兵就道，入汴京。朝見太宗。太宗賞賚甚厚，乃封爲行營都統先鋒之職。業受命而出，進府中，見令婆與太郡柴夫人在堂上圍遺，令公相見畢。令婆曰：老將軍因何回朝？業曰：北番犯邊，主上有詔來取，任老將爲先鋒之職，尅日征進，特來見夫人一面。令婆曰：主帥爲誰？令公曰：潘仁美也！令婆愀然不悅曰：此人昔在河東，被公羞辱嘗欲加害於汝父子，幸主上神明，彼不能施其計耳！今號令在其掌握，况長子四人，已各凋零，只有汝四人矣，此去難道無相害之理。令公何不省焉？令公曰：此事吾所素知，主上之命，豈敢有違？太郡曰：妾明日親爲其喪。令朝臣保令公而行，汝則不敢生謀矣！令婆曰：我與太郡同往。令公大悅！因特具酒食相叙，過了一宵，次日楊令婆與太郡夫人趨朝。近臣先爲奏知，太宗降階迎接。爲何君王若是尊敬令婆？因他手執一龍頭杖，上掛一小牌，御書八個字：「雖無靈駕，如朕親行。」是太祖皇帝遺勅所賜，以此敬重之也。太宗接上殿廷，命侍官賜二人綉椅坐定。問曰：朕未有命，令婆與太郡夫人趨朝，欲建何議？

太郡先起奏曰：陛下命將防禦番兵，主帥潘仁美素與楊先鋒不睦，此行恐非其利，須念其父子忠勤於國，陛下當善遇之。太宗曰：此王事耳，他人則不可行。太郡曰：陛下若准其行，須於廷臣中，舉有名望者保之同往，則無慮矣！太宗曰：此議甚高！遂下詔：令文武選擇，誰可保楊業同往者？詔令纔下，八王進曰：臣舉一人，可保同往。帝問是誰？八王曰：行營都統呼延贊，此人忠義一心，可爲保官。帝大悅曰：卿此舉甚稱其職，即日下詔，着呼延贊保楊業一同出師。令婆與太郡辭帝而出。是日朝罷，楊業聞贊爲保官，不勝大喜！復往雄州，調遣所部軍馬進征。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呼延贊大破遼兵

李陵碑楊業死節

且說潘仁美大軍已離汴京，迤邐往瓜州進發，來到黃龍隘下寨，分立二大營：呼延贊屯東壁，自屯西壁。仁美乃與牙將劉君其，賀國舅，秦昭慶，米教練，四人議曰：我深恨楊業父子，懷恨莫伸，此一回欲盡陷之！不想有保官呼延贊在，又難於施計矣。米教練曰：對面即是番兵屯營之所，彼聽我軍來到，必出索戰，太師須下令先鋒未到，當得保官出陣，贊雖雄勇，奈何今年紀老邁，不能久戰。待他交鋒之際，按兵莫救，必被番兵所擒耳。仁美曰：此計極妙！准定明日行之。果是番兵聽知宋師已到，率所部會合而來，人馬雄壯，勢頭甚盛。哨馬報入仁美營中。仁美遣人請延贊入營中商曰：番兵長驅索戰，先鋒軍

馬未到，公有何計退之？贊曰：「軍來將對，水來土掩。」既承王命征進，當盡忠所事，與番兵決戰，更待何言！仁美曰：公先上陣，我率兵後應。贊慨然請行，披掛完全，率所部揚旂鼓譟而出！正遇番將蕭撻懶出馬。贊厲聲曰：番兵速退，免受屠戮！不然，殄滅汝等無遺類矣。撻懶怒曰：老邁之將，養死且不暇，敢來爭鋒耶？即舞刀躍馬，直取呼延贊，呼延贊舉槍迎敵。兩騎相交，二人戰上八十餘合，番將力怯，撥馬便走。贊驟驅追之。詎知四下番兵散而復聚，反圍將攏來。贊左衝右突，拚力剝殺，總算奪出重圍；但部下折傷大半，擬欲從僻路而走。騎校曰：小路恐有埋伏，不如走大路爲愈。贊乃殺奔大路。蕭撻懶復兵趕來。贊前後受敵，正在危急之際，忽正東旌旂捲起鼓震連天，一彪軍當先殺入，乃楊業也！策馬提刀，大叫番將休走。撻懶部將賀雲龍，縱馬迎敵。戰不數合，楊業手起刀落，斬雲龍於馬下，番將大潰。楊業父子衝入中堅，救出呼延贊。楊延昭挺身力戰，獨當其後。保護贊回至營中，卸下盔甲。贊曰：今日若非將軍來救，幾致傷命。業曰：小將遲來，致總管驚恐，望乞恕罪。贊乃令業屯在本營。次日，哨報太師：楊先鋒馬軍，正從東殺來，救了總管呼延贊營。仁美聞之，憤恨無及。劉君其曰：楊業違令太師，若以軍法從事，殺之有名矣！道未罷，楊業進中軍參見。仁美問曰：軍情重事，汝何得後期而到！業曰：主上令小將回雄州，召集軍馬，於十三日起程。仁美怒曰：番兵寇邊至急，汝乃爲先鋒，稽延不進，尚以王命來推！喝令左右拿下處斬。軍校登時將楊業綁縛於轅門。業厲聲曰：我死不足惜，敵在境而戮良將，非爲國計也！道聲未罷，時從人已報至東營。呼延贊跑馬來到，喝開軍校，將綁縛解了，領入帳中見仁美曰：汝居招討之職，昨日交兵，坐觀勝敗，不發一卒相應；若非楊家將奮勇力戰，幾致敗事，今日何得擅自誅之？老將臨行，主上親賜金簡一把與我，專保其父子回京；不然翻轉臉皮，先與汝作對。仁美滿面通紅，不敢答應。贊邀楊業出帳中，挺身憤恨而去。仁美自覺羞慚，半向無語。米教練進曰：太師勿憂！小將另施一計，去了呼延贊，則楊業死在旦夕矣。仁美曰：公再有何計？米教練曰：即日軍中缺少糧草，可令呼延贊前去催運；待他離了邊境，業再犯令，誰復保哉？仁美遂然其計，即發帖書，着令呼延贊總管前往運糧。差人以帖文到東營，見贊道知。贊得此消息，悶悶不悅！楊業進曰：軍糧實是大事，非總管去，他人不能當是任也。贊曰：非不去也！只有一件：潘仁美狼子野心，嘗有害君之意；恐吾去後，以非禮害將軍，誰能保耶？業曰：小將觀番兵，亦是勁敵，終待總管到來，然後出戰。招討縱害我，彼亦無計可施。贊曰：此去未知幾時來到，汝父子堅守東營，待我復來，然後出戰。楊業領諾。贊即日出輕騎五千，回汴京催糧去了！後人有詠史詩曰：

忠勤王命領班師，何意英雄不遇時。邊境未寧良將滅，令人覽此重傷悲！
西營潘仁美探知呼延贊已回汴京，不勝之喜！因與衆將商議出戰。米教練進曰：招討可發戰書於番人，約日交戰，徐徐定計。仁美即遣騎將卜戰書，去見番將。蕭撻懶怒曰：明

潘仁美不聽，楊業父子饒勇莫敵，近聞與主將不睦，正宜乘其隙而圖之。離此一畧之地，有陳家谷，山勢險峻，得一人部衆，伏於兩旁，誘敵入進於谷中，圍合圍之，必可擒矣。耶律斜軫應聲出曰：小將願往。撻懶曰：君去足能辦事。斜軫即引騎軍七千餘人前行。撻懶喚耶律奚底曰：汝引馬軍一萬，明日見陣，但楊家父子，深知兵法，須緩戰伴輸，誘入伏中，號炮一起，截出力戰。奚底領計去了！撻懶分遣已定，騎着軍前至采營，緝探動靜。潘仁美已得回書，與劉君其議曰：明日誰當初陣？君其曰：楊先鋒出戰，招討出兵應之。仁美召業入帳中，謂曰：番將索戰，先鋒不宜造次！倘有疏虞，望君之說氣也。楊業稟曰：明日是十惡大敗日，出軍不利，且呼延總管催糧未到，番兵勢甚銳，須待審機而進，則可成功矣。仁美怒曰：敵兵臨寨，何所抵對？倘遲遲不進，則一敗一而得一日耶！今故推延不出，我當申奏朝廷，看汝能避罪否！業知事不免，曰：番兵奇變莫測，他處平坦之地，不足提防，此去陳家谷，山勢險峻，恐有埋伏，招討發兵於此截戰，小將率所部，當中而入，庶或克敵，不然全軍難保矣。仁美曰：汝但行，吾自有兵來應。楊業既退，賀懷浦進曰：既楊先鋒要如此行，招討可遣將於陳家谷相應！庶不誤事。仁美曰：正無此機會，今乘此不發兵應之，看他如何設施。懷浦曰：招討若是惟報私怨，不以朝廷爲計矣！仁美不聽，遂起入帳中去了。懷浦歎曰：豎子幾敗大事，吾安忍坐視不救！遂率所部，來見楊業曰：公此行得非利乎？業曰：吾非避死

，蓋時有不利，徒傷士卒，而功不立，今招討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行。懷浦曰：潘招討之兵，難以指望，小將願與將軍同往，庶得援應。業曰：當與公分左右翼而出。商議已定。次日黎明，楊業率二子與賀懷浦列陣於狼牙村，遙見番兵漫山塞野而來！鼓聲大震，耶律奚底橫斧出馬，立於陣前，厲聲曰：宋將速降，免動干戈！不然屠汝，無遺類矣。楊業激怒罵曰：背我逆蠻，死限臨頭，還敢來阻天兵耶！言罷，舞刀躍馬，直取奚底。奚底綽斧迎殺。兩人吶喊，戰未數合，奚底撥馬便走。業催騎追之。楊延昭賀懷浦，催動軍乘勢殺入。番兵各棄甲曳兵而遁矣！奚底見楊業趕來，且戰且走。業以平野之地，料無伏兵，盡力追趕。將近陳家谷口，蕭撻懶於山坡中放起號炮，耶律斜軫埋伏並起。番兵四下圍繞而來。楊業以爲谷中有宋兵來救，回望不見一騎，大驚！復勒馬殺回，已被斜軫截住谷口。番衆萬弩齊發，矢如雨點，宋軍死者不計其數！比及延昭延嗣拼死衝入，矢石交下，不能得進。奚底回馬抄入東壁，正遇賀懷浦，二騎相交，戰不兩合，被奚底一斧劈於馬下，部衆軍被番兵所殺。延昭謂延嗣曰：汝速殺出圍中，前往潘招討處求救；我殺入谷口，保着爹爹。延嗣聽了，奮勇衝出重圍而去。且說延昭望見谷中，殺氣連天，知是軍被圍，怒聲如雷，直殺進谷中；正遇番將陳天壽交戰，交馬纔一合，將天壽刺於馬下，殺散圍兵。谷中楊業轉到東壁，剛遇着延昭來到，急叫曰：番兵甚衆，汝宜急走，免得兩遭其擒！延昭泣曰：吾衝開血路，救爹爹出去。卽舉鎗血戰，衝開重圍。蕭撻懶從旁攻入，將楊

業軍斷爲兩處。延昭回見其父未出，將復衝入；但部下從軍死盡，只得奔往南路，以待救兵。時楊業與番兵鏖戰不已，身上血映袍鎧，因登高而望，見四下皆是勁敵，乃長歎曰：本欲立尺寸功以報國，不意至於此間，吾子存亡未知，若更使番人被擒，辱莫大焉！視部下尚有百餘人，業謂曰：汝等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可速沿山走回，以報天子。衆泣曰：將軍爲主，事至此，吾等安忍生還！遂擁業走上胡原；見一石碑，上刻「李陵碑」三字。業自忖曰：漢李陵以不忠於國，安用此爲哉？願謂衆兵曰：吾不能保汝等，此處是我報主之所，衆人當自爲計，言罷拋下金盔，連叫數聲皇天，皇天！實鑒此心，遂觸碑而死。可惜太原豪傑，今朝一命盡忠。靜軒有詩嘆曰：

矢盡兵亡戰刀催，陳家谷口馬難回；李陵碑下成君節，千古行人爲感悲！

楊業既撞李陵碑而死，番兵喊聲殺到；業衆力戰不止，盡皆陷沒。番兵近前，梟了楊業首級。日將哺，蕭撻懶乃收軍還營。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九回 瓜州營七郎遭射 胡原谷六使遇救

却說楊延嗣回瓜州行營，見潘仁美泣曰：吾父被番兵困於陳家谷，望招討急發兵救之，不然死必決矣！仁美曰：汝父子素號無敵，今使交兵，便來取救，軍馬本有要備，吾營難以發遣。延嗣大驚曰：吾父子爲國家計，招討何以坐觀其敗乎？仁美令右左推出欲斬。延

嗣立地罵曰：無端匹夫，使吾若得生還，與汝老賊勢不兩立。仁美大怒曰：乳臭豎子，仇恨莫報，今殺伐之權在我，爾遠來尋死路耶？因令左右，縛於高處射之。軍校得令，將延嗣繫於舟楫之上，衆軍齊發矢，無一箭能着其身者。仁美驚曰：真乃奇異！何衆人所射，皆不得中？延嗣聽得，自思難免，乃曰：大丈夫說死亦何懼焉！只慮父母存亡未卜？因教射者曰：可將吾目蔽障，射方能中。衆依其言，遂放下割着眉肉，垂蔽其眼；可憐七郎亂箭着處，體無完膚，而見者無不哀感！後人有詩嘆曰：

萬馬軍前立大功，斬入陣兒英雄；如何不遂生平志，反致亡雄亂箭中？

潘仁美既射死楊七郎，令將其屍，拋於黃河去了。忽報番兵困住楊業，於陳家谷，楊業已死，今梟其首級，殺奔西營去了。仁美大驚曰：番兵衆盛難敵，若不急退，必遭所擒，卽下令拔營起行。劉君其等，心膽墜地，連夜走回汴京去。番兵乘勢追殺一陣，死者大半，委棄輜重甲盔，不計其數。蕭撻懶既獲全勝，乃屯兵蔚州，遣人報捷於蕭后不題。却說楊延昭部下陳琳柴敢，因交兵亂後，逃匿於蘆林中；直待番兵退盡，二人乃沿岸而出；忽見上流浮下一屍，將近岸邊，二人細視之，泣曰：此是楊七郎小主官，因何遭此亂箭所射？泣聲未止，忽岸側一騎飛跑來到。陳柴正待走避，騎已近前，乃楊延昭也。因見陳柴二人問曰：汝緣何至此？陳琳曰：戰敗避於此處正待尋訪本官消息，不想過流頭浮下一屍，却是七郎君，體無完膚，不知被誰所傷？六郎仰天號泣曰：吾父子爲國盡忠，何以遭此劫

數？此必是問仁美取救，言語相激，致被老賊所傷！因令陳琳撈起屍首，就於岸上埋訖。陳琳曰：本官今日欲往何處！延昭曰：汝等可隨處安身，吾密向小路，探聽吾父消息；若即困在谷中，須連夜去汴京取救。倘有不測，此仇亦當報也。陳柴從其言，三人洒淚而別。只說楊延昭單騎入谷中。至半途，遇見二樵夫問曰：此是何地名？樵夫曰：轉過谷之東邊，乃幽州沙漠之地，前去便是胡原。延昭聽罷，輕騎來到此處，見死屍重疊，皆是宋君旂號，吁嗟良久，近李陵碑處，一將橫屍於地，留下腰帶一條。延昭細視之，乃是其父所繫也！因抱其尸而泣曰：皇天不祚，吾父子致使喪於兵革，何不幸若是哉？乃掩泪，將所佩劍掘開沙土埋之，上留父名爲記；復勒馬出原口，已被番兵張黑搭攔住，高聲叫曰：來將何不下馬投降，以免一死？延昭大怒！提槍直取番將。二人交馬，戰上數合，四面番兵圍繞而來。延昭雖勇，寡不敵衆，不覺有些力乏，正在危急之際，忽山後一騎殺來。手起一斧，劈黑搭於馬下，殺散番兵；下馬來見延昭，乃五郎延德也。兄弟相抱而泣。延德曰：此處敵賊所在，可隨我入山中商議。遂邀六郎到五台山，進方丈中坐定。延昭曰：自與哥哥幽州失散，一向存亡未審，今日如何在此？延德曰：當日爹爹保舉駕出東門，我同衆兵與番兵鏖戰，勢已危迫，爲脫免危迫之計，乃削髮，投入五台山爲僧。因前日望見陳家谷殺氣連天，人道邊兵交鋒，自覺心動，特下山觀視，不想恰遇吾弟，在急難之中。延昭泣訴七郎與父之事。延德不勝悲悼！乃曰：至親之仇，不可不報。昭言曰：小弟當於御前，言

明父子之冤。是夕在寺中，過了一宵，次早辭延德自往汴京而行。消息傳入汴京，聽說楊業戰歿，宋帝急集文武商議曰：楊業父子，忠勤於國，今聞其死於王事，朕甚悼焉！八王進曰：近有呼延贊，催辦糧草，對臣言主帥潘仁美，與楊業不睦，臣便慮其敗事，今果然也。陛下當究治仁美喪師之由，與後人知所懲戒，太宗然其奏，因下詔羣臣，專究其事。仁美聞此消息，坐臥不安！與劉君其議曰：今朝廷要究我敗軍之由，人傳楊六郎將赴京陳訴其事；倘主上知之，延贊又力爲之證，我等全族難保矣。君其曰：事不宜遲，若待舉發，百口無以分晰；今乘六郎未到，可密遣人於黃河渡候之，謀死於外，所謂斬草除根，免得萌芽再發。仁美然之，即遣心腹軍人，密往黃河渡等候去了。却說楊延昭自離五台山，從大路遠發，來到一樹林，忽聽數聲鼓響，走出二十餘人，攔住去路叫曰：若要經過，留下買路錢。延昭抬頭視之：見爲首二人問曰：來者莫非陳琳柴敢乎？陳琳柴敢聽得，即忙近前拜曰：原來是本官也，因引六郎入寨中，道知自別本官，後奪得此處安身，不想却又相遇。延昭將父死情由道知，言要赴京於御前，告明主帥不發救兵之由。陳琳曰：幸得本官道出其事，今有潘招討，正防汝告御狀，特差數十健軍，於黃河渡等待捉汝；此間有一處可赴汴京，當令人送本官從小路而去，方得無慮。延昭聽罷，乃曰：事不偶然，此賊害我一家，今又來謀吾耶！遂往寨內，過了一宵。次日陳琳令手下密送六郎，從雄州而去。話分兩頭，却說幽州蕭后，得蕭捷懶捷報，決意要圖中原。有內官王欽者，本朔

州人。自幼入宮，侍蕭后，為人機巧便佞，番人重之。欽乃密曰：中國一統之地，若得成事，謀臣勇將，不計其數；區區一戰之功，安能取威天下哉？臣有一計，不消一年，使中國竟歸陛下，宋人縮首無計矣。后曰：卿有何計？若是其妙！王欽曰：臣妝作南方之人，報爲進身之地，若能成事，必知彼處動靜，兵數強弱，國之利害；再密遣人密報陛下，乘其虛困，舉兵南下，可收萬全之功。何患江山不屬陛下哉？后聞奏，大悅曰：若果成事，當以中國重鎮封卿。次日蕭后，與羣臣議計。右相蕭天佑奏曰：王欽此計可行，乞陛下允之。后因下令即行。王欽準備齊整，來辭蕭后。蕭后見着笑曰：卿妝作南人，真無異矣；然此去。須宜緊密。王欽曰：臣自有方略。即日辭后出燕京，迤往雄州而來。日譏楊延昭，望雄州進發。時值五月天氣，途中炎熱，來到綠樹林歇下行客。正靠欄杆而坐。未片時，遙見一人來到，頭帶烏紗巾，身穿綠羅衣，繫一條雙鞭黃絲縷，穿着一雙八比青麻鞋，乃是儒家裝束。將近亭中，延昭趨入問曰：先生從何而來？其人答曰：小可朔州人氏，姓王名欽字招告，幼讀詩書，居於此地；今將入中國求取進身，不想遇見閣下，動問高姓是誰？延昭不隱，道出姓名；且言胸中冤抑之事。招告聽罷，憤然曰：既君父子如此忠義，被人謀害，何不於御前訴雪其冤，而乃徒自傷悲耶？延昭曰：小可正待赴京訴明，口緣無人會做御狀，以此遲疑未決。招告曰：此非難事。既足下有此冤枉，小生當罄其所學，爲君作之。延昭下拜曰：君若肯扶持，真乃千萬之幸也！即邀招告入館驛中，備酒禮相待。

席上詢他平日之事。招告嗟嘆不已！乃問曰：君所陳訴，以誰爲罪首？延昭曰：以招討潘仁美，與部將劉君其，賀國舅，皆主謀害我父子一家人，皆難放過。招告然其言，乃騰出狀告，遞與延昭視之，果然情詞懇切，婉轉悲悼。延昭視罷喜曰：此足以雪我冤矣！酒畢，招告辭延昭而去。延昭曰：當與足下於汴京相遇。招告應諾，二人遂別。延昭將狀子寫正明白，徑赴京都。不知緝探人，已將此消息，報與潘仁美。仁美大驚！乃召劉君其等商議。君其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如進一道表章，奏知楊業父子邀功貪戰，幾敗國事，今延昭越伍逃走，主君得奏，必先誅之。仁美曰：此計甚妙！即日具表章知朝廷。當日楊延昭來到京師，正值七王元侃行駕出朝，延昭取出御狀，欄駕陳冤訴告。左右捉住，正待綁縛，七王喝聲：不許動作！且允其告。侍從接上御狀，七王看入府中。延昭隨車駕入壽王府，伏於階下。七王將口詞審過一遍，再將御狀細細視之，內中詞語明切，筆力精到，歎曰：作此詞者：甚有憂世之才！因問此狀出誰之手？延昭不敢隱，將王欽來由道知。七王喜曰：孤正要得此人，既彼來求進身，當取用之；又問此人今在何處？延昭曰：寓居東角門，汴京龍津驛中。七王聽罷，乃曰：汝之冤枉，實是國家重事，此處難以決明，可于闕門外，擊登聞鼓，與聖上聞之，可以爲理矣！當速去，勿使奸人所覺。延昭取過御狀拜辭七王，逕趨闕門外來。七王自遣人於驛中，尋取王欽不題。要知擊鼓鳴冤，下局分解。

第二十四回 大使汴京告御狀 王欽定計圖入王

却說楊延昭，來至關庭，驟動登閣談，聲言：欲面聖上陳告，被守軍捉見提獄官。提獄官審問明白，將狀奏呈太宗。太宗以狀，展於御案中視之，狀曰：

訴冤在人楊延昭，爲毒謀深害，全軍陷沒，誤國欺君事。臣父楊業，生自太原，世仕河東。以宋先君之至仁，繼今陛下之宏恩，父子傾情，願效死報。近因契丹犯邊，干戈相尋，潘招討整防禦之師，臣父子盡忠之奮勇。不期招討商同部下，起陷謀於此日，報私怨於昔時。狼牙村兵馬變交，主帥則坐觀成敗，不發半騎相應。陳家谷矢盡力竭，番將則烏飛雲集，以致全軍皆沒。臣父楊業，殞軀命於李陵碑下；臣弟七郎，喪肌膚于萬弩叢中。父子八人，忠勤爲國，欲圖報於陛下，先見陷於帥臣；臣漂流獨身，孤苦無依，擊廷鼓以伸冤，乞天恩而明審。若使臣之父兄有靈，致陛下開日月之明，拘證奸人，斷省深冤；使九泉得以瞑目，臣即死於地下，無所憾矣！

太宗看罷狀詞，不勝憤激！忽樞密院牒上潘仁美表章，稱道：楊業父子，邀功失機之由。太宗得奏，沉吟半晌曰：潘招討以楊業有陷功之罪，楊先鋒以主帥有陷害之情，各執一詞。南台御史黃玉奏曰：關外之事，任在主帥；若使號令不行，何以辦事乎？今楊業父子違令邀功，以致全軍盡沒，其罪本有，今被番人所屠，而乃誣告主帥，是罔陛下也；死者

則止，當以楊延昭押出朝門，明正其罪斬之。蓋黃玉本潘仁美內兄，故力救之。斯時八王急出奏曰：楊業父子有功於朝，先帝故以不次之任待之；今被奸臣所陷，而陛下寧不爲之雪其冤哉？此事臣知久矣。乞拘仁美於法司衙門，着落有職官與延昭對理，詢問明白，取自上裁。太宗依奏，即敕參知政事傅鼎臣，鞫問仁美一案。鼎臣領旨，遂開衙門，拘到潘仁美劉君其賀國舅米教練一千人，都在塔下。鼎臣問曰：潘招討平日同僚相待，今乃君命也，難以容情，如畏法律，明招其由，勿使動用刑法無益。仁美曰：小可承君防禦邊兵，彼父子自失機宜，致被陷沒，反來誣告我等；若朝廷不察其情，屈坐帥臣，則後人何敢主事是職哉？乞大人明鑒，爲上申知。鼎臣半晌無語，令左右將一千人押於獄中，退入後堂。忽報：潘府黃夫人，遣使女說有機密事要見大人。鼎臣即喚入後堂。使女跪在階下曰：夫人以太師發問參政臺下，沒落孝順，薄奉黃金一百兩，玉帶一條，望大人善觀方便，再得重謝。鼎臣本是奸利之徒，見着此物，不勝歡喜！令左右收起，謂使女曰：汝歸拜上夫人，不須掛念，參政自有分曉。使女拜謝而出。不想八王得知鼎臣得財，恐潘家有人通傳關節，乃密遣手下在府門緝探，比及使女進府，走報八王。八王隨即來到，恰在府門外捉住使女，提過金簡，入後堂來。鼎臣看見面如土色，連忙下階迎接。八王厲聲曰：汝爲朝廷顯官，何得私受潘府賂賄，要害楊家？鼎臣曰：小臣並無是情。殿下何出此言？八王乃令從人，帶潘氏他女於階下拷訊。使女抵賴不過，只得實供。八王大怒曰：傅參政尚能

強辯乎？鼎臣噤口無言，自行脫去冠帶，伏於階下請罪。八王命備馬，隨即入見太宗，奏
知其事。太宗大驚曰：若非卿有惻隱之見，險被奸人賣弄；因問當攝鼎臣何罪？八王曰：
私受賂賄，其情尚未行，當得枉法之罪。該擬罷職爲民。太宗允奏。即下詔罷鼎臣官職，
發歸鄉里去了。八王又奏西臺御史李濟忠頗公正，可問仁美一起。帝允奏，即勅李濟忠承
問施行。李濟忠領旨，開御史臺，端坐於堂上；左右軍校，威風凜凜，排下刑具之類。見
者無不駭然！正是：一生死殿前難抵諱，血冤台上不容情。一時提解官解過仁美延昭等，
到階下審問一遍。仁美乃推楊業自發戰死，與我等無干。李濟忠怒曰：汝爲主帥，敗衄而
歸，反以彼自家戰死抵諱，楊七郎有何罪！汝用亂箭射之？且傳參政因汝送了前罪，今日
好好招承，免動刑具，不然休怪下官酷虐也。仁美低頭不應。李濟忠喝令軍校，將劉君其
賀國舅米教練一起推於甬道，極刑拷打。三人受刑不過，只得將陷害楊業，並陷死七郎情
由，逐一供招明白。史司呈上李濟忠審案錄奏，仍將犯人監禁候旨發落。李濟忠離了御史
台，次日以仁美情由，奏知太宗。太宗視畢怒曰：朕以仁美爲先帝功臣，屢次恕之，今如
此侮法，不正其罪，何以激勵邊將？因問八王曰：當何以處治？八王奏曰：潘仁美罪該處
斬，陛下以后妃之故，減二等罷職爲民；劉君其賀國舅米教練等，謀同之罪，亦該處死減
一等，調邊遠充軍；楊延昭有失軍機，發問配所；其餘干犯，隨旨發落。太宗允奏下敕：
着李濟忠照原擬遣。李濟忠領命，於府中，將此案覆視。黜潘仁美爲民。劉君其問淄州軍

行。不在話下。後人咏史詩曰：
賀國舅萊州軍，米教練密州軍，楊延昭配鄭州。擬議已定，將劉君其等決杖訖，俟期起

行。不在話下。後人咏史詩曰：

黨惡害人何所益？試看今日配君其；皇天有眼應無誤，只在須臾與報遲。
次日李濟忠以發遣仁美一起，奏知於上。太宗謂侍臣曰：往者楊業父子，屢立奇功；不
期死於王事。朕甚快快！欲將恩典旌之，卿等以爲何如？直學士寇準奏曰：陛下念及功臣
，以慰其後，爲社稷計也。有何不可？且楊業父子，忠勤於國，人臣所難；今止有延昭一
人在焉，正當厚恤之，使邊將知所觀感。太宗然其奏。因遣使臣於鄭州取還延昭去了。忽
近臣奏知武勝軍節度使趙普卒。太宗聞奏震悼！謂羣臣曰：趙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
社稷臣也。寇準曰：誠如陛下所言，臣等不及也。按趙普素性，深沉果毅剛斷；雖多忌克
，能以天下事爲己任；故其當揆，惟義是從，偃武修文。慎罰薄斂，以立宏功於後世，其
功大矣。少習吏事，寡學術，太宗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闔門啓篋，取書誦之
竟日；次日臨朝，應答如流。既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在日嘗謂帝曰
：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輔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普相三朝，未嘗爲子弟
求恩澤，卒年七十一歲。後諡忠獻公，封韓王。是時太宗登位已久，未立東宮；馮拯等上
疏，乞早定太子。太宗怒，貶之於嶺南，自是中外無復敢言者。七王知此消息，密與心腹
王欽諤曰：父王春秋已邁，未肯立皇太子；羣臣諫者，俱遭貶黜，莫非因八王之故，欲以

天下還之耶？若果有此意，則我失望矣。欽曰：所言正合我意，且主上以遺言爲重，必將天下還八王無疑。若不預定其事，噬臍何及！七王曰：君有何策教我？欽曰：除非謀死八殿下。則大事定矣！七王曰：八殿下君父至愛如何謀死？欽曰：臣有一計，不知殿下肯依否？七王曰：君試言之。欽曰：可遣精巧銀匠一人至府中，打造鴛鴦壺一把，能貯兩樣之酒；當遇春景，百花盛開，特請八王於後苑賞玩，令庖人進食。侍官斟酒，先藏毒酒於外，後放純酒於內；八王飲之，不消半鐘，即死於非命矣！有何難哉？七王聽罷大喜曰：此計極妙，然事不宜遲，即須行之。乃遣軍尉，召城西胡銀匠進府中，打造鴛鴦壺。不出數日，其工完全，銀匠將壺獻於七王。七王視之，果是精巧，人不能測，請王欽曰：器物已造完備，當在何時用之？欽曰：殿下先將銀匠誅之，以滅其口。七王然之，因賞以純酒，登時醉倒。七王令左右丟入後苑井中去了。王欽曰：殿下當發書於八王府中，邀請明日輒行其事。七王遣內官齎書，逕詣八王府中，進上其書曰：

弟元侃，以春光明媚，花柳芳妍，適朝廷閒暇之時，與兄連日間隔，乞車駕於後苑賞玩，庶慰伊弟之懷，以酬春光之盛。

八王得書，着內官復命，明日准來赴約。內官拜辭，見七王，道知八殿下許允赴約之故。七王得報，吩咐庖人廚宰，准備筵宴齊備。次日八王車駕來到，七王親出府門迎接，進入中堂坐定，各訴相愛之情。茶罷三鐘，七王邀兄入後苑：只聽樂工歌女，絲竹奏品；七王

與八王分賓主對席而坐。七王笑曰：兄弟之愛，喜樂相同，難得如此春光，今特與兄少盡一日之歡，以慰生平之望。八王曰：多蒙雅召，安敢推辭！奈數日因寒暄失調，臟腑因而失調；然而兄弟之情，祇得趁命，酒實不敢飲也。七王曰：縱兄不十分飲，今日亦且開懷數杯。一伏時，庖人先進品味；七王因令侍官斟酒。侍官得令，提過鴛鴦壺，先斟酌一金鐘，進於八王面前；藥酒纔入金鐘，毒氣衝過。八王本是身子未痊，聞此酒氣，掩鼻不迭。忽筵前一陣狂風過處，吹倒金鐘，將酒傾翻下地；但見豪光燦爛，侍從皆有懼色！八王即離席。吩咐從人準備車駕，辭七王逕自回府中去了。七王以計不成，懊悔無及。王欽曰：殿下勿憂，八王不知王之所爲，諒彼不怪，俟再圖之。七王悶悶不悅！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宋名臣辭官解印 蕭太后議圖中原

却說太宗嘗以後事，決之趙普。普曰：先帝既誤，陛下豈容再誤？金臺之盟，未可全執。於是太宗遂有立子之心。至是偶染重疾不起，召寇準八王等，入榻後事，太宗曰：先帝以天下付朕掌理，二十二年矣！今當以此位還八王而立，庶不負皇太后之命。八王奏曰：陛下皇子長成，人心所屬，誰敢有異議？惟陛下善保龍體，臣決不願爲君，須與七王爲正。太宗良久，問寇準曰：卿且言孰可付神器？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

可也；謀及宰輔近臣亦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立之。太宗乃曰：八王既不肯爲君，當以元侃主社稷。準拜賀曰：「知子莫若父。」一聖意既以爲可，遂即決之。太宗又謂八王曰：朕此病莫保，卿善輔龍體；先帝嘗言：代代有讒臣，以亂國政。今賜汝鐵券頭免死牌十二道；若遇奸臣當國，得專制之；且楊業有子延昭，此人必能定亂，須重用勿棄也！八王拜受命訖。俄而帝崩，壽五十九歲，時改元至道三年三月日也。後人咏史詩曰：

混一中原志亦勤。堪稱政善化維新；蒼天若假當年壽，竟使黎民望太平。

太宗篤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勳，混一中原，并包涵四海，中外謐安，偃武修文，禮樂文章，煥然可述。時既晏駕於萬歲殿，衆文武乃立七元侃於福寧殿是爲眞宗皇帝。羣臣朝賀畢，尊母李氏爲皇太后；命中宮奉太宗靈柩于偃陵；封王欽爲東聽樞密使，謝金吾爲樞密使，進八王爵爲誠意王；其餘文武升職有差。次日參知政事宋琪奏曰：臣蒙先帝之恩，在位已久，無益朝廷，乞陛下允臣解職歸鄉，不勝感激！眞宗曰：朕初即位，正賴卿等相扶，如何便舍朕而去？琪曰：朝廷清貴無數，區區微臣，何足念哉？帝見其意益切，遂准奏。琪卽辭帝而還。越數日，呂蒙正張齊賢等，奏章迭至，各稱辭解職，帝俱允之。自是朝廷重事，均委樞密使王欽所理。却說八王趨朝而出，忽有一人攔住車駕伸免告狀；八王問曰：告狀者是誰？其人哭曰：小兒胡銀匠之子，日前父親帶新王召入府中，打造鴛鴦壺，欲以害謀陛下；但數日不出，謂說被王樞密恐人知覺，某死於府中。小人有冤，只得乞願下作主。八王聽罷怒曰：前日斟酒之計，吾意亦猜至幾分；惟見樞密王欽在旁調度，不想起此毒意也！令左右接過狀，取黃金十兩，與告狀人而去；復命駕車回入朝，正遇帝與樞密王欽在便殿議事。八王直前奏曰：臣於午門接得一紙冤狀，告稱王樞密，私謀胡銀匠爲准理，特來奏知陛下。眞宗聽罷大驚曰：王樞密嘗在朕旁，那得此事？王兄勿聽奸人之言。八王笑曰：謀殺胡銀匠，本爲臣之故是，臣以忠心侍陛下，何用疑心？聽信讒言，要害自家骨肉？若非大宋皇帝有靈，社稷何如？臣若有意爲君，不到今日矣。王樞密進前奏曰：八王以勢來壓臣，故來於此讒詞，豈有謀殺人，往日不告，而待陛下已立大位，敢向午門諷天子耶？帝未答。八王大怒！抽出金簡，望王欽劈面打去。王欽躲避不及，正中準鼻，流血滿面而走。八王直趕去。眞宗忙下金階勸救曰：萬事皆看朕之面，饒他一次。八王乃任步，指王欽罵曰：汝若再爲惡，吾卽誅之，今且緩你之死。言罷憤憤而退。王欽伏於帝前請死。眞宗曰：八王先君愛臣，朕且讓之，何況於汝！今後萬事俱宜避之。王欽，頓首辭謝，歸至至樞密府中，深恨八王，欲報怨之計；乃修下密書一封，遣心腹連夜送入幽州，見蕭后奏曰：中國太宗晏駕，新主卽位，朝中無甚良將；若發遣人馬入寇，則中國可圖。蕭后得奏，與羣臣商議。蕭天右奏曰：耶律休哥屯兵雲州，屢請舉兵伐宋，既中國遇其無備，正宜乘喪，一舉可以成功。道聲未罷，捲簾將王金秀出班奏曰：宋君善能用人，邊廷帥臣，皆是英雄之將；王欽所請未見的實，若卽舉兵南下，未定輸贏；臣有

一計。能使中國獻納山後九州之地，與陛下掌管，不勞與兵動衆也。后曰：卿有何計？金秀曰：陛下可遣人修書一道，與中國通和；臣與麻里招吉麻哩吉部衆五千騎，於河東界出衆者來，與臣等放對；果是臣之對手，則運數年征伐；如敵臣衆不過，則知中國無人；那時陛下御駕親征，直抵汴京，宋之江山不難奪矣。蕭后聞奏大悅！即遣使臣賈書逕赴中國，進上眞宗書曰：

幽州君蕭后，書奉大宋皇帝陛下：茲者，孤聞國有喪事，未及弔唁，負罪負罪！近因通好之議，自古爲美；往年兵革不息，民遭荼毒，孤甚憫惻。今特遣駕下小臣三員，於晉陽分界，與宋之君臣會獵一會；且講息兵之由，早定封疆，以免邊釁日生，軍士震駭！千載之遇，惟國君垂意焉。

眞宗得書，與廷臣商議。寇遣奏曰：觀蕭后來書，詞倨不遜，多是邀陛下親兵之意；逆料北之來將，不過試刀比箭而已。堂堂中國，豈無敵手哉？須下聖旨，選有武藝充足者，與之會獵。眞宗曰：先帝良將，近但老邁，惟楊業父子止有楊郡馬。在先帝會遣使於鄭州調回，不覺消息；其他帥臣，恐不能勝來將也。準又奏曰：陛下當再遣使於鄭州徵取，帝允奏，仍遣中宮賈勅詔，逕詣鄭州尋問，不知下落。鄭州太守，因言：先帝會徵取回朝去了。中宮只得復命。奏知眞宗，眞宗憂悶累日。八王奏曰：臣往無佞府察探動靜如何？眞宗曰：北

緊要事。卿宜明心察問。八王即日出朝，來到無佞府，見金秀與六郡夫人，訪問楊郡馬消息。金秀曰：六郡犯罪，發配鄭州，再不見回來；殿下今日尋訪，老妾誠不知也。八王曰：新主在位，既有赦文召取，當令投赦入朝，而與國家出力，何必推隱？太郡曰：倘容數日，待令於鄭州投尋，來見殿下也。八王會其意，遂辭却令送回朝，奏知不辭郡馬下落。眞宗聞奏，正懷慮間，邊臣告急，遼兵於晉陽屠劫軍民，甚爲深慮，乞陛下早議定奪。眞宗問文武中，誰堪此行者？寇遣奏曰：禁軍教練使賈納，文武足備，可稱是職。帝允奏，下勅以賈充親軍使，帶領騎軍一萬，同寇進赴晉陽會獵。賈能得旨，辭帝離汴京，望河東進發。是時無佞府密遣人探緝，得官軍起行，來報楊令婆。令婆與六郡議曰：賈教練非敵將之敵，國家新立，我兒只得赴難。六郡曰：母親不說，兒有慮久矣。得一人相助尤妙。言未罷，八娘九妹進曰：吾二人同哥哥同往。六郡曰：汝女流也，如何去得？八娘曰：姊妹裝作從，而行，人所不覺。六郡依其言，即日辭令婆，帶二妹赴晉陽不題。却說遠將王金秀，於河東地界立起一大營，朝夕劫掠邊民，縱樂飲酒。忽報：宋兵來到，金秀聽得，與麻哩招吉等議曰：我最宋人，今無楊家父子，他將不懼也；若遇比試之際，當要用心，以慰吾主之望。招吉曰：仗生平之所學，務要大勝宋人而同。金秀下令已定，次日平原曠野立起中心，將所部騎軍，分布齊備；遙望見正兩旌旄閃爍，殺氣冲天，宋兵已到，兩軍對面。對面遊將王金秀，全身貫帶，立於門旗之下。上首麻哩招吉，下首麻哩吉三匹

馬齊奔排開，宋陣中寇準先出，賈能戎裝，立於陣後。寇準曰：汝幽州自爲君後，華夏有限。汝何故侵兵犯境，擾我生民？王金秀答曰：吾主以中國新立，欲與晉陽會獵，以議息兵之盟，宋君如何不自來耶？寇準厲聲曰：今新天子即位，皇風振被，無不仰服！特與文武論治，尙且不暇，那有暇時與你等會獵乎？王金秀語塞。欲知對答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楊家將晉陽鬥武 楊郡馬領鎮三關

左翼麻哩招吉挺鎗躍馬，跑出陣前叫曰：來將有勇者出馬比試，勿徒尙文。道未罷，寇準背後一將，應聲而出曰：大將賈能，舞槍縱騎，透出陣前，喝聲吾與汝比試。兩下各按住營寨，金鼓齊鳴。麻哩招吉，與賈能在戰場中，戰上十數合，不分勝負。招吉槍法精熟，賈能終自懼怯！被遼將用賺敵計，佯走入本陣，賈能拍馬追來；及轅下，招吉回馬一槍，刺落地下，番兵大震，宋兵盡皆失色。招吉欲衝其陣，宋陣中走出一女將，跳上青驄馬，出與招吉交鋒。不數合，被八娘拋起紅繯，將招吉絆於馬下，宋軍上前，一捉住。寇準大喜！便問女將是誰？八娘下馬曰：小將楊令公長女八娘也。準曰：將門之子，皆勁敵也，因令記功賞錄其名字。王金秀見折其招吉，大怒！正待出馬，麻哩慶吉一馬躍向前曰：殺兄之仇，如何不報？掄刀要來比試。宋陣牙將趙彥亦來還鬥。二入戰上數合，趙彥力怯，撥回馬走了。麻哩慶吉直逼入中軍，宋陣中又走出一少年女將，舞刀躍馬，抵住追將。二

入戰上十餘合。九妹揮起刀桿，喝一聲，劈慶吉於馬下。正是：一徒恃英雄來比武，不期鮮血染紅塵。九妹既斬了慶吉，下馬來見寇準。道知名字。準曰：楊家尙有汝等在，實朝廷之福也！仍令記錄其功。番將王金秀躍馬出曰：誰敢再來比試？宋將楊文虎亦走馬進曰：吾來與汝比箭。王金秀先拈弓搭箭，走馬指定紅心射去，三矢皆中，衆喝采。文虎就走馬，連放三矢只有一矢中紅心。金秀曰：汝輸我二矢，當以捉將與我。文虎曰：箭法雖輸與你，敢來鬥乎？金秀怒曰：待斬此匹夫，以與慶吉報仇。即綽方天戟，便來交戰。文虎舞刀相迎，兩馬相交，未及數合，文虎臂上被戟所傷，負痛跑馬而走。金秀厲聲如雷趕來。宋軍中惱了楊六郎，迎住番將交鋒。王金秀力不能敵，回馬叫曰：宋將且緩比武，先與此箭。六郎按住槍笑曰：汝之箭法，有甚高處，敢在軍前開大口耶？因分左右取過硬弓，馬上一連三矢，並透紅心。觀者無不喝采。六郎曰：你莫想要射，試看能開得此弓否？從軍傳遞與王金秀開之，王金秀接弓在手，睜目咬牙，儘力扳扯，半毫不動，乃驚曰：能開若是硬弓，真神人也。宋軍一連勝了番將，威聲甚盛。遼兵垂首喪氣，正待要走。寇準出陣揚言曰：今捉得鬥將，且把還汝，歸見蕭后，嗣後不得妄生惡念，天朝兵一至，屠汝盡無遺矣！因令麻哩招吉回北營。王金秀羞慚無地，部軍逕回大遼而去。後人有詩爲證：

氣勢南來勇雄，一時失計戰酣中；軍前自有楊家在，爲輔皇朝建大功。

只說寇準引楊郡馬入軍中，甚加慰勞曰：今日若非將軍來助陣，險被番兵所辱，可隨我

入朝。面奏以封公職。郡馬拜謝。寇準即日下令，拔營回汴京。入見真宗，奏知楊家女將等門番兵而回，誠願陛下之洪福也。真宗奏聞大悅！下詔賞楊郡馬上殿，面諭之曰：卿父子忠勤國家，先帝稱羨不已，今尚有卿在，足為邊境捍蔽也。延昭叩頭謝恩。真宗問準當封何職？準曰：州缺一員節度使，下可封一職。帝允其奏，即降旨封楊郡馬為高州節度使。郡馬得旨奏曰：臣父子得收兵之罪，蒙陛下赦以不死，恩亦厚矣。安敢受官爵哉？帝曰：先帝在日，尚要旌表爾門，今又有退番兵之功，當受實賞，何必辭焉！郡馬力請曰：陛下賜臣之官，情願受佳山寨巡檢之職，節度使不敢當。帝曰：卿居節度，則可與同列齊名；巡檢之官，卿何願為是職？郡馬奏曰：臣為巡檢有二便：一者聞彼處有幾員好將，二者佳山為三關重要之地，與幽州隔界，收他為將，使番人不敢南下，故願居是職也。真宗聞罷，大悅曰：卿真忠義也。朕即允其請。令東廳王樞密發兵，同郡馬赴佳山寨鎮守。郡馬謝恩而退。王樞密密旨到府中商議，撥應軍兵三千，都是老弱不堪戰陣之人，付與郡馬。郡馬怒曰：朝廷以佳山寨近番兵地界，着我鎮守，如何盡此無用軍人隨行？時軍有岳勝齊州人，武舉出身，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脂。使一柄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軍中號為花刀岳勝。因見六郎道及士卒老弱，突出軍前叫曰：將軍是楊家出身，欺天下無敵。今日敢來比試麼？六郎曰：吾與汝鬥武，然後比刀。言罷，綽槍躍馬，出棧門搦戰。岳勝披掛齊備，出陣來戰。兩下吶喊，二將戰上七十餘合，不分勝負。六郎嘆曰：此人刀法純熟，勇力



過人，真烈丈夫也。岳勝奮門急戰，六郎佯敗，跑出征場。岳勝曰：待擒此匹夫，以抑其誇。即驟馬追之。不想六郎所乘，走得慌忙，前蹄已失，將六郎拋下。岳勝揮起鋼刀，連盜劈下。忽一聲響處，六郎頭上現出白額虎，睛金火尾，突如飛。岳勝驚慌，即下馬扶起六郎曰：小將肉眼，不識好人，望本官恕罪。六郎曰：君可一試。岳勝曰：共建功勳。岳勝曰：小將情願以所部下伏侍本官。六郎得了岳勝，不勝之喜！兩無佞府辭令，而去。太郡令婆問曰：汝父為代州刺史，汝為佳山巡檢，豈不辱先人乎？六郎曰：兒非好為小官，值國家多事之秋，佳山實近番邦地界，今於此處立功，足可以顯能也；何必居官之職哉！令婆然其言，即備酒送程。六郎即領有令婆酒一杯，宿一宵。明日望佳山寨進發。時值二月光景，路上風和日暖，百花盛開，但見：一酒旂開處行人喜，芳草叢中去馬嘶。六郎一路行來，與眾人無詞，不日來到佳山寨。原有官軍，俱來迎接。入帳中，稱賀不已。六郎下令曰：今朝廷以邊兵屢寇邊界，此處實控幽州咽喉，汝眾人各宜整飭戎伍，謹守該地，勿使敵人窺伺！用命者有重賞，退縮者以軍法從事。眾人領命而退。次日岳勝因出寨閒遊，遙見對面一座大高山，樹木蒼蔭，林梢層翠。乃問土人：前面那一座高嶺，是何所在？土人答曰：將軍休問那里，說起膽亦驚！岳勝曰：莫非有猛虎否？土人曰：比猛虎還很百倍哩！因指過轉灣一山過去，有山林潤，倚山有可樂洞，洞有寨主，姓孟名良，鄧州人，使一柄大鉄斧，無人敢敵；聚眾數百人，專一打官劫舍，掠取莊

民婦女。不勝擾害。那一個敢正視其山？岳勝聽罷，歸見本官，道知其事。六郎曰：吾久聞此處有猛將孟良，若得此人歸順，誠壯北寨威風。岳勝曰：小將策騎前往，哨探一回，徐定擒捉之計。六郎依其言，即遣岳勝前到可樂洞。正值孟良部下，劉超張蓋，與衆嘍囉，各將金銀緞疋，在洞中分派。岳勝拴住馬，佩短刀入洞中，大喝一聲。劉超驚疑官軍來到，各自四散奔走。岳勝近前，一連砍死十數嘍囉，屍橫洞中，血流驚人。岳勝曰：不如留下姓名，報於他知，好來尋找，即蘸血大書於壁上曰：「寨前列槍刀，洞口布旂幟，殺了你家人，便是楊六郎。」岳勝題罷，逕上馬寨佳山去了。再說孟良，回至洞中，見殺死十數人，大驚！問手下是誰到此？衆嘍囉曰：適有少年將軍，單騎來到寨中，衆人疑是官軍，不敢與爭，被其乘虛殺死十數人；臨去，留血字於壁上。大王看便知端的。孟良看壁上所題，乃曰：吾聞楊家有名之將，來日與他放對，定報此仇。却說岳勝回見六郎，道知殺死部下，並血書題壁之事。六郎曰：若此孟良必來爭鬥，汝等須提備之。道聲未罷，忽報孟良於寨外討戰。六郎却與岳勝帶領步軍二千，出寨迎接。遙見孟良濃眉大眼，人物雄壯，果好員名將也。六郎馬上謂之曰：君有堂堂之貌，何不納降於我，把守番地，立從朝廷，垂功名於後世，豈不勝於爲寇哉？孟良怒曰：汝父子八人，棄河東而走中國，今皆作無頭之鬼；我在此處，與你無冤，何故殺吾部下，而來相撩耶？若勝得手中利斧，則歸降於你；不然，捉歸洞中取汝心肝烹酒，爲人報仇也。楊六郎大怒曰：無知匹夫，辱人太甚！即挺槍逕取孟良，孟良舞斧交還。二人戰上四十餘合，不分勝負。六郎佯輸，望平原而走。孟良激怒拍馬追之，岳勝營中衝出，又戰數合。六郎見岳勝戰住孟良，按槍彎弓架箭，射中其馬，將孟良掀跌於地；衆軍一齊向前擒住，押赴寨中，來見六郎。六郎曰：已被我擒，肯降伏否？孟良曰：汝暗箭而傷吾馬，誤遭汝擒，如何伏耶？六郎笑曰：汝既不伏，吾放汝回去如何？孟良曰：汝若放吾回去，必再整部下與汝一決勝負；若能擒我，方肯伏也。六郎曰：便放汝回去，縱使能歸天上地下，亦能擒之，隨令人放出寨外而去。欲知降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三回 樵夫詭計捉孟良 六使單騎收焦贊

岳勝曰：孟良賊之渠魁，今幸成擒，本官何以放去？六郎曰：吾與此人，連鬥數十合，武藝不弱，心甚愛之；且今英雄難得，吾心欲伏他，收爲部將，非徒捉之而已。汝等試看孟良，不久又被我衆所擒也。岳勝曰：今彼此去，必再整衆來戰，本官用何計捉之？六郎曰：吾觀孟良勇力雖有，終寡有謀；離此不遠，佳山之南五里，皆峻巖峭峯，無路可行，汝引騎軍二千，於此埋伏；敵人若進其中，然後絕其回路，吾自有計較在也。岳勝引軍去了。又喚過健卒五人分付曰：汝幾人先往山谷，裝作樵夫；待敵人問路之時，汝等便如此答覆。軍人各領計而行。六郎分遣已定，人報：孟良於寨外討戰。六郎即披掛上馬，出寨

高叫曰：今汝用心交鋒，若再被擒，更無輕放之理。孟良曰：此來定報昨日之仇。言罷舞斧縱騎，直奔六郎。六郎舉槍迎之。二人鬥上數合，六郎撥馬望山路而走。孟良怒曰：汝復能以箭射吾乎？徑驅馬追之。六郎且戰且走，賺孟良趕至山中，故作慌張之狀，頭盔墮落，因棄馬往山奔逃。孟良性如烈火，亦下馬綽鎗趕去，轉過山坡不見六郎，良驚曰：反中其計矣！急往退出，忽山後一聲鼓響，岳勝伏兵，將谷口緊把住。孟良見有伏兵，迤邐殺入山谷，小徑而走。見山後有四五樵夫，良問曰：此處如何走到這裏？樵夫道：若上却有小路，出山林洞。良曰：汝來救得我，願以金珠相謝。樵夫道：本欲相救，但恐將軍不從。良曰：只圖有生路，如何不從！樵夫即將麻繩一條垂下曰：將軍把此繩繫於腰間，等我齊力將上來，將軍便可脫矣。良心中自覺急事，且相從，穩從其言，未為不可，便雙手接過繩頭，欄腰緊繫。樵人用力扯至半岩，即將繩縛大藤，不上不下，停而不動。良叫曰：月故只在半空？不復弔上。樵夫曰：將軍且停少待，吾邀衆人來。孟良聽罷，大憂疑無定。一剎時六郎引岳勝都到岩上，叫孟良曰：此一番在天上捉汝，還不伏乎？良曰：汝誰計毒吾，非戰敗之事，要殺便殺，決不心伏。除非和你大戰一番，陣上擒得我來，方纔心死，然後歸降。六郎曰：且放你去，必須地下捉汝，毋得再誤！即令軍人依前放下，孟良去了。六郎自與岳勝等歸至帳中，商議曰：孟良被吾連捉二次，彼令不敢再戰，必來劫寨，此回捉之，看他再有何辭！岳勝曰：本官奇妙計策，非他人所可及，只恐被



不察也。六郎曰：準定今夜至矣！因令衆人於帳下，掘下地坑，可深五六尺，上用浮木鋪定，着軍士遠遠埋伏，只留八九人藏於帳前，候敵人中計，即出擒之。衆人依計而行，整頓齊備。是夕六郎獨坐於帳中，乘燭觀書，將近三更左側，孟良果領軍士悄悄到佳山寨，遣探人緝，回報寨中軍士，各安歇去了。孟良喜曰：今番報其仇矣！迺到寨邊，着手下停止於外，自輕騎入帳中，見六郎隱几而臥，更無一人。孟良舉着大斧，乘方向前，喝聲：六郎休走！舉斧未落，忽一聲響處，孟良連人帶馬，陷入土坑內。帳前健卒搶出一齊用搭鉤擒住。孟良帶來部下二千餘人，被軍士圍轉將來，不會走得一個。衆人押過孟良，六郎謂之曰：量君自識，出不得吾神機，放汝回去，任意齊集人馬來戰；因令左右放之。孟良曰：我雖為賊，頗知禮義，只經頑性未除，蔽却本來羞恥，將軍神人也，我安敢不伏！情願傾心以事本官，無他念也。六郎大喜曰：君若肯歸順於我，久後必得好名目矣。次日平明，孟良稟過六郎，回本寨，召集劉超，張蓋，管伯，關鈞，王琪，林鐵槍，宋鐵棒，岱珍，岳謙，陳雄，謝勇，姚鐵旗，董鐵鼓，郎千，郎萬共二十六員頭目，都來歸順。六郎於寨，擺犒軍筵席，與岳勝歡飲。至半酣，孟良曰：離此六十里有芭蕉山，其勢甚惡，內聚強人，擾害山莊，專一劫掠放火，官軍無奈他何！爲首者，乃鴉州元縣人氏，姓焦名贊性好食人，生的面如赤土，眼若銅鈴，四肢青筋突起，遍身綻肉，無敵；使一柄渾鐵飛鎚，有萬夫莫近；若得此人來歸，尤爲吾黨生色。六郎聽說，欣然起曰：吾嘗費空

頭官誥，招來爲將。孟良曰：此人至頑，本官不可輕往，須領部衆而去。六郎曰：吾誠信待人，何以兵爲哉？是日酒罷，已交三鼓。次日六郎，令岳勝等守寨，自引精騎數人，單馬來到芭蕉山，將近山隘，隘口坐着一人，形容怪異，似樵夫裝束。六郎問曰：處是芭蕉山否？其人乃身答曰：你是何人？單馬來到。六郎曰：小可姓楊名延昭，楊令公第六子也；近授佳山寨巡檢，聞此處有焦光贊，勇力無雙，我特來相招爲將。其人曰：君要尋焦光贊，吾素相識，君可隨我來。引汝見之。六郎喜不自勝，即同其人進入山中，但見石壁巖峨，樹木叢雜，將近洞邊，其入曰：君且停待於此，我先入通報。六郎允諾。其人進洞中，一伏時，走出數十嘍囉，將六郎細縛了，徑被衆人推入洞中，見上面坐着一人，正地方纔引路者。乃笑曰：不識吾焦光贊，汝自來尋死，復有何言？六郎顏色不變，厲聲應曰：大丈夫視死如歸，憑汝如何處置！焦曰：吾啖着多少好漢心肝，罕見你一個乎？即令手下吊起。親自下手開剝。正待舉刀，忽六郎頭上，顯出一道黑氣，氣中展出一白額虎來咆哮掉尾。焦贊大驚曰：此人乃神將也。即便叫手下放寬弓索，親解其縛，納頭便拜曰：小可不識好人，請願歸順。六郎曰：君若肯歸於我，不失官職，勝於爲寇多矣！乃取過空名官誥，付於焦贊。贊大悅曰：手下都來拜見，分付備筵席相待。六郎正歡飲間，忽山後喊聲大震，金鼓不絕，人報入寨中。六郎出洞視之，乃岳勝孟良一起衆人，見六郎乃各下馬相見，因說從騎回報本官，被賊所捉，特來救取。六郎知道收復焦贊一事；衆人皆悅！入洞中依次序而坐，盡歡暢飲。次日六郎率衆人，離芭蕉山，燒其洞巢，送回本寨。後人以六郎連收三員勇將，有詩爲證：

天下英雄角逐秋，一時豪傑總歸投；三次兵馬中原勝，威振番廷志氣酬。

是時楊六郎招伏三員大將，遣人申報朝廷，欲求定封，以安其下。眞宗得奏，與廷臣商議。寇準奏曰：延昭既招伏羣寇，陛下當允其請。帝准奏，乃遣使賫勅，加封廷昭爲鎮撫二州，即正指揮使；岳勝孟良焦贊等，並授指揮副使，共有十八員。詔旨既下，使臣領命，巡詣佳山寨傳宣。六郎衆人拜受命訖，款待朝使，又遣人往佳山寨招取陳琳柴敢來到。自是壯勇併集，兵馬盛於關上，扯起楊家金字旂號；從此番人畏服，邊患少息。時值八月中秋佳節，六郎在寨中與衆將賞月飲酒。怎見中秋好景，前人有念奴嬌詞爲證：

欲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雲無留跡。桂魄飛來光射處，冷浸一天秋色。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江山如畫，望中煙樹明滅。我醉拍手狂歌，舉杯邀月，對飲成三人，起舞徘徊寒風下；今舞不知何舞！便欲乘風，飄然歸去，何用騎鵬翼！水晶宮裏，一聲吹斷橫笛。

是夜酒至半酣，六郎於席上謂岳勝等曰：吾父子等八人，自歸大宋之後，與北番世仇；我父令公，因瓜州之戰，喪身於胡原谷，當時埋葬骸骨於金陵碑下，每欲遣人取回，葬於先塋，少盡人子之禮也；奈無心腹之人，代我前去，心常快快！不知何日得伸此志也！岳

勝曰：本宮此志，誠乃大孝至情，爭奈番兵阻道，四下皆賊敵，難以返取，須遲緩幾年則可計較。六郎因潸然出涕，遂避席而散。時孟良因聽本官所言，自思曰：我蒙三次不殺之恩，今日要人出力，所在無一人敢承其志者；不如乘今夜悄悄偷出營寨，密密往胡原谷，盜得骸骨而回，少報本官之萬一。孟良準備已定，不與衆人知道，徑往胡原谷而去。次日平明，寨中不見孟良，衆人報知六郎。六郎大驚曰：昨日在席上飲酒，今日緣何不見？岳勝等曰：孟良總是賊性，莫非逃奔他處，不與本官知道。六郎曰：我觀孟良其性雖粗，志如金石，既歸于我，豈肯私奔爲盜乎？衆人懷疑未定，六郎亦悶想而已。欲知盜骨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孟良智盜驢驢馬

岳勝大戰蕭天右

只說孟良裝作樵夫，來到胡原谷，尋取令公骸骨，全無下落。忽遇一老番將，孟良乃學番語問曰：此處有楊令公骸骨，今緣何遺失無存？番人答曰：一月之前，幽州蕭娘，却令人掘取，已葬于紅羊洞去了。孟良聽罷，自思曰：專來幹此功勞，若不得骸骨，亦難以回去，不如徑赴幽州，徐圖計較；遂假裝番人，望幽州而行。數日之間，將近其境，遇見一漁夫來到，孟良問曰：汝要入城否？漁夫曰：趕明日獻魚，如何不入城！孟良曰：獻甚麼魚？漁夫曰：八月二十四日，乃蕭娘壽誕，例當獻魚奉賀；今天已是二十三日，明日

清早要進。孟良聽罷，暗喜曰：中吾計矣！乃曰：吾亦要入城，當與公同往。漁夫在前，行不數步，孟良遞出利刃，將漁夫一刀殺死，撇了屍首，剝下漁夫衣服牙牌，帶着了，捉魚在手，徑入城中。守門番兵見孟良，聽說進魚壽誕者，番人搜檢牙牌是實，遂放他進。次早蕭后出朝，衆文武相賀。忽有太師奏曰：今黃河漁夫，獻上鮮魚，未敢擅動。蕭后下旨召入金階下。孟良獻上其魚。后曰：此魚比往年又小，鱗不新鮮，如何進獻于我？孟良奏曰：臣往年獻者雖大，皆非美味，此魚極其難得，近日於河中網取，養之池內數日；蓋因天氣乍熱，其色不鮮，然滋味實與凡味不同，請萬歲試之，始知端的。后笑而喜曰：言之有理也，汝且退，須待過却聖節，與各員役一同賞賜，然後回家。孟良喜不自禁，拜辭而出。蕭后令有司官，排下筵宴賞賜，在廷文武。是日宮中大吹夫打，絲竹和鳴，君臣盡歡而散。前人曾江西月詞爲證：

斷送一生惟是，排除萬事無邊；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防人笑我。花病等閒羸弱，春愁沒處遮攔；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君臣夜靜乃散，次日衆官趨朝謝宴畢。忽近臣奏知：今有西涼國進貢中朝：良馬一匹，路經幽州地界，被守官奪得來到。蕭后令牽其馬進視之，果是好匹駿蹄，碧眼金鬃，毛捲紅氍，四蹄立處，高有八尺。后曰：此馬果是難得，下命有司用心喂養，以備出入。有司承命，牽出不題。孟良聞知消息，密往殿中視之，稱贊不已！自思先偷取骸骨，然後計

該此馬；逕抽身來到紅羊洞中曠野所在，見一土墩，旁有小碣，上寫楊令公塚。孟良待至昏黑，掘開塚墩，下有石匣安貯；孟良解下包袱，開匣取骨，包藏停當，忙走出洞中。却被番人攔住，搜檢包裹，乃曰：汝是何人？敢來作此勾當，汝必是中國細作。●究從何處發掘而來？孟良泣曰：小人不是細作，乃漁夫矮張也，日前上朝獻魚慶壽，蒙太后勅旨，留吾父子賜宴；吾父親因見后封御酒，多吃有幾杯，不料醉死；路途遙遠，只得將屍首焚化，帶去骸骨歸葬，豈有細作，敢來此處尋死？言罷哭之甚哀！番人其言，遂放之，令其速走。孟良得脫而歸，至旅館中，將屍骨藏好。次日帶着毒藥，來至馬廄中，見番人正值煮豆養馬。孟良裝作番人一般，近槽邊撒下毒藥，逕回去了。其馬中上毒藥，即時不食；餵養人報知司官。司官即奏知蕭后。后曰：此馬不食，莫非汝等調失共宜之故。司官奏曰：貴相良馬，本難調護，既不食必有病；乞陛下聖旨，招募有能醫治，重賞以備，或得識其性情漁之保護，庶可萬全矣。后允奏，即出下榜文，召募善醫馬之人。旨令既出，孟良聽此消息思曰：此計若成，帶得此馬回朝，誠大宋之福力也，徑揭取榜文。守軍捉見蕭后。蕭后問曰：汝能善醫驢馬耶？孟良曰：臣即前日進魚之人也，亦能曉醫理。不消三日，保管醫好此馬。后曰：你若能醫得平復，更當封你重職。孟良謝命而出，有司引良到廄裏，看視此馬。孟良細省周到，乃曰：此馬中毒已深，當急治其標，然後調其本。有司然其言。原來孟良所放末藥，只是一味麻藥，若教中了，便不能開口了，便似有病。直至將麻藥洗

去，撒有香豆，那馬立地吃盡，過了一宵平復如初。司官奏知蕭后，其馬已平復無恙。蕭后大悅！即宣取孟良謂曰：醫好良馬，卿之功也。燕州缺一總官，就封此職。孟良謝恩，自思我本以為此之故，還費却許多勞力，總管非我所願，即生一計奏曰：蒙陛下深恩，賜臣官職；但此馬體體初瘥，血氣未固，若不隨時調之，恐其再發，便難療治；若與臣帶往治所，馳聘幾日方保無再發之虞。蕭后曰：卿言極有理。因令將此馬與孟良帶往幽州而行。孟良得旨領命，辭出就往驛中，取過骸骨跨馬跑出幽州連夜向着佳山寨而去。有詩為證：

●驢驢良驥帶將來，壯士奇謀亦勇哉！本為忠勤能保主，臨行又得令公骸。

●蕭后報入幽州，蕭后知之大驚曰：却被奸人所算矣！即遣蕭天右部輕騎追之。蕭天右得旨，部幽州騎出，如風送行雲趕來。却說此時孟良已離幽州二百程途，離三關不遠，回顧後面塵土蔽天，旂旌遮日，知是番騎追趕，亟走至關口。已有哨軍認得孟良，連忙報入寨中知道。六郎聞知消息，急令岳勝焦贊等出兵接應。岳勝部衆，前來恰遇孟良走得汗流滿面來，曰：後頭番兵報緊，須宜仔細。岳勝曰：汝先上關，我自抵住敵兵。孟良逕跑馬入關，進寨中去了。岳勝擺開隊伍；霎時間番帥蕭天右挺鎗躍馬而來，厲聲來罵曰：賊人盜我大遼驢驥良驥，好好獻還，饒你殘生，不然踏上關來，寸草不留。岳勝曰：番奴敢來相撩耶！即舞刀躍馬，直取番將。蕭天右舉鎗迎戰。二人戰上四十餘合，焦贊喊聲如雷，率輕騎旁攻之。番兵前後受敵，勢力不加，撥馬回走。焦贊乘勢追之；北兵大敗，自相踐

踏。死難不計其數。岳勝等直追至潭州界。乃收軍回營。來報六郎。道知殺敗番兵之事。六郎既見馬，又聞殺賊番兵，大喜！問孟良曰：因何私往幽州之故？速道其詳。孟良將其本末詳細道知。六郎拜謝孟良曰：既蒙太德，取還吾老令公之骸，即當與母令婆知道，然後安葬先塋；將此馬進與主上獻功。分遣已定。着人傳領驢驘，徑詣天朝進見真宗。真宗得此良馬大悅！謂羣臣曰：延昭鎮守三關，近聞捷報，收復良將；今又奪得良馬來獻，其功不小。朕當重賞之。八王進曰：郡馬忠勤為國，陛下賞之實當。帝遣使臣賚緞正羊酒。前往佳山寨，賞郡馬不題。忽近臣奏知番兵攻打瀘州，為邊廷寇，乞朝廷定奪。真宗問曰：番兵犯境，遣誰部兵退之？八王曰：瀘州近三關地方，若使郡馬退敵，管教成功。帝允奏。仍下勅着楊六郎抵禦北軍。使臣領旨，逕詣佳山寨宣罷。六郎得賜緞正羊酒，盡分與部下，召諸將議曰：今番兵屯止瀘州，近為邊患；朝廷又勅我等禦之，汝衆人宜用力向前，不宜造次。孟良進曰：此患自小人惹來，我當率兵迎敵。六郎曰：蕭天右北番將，汝引兵先行，我自後應。孟良領兵去了。又喚過岳勝謂曰：汝引軍馬二千出關去，候酣戰力乏，可衝擊之。岳勝領衆而行。六郎分遣已定，自引步兵一千，隨後救應。飛騎報入番帥軍中，蕭天右與耶律弟議曰：太后分旨，着部兵來追敵人，今已進入關中，訪得乃是劇賊孟良也。今要來與我放對，汝衆人各宜用力，取得馬復回主上，必有賞。耶律弟曰：主帥不須掛慮，憑我衆人之力，必要奏功而回。天右下令已定，次日天明，於平川曠野，排

開陣勢。宋兵搖旗鼓譟而來。孟良全身貫甲，綽斧立於馬前。高叫曰：番兵若不退去，必來喪其命矣。蕭天右怒罵偷賊之賊，尚敢來戰耶？即舉鎗直奔孟良。孟良舉斧迎之。兩下吶喊，二人戰上六十餘合，不分勝負。番兵耶律弟提刀縱騎，衝出助陣。忽山後一聲鼓響，岳勝一軍殺出。蕭天右力敵孟良，岳勝戰住耶律弟，四將鏖戰。天右回馬便走，孟良不捨，驟騎追去。輪巨斧以番將劈面砍落。蕭天右金光燦起，刀不能傷。孟良大驚！跑馬走回瀘州，見六郎道蕭天右之事。六郎曰：世有異人？明日親上陣，便知端的。着令陳琳柴敢守寨，岳勝率劉超張蓋先戰。孟良焦贊領土琪孟德等，分左右翼而出。衆將得令，各自整備。夜後不題。蕭天右召部下商議曰：孟良岳勝英雄之將，且有八處強徒，齊來斷門，若不以智賺之無益也。離此三十里有雙龍谷，兩邊山勢險阻，只有一條小路，可通雁嶺下。一派人便是幽州之地，先得一人引兵埋於此處，賺敵人進入，即可圍之；不消半月，皆餓死於谷中矣。耶律弟應聲曰：小將願往。天右曰：汝去最好。即與步兵二千，付耶律弟前去；只及晚黃威顯曰：汝率騎軍一千，于雁嶺下多張旗幟，候敵人進入谷中，壘斷其路。威顯亦領兵去了。欲知圍困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五台山孟良借兵 三關寨五郎觀象

楊家將

十一

蕭天右分遣已定，入報宋將揚聲搦戰。天右披掛上馬，列下陣勢。對面岳勝舞刀先出，大呼番兵，早日速退，免傷和氣！不然自取滅亡耳。蕭天右大怒，挺鎗直奔岳勝。岳勝掄刀來戰。未及數合，孟良焦贊左右衝出，接住番兵交鋒。蕭天右力戰四將，佯輸而走。六郎從旁邊追出，鎗鎗刺之金火并起，槍不能入。六郎且驚且喜！孟良焦贊催兵而進。六郎見山勢險峻，停住馬曰：衆人且慢這趕，恐敵人用埋伏之計，以進退不決。孟良曰：此處我素慣熟，裏面乃絕地，只有小路，可通雁嶺，番將不知路徑，走入谷中，正欲乘勢擒之，如何不進？六郎從其言，率衆人趕入谷中，不見番將人馬。六郎驚曰：番兵已有計謀，若不急退，必遭其困。道未罷，谷口金鼓齊鳴，喊聲大震，耶律弟伏兵齊出，將南軍盡皆困住。孟良岳勝等，拚力死戰，山上矢石交下，宋軍死者無數。直待尋雁嶺殺出，已被番兵截斷路徑；山後旂旛亂滾，那一個敢進前？六郎與衆被困在谷中，無計可脫。焦贊進曰：小將領部軍衝出谷口，救着本官出去。六郎曰：番將衆多，如何抵當？徒傷士卒無益；不如停待幾日，乘虛或可走脫。岳勝曰：寨中不知我等被困，倘若外無救援，內絕糧草，番兵乘虛殺入，豈肯坐以待斃？趁今人馬尚強，依焦贊之言可也。六郎曰：救援之處本有，奈無人通透消息！此去五臺山，一望之地，若有一人前去，報於吾兄楊五郎得知，內外夾攻，則可脫此厄矣。孟良曰：本官率衆人忍耐在此，待我裝作番人，偷出谷口，前赴五臺山求救兵。六郎曰：汝去須用機密，見五郎求他。作急而來。孟良遂解下盔甲，裝作番人，辭六郎而去。深夜偷過雁嶺，恰遇巡營番兵，被孟良一刀斬之，取其鐵鎗，滿營闖去。口內番語不休云：牢把寨牢把寨，休教走了楊都大！又云：牢把險，牢把險，休教走了楊巡檢！時番兵並無猜疑，任從孟良往來。巡至三更，走出嶺外，大踏步望五台山而行。不消一日，孟良來到山門之下，見一侍者問曰：你師父在家否？侍者曰：君從何處而來？孟良曰：楊六郎將軍差遣，特見禪師，有急事報知。侍者聞是楊家將帥，即引孟良進入方丈中，稟知師父，出來相見畢。五郎問曰：汝來寺中有何稟報？孟良曰：小人姓孟名良，近歸楊巡檢，鎮守三關蓋爲北番犯邊，本官與其交戰，不期中了敵人之計，困于雙龍谷，外無救援，內無糧草，特遣小人來求師父，竭力相助。五郎笑曰：出家之人，豈可復臨陣相殺乎？且戎務久荒，武藝俱廢，縱去亦無益矣！君可往汴京，求救于朝廷，庶不誤事。孟良曰：去京都路途遙遠，知他幾時出兵，望師父念手足之情，親自一行，以救衆命，便是活佛出世，望勿推辭。五郎沉吟半晌，乃曰：我去容易，奈我戰馬已死，少一匹戰馬，難以趕行。良曰：師父若肯相救，小可即往寨中，取得馬來。五郎曰：吾所乘騎，難以中意，除非八王千里風，萬里雲，若得其一，則可前往。孟良曰：此亦沒奈何！小人只得尋夜入汴京，向八王借得來用。五郎曰：若有其馬，當勝番兵矣。孟良即辭五郎，逕往汴京而來。不日到京城，進入王府中拜見，道知借馬之由。八王曰：別事猶可，借此二馬，吾看之不捨，肯豈借人臨陣乎？不必再說，決難應允。孟良悶悶而退！赴無依府來

見楊冷婆，道知六郎被困之事。令婆洒涕曰：吾夫君卒，諸子歸于朝中，今只有六郎一人，能承父志，又被番兵所困，倘若不測，使我倚靠何人？九妹進曰：母親不必憂慮！既哥哥有難，我當從孟良前去救應。令婆曰：汝去最好，邊廷事須宜謹慎。孟良曰：汝先出汴京，于三十里之外等候，小人今夜，往八王府中，偷取其馬即來相約。九妹依言，先自整備去了。只說孟良復來八王花園，驀地越入，將近黃昏左右，即向書御樓中放起火來。一伏時煙焰張天，滿天通紅，軍校即報入府中。八王大驚！即令人赴救。孟良乘其慌亂，逕進馬房，偷去千里風一匹，從後園小路出城。比及救滅火勢，中軍傳說：有一壯士，乘千里風，望東門而去。八王罵曰：必是孟良用此計較也，即命帶過萬里雲，揮鞭趕去，天色已黑。時孟良偷馬出汴京，不勝之喜！不知八王所乘，如騰雲霧，頃刻即至。孟良正行間，聽得後面如風之聲，八王罵曰：逆賊速留下馬還我，饒汝性命。孟良大驚曰：彼何速耶？忽心生一計，將千里風推入泥澤中，自躲入松林裏隱望。適八王追趕近前，見馬陷在澤中，乃笑曰：此賊沒奈何住枝節！推入澤中，且待從軍來到，取面而行；遂跳下坐騎，近前視之。那孟良在星光之下看見，即跳上萬里雲，叫聲八王莫怪！吾借此馬退番兵，當送還矣！言罷，揚鞭勒馬而去。八王悔恨無及。正在懊悔間，後面追兵已至，八王道知被孟良詭計脫去萬里雲。驍軍曰：殿下勿憂？待其救出楊郡馬，必當送還。八王只得令人取

曰：此得既馬，君往五台山見五哥出兵相助；我至三關等候。孟良領諾，逕往五台山見禪師，告知借馬已到，又與九妹同來救援。五郎曰：看汝為主，志亦勤勞，吾當下山相救；即點起頭陀五六百人，扯起楊家旂號，離了五台山，到三關。九妹曰：六哥被困日久，乘今夜殺入救之。五郎曰：番將衆盛，待遣人緝訪消息，然後出兵。衆人然其言，遂按甲不動。消息傳入蕭天右營中，天右與諸將議曰：楊五郎救兵來到，此人雄勇莫敵，吾有一計，可使救援自退，宋兵盡死於谷中矣。耶律弟曰：元帥有何妙策？天右曰：今軍中捉得有邊民，狀貌極似六郎者，將殺之，以頭懸於高竿；只說昨日被番兵所擒，部下誅戮殆盡；若彼見之，必信而退之。耶律弟曰：此計甚高！蕭天右即將其人殺之，遂斬其頭，令懸出陣前，傳說六郎被殺，令以首級號令。哨軍報入關中。五郎聞知消息，大驚曰：吾弟遭此困，爲番兵乘虛所殺，未知果否？即令九妹出關下認之。九妹連忙披掛出關下視之，令軍人前往通知番帥，若果是楊家首級，即便退之。軍人於陣前傳說，蕭天右傳知部下，獻出橫門與視，九妹看罷，面貌頗似，號泣不絕，遙指番兵而罵曰：殺兄之仇，定要報復，乃回馬入關中，報知五郎。五郎嘆曰：本爲來救吾弟誰想已遭殺戮，真乃楊家之不幸也。惟有孟良不信，乃曰：五將軍此事可疑，當時小人離雙龍谷之時，本官部下尙有許多人馬，既被其殺，豈無一人走漏者乎；此事未可使信。五郎亦疑惑不決。是時秋風瑟瑟，月明如畫，五郎披衣出帳外視，當見將星明朗，正照於雙龍谷，自思六郎必然尙在。次日謂九妹

等曰：我夜來觀星象，六弟無恙，今得一人通知消息纔好。孟良曰：小人復入谷中，察探動靜。五郎曰：得汝去極好！孟良逕辭而出。九妹曰：孟良既去，小妹亦往左近探問其事。五郎曰：汝去須用機謀，免得敵人測破。九妹曰：自有主見，即辭別五郎，裝作打獵小軍。行至天馬山，路巡叢雜，進入林中，却有無數番兵來到，九妹轉出後山，見有一所小茅菴。九妹抽身入庵中，恰遇庵主迎問之曰：汝是何人？獨自來至深山。九妹答曰：實不相瞞，小可是楊家女流，蓋為六郎哥，被番兵所困；今來探問的實，誰知走錯路徑。却遇番兵追逼，特投庵主相救。菴主曰：此是番邦境界，汝緣何深進？速卸弓箭，取過道衣穿着。一時間番兵都趕到菴中，捉住九妹。菴主曰：是我弟子，在此出家，汝等何以捉之？番兵曰：既是出家，緣何帶着弓箭？庵主曰：汝等不知，我居此山，時有猛獸傷人；適纔我弟子打獵而回，弓箭何足為怪？番兵遂放了手，因曰：汝既能箭，必有勇力；若鬥得我衆人，叫放汝，不然定要捉去，見我娘娘也。庵主曰：汝等何出此言。番兵曰：近因南朝孟良過界，盜去驢驢馬，今無下落，各處巡視，恐防中國人入界，我等疑他亦是細作，故要比試也。九妹曰：師父待我與他比試，言罷，即出草坪中等着，番兵無一人近之者，看來鬥他不過，各自回家去了。庵主曰：且靜待幾日；我令人訪問消息未遲。九妹依言，就留在庵中不題。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九妹女誤陷幽州 楊延德大破番兵

却說巡視番兵回幽州，見丞相張華，道知天馬山庵中，有一壯士修術，端的弓箭精熟，武藝超羣，我等十數人不能近之。張華聽罷，大喜曰：既有此人，當遣人領語教前住來招他來見。言訖，覺詔敕復往庵中，見菴主道知其事。庵主與九妹商議曰：幽州張丞相有詔命來召，汝肯去否？九妹曰：既有詔，安敢推辭！庵主愕然，邀九妹在庵後謂之曰：君乃女流，若被他識破機關，命亦難保，如何許其前行。九妹曰：蒙庵主相待，足知庵主好心；此去自有方便，內中用事，救得哥哥亦機會也。庵主曰：亦宜謹慎而行。即日九妹辭別庵主，與番官徑赴幽州進謁張丞相府，參見已畢。張華問曰：壯士何處人？須先通名，而後可錄用。九妹答曰：小原祖貫太原人氏，姓胡名元，幼年會習武舉，屢科不第，因棄家居庵修養。昨承鈞旨相召，只得赴命。張華愛其言詞清利，人物出衆，不勝之喜，乃令人整頓淨室一所，與其安置。九妹辭出。張華入後院，與夫人商議要將月英小姐招胡元為婿。夫人允許，次日張華命番官通知胡元。九妹曰：此事大好，多蒙丞相來召，但今宋兵在境，干戈未息，憑小可生平所學，建立微功，然後允之。番官回報。張丞相曰：我看他武藝如何。即整朝衣，入奏蕭后曰：召募得一壯士，英俊雄偉，要與陛下立功，乞宣授其職，以退來兵。蕭后允奏，下命封胡元為幽州團練使，付兵五千，前助蕭天有。九妹得旨，拜受命。

訖，領兵辭張丞相，徑到瀘州，蕭天右兵會合一處，屯扎西營；正遇楊五郎，催軍索戰。九妹披掛上馬，跑出營前大叫：宋將速退，免受我戮。五郎馬上認得大驚曰：賢妹如何在彼引兵相爭？九妹打暗號曰：吾哥詐敗，我自計較。五郎會其意，舞斧便戰爭，不數合大敗而走。九妹追上數里乃回。哨馬報入蕭天右軍中，新降將大勝宋軍一陣。天右大悅！即遣人請入營中，商議破宋之策。營裏番兵有認得九妹者，密請天右曰：此人前在宋營中，看六郎首級，元帥須用提防。天右大驚！遂令番衆拿下胡元。九妹不知其由，乃曰：吾有殺退宋軍之功，元帥何故拿我？天右曰：汝本南朝楊家之將，敢欺我也？不由分辯，將囚車陷了，遣軍解回幽州見蕭后，申奏其情。蕭后得奏，宣張丞相問之。張華奏曰：臣亦未知真實，乞發下牢中，待楊家將將來一齊斬首。蕭后允奏，遂命將胡元監于獄中，正是：「本爲成謀全骨肉，誰知先自受悲辛？」却說消息傳到三關，楊五郎聽知其妹有難，亟與衆人商議曰：六郎近聽無事，但今九妹被繫獄中，當先救之。軍校陳琳曰：將軍有何妙計？五郎曰：幽州右控西番，是唇齒之邦，吾詐作西番人馬前去相助，蕭后必信，從中用事可救之矣。陳琳曰：此計極妙？本官先去，吾亦引軍於中路相應。五郎分布已定，扯起西番旗號。部軍來到幽州，遣通人報蕭后。蕭后下命：侍臣引進西番國統兵率帥入見。楊五郎承命進于金階，稱呼畢，蕭后曰：有勞將軍。跋涉風塵不易。五郎曰：西番國王以娘娘與前軍交戰，勝負未決，特遣部臣相助。蕭后不勝之喜！即令設宴相待，親自舉三觴，賜賚甚

厚。五郎曰：軍情緊急，臣明日當出師，以退宋敵。蕭后曰：遠來疲乏，尙待數日而行。五郎謝宴而出，在城南北下營，令軍中乘番兵不知隱防，今夜殺入皇城。衆軍得令，各整備不題。是時九妹在獄中，爲獄官章奴，知其好人，十分相待。每要放他走脫，未遇機會。九妹因謂章奴曰：蒙君相待甚厚，我適間占卜六王課，今日當脫此難，不如與君同奔南朝，當有相報也。章奴曰：我有此心久矣，只緣無人提攜；既將軍肯帶下官同去，今夜可越獄而出。九妹點點停當，將近黃昏左側，城南數聲炮響，楊五郎引七百頭陀，殺進城中，如入無人之境。後面軍馬一湧以取，四下鼎沸。近臣報入城中，西番國軍馬反了，蕭太后大驚！亟令緊閉內城。當下楊五郎先殺入獄中，恰遇楊九妹獄中殺出。番官各自逃生，那一個敢來爭鋒？被中國人踐踏而進，殺死番兵不計其數。五郎與九妹，左衝右突，大開了幽州城，放火燒着南門，領軍殺奔瀘州。蕭天佑不知軍從何來，部下大亂。耶律弟一騎先出，正遇五郎，兩馬相交，戰不兩合，被五郎一斧砍落馬下。陳林柴取部兵夾攻，天佑不敢戀戰，只得逃走。楊五郎飛騎追之。蕭天佑回馬力戰，二人爭鬥二十餘合，五郎揮起利斧，當頭劈下，忽金光燦起，不能傷之。五郎曰：師父曾說番邦蕭天佑，銅身鐵骨，刀斧不能入，留下降龍咒一篇，囑咐交鋒時誦之，待我念動此咒，看是如何？五郎才然誦動，忽狂風大作，飛砂走石，半空中降下金甲神人，手執降魔杵，大叫：逆妖，好好回去，饒汝萬刃之誅。蕭天佑滾鞍下馬。五郎再復一斧，聲響處，火光滿地，不見了蕭天佑。

一熟時天晴地明，月色如畫。五郎殺入番營，提兵衝進雙龍谷。孟良聽得外面金鼓不絕，引衆人當先殺出，正遇番將黃威顯，一斧砍之，楊六郎等乘勢突出，與五郎軍合馬爲一處；殺得番兵四分五裂，屍首遍野，奪其羊馬無數。時值四更時分，五郎收軍還往山寨。次日平明，衆人相見，六郎曰：若非哥哥出力救援，幾被番人困矣。五郎曰：九妹反爲北番所囚，不待此機會，險然亦難保也。六郎嗟呀不已。九妹曰：多得獄官寬假，且我殺出獄中，被亂兵所傷，深蒙此人，難報其恩。五郎因問被囚之故。九妹將庵中相救，及往番邦之由，一一告知。五郎曰：深山幽谷，亦有此好人，可令人送緘疋往庵中答謝。是時六郎至回寨中，廣設筵席，犒賞諸將，酒至半酣，五郎曰：賢九妹依前回去，奉侍母親，我亦領衆人轉五台山。那馬用心守此三關，以承吾父之志。九妹領諾，酒罷辭行。六郎親送兄妹離寨數百里之程而別。不說九妹五郎，各自回歸。且說六郎回至寨中，遣人送得萬里雲來還。八王笑曰：前日我不借馬，非是吝惜，蓋試孟良之能耳！今既得此捷勝，馬亦無恙，眞國家之福也。可令楊六將軍下令軍中，整飭戎伍，緊守三關，招募英雄，爲進取之計。話分兩頭，却說宋宗聞捷報楊郡馬大勝番兵，與八王議曰：六郎新建奇功，當何以報之？八王曰：陛下須賜以犒軍之禮：候再立功，則陞官職。帝允奏，即遣使臣賞賞花紅緘疋，前詣佳山寨犒勞六使部下諸將不題。是日朝散，王樞密歸至府中，自思：楊家有此英雄，如何能遂吾志？一時無計，且請謝金吾來商議。差人去不多時，邀得謝副使到府，分賓主坐定，茶罷。謝副使問曰：不知樞密見招，有何教誨？王樞密曰：下官蒙主上顧寵，八殿下履懷不寧，惟前日下官，因公務過無佞府，空瀆水天波樓前，不曾下得馬，被楊家犬辱一番；待妾知聖主，那殿八下又來作對，眞眞沒奈何他，如今不知辭官歸鄉，杜門不出，省得吃此煩惱也。謝金吾冷笑曰：王大人何以隱其志？今朝中先官舊相，已皆凋謝，止有我數人而已。雖八殿下權勢尊隆，不理政事，楊家父子，並作無頭之鬼，一門惟寡婦耳。先帝在日，重其功勞，起立無佞宅天波樓以示恩寵。今主上寧以此當事耶？下官即試往過之，若彼省改則止，不然即令行折之。王樞密暗喜：中我計矣！復以言激之曰：謝副使休要爭閒氣，若拆其樓，楊令婆必來相鬥，聖上爲他做主，我等反受辱矣。金吾曰：且看下官爲之，聖上若問，吾自有計策奏答。王樞密得意然之，因留酣飲。是晚金吾辭出。王欽直送出府門而別。未知拆得樓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樞密傾計無佞府

金吾拆毀天波樓

次日謝金吾擺列隊伍，前經無佞府門首過，近天波樓，令手下敲動金鼓喝道連聲，謝金吾端坐馬上。過却樓前，正值楊令婆與柴夫人在廳上閒坐，聞府外樂聲響亮，令人出府探視。回報：謝副使縱馬打道口過。令婆怒曰：滿朝官宰，讓得我楊家，謝金吾何等人，特來欺凌？即令備車馬，趨朝來奏于帝，令婆以龍杖而入。眞宗降階迎接，列坐因問曰：朕未

有違命，夫人上朝，將奏何事？令婆答曰：妾夫君蒙先帝厚恩，曾救賜無佞宅天波樓等處，使臣妾諸子榮耀；官宰經過者，俱下馬迴避，非是敬老妾，蓋重君命也。今者謝金吾動用鼓樂，不下馬而過，分明輕慢陛下，欺侮老妾耳。真宗聞奏，即宣召謝金吾入責之曰：先帝遺旨，汝何獨違令？今夫人劾汝輕侮朝廷，與將誰任？謝金吾奏曰：臣非敢有慢悞法，容奏其故：前日陛下敕命旌賞楊郡馬，使臣頑救經過天波樓，亦下馬而過，斯時君命，反覺輕藐，臣等以為相碍，正欲會同文武具奏，未敢擅進。且其樓雖無佞宅一望之地，實當南北要道，遇聖節朝賀之日，由此而過，深為未便；乞陛下拆毀其樓，使朝廷知所尊重，千載盛事也。金吾奏罷。真宗默然！王樞密迎風而進曰：謝金吾所陳極當于理；且無佞宅離天波樓隔越，拆之誠便於事。真宗曰：卿等且退，待朕再與文武商議。令婆悶悶而出。私地王樞密力奏其事，真宗允旨下敕，就着謝金吾監衆拆毀之。旨敕既下，王謝不勝之喜！消息傳入府中，令婆與柴夫人等議曰：不想謝金吾，劾奏朝廷，要拆天波樓，王樞密互同主意。今聖旨允其奏，此賊必來拆毀，若不能做主，恐貽夫君羞也。郡主曰：待入見殿下商議，再奏聖上。或能挽天意。令婆曰：事不宜遲，太郡當即往。柴氏遂辭令婆，來八王府中相見畢。柴氏曰：主上聽信謝金吾罔奏，拆毀天波樓；且此創置，乃先帝之命，望殿下念其父子忠勤于國，復奏止息其事，則楊家必深報德矣。八王曰：聖旨既下，難以即奏，且此樓不便于天使，主上有意去之；如今之計。謝金吾好利人也，汝歸商議，多用金帛買

賄與他，寬容數日。遇有機會，我當奏於主上。柴太郡領命辭歸見令婆，道知囑買之事。令婆曰：若得此樓不拆，安惜金寶為哉？只恐謝金吾不肯接受。太郡曰：暗令心腹付之，無有不接。令婆然之，即整備黃金四十兩，玉帶一條，遣人於謝府來進用。果然金吾見楊府禮物，使自心動，乃作傲曰：彼特朝廷，只在一家而已，今日亦識謝某可？知心人劉憲遂曰：既楊家服輸，小心于樞密，正可做一個人情，緩緩拆之。待朝廷頒命仍留此樓，則令婆正有孝敬在後，豈不兩全其美？金吾曰：汝言有理。遂受下禮物，遣人於楊府回覆。令婆聞知私喜曰：若金吾肯息此事，聖上必不深較。仍遣人於八王府中，緝探復奏消息。不想謝金吾所受賄賂，口漏於王樞密知道，力奏真宗，而行是事。真宗得奏，復勅謝金吾作急回報。金吾領旨，不得已，監率人夫，將天波樓上層拆去，尙留中層未拆。八王遣人報知令婆，聖旨難回，可於今夜三更，召六郎與商議，則能較計。令婆得報，憂悶不已。九妹進曰：母親只得依八殿下所言，令六哥回來計較；雖至涓涓之勢莫過，恐後日無佞宅亦難保也。令婆曰：汝言雖是，誰可報知？九妹曰：小女曾識三關路徑，願走一遭。令婆曰：汝即去便回。九妹裝束齊備，辭母親望三關而進。時值五月天氣，途中暄熱，九妹趁早而行；不消一日，已到三關寨，見六郎道知謝金吾奏主上拆毀天波樓，母親着兄尋夜伺去計較。六郎驚曰：朝中文武不諫，八殿下亦坐視耶？九妹曰：八陛下力諫不允，是他着人來說與六哥商議。六使憂悶無已，密令九妹入後寨議曰：我鎮守此處，職責亦重，朝廷又無

詔命，倘被知覺，則有擅離之罪。進退兩難，如何處置？九妹曰：母親立待，哥哥只得私離數日，待事定之日，仍復回寨。六郎乃喚過岳勝分付曰：母親有大事商量，着人來召，只得私下三關數日，事定後，即便到此；汝與孟良謹慎邊境，遵守號令，如焦贊問我所在，却說往眉山去打獵未回，不可漏此風聲。岳勝領諾而出。是夜六使辭岳勝悄悄離佳山寨，望汴京而來，有詩為證：

單馬宵征恨不平，君王何以重奸佞；誰知禍起蕭牆內，詐死埋名不忍聞。

一騎行到半夜，將近烏鵲林，忽一人跳出林外，攔住去路，叫曰：本官分付，不與焦贊知之，我已聽着多時。六郎大驚曰：汝不守關寨，而私來此。焦贊笑曰：本官亦是私離三關，如何反說我來？小可近聞京中最好風景，平生未親，今日特來跟本官同走一遭。六郎曰：汝真惱煞我矣！此舉正怕人知，汝心性太急，若到京城，必生出禍來，那時誰任其咎？作急歸寨，回來重賞於汝。焦贊曰：若不允我去，先到汴京揚說，本官私離三關。九妹曰：只一個人，哥哥便帶他回去，可聽勿生事便了。六郎依九妹之言，帶焦贊一同到無佞府來，入見令襲拜禮畢，令婆見六使茫然下淚曰：汝父子八人，投入朝中，於今凋零，只有汝在。先帝救我楊府建設第宅，如今被謝金吾欺虐，奏毀天波樓，若不早為定議，日後無佞宅莫得安矣。六使曰：母親勿憂，待孩兒密進入殿下府中商議，我父子有死難之功，主上豈肯相忘？令乃婆命柴太郡等相見。太郡曰：八王自有主張，此事決有好消息。六使

然其言，因安頓焦贊在偏旁居住，着府中軍校防守，勿令出去生事。時焦贊初到，亦且過得，一連數日，坐臥不安，與軍校談曰：我隨本官到此，正待看汴京風景，今着人監守於我，莫若不來，猶得散閑。汝等若肯帶我向城中遊玩，多置酒食相謝。軍士曰：去且無妨，只恐你生面，被人識破，那時連累着本官也。贊曰：自有方法，決不與人識破。軍校乃背了六使，開後門與焦贊出得無佞府，踏步望汴京而來，果然好一座城郭。有西江月詞為證：

堪羨京師形勝，朱門十萬人家；汴京自古最繁華，絃管高歌月夜。市列珠璣錦繡，風流人物豪華；葱葱雲樹繞隄沙，真是堪描堪畫。

焦贊轉仁和門，但見車馬往來，人烟輦集，不覺失口以：若非本官挾帶，亦安得見此光景？軍校驚曰：汝膽好大，此處乃京城地面，緝訪軍家無數，聞此情形，如何是好？焦贊笑曰：便道一聲何妨！言罷行到歌管巷，見酒館中擺列齊整，贊曰：我們到裏面沽酒三杯罷！軍校曰：此間不是我等飲酒處。往城東望高樓飲玩。日色將晚，軍校催促回去。贊曰：難得來此，只在城中尋店安下，明日回去未遲。從人見他性急，只得依從。近一更時分，焦贊尚未安息，聽醉又與軍校出外，經過謝金吾門首，聽得府中樂聲嘹唳，歌音不輟。焦贊問曰：此是那個家中？風送歌音，如此清亮！軍校笑曰：速行，休問此處，汝本官正因其人，要拆濟水天波樓，才下三關，此便是當朝寵臣謝副使府中，想必正在歡飲，樂人吹

唱，故有此聲歌也。焦贊初未知謝金吾家，則全然無事，聽說本官對頭，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謂軍校曰：汝二人只在外而等候，汝入府中探訪消息便來。軍校嚇得渾身發酸麻，叫苦曰：汝生出事，我等定遭連累，可急去店中，明日早晨回去，本官也許勿覺，不然我先走去報之。焦贊怒曰：任汝二人去。定要依我行也。選別了軍校，閃進謝府後牆門而去。二軍慌忙，各自逃奔不題。要知那謝金吾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焦贊怒殺謝金吾 入王智救楊郡馬

却說焦贊抹過東牆，見不高，遂躡身而上，邁步於後花園內；又密進廚房。時家人俱各在堂下，伏侍謝金吾，止有小使女在灶前燒火。焦贊於皮靴中，取出利刃，先將此女殺了，提著死人頭走上堂來。正見謝金吾當席而飲，樂工歌童，列於庭側，竟將人頭對金吾擲去。謝金吾吃着一驚！滿面是紅血，即喊有賊，衆人何在，焦贊踏進罵曰：弄權奸佞，今日認得焦贊麼？言罷，一刀從項下掠過，謝金吾頭已落地了。衆人看見四散逃走，焦贊殺得手活，搶入房中，不分老幼，盡皆屠戮。可憐謝金吾一家並遭焦贊所害。後人有詩為證：起意陷人終自陷，且看今日謝金吾；誰憐恃寵當朝相，老幼全家被所屠。

將近三更，焦取筵中美味，恣食一餐，臨行自思曰：謝金吾一家盡被殺死，他是朝廷顯官，待知此事，豈不連累地方？不如留下數字，使人知是我殺，庶不禍及他人也。即將鮮血大書兩行於門曰：「天上有六丁六甲，地下有金神七煞，若問殺者是誰，來尋焦七焦八。」

王鵬，復越牆打從後牆門而出。待尋二軍校，不走知往何處？因在城內遊躲過一夜，次日趁早，逃歸楊家府去了。却說巡更捕卒夜來。聞說謝副使府中殺劫，亟報知王鵬，王鵬密差人進謝府視之，是殺死一家老幼共一十三口，屍橫滿地，血流庭階。差人見門上寫殺人凶身各目，當即錄下呈覽，至樞密即奏朝廷。是時國動汴京軍民，眞宗得奏大驚！下令至樞密嚴察此事。王鵬密奏曰：臣竊聞殺死謝金吾一家，乃六郎新招之將焦贊。眞宗曰：楊六郎鎮守三關，何得部將入城殺人？樞密曰：前日私下三關，帶得焦贊回來，有違國法，乞陛下提處其罪。眞宗允奏，敕禁軍捕提楊六郎，與凶身焦贊。旨令既下，禁軍四十人，領命而行。是時楊六郎在府中，正與合衆計議天波樓之事。忽報昨夜焦贊越牆入謝府。殺死了謝金吾一家老幼一十三口，今朝中正差軍來捉。六郎大驚曰：狂奴竟敢吾事矣！道奉畢，禁軍一齊搶進，捉住楊六郎。焦贊在外而聽得，手執利刃，一直殺入。禁軍見其惡猛，那一個敢進前。六郎喝住曰：汝生出如此大禍，尚敢來拒捕朝廷乎？好好自縛，同去請罪。焦贊曰：我生平殺了幾多人，希罕一十三個，我與本官回山寨中去，看他如何擺布我？六郎越怒曰：若不依吾言，今日先斬汝頭以獻。焦贊乃放下利刃，唯唯而退。禁軍正待來捉，六郎曰：不要動手，見天子自有分辯。六郎乃隨禁軍朝見眞宗。眞宗問曰：朕無聖旨召卿，何得私下三關？又帶部將殺死謝金吾一家，該當何罪？六郎奏曰：臣該萬死，乞陛下寬一時之戮，容陳冤苦；臣父子有幸，蒙朝廷恩厚，雖九泉亦思補報。近因主命有拆天波樓

之詔，臣豈憂慮成疾，只得下關省視即回。部將焦贊因頑之徒，不知幾時進城，今殺死謝金吾之事，豈必是臣之使哉？乞聖明體察，如果是的，當鼎鉞之誅，以正朝廷法令也。真宗聞奏，半闕未答。王樞密進曰：殺人者的是焦贊無疑，當日日本家侍從及樂工，親目所睹；且臨去又留下筆迹，乞陛下將六使焦贊押赴市曹處斬，庶警後人。真宗持疑不決，八王力奏曰：楊六使罪重，本有情可原；果然鄉將殺人，念彼有鎮三關功勞，從寬發落。真宗允奏，敕法司衙門，擬定六使之罪來奏，六使既退，王樞密遣人於法司官處，囑咐發配六使等，遠方居住。時掌刑名官黃玉，最與樞密相氣，依其言語，以六使得私下三關之罪，發配在汝州做工，遞年造酒二百罈，三年功滿則回。焦贊以把邊之勤，寬其死罪，發問鄧州充軍，即日起程。黃玉擬議已定，申奏真宗，真宗依擬勅下，仍命收斂謝金吾等屍首以葬。近臣領旨宣示不題。只說楊六使聞此消息，不勝悲悼！來視母親令婆與柴一郡。令婆曰：此我家大不幸也，使老身晚景依靠何人？六使曰：母親勿憂，多則二三年便回，母子復相見矣！且吾犯罪發配，八殿下必周旋天波樓一事；今焦贊殺了謝金吾，亦為朝廷除去一惡，此不是八殿下力奏，險些性命難保。道未罷，焦贊入見六使曰：聞朝廷問本官充軍汝州，正要邀本官回三關寨，我亦不往鄧州發配，我們再充什麼軍！六使曰：聖旨既下，汝只得到其地方，候其有赦，仍轉山寨；若思再違法令，得罪反多。移時王樞密差遣軍四十人，來催楊六使等即行。六使先打發焦贊與解軍起身，自辭令婆太郡，亦離楊府；

八娘九姊，送出十里長亭而別。時焦贊在路等候六使到來，乃曰：我此去，不日上歸寨中，報與哥哥岳勝等知道，當便來取本官也。六使曰：休得胡說！我罪不至死，汝且忍耐過一年半載，便得相逢。焦贊大笑，分付自與解軍投鄧州不題。只說六使隨從一起上路，望汝州進發，正值夏末秋初，涼風透骨，正是：「孤雁聲中愁莫訴，殘蟬樹裏恨難禁。」不日來到汝州。公人將批文投至府中，見太守張濟。張濟看罷來文，先發回公人，邀六使入後堂問之曰：聞將軍把守三關，番人畏服，為何故又犯發配之罪？六使答復：一言難盡。將部將焦贊殺死謝金吾之由，道知本末。張濟嗟呀不已！乃曰：將軍權且忍耐，此去城西有安驛衙門所在，可以監造官酒及時而進，多則一年半載，仍復歸朝矣。六使稱謝，辭太守自去做工不題。却說王樞密探楊六使已到配所，請黃玉來府中商議謀害之計。黃玉曰：此事不難，今皇上以采稅為重，六使監造是職，關係最大，樞密使上一道本，劾其有私賣之罪，主上必處之以死刑矣。王欽大喜曰：此計大妙！即具醴酒，與黃玉對席酣飲，二人盡歡而罷。次日王樞密上朝劾奏楊六使輕玩國法配，到汝州，未經一月，將酒酷禁令放弛，私鬻錢價，將為造反之計，乞陛下早正其罪，免生後患。真宗聞奏大怒曰：彼令部下殺死謝金吾一家，廢念其先人有功，姑免其死，今又在配所，私賣朝廷禁物，誰再以寬容。即敕團練正使呼延贊，帶旨到汝州取六使首級來回。旨令既下，廷臣愕然。八王力保之曰：楊六使忠誠之臣，豈有此事？陛下勿聽一時讒言，而誅英雄也。帝曰：卿屢為六使來保，

前日屠朕愛卿謝副使一家，不該處死否？八王語塞而出。是日朝散，寇準曰：幸得領勅命者呼延贊，可令見汝州太守計較，以罪人親類郡馬者，梟取首級來獻納，令放六使逃走；後如遇國有難之際，又好保舉也。八王然其言，乃呼延贊道知：贊曰此事老夫自有主張。即日辭衆臣，賈曾經赴汝州，見太守張濟，詳說斬六使之用。張濟驚曰：彼到汝州未久，焉有此事！主上何故輕損豪傑？贊曰：此是王樞密劾奏其情，聖上激怒之甚；八王保奏不允，合廷臣商議，要求太守，如此如此方便。濟喜曰：正與下官之意暗合。值今北番強盛，若無此人，邊境怎安？因令去請六使來，說與朝廷之意。六使曰：小人本無是情，既聖旨問我以死，只得承命，夫復何言？濟曰：君勿憂，正在商議要如此脫君之厄。六使曰：若得太守方便，當圖死報。張濟曰：管保郡馬無事，即令獄官伍榮相計議。榮曰：牢中有蔡權，問實死罪，當斬首。此人面目，與楊將軍無異，可將此首以獻主上，必可信也。濟令取出蔡權審視，果然相像。分付伍榮多付酒肉賞之，醉于獄中，伍榮密來梟首級，提見張太守。太守曰：事不宜遲，便交呼延贊來看首級，尋夜往汴京去了。張太守喚過六使。教之裝作商客，逃往遠處避難。六使拜謝出府，換着輕快衣服，悄離汝州，逕回無佞府不題。却說呼延贊單騎回轉汴京，正值真宗設朝，早上六使首級。帝親自看驗，只道是實。羣臣見者，無不嗟呀！八王恐將首級號令，被人看破，乃進曰：既延昭得罪交誅，乞將此首級發與無佞府，與家人埋葬，亦見陛下不忘功臣之意。帝允奏，因發下首級，着禁軍領去。禁軍得令，竟送楊家府來。楊府家中，未知前因，只道是實，令婆孀家悲哀，將首級埋葬不題。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衆君臣魏州看景

王全節銅臺交兵

却說消息傳入佳山寨，岳勝孟良等，聞知號洶而哭！聲振原野。孟良曰：既本官不幸，我衆人難以再守，不如散去，各安生理。岳勝曰：汝言正合我意，即令劉超張蓋于山下，創立本官廟宇，傍塑十八員指揮使，遞年祭祀。分遣已定，將寨中所積，各人均分，拆毀三關，四散而去。陳林柴敢等率所部，仍前往佳山寨居正；岳勝與孟良等，復上太行山，稱草頭天子，部將仍分爲丞相等職，打官劫舍，不在話下。是時焦贊在鄧州得悉，本官遭戮，亦越獄逃走。話分兩頭，却說王樞密見六使已死，不勝之喜！乃曰：朝廷無了此人，我志得行矣！乃修下密書一封，差心腹人連夜帶過北番，來視蕭后。蕭后拆書視之：臣自解禁中，而赴南朝，又是數年；每懷報答君后之恩，無由得遂。今臣頗知中國強弱，所可慮者，惟楊六使而已。今日略施小計，梟其首級以獻。臣目所親，可乘南國無備，整點六師，大興征伐，邊境必望風瓦解，臣內中自生枝節，用特下書奏知，望陛下與一二文武商議，勿失此機會焉！

蕭后得書大悅！因以示文武。蕭天左奏曰：王欽來書道得細詳，乞陛下早定伐宋之計，

以關中原也。然其奏，忽一人進曰：陛下此舉雖善，只是難以取勝。衆人視之，乃大將軍師蓋也。師蓋曰：孤欲起兵伐宋，卿何意見得難勝？師蓋曰：楊家雖亡，中國一統之盛，邊帥擁重兵不下數十萬，若竟提兵深入，未能即勝，常用計策賺之，令其兵首尾不能救應，中原垂手可得也。后曰：願聞卿之妙計？師蓋曰：魏府銅台，乃先帝陵寢之所；近來戎兵凋落，武備不修，陛下可遣人整飭林園，開鑿玉池，多植名果奇花，詐稱天降祥瑞，池水成醇。樹葉藏漿，以此特異之事，揚于中國，再使人令王欽就中哄惑，引誘其君來玩此景，然後出勁兵緊圍之。陛下親率精兵，乘虛直搗京城，國中無主，那個敢來爭鋒？此時取宋天下有何難哉？蕭后聞奏大喜，遂發書入汴京，與王欽知道，又遣能幹之人，前去銅台收築陵寢。一面下令蕭天左等整點馬軍前待。不一月間，消息傳入汴京，近臣奏知魏府，大降奇瑞，池水成醇酒，樹葉成瓊漿，附近邊民，各移就飲食。真宗聞奏問羣臣曰：魏府沃野之地，有此奇事，卿等當究的實。一時文武皆上表稱賀，惟寇準等懷疑此事，乃奏曰：魏府乃晉陵寢之地，既有此事，何無一處應之？陛下不可深信。帝未應，王樞密迎風旨奏曰：若此種事，使天下皆然，又不足爲瑞矣！今特魏府有之，正是太平符運，千載難逢，陛下當整六師親視之；一者巡撫邊民。二者使番人不敢南下。真宗乃悅曰：卿乃忠言也。即敕詔巡幸魏府。八王諫曰：魏境地接邊界，近來帥臣調遣，城郭荒蕪，值今戎馬在郊之日，陛下車駕一動，北番乘虛而入，那時誰爲保守京城乎？萬望以社稷爲重，勿

輕信虛誕之事也。真宗曰：朕命柴駙馬寇丞相領禁兵守京，必保無事。八王見諫不從，快快而出。翌早敕旨已降，以呼延贊爲保駕大將軍，充州節度使；王全節鄭州節度使；李明爲前後扈從；贊等得命，準備起行。越數日，真宗車駕發離汴京，八王文武以下，皆隨侍而行；但見一紅塵起處兵車盛，白日昏時羽霧交。一大軍一路無詞，不日來到魏府境界。時冬十一月，朔風颯起，北方寒凍，車駕進入府中駐札。次日真宗與羣臣登晉之陵寢，風景，果見林中樹葉，包藏有物，玉池中泉水紅潤。帝命取而嘗之，其味似酒，其淡若醴，軍校摘下樹葉，揭內視之，俱是時造粟漿。八王奏曰：陛下以祥瑞之故，而勞動車駕，邊民供給，不堪其苦，今觀此亦何祥瑞之有耶？此必番人之計，賺吾王來；若不亟還，定落其圈套矣。真宗亦疑，因下令退回車駕。不想北番已知消息，蕭天左王金秀等。率馬步番兵二十萬，將魏府城郭圍圍了。飛騎報入駕前，真宗大驚曰：不依卿等所諫，致被圍困，將何以爲計？八王曰：番兵預定此策，長驅而來，氣勢正盛，陛下可命諸將嚴守各門；一面遣人尋夜往汴京求救兵；待援兵一至，內外夾攻，則可破敵矣。真宗依奏，即令呼延贊等分門而守。時宋軍於城樓上，望見番兵鳥聚雲集，聲氣甚盛，衆皆有懼色。呼延贊按劍而言曰：凡兩國相敵，勝負在將，不在兵之多寡；我觀番兵雖衆，利在急戰，明日與其交鋒，當盡力而戰，必能有以勝之。衆軍得令，次日贊請旨，與充州節度使王全節，分前後出戰。旗鼓分處，兩陣相對。番將王金秀，跑馬先出，指宋將謂曰：汝等已中吾計，何不

降續，以免一死。呼延贊怒曰：臊狗奴，速退！尚可留殘生片刻。若他邀阻御駕，直待兵至幽州，寸草不留。金秀大怒，舞刀催馬，直取宋將。呼延贊舉鎗交鋒。兩下交戰，四十餘回合。番將力怯，撥馬而走。呼延贊催戰後車掩殺。番將見贊來，彎弓搭箭，一箭射却東贊馬。將呼延贊掀翻在地。王全節正待救之，番兵擁裏攔來，活捉而去。全節不敢戀戰，跑馬殺人城中。蕭天佐從旁追之。宋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全節入見真宗。奏知番兵勢盛，已捉去大將呼延贊。臣戰敗而回。真宗聞之，憂憤不已。八王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再遣人於沿邊帥臣取救。帝允奏，詔遣使臣而行。却說番將捉得呼延贊，用檻車囚下，即遣人解往幽州。蕭天左與王金秀那律慶分門攻擊。宋軍震駭。八王曰：番人所懼，惟有楊家，陛下可派漢高祖白登故事。以軍中胆壯者，假裝六使，及部下十八員指揮使，城上扯起楊家救援旗號。陽使假者於城上走馬，番人視之，必引兵遠去。我軍乘虛殺出，可脫此難矣。帝依奏，下令軍士依二關將帥裝束。次日早明，扯起楊家救援旗號。番人見着旗號，報訊軍中。王金秀驚曰：楊六使已死，如何又來救駕？即率所部來探。一霎時，城上金鼓齊鳴，砲响震天。假裝假岳勝孟良焦贊等於城上走馬。番兵望見，那知虛驚，就叫快走，不無無遺類矣。蕭天左聞之，拆營而去。王全節與李明開追趕。番兵奔如潮湧，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宋軍直追至數里而回。王樞怒曰：此番人真乃乳子，怎的怕着楊家？當即遣人報與番兵得知。蕭天左聞之歎曰：假者如是懼怯，若是真的，不戰而敗也。復率衆對

圍繞而來，攻打越緊。城中見番兵又至，報知真宗。真宗曰：此機已被識透，再有何策可退？八王曰：朝中音問不通，那個敢敵此兵？今既無楊家，臣等亦難為計也。真宗曰：悔之無及。朕將率衆將親臨番兵。潰圍而出。八王曰：北兵衆盛，陛下徒損威風，必不能出。只得緊守此城以待救兵。番兵一連圍困三十餘日，城中危急。真宗親自登城，皇北騎迴圍繞。水漲不通。八王曰：陛下要脫此難，除得六使來此，殄此醜虜，如滾湯潑雪。真宗曰：那裏再得此人？八王又奏曰：可出赦書，遍行天下尋之，恐有六使也。真宗不答，退出府中，自思八王所奏可疑，因召侍臣入問。侍臣齊奏楊六使消息，八王恐知下落，乞陛下發赦書，往汝州究之。帝允奏，問誰發赦文一行？王全節曰：臣願前往。帝付與赦文，次日命李明送出，開了城門。李明先殺出，正遇番將那律慶戰敗。全節乘勢出重圍，投汝州而去。李明退往城中堅守。欲知六使出否，且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八王齊詔求六使

焦贊大鬧陳家莊

却說王全節發赦文星夜投進汝州，見太守張濟，道知主上被圍魏府，官軍戰敗，今來臣保奏，赦了楊六使前罪。着命提兵救駕。今發赦文到此，望太守作速根究其人。張濟曰：六使犯罪，首級已獻於朝廷，豈再有六使乎？今着下官根究。從那裏尋討？節使可即回奏，庶不誤事。王全節聽罷，憂悶不已。乃曰：若不得此人，聖上之難不能即脫，下官亦難回

報。張濟曰：君父有難，臣子何安？節使務要實究，除非到楊家府可知消息，我汝州決無是人。全節無奈，只得離汝州逕赴楊家府來。見令婆，道知聖上赦討六使救駕之事。令婆曰：吾兒首級埋葬多時矣，那裏復有此？衆臣無計可施，或誤爲此言，以安聖上之心。節使可即回奏，勿說軍情。全節快快不樂。次日只得單騎復來魏府，殺開血路，到東門外叫開城。李明聽得是王全節聲音，即開門殺出，救入城中。全節見真宗奏知汝州並無六使消息，臣又到楊府究問，皆道已死多時。真宗聞奏大嘆曰：堂堂中國，遇着有難之際，無一人敢提兵救駕。又問計於羣臣。羣臣對曰：如此兵勢，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真宗納悶無地，飲食俱廢。八王曰：事急矣！臣只得親往楊家取討六使，如果不在，亦召藩鎮來援，惟乞陛下與衆將堅守此城。帝曰：軍情事重，卿不宜造次。八王領命，帝仍命王全節李明先嚴開重圍，保出八王而去。二人復殺回城中不題。只說八王，費赦文逕往無佞府，來見楊令婆，說知主上在危急之中，可着六使出來，商議救駕。令婆曰：前日王使節來召，老妾不與其知，既八王親到，當令出來相見。因令手下於後園地窖中，喚出六使，堂上拜見八王。八王嗟呀良久，乃曰：若非昔日之計，今日那得郡馬。六使謝曰：多蒙殿下方便，無恩可報。八王曰：主上被困魏府，事勢已急，今有赦書到此，郡馬急應救拔。六使曰：近聞三關之衆，人各散去，如何能够救援？須待小可前往寨中，招集衆人方可議行。八王曰：事不宜遲。我進朝中調撥邊帥候候，待君招集衆將，一同進兵。六使領諾。八王

既去，六使便辭却令婆，前往三關而行。正是：「誰教豪傑依然出，去向銅台救駕回。」六使只一人行了數日，先往鄧州界，訪問焦贊消息，並無下落，行到錦江，只見一夥僧家，唧唧噥噥而過。六使問曰：汝等要往何處？都有不悅之意。僧人曰：君豈解其事？此地有一顛漢，作發時便吃人，官司沒奈何？他自口稱有甚麼本官，被朝中所誅；但逢僧道，便要拿去，看經誦佛，那箇敢違逆之？昨日來我寺中，着我等去作課功，超度其主，我衆人只得赴命。六使聽罷，知此必是焦贊，乃問曰：此人今在何處？僧人曰：鄧州城西，泗州堂裏便是他居處。六使曰：我全汝等見之。僧人引六使到泗州堂，正見焦贊臥在神桌上，鼻息如雷。六使視之不差，進前搖醒焦贊。焦贊夢中起來，睜出二隻怪眼，大聲喝道：那個不怕死的？却來相擾老爺？六使喝曰：焦贊不得無理，本官在此。焦聽罷大驚，忙向前抱住曰：汝是人耶鬼耶？焦贊超度本官多日矣。六使笑曰：豈有白日之鬼來見汝乎？此處不是說話處，可隨我來。焦贊放手納頭便拜，衆僧人掩面而笑。六使引焦贊出城，道知主上遇難，今八殿下領救來召，命我救駕，速往三關招集兄弟全往。焦聽罷大喜曰：我道本官被朝廷所害，弄得衆人沒主，今日又得相會，真是快活殺我也。次日六使經過汝州入府中，拜見太守，道知八王領救救駕之事。張濟大喜！亦以王節度來由情告知。六使道：軍情緊急，我當往三關招集進兵。張濟然之。六使拜辭張濟出城，與焦贊望三關而來。路上二人，各訴其本末，來到楊家渡日正當午，遙望水勢茫茫，傍無船隻。六使等待多時，

全沒人渡，因令贊去問渡船。焦贊領諾，行至上流頭，見船夫問曰：勞汝渡過前岸，多奉渡錢。船夫曰：此船是楊太保掌管收錢，那個敢私放？汝要去時，可往前亭上視之。焦贊聽罷，逕奔亭中，來見一夥強人，在那裏賭賽。焦贊近前問曰：借問渡船過岸，多奉船錢。衆人抬頭見焦贊相貌異樣，皆不言語。焦贊又小心問之。衆人罵曰：臭狗奴才，說甚麼渡？焦贊大怒，伸出一對硬拳，打得衆人四分五落，正待往前打那太保，太保望後走去。焦贊回見六使，怒氣未息。六使曰：汝又去生事也。焦贊曰：今番被那夥好氣也，分明有船不肯借我，反出惡聲相傷，被我怒激起，打散衆人而去。六使正沒奈何？忽見強人各執短棍追來。焦贊曰：待結果此賊，以除其害。逕提大扑刀，當中殺來。那強人不能抵當，後面楊太保出與焦贊連口數合，不分勝負。楊六使叫曰：不要相鬥。願聞壯士姓名。楊太保，乃抽回利刃，立於原上。焦贊亦住了手。太保曰：我乃鄧州人氏，姓楊名繼宗小號太保，且問汝是誰人？要過此渡，而今手下強取？六使曰：小可太原楊令公之子六使也，今主上被難，要往三關，招集部下救駕，來到河邊無渡，告借一時，壯士何故不肯？太保聽了放了刀，近前拜曰：久聞大名，未得胆拜，今日幸見，甚慰平生。六使扶起太保。太保即請六使到莊上，設酒醴相待，乃曰：君若不棄，願率所部同往魏府救駕。六使喜曰：太保如肯相從，誠乃美事，有何不可？只待召集衆人，便來相約。太保領諾，是夕留六使宿於莊中，次日撐船渡過六使登岸。六使全焦贊望三關而來。時四月天氣，途中酷熱，古人有詩

爲證：

翠葆參差竹成徑，新荷跳雨泪珠傾；水搖扇影焦鶯卻！殘柳梢頭日放晴。

二人行了一半日，歇坐於柳陰樹下，焦贊曰：本官且停待於此，我往前面問有酒舍，沽盞聊止飢渴，六使允之。焦贊逕往而來，沒處尋酒店。正煩惱間，忽一夥人挑着酒肉而過，焦贊扯住問曰：汝有酒肉肯賣乎！衆人乃曰：此是賽愿酒肉，如何肯賣？焦贊曰：賽甚麼愿？衆人曰：前而有楊六使神廟，威靈顯赫，鄉村賴之以安；但有祈許者，無不遂意，今日特往酬謝。焦贊聽罷，遂放手回見六使，道知其事。六使笑曰：那有此理？焦贊曰：鄉人道：離此不遠，嘗與本官訪祝。六使依言，逕與焦贊行來，果見一座廟宇，却造得極其威儀。六使步入廟中，上塑着本身神像，脫然無異。兩旁並塑十八員指揮使，香火十分旺盛。六使謂焦贊曰：此像塑真乃相似也。焦贊乃笑道：本官更塑得真，我在鄧州發願吃人，這裏到如此供養，待先推倒本身，然後去推本官，言罷，一下拳頭，一聲响，已將塑像推落半邊，走上殿去，把六使神像一連幾推，全無不動，乃盡力推之，震聲而崩。賽愿者，各自奔走。廟祝見之，便把噪鑼亂擊，一霎時劉超領蓋，帶領二百黨人，來到廟前。六使認得叫聲曰：汝衆人做得好事來。劉張大驚！納頭便拜曰：衆人都道本官已死，今日緣何到此？六使說知詐死之事，今要招集汝等，前往魏府救駕。劉張喜曰：既如此，請到寨中商議。六使令折毀廟宇，打倒神像，隨衆人到寨坐定。劉張設酒醴相待。六使曰：岳勝

居止何處？劉超曰：魯勝與孟良二將，反上太行山上，稱草頭天子。六使歎曰：使我不起，四境如何得寧？乃分付劉張等，整齊槍刀盔甲，在此候候，待我招了岳勝，一同進征。劉張領諾。六使乃與焦贊、太行山而來。行了一日，紅輪西墜，天色漸晚，六使曰：此去皆是山路，想無客店，汝在前村尋問借宿處。焦贊領諾，往前一望之地，並無人家，直轉過山後，却是個小鄉村。焦贊進前，入進莊所，看見一員外，在燈下端坐。焦贊揖曰：遠行客商到此，日晚敢擾公公寶莊借宿一宵，當以酬報。那人答曰：平時做莊儘可安歇，今日難以相許；君可往別處投宿。焦贊曰：夜已黑，萬望公公方便。主翁曰：汝有伴當否？焦贊曰：只有本主在莊外，共兩人而已。主翁曰：只兩人亦無相碍，與汝在外房歇宿。焦贊即邀六使相見。主翁見着六使，相貌堂堂，乃問曰：君從何而來？六使對曰：小可汴京到此，欲往太行山公幹。主翁曰：若提起太行山，老拙冤屈無伸。六使曰：有何苦事？望說與小可知之。主翁曰：老拙居止在鄉，好名重義！此莊都是陳家一姓，離太行山數里之程；今山中有二位草寇，一名岳勝，一名孟良，號稱天子，都來招聚五六萬人，打官劫舍，甚為民害。老拙另願半世，止生一女，被孟良瞧見，今夜要來入贅，沒奈何只得允從，不然一鄉之人難保。是此冤枉無伸也，六使笑曰：公公勿憂，孟良是小可故人，待他來，我有方法退之。主翁曰：若得小女不辱，即乃再生父母也。六使辭出，外面候候。却說主人，分付家人，安排筵席迎接。將進二更左側，忽聞金鼓之聲。燈炬輝煌，人報：孟大

王來到。那長者出莊外迎接。孟良進廳上坐定，從人各列於兩旁，長者拜曰：有失遠迎，望大王赦宥。孟良曰：汝今是我岳丈也，不必施禮。長者因令家人抬過筵席，故意令百花娘子來把盞。仇女回報：娘子懷羞，不肯出來把盞。長者曰：如今既是將軍夫人，懷甚麼羞？仍令人催之。孟良聽得，不勝歡喜！時六使與焦贊隔廳張視，私笑曰：若是沒王法，憑他橫行村落，今日不遇我來，被他騙去此女兒。焦贊曰：待我出去打折他一脚，看他還做得新郎否？六使曰：汝先去捉住，我便來矣！焦贊怒氣多時，即踏進廳上一脚，將筵席踢倒，兩手將孟良緊緊抱住。孟良不知隄防，動手不得，喝聲手下何在？噯囁正待向前，六使厲聲罵曰：不識廉恥之徒，敢如此無理耶。焦贊乃拖孟良出座外指曰：汝看此位是誰？孟良燈下認得，連忙拜曰：本官因何到知？萬望赦罪。六使曰：可急備鞍馬，回寨中商議。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呼延贊途中遇救 楊郡馬大破遼兵

却說楊六使既見孟良，即欲轉回山寨商議救駕。陳長者進前拜曰：將軍是誰？願聞姓名。六使扶起，將其本末道知。長者大喜曰：久聞聲名，如雷貫耳，今特有幸相逢！因令百花娘子出來叩拜。六使看見，果是好個娘子，淡妝素抹，體態端莊；雖然難比西施女，却勝尋常窈窕娘。焦贊見罷，笑聲曰：孟哥哥，你真沒造化，撞着我等來到；若遲一日，亦

得一宵受用矣。孟良喝曰：本官在此，休得妄言。眾人各掩口而笑。百花娘子拜罷，六使辭長者要行。長者取過銀三十兩，以為相謝之資。六使笑却不受，與眾人離了莊所，逕望太行山而來。有詩為証：

愁多不忍醉時別，想極還尋靜處行；誰道同衾又分手，不知行路本無情。

六使行到山寨，孟良先遣人，入寨中通知。岳勝聞知消息，即引數十人，出半山迎接，恰遇六使，拜伏道中。六使進寨中坐定，眾人齊拜賀畢。岳勝再拜曰：只因本官得罪，致各人四散而去，今日復得相聚，是我眾之幸也。六使曰：前事慢說，今主上被困魏府，聲勢甚緊，可作速預備救駕。岳勝曰：主上不以社稷為重，輕信讒佞，要致本官於死地，今幸皇天開眼，留得本官復在，不如只居此處，自稱一國之君，圖取快樂，何以救駕為哉？六使曰：我等盡忠報國，留美名於後世，若肯此一方，萬代罵名，是為強徒而已。岳勝不敢言，因設宴賀席。是日寨中大吹大擂，眾人酣飲而散。次日六使遣人去招劉超、張蓋等來到；只有陳林、柴敬、宋來。岳勝曰：此二人復歸佳山寨屯集，可善人報知。六使乃請劉超前往，不數日陳柴亦率所部來到。時帳下岳勝、孟良、焦贊、陳林、柴敬、劉超、張蓋、管伯、關均、王琪、孟德、林鐵槍、宋鐵棒、丘珍、丘謙、陳雄、謝勇、姚鐵旗、董鐵鼓、郎千、郎萬，共二十二員指揮使，部下精壯八萬餘人。六使曰：此足以勝敵。先遣人入汴京城報知，約期進兵；又着人往虎山寨，會知楊太保。六使分遣已定，剋日點集部下，



旗掛大書，即揚六使魏府救駕之數。自一辭刺擊，將大軍離山，出銀力槍薄薄，劍戟層層，時感夏天氣，南風微起。六使行之際，忽見前面一彪車到，宋太保令人探視，知是楊太保來。眾人相見，一同進行。六使於馬上見軍容可掬，口占一絕云：

受謝後合英豪勢真雄，萬里風色送行蹤。此回專候來邦國，說與番君避避鋒。
大軍將進州城，八王亦率部四萬來會。見六使亦勝之喜，六使曰：我行前來救駕，幸滅劫類，平定幽州，在此一舉也。八王然之，遂將扎州城中。次日六使召岳勝曰：此舉固已久，汝為先鋒，亟進衝關一陣，挫番將銳氣。岳勝領命去了。又喚過孟良、焦贊曰：汝同劉張陳柴等各部兵三萬，分從右翼，攻入番營中軍，須用力戰，吾用後軍繼進，必能全勝。孟良等亦部兵而行。六使分遣已定，與八王議曰：我與殿下率精兵後應，諸將必能成功。八王曰：那馬是魏，足能定亂。六使謙不敢當。次日兵行之際，忽正北征塵蔽天，燕及之彪入馬來到，盾牌舞刀，開關陣，番將劉珂不能抵敵，大敗而走。宋軍奪得囚車，送入六使軍中，不是別人，乃是保駕將軍呼延贊也。六使連忙打開放出，謂曰：天教相逢，果然竟遭得勝。八王曰：老將被困之日，屢欲報知主上，來取恩下，怎奈軍情嚴重，勿能達意。若今日不是那馬相救，幾喪殘生。六使大喜！命見八王。八王曰：此天子洪福也，故使將軍遇救。六使下令諸將，兼程進發。是時昇宗在魏府，與眾臣懸望救援消息，音問不通。城中糧草將盡，臣下皆宰馬而食，番將攻圍緊急，勢已危困。却說劉珂敗陣，見

天聲稱道：中朝以援兵到，槍去呼延贊。蕭天左大驚！即遣人哨探那路救兵，探馬回報曰：前旗上大營，楊家學號，來得甚是精厲。蕭天左下令，各營整兵迎敵。分遣表定，前隊岳勝軍馬漫山遍野而來。番將耶律慶怒曰：中國君臣，困死一半，汝來亦就戮屠耳。岳勝拍馬舞刀，殺進番陣。耶律慶舉槍迎之。兩馬相交，戰上數合，番兵圍將攔來。孟良焦贊分左右翼攻入。番將麻哩喇虎與方天戟，繞出助戰。焦贊戰得激烈，掄利刀橫衝北營，如入無人之境。恰遇番將劉珂來到，交馬只一合。焦贊斬落馬下，宋騎競進，萬弩齊發。蕭天左奮勇來戰，楊太保一箭射落馬下；王金秀望見，殺出救之而去。耶律慶料不能敵，斜刺殺出。岳勝乘勢追前一刀，揮為兩截。麻哩喇虎潰圍逃走，被劉超張蓋用絆索纏倒其馬，向前捉住。師蓋正待來救，被耶律萬殺到，併將生擒於馬上。孟良直衝進東門，敵樓望見城下鏖戰。節度使李明王空節，開門接應夾攻。北兵倒旗棄甲，如風捲落葉而走。宋兵長驅追擊，殺得尸橫滿野，血流成渠。蕭天左與王金秀率殘卒，垂首喪氣，深夜走回幽州去了。宋兵奪其營寨，掠得牛馬輜重無算。蓋此戰成功有三機焉：一者番人攻圍已久，志意浸懈。二者不意六使尚在，先奪其心；三者宋兵新來，銳氣正盛，而且又攻其勿備也。後人有詩贊曰：

宋運興隆啓聖明，英雄効命發長征。番人棄甲拋戈遁，方顯楊家救駕兵。

時八王單騎先入城中，見真宗稱賀曰：賴陛下洪福，已取得楊六使來到，救駕殺得番寨。

真將，敗北而去。真宗曰：朕脫此難，卿之功也。因令宣進楊六使，伏御榻前，帝曰：卿因誤犯前罪，特悉赦之，今有救駕大功，朕決不有負。六使頓首奏曰：機會難得，陛下車駕在此，威風百倍，臣率所部直搗幽州，取蕭后地圖以獻，永息邊患。此千載之盛舉，乞准臣奏。帝曰：卿言甚善！祭車駕久出，壯士疲困，須待回朝議之。六使退出軍中，以所捉番將，盡梟行首號令不懸，次日帝以代州節度使，楊光美為魏州留守，下令各營班師回汴。軍中得令，無不歡躍，六使與文武護駕，直離魏府望大梁而進，但見：旌旗動處黃龍舞，畫角鳴時登晝聞。大軍一路無詞，不日到京城。車駕進入皇城。翌日設朝，羣臣賀畢。真宗以扈從文武，久困魏州，各賞使有差，宣六使入殿前，親慰甚厚，因謂之曰：有關賴卿以安，煩所部仍鎮此處，使北番不敢南下，是為社稷蔽扞。六使奏曰：臣正待再往佳山寨，招募義勇，以圖伐遼之計，未得聖旨，既陛下允臣立功，即便前行真宗大悅，册封六使為三關都巡節度使。皆勅一道，斬伐自由。六使拜命。帝於便殿設宴，犒賞救駕將士，君臣盡歡而散。六使巡來無佞府，拜辭令婆起行。有子楊宗保年紀一十三歲，欲隨父同往三關。六使曰：佳山寨，乃苦寒地方，去則無益，只在侍奉令婆，待汝成人，即來收汝，宗保乃止。六使辭別府中，與岳勝孟良等軍馬，前望三關進發。有詩為證：

大將南征得勝回，旌旂雲擁後車摧。須知此去存銳氣，竟使皇家詣旨來。

三軍一路無詞，不日到佳山寨。六使入舊營中坐定，衆人參見畢。乃下令修葺營棚。

築造關隘，分遣岳勝等為十二關，各領所部，整點槍刀衣甲聽令，自是三關仍前興旺，六使每遣選騎，緝探北番消息，與諸將征自議征取之計不題。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蕭后出榜召英雄 真宗遣兵征大遼

蓋唐自定鼎以來，歷傳相承。迨至昭宗失恩，遂致羣雄並立，天下紛紜，致有梁唐晉漢周，處稱五代，五角分爭，百姓有朝不保夕之虞。勢成割據，宇宙無片刻枕臥之寧。是故勳極思治，天生雙聖於趙氏，分久乃合，降一統於炎宋。自御極以來，英雄雲起，河東有呼延贊之來歸，山後有楊業之効命。南征北討，使劉鈞亡命於晉陽，東蕩西除，致漢主失國於河東。詎意將星隕降，李陵碑下，英雄窺伺。甲計調零幽州城內，憂憤喪師。二軍大起，遂使英雄繼父志，領帥出師，更得寡婦助國威。疆場百戰，使敵人聞風逃避。坐鎮三關，中原泰山安穩。賭此情形。蕭后何不安分？天命有在，幽州何至滅亡？豈不傷哉！今且慢。單講北方蕭后之事，蕭天左自敗回之後，蕭后日夕憂慮中國見伐。一旦與羣臣議曰：道未遠，韓延壽奏曰：諺云：大國有征伐之兵，小邦有預備之固。今大遼宿將老帥，已不堪任，望陛下效選舉之例，出下榜文，招募英雄，任其帥職，以備宋以來侵，則為長保之策。蕭后允奏，著文臣草詔，招募榜文，以進曰：

大遼蕭太后，為招募英雄，以防國難事。蓋開兵以將為貴，將以才為能，今值大遼多事之秋，戎馬相尋，干戈勿息。今出榜文招募各處豪傑，或有抱謀略而隱於山林，懷武藝而沒於窮壤，奪旗斬將，攻關取城，不拘一技一能，可輔定霸者，咸集幽州。孤視其才，能稱職，即授重權，尊其爵位，故特為示。

蕭后看罷榜文，即令張掛榜文於城門。招收英雄，正是：「欲教勝敵楊家將，除是神仙再世來。」大中祥符四年，蓬山有鍾呂二仙，適在山島洞中，煉丹圍棋。鍾離問曰：爾曾憶黃鶴樓貪白牡丹之事乎？洞賓答曰：色慾之心，人皆有之；弟子尚且脫胎換骨，亦被迷戀，况凡夫俗子乎？鍾離曰：此理本然。又問：黃鶴樓酒舍，汝何留戀三載，此豈仙家所宜食乎？洞賓曰：弟子存神煉氣，此味不能斷之。鍾離笑曰：衆道友論汝酒色二字，猶有餘染，果不虛也。洞賓言覺愧悔，尊敬師長，不敢與辯。忽然南北起一道疫氣，衝雲漢間，但見「萬丈紅光隨火入，千條殺氣逆烟來。」洞賓看罷，喚仙童撥開雲霧視之。回報曰：却是南朝龍祖，與北番龍母相鬥，殺氣入於此。鍾離曰：吾以氣推之，尚有二年，殺運未除，只是可傷，黎民受其荼毒。洞賓問曰：既師父以氣數之，還是龍母戰勝？龍祖戰勝？鍾離曰：龍母逆妖之類，走北番竊起一國；龍祖應天運而生，以作萬民之主，今遭其援關，不久當為龍祖所滅。洞賓曰：二龍爭攘，百姓何辜？吾仙家以救人為心，師父何不

早教龍母以歸？鍾離曰：存心修養，莫將閒事惱心，言罷入海中。洞賓見鍾離已去，自思衆仙笑，酒色為戀，師父指道龍祖為能，我今要親往凡間，扶助龍母，滅却南朝，又恐師徒分，亦礙。這見番界碧羅山有萬年椿木，今成精怪，不如令他脫身降世，以助龍母。即着仙童喚椿木精來到。洞賓曰：吾今付汝三卷三甲兵書，上卷觀視天文，中卷變化藏機，此二卷汝不必學，只有下卷。凡入難識，內中盡載陰文，迷魂妖遁之事。吾教汝熟視，即今北番蕭太后出下榜文，招募英勇，欲與南朝交兵，爾可脫身降世，將此下卷兵書扶佐北番，待滅中國之後，我收汝同入仙道。椿樹精拜曰：小草下凡，雖可施展兵書，恐不能適耳。洞賓曰：汝先去揭榜文，我即親降凡間，代汝用事。椿樹精即日拜辭仙主，逕變身化作一道金光，震聲如雷，走入北番，來到幽州城，正見各處壯勇空於城門外看榜。椿樹精踏進前叫曰：待我來揭。衆視之，其人半得面如枯鐵，眼若金珠，身長一丈有餘，兩臂筋肉突起，類極奇異。守軍以其揭了榜文，引進朝中，來見蕭后。蕭后視罷大驚曰：世上曾有此怪貌？因問壯士何處人氏？椿樹精答曰：小可祖居碧羅州，姓椿名岩，蕭后曰：汝有甚武藝？曰：兵書戰策，一十八般武藝。無有不通。蕭后大悅。即與文武議封官職。蕭天左進曰：壯士初進，未見其能，陛下權封以中職，候其建立奇功，再議未遲。后允奏，乃封椿岩為團營都總使。椿岩謝恩而退。却說宋真宗以魏府之恥，欲圖報雪，召集羣臣計議。八王奏曰：陛下以一統之盛，幽州一隅封字，取之不難。怎奈士馬未集，尙待

從容討之。帝未應。忽一人出曰：不待此時進兵，更待何時？衆視之，乃是光州節度使王全節。又奏曰：臣有一計，可保北番拱手，隨即納降。帝曰：卿有何妙計？全節曰：北番中國之兵，志難取勝，乞陛下敕澶州一路，雄州一路，山後一路，此三路乃幽州咽喉，易運糧餉；臣再提一路之師同四路進兵。北番雖有英雄之將，何能當之？帝依奏，即命三路出兵，以全節為南北招討，李明為副使；部兵五萬前行。全節得旨，領兵離汴京望幽州進發。時初春天氣，風和日暖，但見一路上好花無意採，林中芳草動人情。一大軍來到九龍谷下。消息傳入幽州，近臣奏知蕭后，中國起四路兵馬，聲勢甚熾。太后大驚曰：不意其來如此速耶？因問誰可部兵迎敵？道未罷，椿岩應聲出曰：陛下勿憂，臣舉一人退宋兵，如摧枯拉朽，取中原如反掌之易。太后問曰：卿舉何人？岩曰：臣之師父姓呂名客，現在宮門外，未敢擅入；若用此人退敵，何患不克？后即宣進呂客於階下視之，見其人物清雅，舉止特異，自思此人必有奇才。乃問曰：卿要來應募求進身否？呂客對曰：臣聞陛下欲與南朝交兵，來相助一臂之力，取其天下。后曰：卿要多少人馬而行？呂客曰：宋善戰者多，可用陣圖破之；依臣所論幽州軍馬，不足調遣，陛下須於五國借兵，可成大事。后曰：五國是誰？呂客曰：可修書一封，差使命往遼西卑鮮國見國王耶律察，獻送金帛，以結其心，向借兵五萬，彼必無推。又修書資官話，往森羅國，賞賜國王孟天能，令他發兵五萬相助。又再遣一使進黑水國，許以功成之後，割幽光之地謝之，令助兵五萬，必是

悅從。又差一使命赴西國。見國王黃柯環，說知中國利害，借兵五萬。再着親臣，往長沙國見國王蕭靈王，借兵五萬。若得此五國兵來，使臣平生所學，排下南天七十二陣，使宋君臣視之，心胆碎裂，拱手歸命矣！蕭后聽罷大悅曰：卿子牙重出，諸葛復生。即日封呂容為輔國軍師，北都內外兵馬正使。呂容謝恩而退，太后遣下五處使臣，資金寶往詣卑鮮國等而行，當下領使臣分投進見。自是五國得賜救資，各國無不悅。鮮卑國王差黑細令公馬榮為帥，森羅國王差龍太子為帥，黑水國王差鐵頭黑太歲為帥，長沙國王差駙馬蘇何與與公蕭真為帥。四兵五萬，陸續而來。不消數十日，都集幽州驛候。近臣奏知蕭后，五國兵馬齊到。后宣蕭呂容曰：五國之兵已到，軍師何日調遣？呂容奏曰：臣此行不是等閒，陛下再召回雲州耶律休哥等，蘇州蕭德懣等，起傾國之兵，與臣提調，管取克伏中原。后允奏，即下旨於雲蔚二州。調回各處軍馬，以魏相令公韓延壽為監軍，都部署王金秀以下，並聽調遣。統率二十五萬精兵合五國共五十萬，隨呂軍師征進，韓延壽得旨，出往校場操演齊備。越數日，雲蔚二州軍馬偕呂軍師同率五國精兵，令北番人馬離幽州，浩浩蕩蕩，盤九龍谷而進。此一去有詩為證。

此番兵馬來到九龍谷，不用曠野下寨，對面便是宋營。次日呂軍師，召集諸將吩咐曰：三月丙申干支相尅之日，吾將排陣，各次須聽聽外，如有後期者，先斬後奏。韓延壽進曰：軍師出令，誰敢有違？欲知排陣情形，下回分解。真詩曰：雲蔚二州軍馬齊，七十天門戰陣開。

第三十三回 呂軍師排天門陣 楊六使明下三關

呂軍師取過一圖一張，吩咐中營騎軍五千，離九龍谷一望之地，築起七十二座將臺，每臺令五千軍守之。另外設立五壇，豎立旗號，按着青黃赤白黑五色，內開有道七十二路，往來通達；待築完備之後，提騎軍領首前去，按圖豎立。不數日，臺築齊，甚是完固，回報呂軍師。呂軍師親往巡視一遍，擇定其日下，衆將聽調。三巡鼓罷，五國軍馬齊齊排列，呂軍師先令鮮卑國黑細令公馬榮，率所部軍列在九龍正路，排作鐵長命鎖陣，分一萬軍，各執長槍，按為鐵長命鎖；又把守將台七座，又分一萬軍，各執鐵槍，把守將台七座；再分一萬軍，各執利劍，按為金鎖，又把守將台七座。馬令公領旨，一聲砲響，率軍排列去了。有詩為證：

畫角齊鳴陣勢開，鐵門堅固巧安排；教縱敵將能擒破，險是神仙秘訣來。呂軍師仍下令，着黑水國鐵頭太歲。率所部軍靠九龍谷左，排作青龍陣，分一萬軍，手執黑旗，按為龍鬚。把守將台七座；又軍一萬分四隊，各執寶劍，按為四個龍爪，把守將台七座；又軍一萬，各執金槍，按為龍麟之狀，守將台七座；鐵頭太歲領旨，所率部分布去了。有詩為證：

青龍陣勢智謀淵，百萬雄兵亦凜然！自是中朝豪傑在，敢馳駿馬入南天！

呂軍師又令長沙國蘇何慶以部下靠九龍谷右，排作白虎陣，分一萬軍，各執寶劍，按爲虎牙，把守將台七座；又一萬軍，各執短槍，按爲虎爪，把守將台七座；再令耶律休哥左屯軍一萬，守將台六座，於前按朱雀，耶律奚屯軍一萬，守將台六座，於後按玄武；繞圍右，作犄角之勢。蘇何慶耶律休哥等，各領所部而行。有詩爲證：

白虎交加陣勢雄。排前朱雀將台中；後居玄武藏機妙。敵國兵弱不易通。

呂軍師再遣森羅陣，金龍太子，以所部軍，端守將台中座，按作玉皇大帝，坐鎮通明殿。令董夫人裝作梨山老母。再繞中台，分軍一萬，各執青黃赤白黑服色，按爲四斗星名；另軍二十八名：披頭散髮，繞中台前，按爲二十八宿。仍令王金秀裝爲玄帝。王金秀手執黑旗，排成龜蛇，把守二門之北。金龍太子等，領部兵去了。有詩爲證：

玉皇駕下列星君，陣勢巍然智墮羣；不待仙家親降世，定教中國兩平分。

呂軍師又令西夏國黃瓊女，所領女兵，手執寶劍，按爲太陰星；蕭撻懶率所部，各穿紅袍，按爲太陽星；又令黃瓊女赤身裸體，立於旗下，手執骷髏骨，遇軍大哭，按爲月孛星之狀；耶律沙率所部，巡視四方，按東西南北斗，結爲長蛇之勢；黃瓊女各引兵分布不題。有詩爲證：

戰鼓頻敲勢若雷，東西南北門陣開；仙家擺作拿龍計，不想英雄識破來。

呂軍師又令蕭后單陽公主，率兵五千，各穿五色袈裟，爲迷魂陣。內雜番僧五百，爲迷魂長老，密取七個懷孕婦人埋旂倒下；遇交鋒之際，攬取敵人精神。單陽公主得命，引兵依法而行。有詩爲證：

陣陣相連甚奇，鬼神夜夜魄精迷；分明一個安邦術，變作天翻地覆機。

呂軍師下令，耶律突選健僧五千，手執彌陀珠，按爲西天雷音寺諸僧，勇以五百利劍分列左右，按爲鐵羅漢，總居七十二天門之首，以吞敵人威勢。耶律突領命而行。有詩爲證：

堂堂陣勢立方圓，萬馬爭馳遶將雄；若使英雄齊用力，儼教聖主窟中虜。

呂軍師排完陣勢，着椿岩與韓延壽督戰，每陣中並觀紅旗爲號，指揮迎敵。果是仙家妙術，世人莫知。七十二陣，變怪奇異。晝則淒風冷雨，夜則河漢皆迷，好使人驚！正是：「不有神仙開妙祕，如何能破鬼神機？」次日椿岩以師父陣圖已完，與韓延壽議曰：「今宋兵列陣於對壘，可差人下戰書與知，看他如何出兵？」延壽然其言，即遣番軍來見宋將。王全節批回戰書。次日引李明等出九龍谷。平川之地邀戰；望見正北一座陣圖，如生成世界一般，即驚曰：「番家必有奇才在軍中，且未可即戰。道未罷，番師椿岩韓延壽，二騎飛出，厲聲高叫曰：宋將若只鬥武藝，即便交鋒；如要鬥文，試觀吾陣。全節顧李明曰：北兵勢銳，若與交戰，終是不利；以陣圖而言，回兵計議乃可。明然其言。全節曰：鬥戰武夫效力之事，不足爲奇，待再整陣圖來破，方見高低。椿岩笑曰：任汝去排陣來戰，吾不

暗算汝也，乃收兵回營。全節歸至軍中，謂李明曰：陣勢小可頗詰，未見今日之異，當具奏朝廷，速遣能將辨視。李明曰：事不宜遲，須即行之。全節乃畫成陣勢圖局，遣騎軍尋夜赴汴京，奏知真宗。真宗看罷大驚！即逼示文武，無一人識得者。寇準奏曰：臣視陣圖，內中變化必多，除是三關名將楊六使，可識此陣；其他邊將，恐不能識。帝允奏，遂遣使巡赴三關，來見楊六使，宣讀聖旨畢。楊六使領旨，與諸將議曰：既主上有旨，當得赴命，因令陳林柴敢守寨，自率岳勝孟良等二十二員指揮使，統領三軍，離山披寨，此一去，有詩為證：

萬戰叢中爭六合，千軍隊裏定乾坤。英雄自有平戎策，直指旌旗入陣門。
軍馬一路無詞，不日到了汴京。六使以所部扎於城外；是日隨班朝見。真宗帝曰：近因北征帥將，道番人排陣勢圖局，文武皆不能識得，朕以卿太原名將，陣圖素熟，卿試看此為何陣？六使承旨，接過陣圖觀之，奏曰：臣視此陣，必有傳授，番邦無人能排此陣者，須容臣親提士馬，臨敵境看過，方明其理。帝允奏，賜六使金卮御酒，即命起行。六使謝恩而退，即率所部，離汴京，望九龍谷進發。探馬報入，王全節聽是楊家兵到，不勝之喜！與李明等出營迎接。六使下馬，與全節並轡入帳中坐定，二人各叙起居。全節曰：近因小可北征，不想番軍於對壘排下陣圖，甚具奇絕！今得足下來此，想有定論。六使曰：主上以陣圖視之，小可一時難明，還待出陣前觀視，看他變化如何。全節然其言，令具酒醴。

相持夜靜乃割，自是下谷中軍，岳勝孟良等，披掛齊備，鼓罷三通，宋軍鼓噪而進。北將韓延壽，亦率兵列於陣前，楊六使端坐馬正，高叫曰：北兵休放冷箭，休看吾陣。延壽認得是楊六使，自思曰：此人乃是將門出身，探識兵法，下令各營，依紅旗指揮，隨時變化。番營得令，一時響震，陣圖如山岳之勢。六使於馬上傳觀良久，謂諸將曰：陣勢吾曾排着幾番，未嘗見此變化。道是八門金鎖陣，又多了六十四門，道是迷魂陣，又有玉皇殿，如何敢破？只得問軍商議。岳勝等乃回軍入營，北兵亦不追趕。六使歸軍中，與全節議曰：此陣果具奇絕，小可亦不能識。全節曰：君若不識，他人愈難明白。六使曰：可急遣人奏知御駕親征，然後計議。全節仍差人赴京，奏知真宗。真宗聞報，與羣臣議曰：楊家不識其陣，必非小可，朕只得御駕親征。八王奏曰：此一回須用陛下監戰，方可成功。帝准決。遂下令寇準監國，大將呼延贊保駕，八王為監軍，教令諸邊帥臣，俱各隨征。聽調，旨意既下，諸將整備伺候不題。次日車駕臨梁，望幽州進發。時值夏末秋初，但見旗旛旌舞，西風急，斗帳深，夜色寒，平大路，無詞，不日望九龍谷附近，楊六使趕至，迎於五十里之外。真宗下命於正南駐紮，諸將朝見畢，帝宣六使入御前，問其陣勢如何？六使奏曰：其陣勢排得奇異，臣亦不能識，必聖駕來觀。帝允奏，下令明日看陣。六使退出，吩咐各軍整備不題。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聖母兵法授宗保 真宗出榜請醫人

却說北番聽得宋君親到，與韓延壽松岩議曰：宋君車駕親來，遠由具奏，請君后車駕亦來監戰，則諸將知所尊命，可建大功。若曰：此言正合吾意。延壽即具表，差人入幽州奏請。蕭后得知，與羣臣商議。蕭天左奏曰：陛下此行，乃圖中原之計，勿阻其請。后大悅，因命耶律韓王監國，蕭天左為保駕，耶律學古為監軍，即日發幽州，大軍浩浩蕩蕩，望九龍谷而來。延壽等接見，具言宋人不識陣法，及宋帝親征之事。后曰：卿等各宜盡力建功，若得中原，高職寡人不吝。延壽拜命而退。蕭后立營於正北，分遣諸將，翌日見陣。平明鼓罷三通，正南宋真宗車駕擁出，將佐齊齊排列前面。對壘蕭后亦親領軍而出。遙見黃鸞下，真宗高坐馬上，看陣。蕭后帶着紫驛驢，立於黃羅傘下高叫曰：宋君一統天下，尚不足，屢欲圖我山後九郡。今來決一雌雄，若破此陣，山後盡歸兩國，不然還要平分天下。真宗厲聲答曰：汝遼界陋夷之地，從歸獻於朕，朕亦無用。豈此陣勢，亦不難破。言罷抽身還營。蕭后亦退。帝回入帳中，召諸將議曰：朕觀此陣，穩態極，卿等不能破之，將何為計？六使奏曰：臣父在日嘗言五卷兵書，惟下卷難窺，皆是陰符遁術之術；想此陣必出於下卷，臣母或聞其詳，乞陛下召問之可曉。帝大悅，即遣呼延顯領敕命去，尋夜前去。延顯領旨，逕赴無佞府，見楊令婆。宣讀聖旨曰：三



朕以御駕北征，適因番兵排下一陣，陰陽變化，軍中莫識。且番人口出不遜，必欲與朕爭衡。朕立意要破此陣。惟夫人久在太原，得先君之指示，當明其竅。時來宣召，聞命之日：隨後即至，以慰朕憂。

令婆拜受旨畢，款待天使，因問陣勢之由。延顯答曰：前日聖上因與蕭后對陣，言語頗厲，故來宣取大駕，立待回奏。令婆曰：明日即行。呼延顯辭出，次日令婆吩咐柴郡主曰：聖上來宣，只得赴命，勿使宗保知之，太郡領諾。天使催促起行，令婆整點齊備，與呼延顯離楊府逕往幽州而去。適宗保打獵而來，因問令婆何往？郡主曰：入宮見宋娘娘，有國事商議，數日便回。宗保懷疑，逕進城中密訪，遇守北門軍校問曰：曾見令婆過此否？軍校答曰：侵早與天使赴御營去了。宗保聽罷，亦不回府，勒騎隨後趕去，一路問訊。路人皆道過去已久。看看日色將晚，宗保一直行去，不想走差路徑，來到窮源僻處，全沒有人烟。宗保大驚，欲待再走，林月昏黑，莫辨路途。正在慌急間，忽見谷中透出一點燈光，宗保隨光影近前，見一所大房，似廟宇之狀，遂拴了馬。連叫數聲。裏面有人開門，引宗保進入，見一婦人坐於殿上，兩邊儀從，甚是雄壯。宗保拜於階下。婦人問曰：汝是何人？夜深至此。宗保道知本末，且言因追令婆，走差路途至此。婦人笑曰：汝令婆赴軍中看陣，如何難得！因令左右具飲食款留宗保。宗保亦不辭，開懷食之，乃是紅桃七枚，肉饅頭五色。食畢，婦人取過兵書一本，付與宗保曰：吾居此間，近四百年，未曾有人至

此合看劉乃夙緣也。汝將此書下卷熟玩，自有破陣之法。可去扶國聖主，降伏北番，俟將門萬代公侯，不失為楊家之子孫矣。宗保拜而辭，不婦人命左右指示保出路，天色漸明，左右曰：此去一直之路，便是汴州，若能而去，宗保在馬山且驚且疑，山前得深山，却是大路，問居民此是何處？居民指曰：前一座大山，乃紅雲山，內有紫雲聖佛廟，近年荒廢，基地尚在，宗保默然曰：凡事不偶，此真乃奇遇也。遂取出兵書玩之。熟讀滋味，不勝懽喜。後人有詩贊曰：

英雄何事有奇逢，一本兵書術竅通。此去定教扶聖主，將軍真可稱騰龍。

却說楊令德隨天到御營中，朝見真宗。真宗賜楊厚，道知此番新布陣之機。令紫曰：巨家先君，曾留下一書，未知此陣破得否？遂臣妾與本使出陣看視。帝允奏命紫辭退，次日率六使，及眾將登台觀望其勢，相見刀兵隱隱，殺氣騰騰，因紅旗動處，火變化無窮。令紫細看良久，取兵書對之，不識出在何處。下將台謂六使曰：此陣莫道我等不識，就消汝父在日，亦未見也。六使曰：似此如之奈何？令紫曰：楊門不識此陣，他人愈難曉矣。正在問答，忽報宗保來到。六使怒曰：軍伍之中，汝來何益？道來罷，宗保已進帳，願見父怒氣不息，乃曰：爹爹莫非為陣圖不識而煩惱乎？六使曰：汝勿妄言，好好回去，免受鞭笞。宗保曰：我即回去無妨，誰人能破此陣？命紫問其言，紫近與同曰：汝在何處會見此陣來？宗保曰：孫子頗識陣圖，試往觀之，自有定論。命紫令岳勝孟良等去扶

宗保看陣。岳勝得令，隨着宗保登將台，望良久，願請岳勝曰：此陣排得極巧，真可謂不盡，破之甚難。岳勝曰：真為驚問曰：御營將帥聚集，無一人敢正視此陣者，小本官何以識之？宗保曰：且問軍中細說。衆人離了將台，岳勝入見六使曰：小本官深明陣法，書破之甚易。六使笑道：休聽他胡說！岳勝即將宗保見各處，道知陣圖可破之故。令紫曰：汝既能破，且問此陣何名？宗保曰：既觀此陣，衆等問可也。自九龍營正北布起，直攬西南一派，都是著名把守，內有七十二座將台，築開南道，路路相通，每為七十二座天門陣。左右側懸旗之下，陰陰杳杳，日月無光，乃吞迷敵人之所，俾得孕婦在壇，更為慘毒，此一處頗難破之。其外尚有不全處，中台玉皇殿前，缺少天燈七七四十九盞，青龍陣下，少了黃河九曲水；白虎陣上，少了虎眼金蠟兩面，虎耳黃旗三張；玄武陣上，欠珍珠日月皂旗一面；是幾處待孫子依法調遣之。破如風掃殘雲，霎時即消，有何難哉？各婆大驚曰：吾兒何處得此妙訣？宗保不隱，將所得兵書之事道知。六使聽罷，以手加額曰：此主上之洪福，使汝得此奇遇。次日六使進御營，道知此陣名，且言有不全之處，破亦容易。真宗大悅曰：卿既能識此陣，當何日用以進兵？六使曰：待臣與宗保商議。帝允奏，六使出到軍中，召宗保計議。宗保曰：彼以下支相冠之圖布陣，吾當以子支相生之日入陣。六使然其言，命將將進候。不想真宗駕下，王樞密以陣圖不全消息，遣人深夜入番營報知。番將聽得大驚，入看廟后，廟后曰：似此如之奈何？延壽曰：陛下可召呂軍師問之。

。后即降旨旨呂軍師入帳中問曰。卿排下此陣，緣何有這幾處不全。呂軍師自慰。彼軍中亦有識得其陣者。乃奏曰。果有未全，待臣按法添起，縱使軒轅復出，亦不能破矣。后曰。卿宜早設，勿使敵人測破。呂軍師出到場中，下令於玉皇殿上，添起紅燈，青龍陣上開起黃河，白虎陣內，左右建起一面黃旗，當中設立金鐘一面，文武陣下豎起日月旗，分布齊備，已成全陣。正是：只因奸賊通謀，惹起干戈大會戰。却說楊六使分遣諸將，並依宗保指揮，擇定某日奏帝出師。帝聞奏下敕，各營並進。宗保引了兵岳勝登將台觀望，見天門布全。無路可入，叫一聲苦，跌下台下。岳勝大驚，連忙扶入帳中，報知六使。急令人救醒，問其緣故。宗保曰。不知誰洩漏軍機，使番人知之。今陣圖設完全，除是眞仙下降，乃能破矣。十六使聽罷，昏然悶絕。衆人近前扶起，不省人事。令婆放大聲哭，要人着慌。宗保曰。婆婆日慢囉囉，可請入殿下計議。令婆乃收淚，着人請入殿下到得軍中，令婆道知其由。八王曰。帥那馬有病，待奏知主上商量。即辭令婆入見帝，奏知六使得疾之故。帝驚曰。若使延昭不起，朕之江山奈何。八王曰。陛下掛榜文招募名醫，先救延昭。然後議出兵。帝允奏，即出下榜文，掛於帳門外。次日軍校來報。有老翁攜取榜文。帝言。入進於御前問曰。卿何處人氏。老翁答曰。臣居蓬萊山姓鍾名漢，人稱爲鍾道人。近因楊家軍陣圖得病，臣帶來救。帝曰。又解破陣。帝見鍾道士一表非俗，自思此人必有廣學，乃令鍾道士往視六使病病。鍾道人回奏曰。臣能救治。帝問曰。卿還別藥醫。用針灸乎。鍾道士答曰。臣觀其症，陰氣傷重，只難爲一味藥品。帝曰。卿試言之。道士曰。須要龍母頭上髮，龍公項下鬚，得此二味藥來，可療其病。帝曰。二味藥出於何處。朕使人去求。鍾士曰。龍鬚不必遠取，只要陛下可辦。龍母頭上髮，須問北番蕭太后求討。帝曰。蕭太后朕之仇人，那裏去討。若有他藥代得，願出重金買辦。鍾士曰。偏要此品來，則可下藥。八王奏曰。延昭部下皆能幹之人，陛下出旨道知，或能有人求得者。帝允奏，令鍾道士且退，酌着大使部下前去取藥。令婆聞旨，與岳勝議道。此物可討，只是難得機密。八王前去。岳勝曰。敢問大夫。身着何計策。令婆曰。尚聞我四子，改名易姓，爲蕭后駙馬，若有人通知其由，必能求得。岳勝曰。軍中有孟良者，可幹此事。令婆即召而行。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孟良取髮哄龍母 延昭轅門怒斬子

却說孟良慨然領諾，晝夜來見鍾道士問要幾多。道士曰。汝去足可辦事，其髮不拘多少，待求得後，蕭后御苑中有匹白驃馬，可偷回，與宗保破陣。又有九曲玻璃井，亦在苑中，今青龍陣上，九曲水外皆是深井中化出，汝將沙石填塞了一眼，其龍即早無用。此陣易破也。孟良領命，遂偷出來，恰遇焦贊趕來。孟良曰。汝來此何幹。贊曰。因哥哥一個獨行，我心不安，特來相陪同往。良曰。此行要幹機密事，如何帶得汝去。贊曰。偏哥哥機密，而我洩露呢。定要同走。孟良無奈，只得帶他同到幽州城中，裝下。次日

良驛實曰：汝且留住店中，我探驢馬消息，即來。賀領驢。良遂製作一驢人，入驢馬府中，見四郎道知本官現在染病，來求藥品之事。四郎曰：此間將探者多，汝暫出，容我思計求之，過幾日來取。來取。孟良領諾，仍復變形而出。四郎思付半夜，心生一計，易得此驢馬此痛不止，曾用何藥可療。驢馬曰：吾因幼年戰力過度，血氣留於心腹，往時得龍鬚燒灰調服，已好數年，不想今又發矣。公主曰：龍鬚中國可有，今北番那裏討取？驢馬曰：得娘燒龍髮，亦能代之。公主曰：此則不難，即遣人前請軍中見蕭后知道取龍髮療驢馬之事。蕭后曰：既驢馬有疾，只要可愈，我亦惜哉？遂剪下其髮，付與來人而回。來人將龍髮入府中，驢馬將此髮燒灰服之，其病頓差，公主大喜。次日驢馬將所剩龍鬚藏下，恰遇孟良又來，便交代之。孟良接過，逕回店中，付與陳贊曰：汝將此先持去，我辭去，隨即還矣。焦贊領諾，帶龍髮出幽州去了。只說孟良驢馬久御苑，向琉璃井邊，連日沙泥之類，將中眼填實，抽身出到馬坊，正遇驢馬番官在彼看守，孟良詐番語云：汝若有信，道此馬將用，着我牽在教場跨演。守者曰：請勸番來看，孟良身邊假造驢鬚，即取出來看驗。番人無疑，遂將馬與之。孟良騎出教場勒走，是時將近黃昏，逃離幽州而行。此及驢馬得知，隨後追趕，已走去五十里程矣。孟良假龍鬚驢馬曰：走了一夜，回到軍中，見驢馬道：驢馬知驢馬完此大事，道士曰：本在楊家之部下。次弟請皇上龍鬚及龍髮，醫治其眼。

一服便痊。真宗聞道士醫好六使，不勝之喜，置入帳中問曰：汝願當職幾身，還與國重賞？道士答曰：貧道願應之性，不願官職，亦不願賞，貧道來此，非但調理楊將軍，還與真宗陛下破此陣而去。真宗曰：卿若能建此功勳，朕當勒名於金石，垂之不朽。道士曰：此陣變化多端，一件不空，難以攻打，容臣指示宗保而行。宗保曰：遂以鍾道士權授輔國扶道軍師，除御營以下帥將，並依舊道，不必奏聞。道士謝恩而退，見來六使，六使拜謝不已。鍾道士曰：驢馬幸得安全，貧道當與令郎破此陣圖。六使驢馬過宗保拜鍾道士為師。宗保拜畢。道士曰：軍中調遣，還要遣幾人自用。宗保曰：要遣誰人？道士曰：指示。鍾道士即令呼延顯往太行山取得遠商驢馬御營，又差焦贊往無佞府，召取八姨九妹并柴太郡；又令岳勝往汾州口外洪都莊，同大勝王貴，遣孟良往五台山來見五和尚，道要破天門陣，乞下山相助之意。五郎曰：前者瀘州救吾弟回後，一尊皈依，忘却兵事，今日又來相擾乎？孟良曰：此為國家大事，非由於己，師父可念本官勳勞，勿辭一行。五郎曰：北方有二道龍，昔在瀘州，降伏其一，尚留蕭天左在。除是龍關寨後門有降龍木二根，得左一根，可代其人，汝若能求得此木，與我作斧柄，則可成事，不然去亦無益。良曰：既師父將要此木，小可只得往求之。五郎曰：汝去索取，吾當盡備伺候。孟良即辭五郎往龍關寨來。寨主乃定天玉穆羽之女，小名穆金花，別名穆桂英，生有勇力，武藝極精，曾遇神授三口飛刀，百發百中。是日正與穆下出獵，射中一鳥，於箭上與面前，良拾得而去，行未數

夢，忽遇五六嘍囉趕來，叫聲將鳥還我，饒汝一死。良聽得，停住脚步。嘍囉上前，一齊發作，被良打得四分五裂而走。良又行得一望之地，嘍囉報得穆桂英，率眾追至。良聞後面人馬之聲，知是賊兵趕來，取出利刀，挺身待之。一剎時，桂英來到大馬，誅不盡狂奴，敢來此處相鬥？孟良更不答話，舞刀來戰。桂英舉鎗迎之。二人在山脚下，連戰四十餘合。孟良力怯，退步便走，桂英不趕，與眾人把住路口。孟良進退無計，謂嘍囉曰：吾將射鳥還汝，開路放我過去。嘍囉曰：汝來錯路頭，誰不知要過穆將軍者，留下買路錢，汝若無時，一年也不得過去。孟良自思有要事，只得脫下頭盔當買錢。嘍囉報與桂英。桂英令放路與過。孟良離卻此地，重回寨來，見六使道知五本官雲斧柄，穆將軍難敵，又將頭盔買路事，訴了一遍。六使曰：似如此之奈何？宗保曰：本官與孟良同走一遭。六使曰：汝恐不是其敵。宗保曰：自有方略。即日引孟良率軍二千來到寨外索戰。穆桂英聽得，全身披掛貫帶，部眾鼓噪而出。宗保曰：開汝山後有降龍木三根，乞借左邊一根與我，破陣事定之後，自當重謝。桂英笑曰：其木有在，願得手中刀，兩根連拿去。宗保大怒曰：捉此賤人，自往伐取！乃挺鎗直取桂英。桂英舞刀迎來。兩騎相交，十人戰至三十餘合，桂英個個破綻，拍馬便走。宗保乘勢追之。轉過山坡，一枝箭到，宗保坐馬已倒。桂英叫馬殺來，將宗保活捉而去。孟良隨後救應，寨上矢石交下，不能進前。良曰：汝眾等勿違，須待思着計策，救出小本官。眾軍依言，遂屯北關下不題。却說桂英捉宗保，恐帳中無貨

宗保厲聲曰：不必用刑，要殺便殺。桂英曰：其人物秀麗，詞慷慨，自思若與我成其夫婦，不枉為人生一世。密着嘍囉，以是情示之。嘍囉道知宗保，宗保半響，自思道：我豈得降龍木，若不應承，死其難免，莫若承其情而圖大計。乃曰：寨主不殺於我，且成婚，此莫大之恩也，敢不從命。嘍囉以宗保之言回報。桂英大喜，親扶宗保相見，令左右整備酒醴相待。二人權說，飲至半酣，忽寨外賊聲大震。人報：宋兵攻擊。宗保曰：既寨主不棄，還請開關，與部下知之，以安其心。桂英依其言，令嘍囉開關說知

，放孟良入帳中。孟良與桂英對席而飲，知是好意，乃曰：小本官在此快活，衆人膽亦驚破。宗保以寨主相顧之意道知。良曰：軍情事急，當即回去再來會。宗保欲辭桂英而行。桂英曰：本待留君於寨中，既軍情事急，只得允命。宗保徑出寨來。桂英直送至山下，似有不捨之意。宗保曰：倘遇救應之處，特來相請。桂英領諾而別。後人有詩贊曰：甲士南來戰陣收，英雄到處喜相投，非惟禍成姻偶，從此佳人志願酬。

宗保率衆人回見六使曰：不肖交鋒，誤被寨主所捉，蒙彼不殺，又與孩兒成親，特來請罪。六使大怒曰：我為國家未寧，坐臥不安，汝尚貪私愛，而誤軍情耶？喝令推出斬之。左右正待捉之，令婆即來救之曰：我孫兒雖犯令，目下國家大計，還當便宜放之。六使曰：因母所言，權囚起於軍中，待軍寧之後問罪。孟良曰：本官息怒，小本官結姻，誠不得已，特為降龍木之故，望赦其囚。六使不允，經將宗保囚下。次日良密入軍中，見宗保曰：

滿見德道士，言小本官，後有一十日血光之災，在此磨折過，只宜忍耐。衆曰保吾之。惟汝知之。德寨主英雄女流，且軍中用符此人，必得大利！汝再往見之。一者求降龍木，二者着生家相助。孟良領諾，即日徑詣關寨，見桂英說知，本官特來相請，并要請我部衆來門也。桂英曰：正待着人迎請汝主，我如何離得此地？速歸拜上本官，再不來。不聽之言？桂英怒曰：我當日少見識，被汝引去，今又歸吾，若再說，試我刀利否？孟良不敢聽，退出在外，思付一計道：若不用着毒計，彼如何肯肯下山。至黃昏左側，孟良密往寨後，放起一把無情火。正值九月天氣，夜風驟起，霎時間烟焰冲天，滿山通紅，穆開深凹下延燒。囉囉大驚齊來救火，被孟良提刀入桂英寨內，將其家小殺去一半，比及得知來歷，却被孟良砍伐降龍木二根，昇往五台山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穆桂英棄營投宋

楊宗保登壇掛帥

却說孟良用火計焚燬關寨，尋夜逃往五會山。天色漸明，火勢已滅，寨之前後，燒得七零八倒。穆英桂怒氣填胸，便點部下軍士，殺奔宋營，報此仇恨。部長進說曰：此必孟良見寨主不肯下山，故行此計。今山寨凋零，家小拋棄，不如相助宋君，一將佳配齊全，二者建功於世，亦良會也，何必自傷和氣耶？桂英沉吟半響乃曰：汝言極是。即將寨中所

有糧草，用重裝載備，扯起穆寨金字旗，率衆徑赴宋營中來。正是：有詩爲證。只因奇計能成，引到英雄建大功。騎軍報入六使帳中，遣知穆寨主率衆來到。六使怒曰：深恨此潑賊，勾引番鬼，致誤軍事，今日又來相賺耶？即統部軍五千出軍前，大罵賤人，好好過去，萬事俱休，若不收軍，汝命頃刻。桂英怒曰：好家來相助，反致凌辱之甚？遂舞刀躍馬，直取六使。六使舉鎗交戰。經數合不分勝負，桂英微生擒之，伴敗而走。六使縱馬來追，一聲弦響，射中六使左肩，翻身落馬下；桂英勒馬提之，此時岳勝焦贊等皆不在軍中，無人救應。桂英命撥六使解回原寨。忽山坡後旛旗捲起，一彪僧兵喊出，乃是楊五郎與孟良來到。桂英攔陣攔。孟良拍馬前，望見六使高叫曰：本官爲何被捉？六使未答，桂英問曰：此是誰人？孟良曰：正是小本官父親。桂英驚曰：險些有傷天倫，亟下馬親手解去六使，扶於上座，拜曰：一時不識大人，萬乞赦宥。六使曰：汝且起來相見。楊五郎等都會一處，合兵回至寨中。六使令放出家眷，桂英拜見令婆。令婆不勝喜歡，此女真乃吾孫之偶也。因命俱酒，與五郎等接風。五郎見母家感甚切。令婆曰：此吾兒當有佛緣，不必過傷，留得汝等在時，終教相見也。五郎收淚謝之。酒至半酣，人報岳勝呼延顯等調取各處人馬皆到。六使大喜，即出寨迎接。有王貴金頭馬氏，八娘九妹等，齊入帳中相見畢。六使請王貴坐上，拜曰：有勞叔父勳勞，拜見之禮也。貴曰：雖爲國事，安敢以勞爲辭？令婆等都

家叙舊，仍令設席相待，衆人歡飲而散。次日有人入奏曰：「今日有使入奏，言宗保與敵將相見，已各聽候，特請聖旨破陣。帝宗卿既已將將齊備，亦須機密而行，勿使敵人得知，而挫動我軍銳氣。六使領命退去，與宗保商議進兵。宗保曰：『卿父昨日未出陣，尚容擇日而進，不肖先令將將，前往探聽一回，徐議破陣。』六使然其言。天明鼓罷三通，宗保全身貫帶，揚旂鼓噪而出。對壘番馬驍勇，武揚威，跑出陣前。見南旗下衆將擁着一少年郎君，端坐白驃馬，身披錦衣，馬是蕭后所乘，大喝一聲：『乳臭匹夫休走！』其聲如空中雷，個個震。宗保聽了，翻身下馬，衆將救起。番將亦收兵回營。時六使聞知消息大驚，引兵即來到。時宗保已扶宗保入軍中坐。鐘道進進藥，吃了，始得甦醒。六使問其墜淵之故。衆人答道：『番人鷹鷂，不知小將軍陣前，倒倒六使憂悶無計，乃曰：『未與交鋒，畏懼若此，倘能破陣，則成功。』鐘道曰：『此非將軍不能破陣，蓋因未滿年，難以拒敵，必待奏請聖旨，授以重賞，賜其延年益壽，使彼陣前而破。』六使依其議，奏知真宗，以爲宗保年幼，拒敵之功，真宗與衆臣計議，八日奏曰：『陛下欲建不世之功，當有大將。臣等今有韓元帥之議，願請用韓元帥。』帝曰：『朕不欲建不世之功，天下太平立其矣。』帝曰：『當對以任職。』大玉曰：『太師下效漢將，韓元帥韓信，使諸將知所遵，摧堅斬敵，無不盡命。』帝始奏，下命軍校於正南隙地，築立三層將臺，按着天地人，五方豎起五色旗，於將臺前，俱如漢時所行，不一而足。韓元帥築完壇

所回奏。帝齋戒沐浴，擇吉日率羣臣登壇，宣宗保詣御前焚香，誓畢。帝親爲掛大元帥印，封爲嚇天霸王，楊宗保征遼破陣主將。宗保領旨謝恩。帝謂衆臣曰：『朕以宗保年幼，其人特賜一歲，以作滿丁之數。』八王奏曰：『既蒙陛下賜一歲，羣臣亦贈一歲，共湊成一十六歲過滿了，使出兵有萬倍之威。』帝悅曰：『卿見更高，即如議下救。』軍校差捧令牌，送宗保歸營。宗保再拜受命，與軍校先行。帝全羣臣下壇，仍回御營，翌日宗保坐中軍行事下令，各軍聽候。請鐘道士入帳，商議進兵。鐘道士入曰：『番兵陣勢甚雄，當先令一人前往探聽一遍，然後徐議攻擊。』宗保乃問軍中誰敢往視大部陣？道末罷，焦贊應聲出曰：『小將願往。』宗保曰：『汝性急之人，恐有誤。』鐘道士曰：『這一回正用得此人。』宗保允其行。焦贊入營中與牙將江海議曰：『今特往觀此營，君有何計救我？』海曰：『若無蕭后救旨，如何能進？』汝既前往，還須假着救旨而去。贊曰：『救旨能假，那裏討得印信？』海曰：『此事何難！吾父曾爲蕭后內官，得其印信，我依樣刻出無訛，然後與君前往，決無誤事。』贊大喜，即請着假文，用了印信，尋夜出到九龍谷，先觀鐵門鎖陣，見番帥馬榮，威風凜凜，立於將台上，部下把守如鐵桶一般。馬榮見贊問曰：『汝是誰差到此？』贊曰：『娘娘有救旨，着飛打探一番。』榮曰：『請拿出旨來看。』贊急取示之。龍榮看罷，令開陣與過。贊因對一聲，遂過鐵門陣，經到青龍陣，大將鐵頭太歲厲聲曰：『此處是何所在，汝敢來擾亂？』贊曰：『娘娘救旨，差來巡視，何謂擾亂？』太歲見旨，遂開了青龍陣，放入贊。贊進觀裏面，見關道盡雜，遂變化不

吩咐姬妾，好生養養不題。却說番帥韓延壽，輸了二陣，折了八馬，即召樞密商議。若曰：彼縱能戰，決難破吾懸陣也。他若來時，管殺片甲無存。延壽曰：將軍亦須用心提備。未軍中必有精通玄理之人，萬忽懸觀。岩曰：自有機變捉他，言罷遂與呂軍師商議去了。却說哨馬報入宋營，北兵預防，其陣甚是完固。宗保謂諸將曰：彼勢已動，正可依計攻打。乃請鍾道士計議進兵。鍾道士曰：再破白虎陣，其外審機而行。宗保曰：誰人可去？鍾道士曰：汝父可應是功。宗保允諾。又見六使進知。去使曰：正須先身而進，以勵次將。宗保退出。次日六使全身貫帶，率騎軍二萬，殺奔北邊，攻入白虎陣內。番兵喊聲大振，勢如潮湧，棒塔先聲將台，手執紅旗摩動。番帥燕何慶，遽開正面陣門，率兵迎敵。恰遇楊六使耀武揚威而到，兩下相交，兵響並舉，二人戰到三十餘合，何慶伴輪勒馬便走。宋軍乘勢而進。忽將台金鑼響處，黃旗閃開，陡變作八卦陣，竊貞公主，引精兵圍合而來。六使見門路難通，遂退錯亂，被何慶復兵圍殺。困於陣中，六使左冲右突，北兵矢石交下，不能逃出。敗軍印達，報知宗保。宗保大驚曰：此事如何？即召焦贊謂曰：汝率統兵去，從旁道攻入，用石鎚打破其鏝，使虎無眼，則不能視；吾自有兵來應。焦贊發憤去了。又曉諭黃瓊女曰：汝部馬軍五千，從右門攻入，先把黃旗砍倒，使虎無耳，則不能聽，其陣決必攪亂。瓊女亦領兵而去。又喚穆桂英曰：汝率勁騎一萬，當中殺入，砍殺吾父。桂英慨然而行。宗保分遣已走，自率孟良岳勝等，於對陣接應。日既晚，贊聽得六使被困，聲振



如雷，率兵攻入傍道。正遇遼將劉珂，鎮守虎眼，見宋軍殺來，下台迎敵。交馬二合，被贊一刀砍死。殺散餘衆，將二面金鑼打得雪花粉碎，乘勢而進。適見黃瓊女從右門殺來，一刀砍死。截倒黃旗二面，與贊會合抄入白虎陣後。何慶見陣勢危急，慌忙來應。穆桂英首先殺入。二人交戰，不兩合，何慶退後逃走。桂英拈弓搭矢，一箭射中項下，何慶墜馬而死。竊貞公主見夫自失，正待來救。不提防陣後黃瓊女一馬殺來，手舞鐵鞭，從背脊打下。竊貞公主口吐鮮血，單馬走歸本國而去。楊六使聞外面金鼓之聲，料是救兵，從內殺出。正遇焦贊屠番兵如斬瓜切菜，兩下合兵一處，遂乘勢破了白虎陣。有詩為證：

魏然陣勢巧安排，誰想英雄測破來；斬將屠兵成敗決，中原畢竟有奇才。
六使殺回本陣，宗保等接應而去。次日升帳，衆將都來賀喜。六使曰：彼陣果是奇異，戰至半酣，不知去路；若救兵不至，我命難保。宗保曰：既爹爹破了白虎陣，當乘勢攻其玉皇殿，則他陣易攻。六使曰：陣內玄機莫測，須仔細辨認，而後進兵。宗保曰：孩兒自有分曉，即召令婆八娘謂曰：此一回，敢勞婆婆與二姑娘一往。令婆曰：此為王事，不敢辭却。宗保曰：陣內按有梨山老母，婆婆此去，先要擒住此人，其他易識。令婆得許，與八娘九妹前進。宗保又召王貴謂曰：叔父可引所部，從正殿打入，接應本陣。王貴亦領計去了。宗保身邊已定。要見明日南北再交鋒，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五郎怒斬蕭天左 宗保大破天門陣

却說合巹部衆，揚旗鼓噪，殺奔玉皇殿。椿岩即下號令，搖動紅旗，梨山老母乃董夫人，拍馬奔趨。兩騎相交，兵器並舉。二人戰上數合，董夫人勒騎而走。八娘九妹，翼前進。忽然陣內金鼓齊鳴，番兵合圍而進，將令婆等困於陣中。王貴聞此消息，急引兵殺入前陣來救。恰遇北番巡將帥韓延壽來到，彎弓架箭，指定敵人心窩射去。貴應弦而倒，部下馬軍被番兵殺了一半。敗軍走回報知宗保。宗保大驚曰：失吾正將何以立功？即遣穆桂英部兵五千前去救應令婆。桂英領計去了。又令楊七姐率步兵五千，抄入殿前，破其紅燈，則敵人不知變動。七姐亦領命而行。先說穆桂英殺入北陣，望見內中殺氣連天。縱騎突入，正遇董夫人力戰八娘，八娘勢漸危急。桂英架箭暗發一矢，射中其目。董夫落馬而死。乘殺散圍兵，救出令婆。八娘九妹合勢殺出，適遇楊七姐破了紅燈，逃出通明殿前，與令婆一同殺回。韓延壽見宋軍大勝，不戰而退。宋軍乃奪得王貴屍首回寨。宗保諸將接見，無不悲感！時王貴之妻杜夫人，亦在行陣，見夫戰死，號泣不已。六使曰：婦姆勿憂，當為開聖上，旌表叔父之忠，報其功績，夫人收淚謝之。次日六使進御營，奏聞叔父王貴為破陣戰死，乞陛下旌表之，以勵後世。帝允奏，乃宣杜夫人入帳前撫慰之曰：王令公朕之愛臣，今開戰沒，不勝憐慕！今夫人有子三歲，封為無職恩官，候成人之日，許其任朝任事。

封杜夫人為貞節夫人，謚贈王貴為忠義成國公，賜金銀緡正十二車。恩命既下，杜夫人叩謝而退。翌日，韓延壽了令婆裝載所賜，徑回洪郎莊不題。却說宗保，來見鍾道士，再議破陣。鍾曰：迷魂陣最為慘毒，乘今破之。宗保曰：弟子在將台觀望，見北營呂軍師，善能決戰，恐難敵勝。鍾曰：善有攻他計策，不必過慮。宗保欣然辭退，即下令攻打迷魂陣，召楊五郎謂曰：此行要煩伯父。五郎曰：當得効力。即日率了頭陀兵五千，喊聲殺入迷魂陣，正遇番帥蕭天左阻住。二人交鋒十餘合，天左佯輸，放延德入陣，單陽公主縱馬舞刀來迎。不兩合，公遂撥馬而走。五郎驅兵趕入，五百羅漢一齊向前，頭陀僧奮力接戰，將五百羅漢誅戮殆盡。耶律啞見宋兵來戰，麾動紅旗，忽陰陣內放出一羣妖鬼，號哭而來。頭陀兵人各昏亂，不能進前。五郎大驚！念動神咒，亟率衆走回宋營，報與宗保知道。宗保曰：師父曾道，此陣有妖術，須按法破之，乃取天書來看：要小兒四十九個，各執楊柳枝，打散妖婦三魂七魄。宗保知其意，即下令備此小兒之數，俱要戎裝，喚過五郎謂曰：煩伯父領此小兒入陣中，紅旗臺下，割去妖婦體骸，破之必矣。五郎慨然而行。又喚過孟良曰：汝部兵二萬，打入太陽陣，抄出其後，接應小軍。孟良亦引兵去了。且說五郎鼓勇當先，復率衆攻入迷魂陣來。單陽公主不戰而退。引敵兵入陣。楊五郎直殺進將臺。耶律啞擺動紅旗，妖氣逆起。四十九個小兒，手執楊柳，迎風而進，衝散妖氣，被宋兵割去孕婦屍骸。耶律啞慌亂陣逃走，五郎趕近前一斧劈死。五千佛子，潰逃亂奔，頭陀兵戒刀齊落，寸草

楊家將

一八七

不認。單陽公主措手不及，被宋兵於馬上擒住。蕭天左提兵激怒來救。中郎衝出陣前。兩馬相逐，連戰二十餘合，不分勝敗。中郎抽出降龍木，擊中其肩。蕭天左露出本形，乃是一條黑龍也。五郎揮起月斧，揮為兩截。作二處飛去。蕭天左頭被飛落黃州城，後稱火離國王。尾截飛到欽林洞，後作河口軍師。又聞中國不題。却說當時孟良攻入太陽陣，恰遇番將蕭權，交戰兩合，被孟良一刀砍之。殺散餘騎，直衝入後陣，接着楊五郎一齊殺來。遂破了迷魂太陽二陣，誅剿番兵不計其數。有詩為證：

迷魂陣上妖氛甚，熊虎軍中殺氣豪。寨北番兵雲霧散，成功宋將血沾袍。

五郎解過單陽公主，入軍中見宗保，道知破陣，殺蕭天左之事。宗保大喜曰：破此陣，其外不足懼矣！因令將單陽公主押出斬之。穆桂英勸曰：看此女容貌端嚴，且身帶后親生，不如留他，以為帳下號召。宗保允其，遂放了公主，提調諸將破陣，喚過呼延贊曰：有玉皇殿番兵尚多，汝屢請玄壇，攻打其中。孟良遂殷元帥岳勝裝廢元帥，張蓋作元帥，劉超作馬元帥，此五人擊其左右，破他北方天門陣。呼延贊等得令，各領兵五千去了。宗保分遣已定，與六使登臺觀望。且說呼延贊等整點齊備，揚旗鼓噪殺奔玉皇殿來，恰遇金龍太子，兩馬相交。二人鬥了數合，太子伴輸引入陣中。孟良焦贊乘機殺入。恰近將台，真珠白涼傘，殺氣隱隱，不敢突入。贊復率眾繞過北陣，正遇王金秀，真武旗麾動。岳勝拍馬先進，財然天昏地黑，不辨進路，被王金秀生擒而去。比及焦贊得知去救，四下番兵

圍合而來，呼延贊見勢不利，引眾殺出，歸見宗保，備述陣勢難破。宗保點視，失去岳勝孟良，正在憂悶。忽報三將已到，即召入問之。岳勝曰：陣內奇變莫測，一時東西錯雜，遂被番人擒去。若其孟良來，幾至一命不保。宗保曰：內有二十八宿，七四十九盞天燈，都具靈力，乃喚過孟良謂曰：汝明攻陣，先偷去玉皇殿真珠白涼傘，再着焦贊砍倒二面日月珠皇旗，自有兵來接應。孟良焦贊引兵去了。宗保入稟六使曰：此一回必得聖駕親行，敵住玉皇上帝，大人破其布白虎，須令八殿下攻其左青龍，不肖自率勁兵破其正殿。六使然其議，即入御前奏聞聖上。玉樞密進曰：陛下萬乘之主，何必親勞聖駕？須着諸將前往，如不克敵，罪在七帥。此蓋樞密忌功，故以此言阻之也。真宗欲為其奏。八王奏曰：陛下此番蓋為末陣，今遇成敗將決之際，而有猶豫，何以勵諸將士？皇上正宜躬往，使敵人望風而退。社稷之計也。帝意遂決，下命準備進兵。次日鼓罷三通，孟良與焦贊二騎先入，無人敢當，直殺近玉皇殿側。孟良奪下真珠白涼傘，焦贊砍倒日月皇旗，正遇番將王金牛，王金秀，二人殺到，與宋將兩下鏖戰。孟良激怒，一斧劈死金牛，焦贊斬了金秀，部下番兵盡被宋軍所殺。後隊楊六郎，拍馬衝入，先射落四十九盞天燈，其陣遂破。二十八員星官，一齊殺出，被孟良焦贊揮刀盡屠殺之。金龍太子，見陣勢錯亂，拍馬逃走，宋帝架起翎箭，一矢射死陣中。軍競進。宗保舉發火箭，焚其通明殿，燒死番兵不計其數。孟良等合兵一處，遂破了玉皇陣。有詩為證：

玉皇殿勢難窮，破讖復交克戰中；北衆凋殘風葉落。君王一箭立奇功。

宗保下令曰：乘此破竹之勢，諸將各宜効力！令孟良攻入朱雀陣；焦贊攻入玄武陣；六使呼延贊攻入長蛇陣。軍令下，孟良鼓勇當先，部衆殺入朱雀陣來；正遇番將耶律休哥，挺鎗躍馬來迎。兩騎相交，二人戰上數合，不分勝敗。忽陣後一聲炮響，劉超張蓋從旁攻入。休哥力敵不過，遂棄將臺而去。孟良乘勢追擊，遂破其陣。時焦贊攻進朱雀陣，遇耶律奚底，戰上十數合，奚底敗走，被焦贊趕上一刀斬之。殺散餘衆，破了朱雀陣。楊六使率衆攻打入長蛇陣，耶律沙見陣勢俱亂，不敢迎敵，乃繞陣走出。宗保阻住，一陣兩馬相交。未及數合，孟良焦贊等，從後殺來。耶律沙欲逃無路，拔劍自刎於馬上。時宋兵倍勇，那個不要爭功？宗保下令：攻入北營。韓延壽視天門陣殺得七殘八倒，慌忙計於呂軍師。軍師怒曰：汝勿懼，吾往擒之，即率本營兵卒，如天崩地裂而來。椿岩作動妖法，霎時日月無光，飛沙走石。宋兵兩眼，個個蒙昧難開。宗保君臣，困於陣內，番兵四下砍進。正在危急之際，鍾道士看見，奔回本陣，將袍袖一拂，回風逆轉，吹倒番人，天地復明。椿岩見鍾道士，忙報呂軍師曰：鍾仙家來矣！師父快走道罷！先化一道金光去了。呂洞賓近前，鍾離喝道：昨因閑言相戲，被汝害却許多性命，好好歸洞，仍是仙從；不然罪愆難道。洞賓無言可答。乃曰：弟子今知事有定數，不可逆爲，願隨師父回去。於是鍾離二仙，各駕紅雲，逕轉蓬萊不題。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宋真宗得勝班師

王樞密權重反奸

却說那蕭后正營，尚有七姑仙，四門天王未破。宗保下令：八娘九妹，黃瓊女，穆桂英，部兵攻其七姑仙；楊五郎部兵攻四門天王衆將得令，各引兵前進。八娘穆桂英殺却番國獨姐公主等七人；將五郎驅衆逕入，殺死耶律奇等四將，韓延壽知大勢已去，入營中報與蕭后曰：娘娘速走，四下皆是宋兵。后驚曰：呂軍師何在？延壽曰：昨已遁去，不知所之。太后聽罷，慌忙無計，乘一小車，與韓延壽耶律學古等，望山後逃歸。楊六使知之，率衆急追。焦贊奮勇當前，趕上韓延壽大叫曰：作速納降，饒汝一死。延壽回馬再戰。不兩合，被焦贊擒住。孟良等競進，番兵拋戈甲而走；蕭后從僻路去了。此一回，正是楊宗保大戰南臺，七十二天門陣，殺死番兵四十餘萬，屍首相疊，血流滿野；百年之後，白骨有骨如山，觀者無不慘傷！有詩爲証：

白骨交加委塞場，問人云此是征場；停驂願望添惆悵，晚帶斜暉倍可傷。

宗保既獲全勝，即收軍還營。次日坐帳上，調集各處軍馬步卒，解進韓延壽。宗保罵曰：汝誇北地第一英雄，今日何以被囚乎？延壽低頭無語。宗保曰：留此奸賊無用，因命推出斬之，左右得令，綁了梟首訖。宗保再錄諸將破陣功勛，遣人遍問鍾道士消息，皆云從破北營，逕不知去向。宗保始知其爲漢鍾離降世也。吩咐諸將，各依隊屯營，以候聖旨。

諸將遵令而行。自是軍聲大振，遠近驚駭。却說楊六使以諸將功績，奏知真宗。真宗曰：候朕班師回京，再議陞賞。六使曰：最難得者機會，今番人大敗而去，陛下車駕長驅，直搗幽州，取蕭后國與以歸，萬世之利矣。帝曰：今番人既去，軍士久戰力疲，令愈息以固根本，候朕朝之日，再作區處。六使乃退。越三日，帝覽下命還州，三路軍仍前退回，令築堅關於九龍谷，令王全節李明以所部鎮守；其餘征邊帥臣，並隨駕班師。旨令既下，軍中無不歡躍。至則駕臨九龍谷，楊六使爲先隊，楊宗保爲後隊，帝與文臣居中，三軍迎迓。望京師而來，正是：一旌旗動處軍聲壯，萬里叢中喜氣迎。不一日已望京師不遠，文武迎車駕入禁中。翌日設朝，乘文武朝賀畢。帝宣六使至御前撫諭曰：此舉多勞卿父子，朕當論功陞賞。六使曰：皆諸將協力效命，愚臣父子，安敢獨受皇恩？帝命設宴犒軍，從北將士，楊家女將皆受其席。是日君臣盡歡而散。次日六使趨朝謝恩，帝賜黃金甲三副，白馬二匹，錦緞一十二車。六使皆殿固辭。帝曰：此微物也，萬勿再推却。其餘建功諸將，皆計議超擢。六使乃受命而出，歸至無佞府，參見令婆，道及聖上恩典。令婆曰：喜兒久離三關，當復往鎮守，以防番人不測。六使依命，即令具筵席犒賞部將，宗保岳勝等二十員戰將，坐於左席，穆桂英黃瓊女鬪陽公主等，二十員女將，坐於右席；楊令婆柴太郡楊六使居中列位，次而進。是日進食，武士女舞劍，衆人開懷而飲。酒至半酣，楊五郎起謂母曰：不肖佛緣未滿，且喜吾弟建立大功，要我在軍中無益，今日特辭母妹，再往五台山

出家。令婆曰：此乃汝之本性，去留但憑職度。於是五郎作別衆人，領頭陀自回五台山去了，不在話下。是晚酒闌席散，諸將皆退。次晨六使趨朝，奏帝欲往三關鎮守。帝大悅，降敕楊六使領三關，楊宗保領犂軍，巡視京師。各各領命去了。却說王樞密歸至府中，思道：自入朝一十八年，不曾與蕭后立功立義。心生一計，入奏真宗曰：臣陛下收錄，未有寸功，今北番敗歸。以後諒必畏我天威，令乞降。允其降伏，以杜他日之患。帝曰：此真見卿之忠愛。即命武宣尉周福與王樞密齎敕前往番地開讀。二人得旨，齎了敕文，望幽州進發。行至中途，王欲問於周福曰：此去道經何處？福曰：有二路可進，一從黃河，一從三關寨。樞密聽罷，隱隱若從三關經過，必難六使所捉，不如生個計較，向黃河經過，乃謂福曰：我自有緊要文書，恐誤，汝代我先行，隨後便到矣。福不知其詐，即允其言，竟齎敕文先自去了。且說王樞密齎書出黃河，已到太原府。鎮守官薛文遇，出郭迎接樞密。樞密進府中相見畢。文遇問曰：樞密臨此有何公幹？樞密答以往大遼，取納降文書之事，太守可遣船隻應行。文遇曰：此易事耳，遂兩撥江船，過了黃河，徑赴幽州去了。再說周福帶了軍馬，將近三關地界，被六使巡騎攔住，問曰：來者是誰？前軍報道：欽差王樞密。往北番公幹，汝是何人？教來見我。福曰：日前入殿下有關防來書，王樞密要通番令我等着實防備，今果然矣。衆人一齊下手，報六使捉得細作王樞密，六使大喜曰：此賊因我抬舉得至大害。不日悉忠，屢要謀殺，今日自墜網中，萬難輕放。衆人將周福

縛於帳前，兩邊劍戟如麻，刀鎗密布，驚得周福面如灰土，啞口無言。六使抬頭一看，怒曰：「此人不王樞密。你等衆人，何得虛報？通該按律問罪。」周福方敢應曰：「將軍饒命，我乃周福也。」六使問其由。福曰：「蒙聖上遣小臣同王樞密往北番，討納降文書。樞密失落文件回取，命我先行，而被將軍部下所捉。六使笑曰：「豈有出城而忘交書乎？此賊必知風，故說是計也，因令放起延入帳中相見。」六使曰：「汝記得昔日河東交潘仁美之事乎？福曰：「小可頗記憶之，六使曰：「汝乃吾之舊知，不必驚恐，令具酒醴款留寨中一宵。次日送周福過三關去訖。却說王樞密已進幽州先着近臣奏知。次日朝見蕭后。蕭后一見王欽怒氣沖冠，拍案罵曰：「奸佞之賊，我欲生啖汝肉，以雪此憤，每思無計能獲，今日自來尋死，喝令推出法場碎屍萬段。軍校得旨，將王欽綁起，耶律休哥奏曰：「娘娘且息雷霆之怒，彼今復來，必有長議，若待其言不合，斬之未遲。」后怒猶未息，耶律學古奏曰：「王欽如樊籠之鳥，誅之何難？望娘娘寬其罪戮。」后乃放起，問起來意。欽驚懼半响乃曰：「臣自到中國，非不盡心，奈未遇機會。今宋天子，要娘娘九州圖籍，蓋歸中國，又欲發兵北下，臣恐北番喪敗之後，不能迎敵，因請其文書來見。就勢可圖中國，以報娘娘之恩。」后聞奏，嗔作喜曰：「卿有何能圖中國乎？」欽曰：「今幸宋廷良將，俱各道遠，只有十大文臣在朝，娘娘可遣書稱說：王欽官卑，不能達意，須着大臣於九龍飛虎谷交納九州版圖，以此來而執之，再遣使奏知，挾命宋君中分天下，然後送還。」宋君以大臣爲重，必允所請，爾時徐圖進兵。

，誓教成功也。后曰：「誰人可往中國？」欽曰：「臣不惜一行。」后即令草表，着王欽帶回，欽辭朝離了幽州，望京師進發，半路恰遇周福軍馬。王欽道知見蕭后復命之事。福大喜，即回軍與樞密由黃河回朝。不日到京，朝見真宗奏曰：「臣領命入北境，傳旨蕭后，欣然願繳九州圖籍；因言此係重事；臣職卑陋，不能成久堅之盟。乞願十大朝臣，於九龍飛虎谷交獻，特令臣復命奏知。」真宗聞奏大悅，即下敕着廷臣準備起行。欲知後事，且看下同分解。

第四十四回 八賢王三關借兵 衆英雄九龍鬥武

却說時寇準柴王李御史趙監軍等，都來八王府中商議，準曰：「此乃是奸人之計，若去必有不測。」柴王曰：「聖上所命，豈敢推辭？」八王曰：「列位無憂，此行須從三關寨經過，見楊郡馬借軍助行，包管無事。」準等大喜而退。次日十大朝官，入辭真宗。真宗曰：「卿等此去，爲社稷計也，當謹慎行之。」八王等領命出朝，離京望三關進發，先遣哨馬報知六使。六使令孟良焦贊，於半路迎候，不日八王與衆人將近梁門關，一彪軍馬攔路，乃是孟良等馬上高叫曰：「來者莫非八殿下否？」八王近前曰：「誰攔路？速報與郡馬知。」孟良即下馬，伏於路傍曰：「本官差遣，令小可謹候多日矣。」八王遂與衆官直進三關，又見一彪人馬來到，却是六使自來迎接。八王見六使不勝之喜，並馬入帳中，十大朝臣依次坐定。當下

擺列酒席齊備。衆官無觴而飲。酒至半酣。六使起而問曰：不知殿下與衆臣到此，有何議論？八王曰：此來欲與郡馬商議一場大計。近因聖上欲定北番，不想奸臣王樞密，領旨往見蕭后。欲獻九州圖籍以息干戈。蕭后求文，須用十大朝官，詣九龍飛虎谷，則可堅此議。聖命已下，着衆前往。思此乃真樞密奸計。若只我等前往，正猶羊入虎口，豈能保全？今特來借兵助往，以破番人之謀也。六使皆曰：日前小官正待擒此賊，以除後患，不意從黃河而去；今既用此詐計，欲欺中國大臣。小可加意以赴，務取醜蠻圖籍來歸。八王聽罷大喜曰：有君調度，誠聖上之福。是日衆皆盡歡而散。次日，六使召過孟良，岳勝，焦贊，林鐵鎗，宋鐵棒，姚鐵旗，董鐵鼓，丘珍，王琪，孟得，陳林，柴敢，郎千，郎萬，張萬，劉超，李玉，等二十餘人，吩咐曰：此行必要動干戈。汝衆人須用心保着朝臣前往。岳勝曰：本官所論雖是，倘北番得我等，懷疑不來投降，豈不誤了大計乎？六使曰：我有計策，教汝每人擔箱子一隻，俱裝作隨侍之人，箱內藏着軍器。下面安頓朝冠衣服，又用竹筒將上節貯水，下節藏鎗棒。番人若問，只說帶水來飲，若無水則止，倘有不幸，臨時機變，去其小節而用兵。岳勝等受計而退。即日八王辭却六使，與衆將離關，還望九龍飛虎谷進發。正值初冬天氣，寒風拂面，鴻雁聲悲，十大朝官，於馬上見兩旁死屍白骨交加，戰殘戈無數，八王嘆曰：昔漢周在此交兵，使黎民肝腦塗地，見者無不慘然。有時爲證。言訖，無人言盡，圍住，曰：聖上非一言。言畢，衆人皆曰：此乃王樞密計也。

兩岸猶存戰血紅。當年豪傑總成空；行入於此重關間。恨望西風夕照中。此時消息已傳入北番，蕭后令耶律學古爲行營總管，部精兵一萬，先往等候。學古領命，率兵巡赴九龍飛虎谷，於正北下寨。次日親往營中巡視一遭，回軍中謂牙將謝留張猛曰：我視其處，四下皆絕路，惟東邊一片平陽地，堪容五六百人，可以是處擺筵，就中圖事。謝留曰：縱管此計極高，道未罷，八王十大朝官已到。耶律學古吩咐軍馬，遠遠迴避，自出軍前迎接。八王與學古馬上施禮曰：汝王有議，要獻九州圖籍，將軍意下如何？學古應曰：陣前不是議和所在，明日當于軍中定奪。八王應允而退，於正南安下營寨。耶律學古回帳中，召謝留張猛曰：吾明日要行，楚霸王鴻門會上，漢高祖故事，舞劍鬥蓋，就筵中決有輸贏；汝二人宜用心立功。謝留曰：憑小可生平所學，須成總管此謀。學古召太尉韓君弼謂曰：汝率勁兵一萬於各口埋伏，候有變動，即將宋臣圍定。君弼領兵而行。學古分遣已定。一面着人於谷口，備辦筵席，仍差番卒持書，詔宋營。八王曰：總管有事，請衆位大臣，前獻納降文書，並不得持刀相見。八王得書看畢，帶同番卒不題，寇準進曰：此行若非殿下有先見之明，帶得郡馬部下回來，決無好意。八王曰：今雖送約，看他欲定何計？衆人遂散。次日，耶律學古，於谷口等候。遠望塵土蕩起，衆各跨駿馬而來；將近面前，學古見無軍馬相從，心中暗喜。即邀衆人進谷口，相見已畢。學古舉讀十大朝官，依次坐定。八王曰：蕭娘娘肯歸順天朝，且不失一國之主，誠乃蒼生之大幸也。

十學古笑曰：此輩我娘娘本有。且待飲酒，從長計議；因命番官造食，樂工品奏於帳前。天吹蕭鼓，北臣相會而飲。時樂駙馬坐於左正席，學古頗醜得，問曰：此位莫非柴先生否？柴先生曰：即應聲曰：學生正是，將軍有何高論？學古曰：汝記先年進番家天字圖，以中朝，被公改天字作木字；蕭后發怒而勸干戈，今日又來相會耶？柴王曰：汝言差矣！我主上應天順人，不數年間，克復羣雄，遂成一統之盛；惟爾北番，距我中國太遠，未暇征討。致汝君臣屢生邊患，擾動生靈，震動皇威；天門陣一役，北騎倒戈而遁；那時我主，欲長搗直進幽州，與汝主面取圖籍而歸，蓋緣我等不忍民再陷鋒鏑，竟勸班師；若蕭后知順逆之理，不聽狂夫所惑，傾心歸順，猶保一邦；不然堂堂中國，士馬精強，安肯與外境為孤哉？改寫天字圖之為，實出我手。事既往矣，何復言乎？學古被柴王說了一遍，略有難色，又問右正席寇準曰：昔記咸平年間，進貢錦皮暖帳，被公沉埋不奏，以致兵革相尋，非公為之君謀乎？寇準厲聲答曰：我主上論治理政，自無暇日，那裏有心玩汝錦帳？今日欲與北番結和議之盟，請將九州圖來獻，何必講往事乎？學古曰：文書緩日交割未遲，且教番官前舞劍，於筵前取樂。八王曰：預言不許帶寸刃以隨，此又非鴻門會，何用舞劍為？道未罷，留已應聲而出，手提長劍，於筵前抽舞。八王見勢頭不好，即叫隨侍者何在？孟良激怒向前曰：北兵能會舞劍，中國無壯士耶？我亦對舞，聊助筵前一觀，言罷揮過劍，與留兩相交舞。耶律學古見孟良志氣昂昂，自思此人必是將家，不可與之鬥，

遂曰：舞劍沒好處，且射箭為樂。孟良曰：要走馬射穿柳樹，隨汝意欲。謝留曰：試射柳，人所常見，須行巧而射。孟良曰：何為行巧。謝留曰：將一個活人縛在柱上，二箭，能避者，便為妙手。孟良聽罷暗笑曰：此賊要暗算我，先須殺之，以挫北番銳氣。應曰：那個先射？謝留曰：我先射。良慨然諾之，自令人縛於柱上，叫曰：任你連放三矢。八王等看見，各有懼色。謝留離開筵前一望之地，手拈硬弓，一矢放去。孟良緊緊咬住，第二矢向頂下射去，又被孟良一手撥開。謝留驚慌，再放一矢，要射其腹；不想孟良有護心鏡，射之不入，十犬朝官連聲喝采，眾解去其縛。良孟曰：借汝與我試箭。謝留無可奈何，亦縛於柱上。孟良滿開雀弓，扣鏃射去，故意不中。謝留自思：此人只會舞劍，不能射弓，乃曰：任汝再放二矢。孟良又放一矢，正中頂下。謝留應弦而倒，正是：無能番士徒施勇，今日須教箭下亡。耶律學古見謝留失手，大怒曰：特要講和，如何相傷？喝叫眾人擒捉。只見前轉過番騎五六百，奮勇踏進。岳勝焦贊等不勝激怒，各打開箱子竹節，取出長鎗短劍，一齊殺來。耶律學古知有提備，先自走了。眾騎被宋兵殺去一半。孟良急護官出谷口。忽數聲炮響，韓若駒伏兵齊起，將谷口截住。岳勝恐番兵緊困，力戰思脫。怎禁得番騎矢石交加，人不能近，後面皆是絕路，四下山崖壁立，正是：一虎落深坑無計出，龍羅鐵網智謀疏。一翼下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四郎暗中付糧草 宗保大戰北番兵

却說八王與十大朝臣，被困於谷中，憂悶無計。寇準曰：嘗辭朝之際，衆人就知有難，如今只得忍耐，徐圖脫身之計。八王曰：今糧草將完，援兵未至，倘或番兵乘虛再來，何以當之？孟良曰：殿下勿慮，待北兵累緩提備小可偷出谷口，回至三關，招取救兵，殄此醜虜。八王依其議，遂按甲不出。却說耶律學古，因丁未夏，與張猛議曰：我等要堅守於外，彼雖有霸王之勇，不能得入。猛曰：此計甚好，但中原知此消息，必有兵來救應，不如乘此機會，奏知娘娘，自提大兵相助，便可成功。學古曰：若論賊高，即遣番官徑上赴幽州。奏知蕭后，蕭后聞奏，與羣臣商議。耶律德賢進曰：既北兵圍却宋臣，此好消息也，娘娘正須發兵應之，以圖中原。后曰：近因喪禮，而歸，良將已皆凋摧，今無保駕先鋒，何以征進？道猶未罷，一人應聲出曰：小將不才，保娘娘車駕，剿滅宋人而回。后視之，乃木易駙馬也。木易近前奏曰：臣蒙娘娘厚恩，未酬所志，今願隨后前行。后大喜曰：日前台官奏道，幽州當興，該有扶佐者出，想應卿也。木易封木易保駕先鋒，率領女貞西番沙陀黑水四國人馬，共十萬前行。木易受命而出，翌日蕭后車駕離幽州，軍馬浩浩蕩蕩，望九龍飛虎谷進發，不日將到。耶律學古半路迎接，進軍中拜曰：賴娘娘洪福，將十大朝臣困於谷中，近聞糧草將盡，不久被擒，臣恐中國派兵來救，特請車駕親行，定取



天下之計。后大悅曰：此回欲圍得十大朝官，足洗先年之恥。遂以軍馬分作兩大營屯扎，耶律學古統女貞西番兵，屯北正，木易駙馬統沙陀黑水軍馬，屯西南；作長圍以困宋兵。學古等承命，退出自去分遣不題。却說木易軍馬安南營，是夜微風不動，星斗滿天。木易在帳中自思：今宋十大朝臣，困於谷中，北番人馬若是之盛，彼如何得脫？救兵雖來，奈糧草已盡。終難保其危險？心生一計，修下書信一封，縛於箭頭，射入谷內，令賊密遣人出山後，付他糧草幾十車，準備已定，出帳前射進谷中，恰遇孟良拾得，却是一枚響箭，知有緣故，揭開繫書一封，連忙，遞與八王觀曰：殿下，請看此書。八王看罷，不勝之喜！謂寇準曰：此書楊將軍所報，有糧草於山後相濟，北番全賴此人主兵，決保我等無事。寇準曰：既有糧草，當遣人探視。孟良曰：小將願往。八王允行。孟良即率健軍十數人，乘夜來山後緝訪，果見糧草二十車；孟良悉取至谷內，八王曰：糧草且幸有矣！若無救兵來到，終是危險，汝輩計將安出？孟良曰：殿下安心，小可偷出番營，入汴京求救。八王曰：汝去極好，亦須仔細。孟良曰：小可自有方便，即辭八王出穿番服走出；行將一里之地，被邏騎捉住。孟良力鬥不勝，正被捆縛，來見木易，故

近瀟陽之由：番差汝回幽州見公主，有緊要軍事報知，為何被人所捉？孟良認了，應曰：本天法色未明，排差路經，遭其所捉。本曰：車去便來回也。左右連忙解放去。孟良連忙走出番營，喜曰：若非楊將軍，今日一命難保。自思：欲往關報知，必須申奏朝廷，恐怕久番誤事，莫若去五台山請楊禪師來援，成功較易。即抽身竟向五台山來參見楊和尚。五郎問曰：汝緣何作番人裝束？孟良曰：特有一件最緊要事，告知師父，望恨滿太后用詭計，賺十大朝官，圍於九龍飛虎谷，危在旦夕。今承八王爺命，欲往關救兵，自思：想子孫人久，有誤大事，此五台山去彼咫尺之程，乞師父一行，同扶國難，楊五郎沈吟半晌，叫聲孟良曰：我與汝不是冤家，何故屢次相礙？孟良曰：小可并為官已之私，亦看本官分事，只師父不去，若十大朝臣被害，我師心上添難自安。五郎曰：吾待不去，奈八殿下分事，只得都衆前行。原來五台山近關西地方，因頑之徒，但有犯法該死者，逃入寺中為僧，五郎即收用之，所向無敵也。當日楊和尚點集寺中廿千餘人，準備起行。孟良曰：師父前往，小可再往關報知本官，同來救援。五郎應允，孟良即下辭山，尋夜到寨中見六使，道知朝臣被困之事。六使曰：我大面與兵赴援，汝即齋表入京奏聞，孟良得令，帶表進京奏聞。真宗問曰：朝臣被困幾時？孟良曰：將近一月，楊延朗以糧食相濟，方無虞。合三關軍馬已發，乞遣兵接應。真宗急得沒法，因回顧在朝左右，問廷臣曰：誰能前兵前來？行道未罷，勳太師曰：楊宗保奏曰：臣願往救。真宗歡悅，遂命老將呼延贊為監軍，楊宗保

保為先鋒，點兵五萬征進。宗保受命而退，來無佞府辭令婆出師。令婆曰：可着八娘九妹同行。宗保曰：得姑娘相助極妙，是日乘將點齊整備，孟良為前隊，宗保為中隊，呼延贊大軍隨後，巡往九龍飛虎谷進發。但見：一萬馬叢中軍力壯，三千隊裏見英雄。一疇馬報入蕭后軍中，宋兵長驅而來。后即召耶律學古等議戰。學古曰：娘娘勿憂，我這裏有四國軍馬，何憂宋兵哉？待等分遣迎敵，務取必勝。后曰：卿須用心調度，不宜造次。學古領兵而出，調着女貞國王胡杰，沙陀國大將陳深，西番國駙馬王黑虎，黑水國王王必達，都集帳下。吩咐曰：明日宋兵交戰，必須努力向前，若能勝敵，必有重賞。胡杰進曰：總管不必勞心，是教殺盡宋兵，方許休戈息甲。道聲未罷，人報宋兵來到。耶律學古，即都衆列陣迎敵，但見旂旛開處，馬上一員勇將，乃是和尚楊五郎。高聲罵曰：殺不盡遼蠻，好好退去，尚留殘喘；不然必殄為糞粉矣！耶律學古大怒，謂諸將曰：誰先挫宋人一陣？女貞國王胡杰應聲曰：待斬此匹夫，即挺槍躍馬直取五郎。五郎舞斧還戰。兩下吶喊，二人戰上數十合，胡杰力怯，撥馬便走。楊五郎驅兵掩之。北軍王黑虎舞方天戟，縱騎從中殺來。頭陀兵分兩段，遼兵圍裏而進。王必達提斧拍馬，喊聲殺來。楊五郎見四下皆是番兵，失石亂發，衝突不透。正在危急之際，忽而南征塵蕩起，鼓角齊鳴，一彪軍殺出，乃八娘九妹，與楊宗保也。八娘一馬當先，正遇王必達，兩馬相交，鬪經數合。九妹率衆從旁攻入，以達拖戟敗走，九妹乘勢追之。將近斜口，一將厲聲進曰：逆賊早降，免遭屠戮，乃大

將呼延贊當頭攔住。交馬兩合，必遂被擒。宋兵競進，孟良殺入北營，正值沙陀國陳深突到，兩馬相交，兵力才合，孟良大喝聲曰：敵賊休走！一斧劈落場中。楊宗傑見南軍連勝番敵，催動後軍追擊。八娘奮勇爭先，迎住胡杰交鋒，絆起紅絨縲索，胡杰捉於馬上。楊五郎勒馬復回，部下僧兵，將戒刀斬落王黑虎馬脚，掀落陣中；宋兵齊向前擒之。耶律學古見勢崩落，走入營中報蕭后曰：娘娘速走，宋將英勇，四國將帥擒剿已盡，蕭后聽罷，驚得膽飛裂，棄營單騎逃走。耶律學古與張猛拼死保護而去。後面楊宗傑驅騎追襲。蕭后正走之際，坡後一軍截出，乃楊六使之軍，長驅而來。番兵望見倒戈逃遁。蕭后仰天嘆曰：今日是吾當盡之地，汝衆善為自計，言罷，欲拔劍以自刎。耶律學古曰：娘娘勿慌，幽州尚有數十萬雄兵，猶可克敵，只爭咫尺之程，何乃便為自絕計也？張猛曰：娘娘從僻路奔走，吾阻住敵兵一陣。蕭后乃止，與耶律學古望邠谷遁去。要知蕭后下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重陽女大破幽州 蕭太后自縊身亡

却說楊六使鼓勇殺來，張猛縱馬再戰，未及數合，被六使一槍刺死，部下番兵。為三關壯勇屠戮殆盡。宗保軍馬趕到，合兵一處，會議要乘勢趕去。遇木易一騎飛到曰：吾弟須調回人馬，救取谷中朝臣；幽州精兵尚多，待我殺回，內中取事，一舉可定。六使善其

言，即放木易軍馬，自率部衆，入攻谷中。時韓君弼聽知北軍戰敗，撒馬奔走。孟良拍馬先，正遇着敵將，兩馬相交，一斧分為兩截。谷中岳勝焦贊乘勢殺出，番兵死者不可勝數，遂救了十大朝官。此一回北兵敗歸，折去四國人馬，共十二萬，委棄輕重車馬無算，屍橫散亂，血滿長川。有詩為證：

北兵敗歸勢交橫，斷截殘戈日半曛；過客莫言當日事，馬銜餘血下荒墳。

楊六使調回諸將，人人各報其功。六使下令：將我擒番將，盡皆斬首號令訖。八王等稱賀曰：若非那馬救援，非惟朝臣不保，且損聖上威望也。六使去，聖上正因殿下被困，憂愁累日，特遣呼將軍與小兒兵救應，已賴洪福，殺得他垂首傷氣而去。八王曰：關外之關事，君命有所不受；蕭后屢次為慮，可乘破竹之勢，直轉幽州，取輿籜而歸，誠乃好機會也。六使曰：殿下不言，小可正待稟知；四兄曾道幽州精兵尚多，彼於內中取事，正宜發兵應之，管教成功也。八王曰：任憑主意行，朝廷重事，我當承受。六使乃下令，喚過岳勝孟良焦贊部兵先進，八娘九妹楊宗保為前後接應；呼延贊保朝臣為監軍。分遣已定，岳勝等率兵長驅前進。是時蕭后走歸幽州，憂悶無計！耶律學古進曰：勝敗兵家之常，娘娘不必憂慮！城內積草有十餘萬之積，精兵猛將，尚多存；宋軍若遠則止，倘再來侵擾，當與決一雌雄，成敗未可知也。后曰：四國之兵，折傷殆盡，尚何望克敵哉？不如納降，以保一萬生命。蕭丞相奏曰：娘娘何因此一敗，而自失志氣哉？大遼自晉朝以來，中國即未

懼上令雖一時挫衄，猶足稱難，待宋兵再來，臣等背城一戰，管取報仇。道未罷，人輒木易駙馬殺回。后命入問曰：我正慮駙馬爲宋人所襲，何以後來？木易曰：臣屯正西營，圍住十大朝臣，比聞北兵戰敗，待出兵救之，谷中宋軍殺來；那時娘娘車駕，已離正營，臣力戰宋將，與在後也。后曰：宋軍之聲勢何如？木易曰：近聞得宋軍來圍困幽州，娘娘須防備之，忽哨馬入報：宋兵如雲屯集，將幽州城圍繞四匝，水泄不通。乞娘娘作速定奪。蕭后變色，木易曰：娘娘勿憂，憑臣領一行軍將，定將宋兵殺退。蕭后曰：卿當用心迎戰，不宜邀次，木易領命而退，話分兩頭，却說河南莊公，有女號稱重陽女，因九月九日誕生，故取是名。幼在勇方，武藝通，曾許嫁與楊六使，奈緣兵戈四道，就擱親事。及聞十大朝臣被困，就要舉兵來救，以尋舊約。當下正行之際，哨報楊六使已殺敗番兵，攻圍幽州未下。重陽女聽罷大喜曰：得此機會，見夫君必矣。木易即率所部，詣宋營令其報知六使。六使猛省曰：此事吾亦遺忘。值國處倥傯，音問不通，今既部兵來應，還當迎接。遂令岳勝出軍前迎候。重陽女親身入帳中相見，六使不勝之喜。二人各訴往事，極盡纏綿。六使曰：戎事未安，待回見令婆，而以禮禮。重陽女曰：我初進，未立功勳，欲乘七機，暗投於幽州，內應外合，以成其事，那馬肯許否？六使曰：賢妻若能用心，成敗在此一舉也。有何不可？重陽女欣然領所部一萬兵，衝開南陣。岳勝孟良等虛作追趕之狀。重陽女直至城下，高叫開城，守軍重報入城中，有一女將，殺開南陣，特來響應。蕭后命：卽與文

武，登敵樓觀望，見旗上大書：河東重陽女，正在城下追趕宋兵。后遂令耶律學古開門迎接。重陽女進入城中，參見蕭后曰：臣太原莊公女孫，劉羊深恨宋君見伐，特遣奴來相應。重陽女謝恩後遠出。楊四郎自思：重陽女曾許嫁我弟爲親，豈有乘勝番生，遂理我內申，必有緣故。乃奏后曰：臣部精兵，前助重陽女伐宋。后曰：得駙馬同行，光輝甚。木易領命出軍中，與重陽女商議兵。重陽女曰：宋軍雖衆，破之本易，駙馬出北門先戰，我引兵隨後繼之。木易笑曰：依汝所行，則幽州一戰可破矣。重陽女愕然曰：駙馬如何出此言？木易曰：勿得相瞞，同事一家。因將其本末，逐一道知。重陽女喜曰：本爲郡馬處此謀也。得君其事，何患不克？亦將其來意說知。四郎曰：事宜極密，蕭后駕下，精勇者多，須除去爪牙，然後方可進行。重陽女曰：君有何計去之？四郎曰：明日出兵，令百萬戶乘萬戶乘義藥槍等戰初陣，汝率所部後戰，先斬此四人，遂引宋兵乘勢殺入，唾手而取此城。重陽女大然其說，先自準備出兵。木易下令：止萬戶乘義，領兵先戰，萬戶得令，次日早潮一聲砲響，率部兵揚旗而出。恰遇宋將殺來，岳勝叫道：守死寇寇，猶不納降，何待萬戶罵曰：汝等深入吾地，死在旦夕，尙來誇大焉乎？即驅馬舞刀，直取岳勝。岳勝舉刀迎之。二騎相交，戰不兩合。下萬戶乘信從旁攻入。岳勝不能敵，便拍馬退走，番兵乘勢

史，當先接見，並縛入城。六使人馬，屯扎郊外。次早，八王領眾臣朝見，跪奏曰：「臣等定誓表章，與宗覽罷，龍顏大悅，一撫眾臣，甚加歎美。寇雖奏曰：『請願陛下洪福，楊本使父子兄弟，一心為國。今已平定大遼，此乃不世之功，乞加封典，以獎其勞，即國家幸甚！』帝曰：『朕深知其功，當得封贈，候頒敕擬議。』八王等拜命而還。是日楊六使，與廷朗同無佞府，見令婆拜畢。廷朗不勝哀感，乃曰：『男不肖，一陣之挫，因辱北境。遂將一十八年，不想吾母皓髮盈頭，桑榆景迫，今日幸得再逢，悲喜交集。』令婆曰：『歧路無情。人生有此飄零，今既相見，足慰母子之望，可着公主相見。』廷朗喚過瓊娥公主入拜令婆。令婆不勝歡喜，延朗曰：『此雖一時佳會，又賴得十分提攜。』令婆曰：『姻緣不偶，觀此公主，真是吾家之配也。』即令備席以為慶賀之設。是日府中眾人，依次坐定，歡飲而散。楊五郎仍領眾人，自回五台山去了。却說王樞密見北番已破，恐禍將及，仍假裝雲遊道人，深夜走出汴京，直待近臣奏入，真宗乃知，大怒曰：『此賊屢起反意，朕以故人相待，不忍深罪。今又背朕而走，遂聚羣臣商議。』八王奏曰：『王欽罪惡陷天，不容於誅，想其出城未遠，陛下可令輕騎追捕。』帝允奏，即使楊宗保步兵追之。宗保得令，率兵徑出北門，問守軍曾有王樞密過此否？守軍曰：『適有一道士，慌忙過去，莫非是也！』宗保知實，特騎趕來。時樞密走到黃河渡口，梢人連曰：『汝若急渡，吾登岸，多將金寶相謝。』梢人聽言，遂將渡船，樞密跳上船，梢人舉棹而行。纔近東岸，忽然狂風逆作，將渡船吹回來，一連如此三次，不能及岸。梢人曰：『風勢緊急，難以過去，須待風息可行。』王欽急慌，只得匿在蓬中躲避。一霎時，南路征塵蕩起，數十輕騎趕來。楊宗保馬上厲聲，問渡夫曰：『曾有一道士過去否？渡夫未應，王欽低聲曰：『應他已過多時。我當領囊謝汝。』渡夫曰：『且首汝是誰人？明白告我，當得方便。』王欽不隱，將其本末盡知。渡夫聽而怒叱曰：『此處因汝在朝，歷年使胥吏打攪，正受報恨，無尋討處，今日到汝手中來也！』即將渡撐近前，報知宗保。宗保差騎軍，踏到船上捉之。王樞密不能逃走，巡被騎軍細縛到岸。宗保解王樞密回，正是，一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正值真宗臨朝，文武皆集。近臣奏知，捉得王樞密已回。帝令王樞密案進殿前，而問之曰：『汝乃屢在殿前獻謔，優容過多，汝欲往他國，又將生患矣。』王欽抵頭無語，只求就刑戮。真宗曰：『汝奸佞不死耶？』因問八王曰：『當何以處之？』八王曰：『陛下可設大宴會，集外國使臣皆來，得領筵席，將此賊碎割凌遲，以助筵前一觀，庶使後人知懼。』帝允奏，遂下命：『着司官排列筵宴齊備，徵召外國諸臣，兩邊依次坐飲。行刑軍校，將王樞密縛於堂上，慢慢割下其肉，公席中觀者，無不凜然。』後人有詩斷曰：

作孽年深禍亦深，試看今日戮王欽。蒼天報應無私眼，不使登行竟被擒。

王欽受苦難禁，亦不消數刃，氣已絕矣。帝令拋其屍骨於野，以奸彰臣，因謂八王曰：『王欽往者所言，本有欺罔之意，而朕不覺何也！』八王曰：『大詐似忠，以致陛下不覺。』今日

王欽受刑，朝野皆為之歡喜矣！忽報大將呼延贊夜中風寒而卒。帝聞報，不勝哀悼！乃曰：贊自入中國，勤勞王事，未嘗一日自安，真為社稷臣也！因令敕懿，諡贈忠國公。後人有詩贊曰：

憤仇已雪出河東，為國勤勞建大功；不意將星中夜落，令人千古恨難窮。

天禧元年三月，真宗以平定北番將士，未及旌封。特與八王商議。八王奏曰：賞功懷遠，帝王盛德事也。今四方安息，值陛下統一統之廣，使得謀臣勇將鎮守，誠為社稷之長計。帝曰：往者獻俘闕下，朕猶未發遣。蕭后太子臣僚，當何以處之？八王曰：日前班師之際，寇學士等會議，欲留兵守鎮；臣以為不便，未敢擅行。今遠人已服，陛下正當與諸國絕世，放他還大遼，仍自鎮守，遞年只取其進貢，邊境自安；唐虞之治，不過如是。真宗大悅曰：如卿所論，朕不能及此？遂敕救蕭后二太子，并所提臣僚，俱令還國。聖旨既下，番臣大悅！詣闕稽首謝恩。真宗又賜北番太子，金織蟒衣各襲，賞資甚厚。太子拜受命，即日率臣僚，逕回幽州不題。翌日真宗親擬封旨，宣六使進殿論之曰：卿父子破天門陣，已建大功，朕未及陞擢。今有平定北番之助，當旌封典，以報汝勞。六使頓首謝恩曰：破陣平北之功，上賴陛下之福，下則軍士齊心，臣區區微勞，何敢受賜？帝曰：卿不必過謙，朕自有定議。六使拜命而出。聖日封旨敕下，授楊六使為代州節度使，兼領北都招討使；楊宗保為階州節度使，兼京城內外都巡撫。楊延朗以取幽州功，授秦州兼節度使。楊宗保授蘇州團練使，孟良授瀛州團練使；焦贊授冀州團練使；陳林授檀州團練使；柴世授順州團練使；劉超授新州都監；管伯授媯州都監；關均授儒州都監；劉琪授武州都監；孟得授雲州都監；林鉄槍授應州都監；宋鉄林授寰州都監。奇珍六授朔州都監；邱謙授旌州都監；陳雄授蔚州都監；謝勇授鳳州都監；姚鉄旗授壽州都監；董鐵鼓授潞州都監；郎于將軍授瓜州都監；郎萬授舒州都監；八娘授銀花上將軍，九妹授金花上將軍，淵平妻周氏封靖忠夫人，延嗣妻杜氏，封節烈夫人；穆桂英以下十四員女將，俱授誥命副將軍。其餘有功將士，俱各封賞有差。要者承平之世若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六使議取令公骸 孟良誤斬焦光贊

却說六使詣殿謝恩奏曰：臣部下皆蒙恩命，俱各未任就職；惟臣老母在堂，乞陛下優容限期，不勝感激！帝曰：卿既以令婆之故，朕亦不十分催促，須候再議旨，而後赴任。六使拜受命，退歸府中。岳勝孟良焦贊柴敢等，俱在府中俟候。六使召岳勝曰：今皇上論功定賞，授汝衆人官職，幸值清平，各宜赴鎮，以享爵祿；上耀祖宗，下酬所志，不宜造次而誤限期。岳勝曰：我等賴本官威風，建立微勞，今日這樣而去，於心何忍？六使曰：此君命恩典好事，何必言離別之情？可將本部軍馬，願從赴任者，則帶之同行。不願去者，多以金帛賞賜，回家生業。但赴任之後，各宜盡忠為國，施展奇才，不枉為盛世之丈夫。

當急行勿疑。岳勝聽罷，都來拜別。徑赴任所。內中有順從軍士，即同去，不從者回鄉一半。當下只有孟良焦贊。陳林柴取郎千郎萬等人。候等六使離京，然後起程。孟良曰：今衆人已各赴任，尙有三關寨守軍，未知消息，本官須令人報知。六使然其言，即着陳林柴取郎千郎萬往三關寨，調回守軍，仍將積聚載歸府中。陳林等領命而行，不在話下。特維九月，雲漢潔清，是夜六使散步於庭下閒行，仰望星河湖天，追憶部下，口占一長詞去。

慘結秋陰西風起，絲絲露濕凝望眼。征鴻幾字著，投沙磧，欲往鄉關何處？是是雲浩浩，遙連南北但修眉一抹有無中。遙分山色天涯路，江上客情已斷頭，應白吞搔首，與嘆暮年離隔。欲待忘憂誠是酒，奈酒行欲盡，愁無極！便攪樽江水入盞，澆胸臆！

六使吟罷，入西窗下，正待解衣就寢，忽扇門一聲風過，恍惚見一人立於窗下。六使即起視之，乃其父楊業也。六使大驚，拜曰：大人仙久，何以至此？業曰：汝起莫拜，我將有事說知：今玉帝憐我忠義，故封我為威望之神，已無憾矣！只我骸骨無依，當速令人取而葬埋，勿使旋魂飄泊。六使曰：十數年前，已遣孟良入幽州，取回骸骨安葬了。爹爹何以出此言？業曰：汝豈知蕭后詭詐之事？延朗自知，汝今便可詳細問之！言罷，即化一陣凄風而去。六使癡呆半響，似夢非夢，將近三更左側，直待天明，入見令婆，道知此事。令婆曰：此乃汝父陰靈，特來相告。六使曰：可問四哥便知端的。令婆喚過延朗問曰：

昨夜六郎見父說道：有骸骨在於彼處，果有是事否？延朗驚曰：母親不言，兒正要商議此事，自被北兵捉去，後數日番騎齋吾父首級來到，蕭后與衆人商議，正怕南人盜取，以假者藏於紅羊洞，真者留於望鄉台。往年孟良所得，便是假骸骨，除是台上的，是父真首級矣。今日六郎聞是消息，豈非吾父顯靈迹耶？令婆曰：今既北番歸順，須令人取之而回，有何難哉！六使曰：若令人取，又是假的了！蓋吾父北番所懼，彼將為威望之神，豈肯付之與歸？不如仍令孟良盜取，則可得也。延朗曰：汝見甚明，六使即令孟良進府中謂之曰：有一件緊要事，着汝去幹，須要用心。孟良曰：本官差遣，就赴湯蹈火豈敢辭哉！六使曰：善知汝去足能成謀，今有令公真骸骨，藏於台上密處，徑盜取而回，汝之功大矣。孟良應聲曰：離亂之時，尙能爲是，何況一統天下！取則何難？六使曰：汝言雖是，奈番人防守嚴密，還當仔細。孟良曰：番人不消一斧，本官勿慮！言罷慨然而行。適焦贊聽得府中衆人，唧唧噥噥，似有商議之狀，乃問左右曰：本官將有何事？左右曰：侵早吩咐孟良前往幽州望鄉台，取回令公真骸骨，欲議舉葬。焦贊聽罷，徑出府外自思曰：孟良屢爲本官辦事，我在帳下多年，未有些須之勞；莫若隨後趕去，先自取回，豈不是我之勞哉？一遂裝點齊備，徑往幽州趕去。此時楊府無一人知覺。先說孟良尋夜來到幽州城，將近黃昏左側，裝作番人，進於台下。適遇王四將軍問曰：汝何人，敢來此走動，莫非細作乎？良曰：日前中國天子，赦北番番臣歸順，着我邊戍卒護送。今事安息，到此消遣一回，何

請細作守軍信之。遂不提防。日色將晚，孟良悄悄登台上，果見一香匣內，安着骸骨在焉。良自思曰：往日所盜者，果與此不同。今日所得，必是真矣！乃解出包袱，將木匣裏之，背下台來。不想焦贊隨後，即到台中，趁手摩着孟良腳跟，厲聲曰：誰在台上勾當？孟良慌張之際，莫辨聲音，只道有人拿來，左手抽左利斧，望空劈落，正在焦贊頭頂。一命須臾，比及孟良走之台下，並無有人動靜，自忖道：守軍輯捕者，單止一人來乎？此事可疑，徑踏近前於星光下視之。大驚曰：此莫非焦贊乎？撥轉細視，正不差。孟良仰天大哭：特為本官成謀，誰知傷却自家。得縱盜骸骨，亦難贖此罪矣！道罷出得城東，已是山一更。恰遇巡警搖鈴來到，孟良捉住曰：汝是那處巡軍？巡軍應曰：我不是番人，乃巡城曰老卒，不能歸鄉，流落北地，充此巡更之職。孟良曰：是吾本官之福矣！乃道：吾有一包袱，汝帶往汴京無佞府，見楊六使，必有重賞。巡軍曰：楊將軍我素相識，敬為帶去，因問：公乃何人？孟良曰：休問姓名，到府中便有分曉。即解下包袱，交付巡軍，再三致囑勿誤。復來原處，背焦贊出城巡，即拔所佩刀，連叫數聲：焦贊焦贊，是吾誤汝，當於地守相從也！遂自刎而亡。要看巡軍見六使，真宗知孟良之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禁宮中禳星拜斗

無佞府郡馬歸天

英雄塞下立功時，不見番兵遁莫支。今日城垣歸玉命，行人到此淚沾衣。

又贊焦贊一首：

正馬南關勇自然，精堅突陣敢當先。太平未許英雄見，致死身骸葬北邊。八當下巡軍接過包袱，半驚半疑，只得為之藏。次早偷出城南，徑往汴京去了。却說六使自自孟良行後，心下怏怏，坐臥不安，忽夜睡至三更夢見孟良焦贊滿身鮮血而來。二人拜曰：重蒙本官恩德，未能報答，今日特來相辭。六使驚曰：汝等何以出此言？遂伸手扯住孟良，撒然醒覺，却是夢中。六使憂疑不定，捱至天明，忽府中人報曰：焦贊趕孟良回往幽州。六使聽罷，頓足驚曰：焦贊休矣！左右問其故。六使曰：孟良隨行，曾言若遇有人緝捕，須一刀之，彼不知焦贊後去，必誤作番人殺之矣。六使亦不信，適巡軍走入府中，見六使拜曰：小人幽州巡警之卒，前夜偶遇一壯士，付我包袱，再三叮囑，送至將軍府來，不敢失誤，今特獻上。六使令解視之，乃木匣所貯公骸骨。六使又問當時，曾問其姓名否？巡軍曰：問之不肯言，惶惶而去。六使令左右取過白銀寸兩，賞勞巡軍去訖，仍遣輕騎尋夜往幽州查訪。不數日，回報：孟良焦贊二屍身，俱拋露於幽州城垣，令以紗土裹之而回。六使仰天歎曰：值我馬擾亂之日，若非二人效力克敵，焉致太平！正好安享，輒自喪亡，傷哉！次日入奏真宗曰：臣部下孟良焦贊，為事失誤，已死幽州，乞陛下追遠官誥。真宗聞言，深加惋惜，乃允六使所奏，仍下命以孟良焦贊有救駕之功，敕有司為築封。

竟贈諡二人，俱忠誠侯之職。六使謝恩，退回府中。自因二人喪後，悵悵不悅，杜門欲迹，亦無心赴任矣。却說八王於幽州回軍，路感氣疾，臥養府中。真宗、時令寇準等問安。八王謂準曰：與先生輩相處數年，不意於此分別。準曰：殿下偶爾小恙，何足為憂？值今四海清安，正須變理朝綱，共觀太平之盛，如何出茲語乎？八王曰：大敵難逃，吾如彼何哉？準等既退，入奏帝，請效祈禱北斗之事，以保八王。帝允奏，着令寇準柴王主行是事。準領命，去請華真人建壇於禁中，依法祈禱二日。真人報寇準曰：壇上天燈，長明不滅，八殿下可保無虞。寇準暗喜！果然醮壇完滿，八王病體復痊。滿朝文武，上牋稟賀，適八王入朝謝恩。真宗親接上殿，面諭之曰：得卿平復，社稷之幸矣！八王奏曰：賴陛下福蔭，當效犬馬之報。真宗大悅！命設慶筵，禮待文武。是日君臣盡歡而散。日將晡，衆臣宴罷，護送八王出朝，來到東闕下。前導軍校報入：有一白額虎，猛從東衝入，百姓驚駭！今直進東闕下。八王聽罷，出軍望之，果見人叢走開。其虎咆哮進進，亟令取馮離弓。八王拈弦搭箭一矢，射中虎項。其虎帶箭跑走，衆軍急趕至金水河邊，不見跡迹，回報八王。八王驚駭半響！回至府中，舊疾復發，再弗能起矣。却說六使忽成重疾，報知令婆。令婆與延朝宗保太郡等，都來問候。六使謂令婆曰：兒此疾實難自保。令婆曰：待今醫人調理，或可安全。六使曰：昨日當晝而寐，偶過東闕下，適遇八殿下，與羣臣出朝，殿

下發狼彎弓放矢，正中兒之項下，便覺骨咬疼痛，想是命數盡？萬望令婆，善保身體，勿因不肖過傷。又喚宗保謂曰：汝伯延德善明天文，曾對吾言，國家未除殺氣，汝宜忠勤王事，不可枉為楊門之子孫。宗保拜伏受命。六使囑咐已畢，願謂延朝曰：四軒！好好看承母親，今兄弟中，惟汝福而有壽，謹記勿忘！言罷而卒，年四十八。靜軒有詩讚曰：慷慨歸朝志願酬，將軍正爾得封侯；千金墳上無情土，野草離離幾度秋！御前文武官，亦各悲悼！真宗嘆曰：皇天不欲朕致太平，而使棟梁先折也！道未能，近臣奏知：八殿下聽得那馬已卒，憤加危症，夜五更終於正寢。真宗倍加哀念！為之輟朝二日。寇準柴王等會議，奏請八殿下，與楊郡馬封諡。柴王曰：楊郡馬輔國良將，合既棄世，當表其諡；明自須同衆臣奏之。寇準議已定。次早乃約衆人入奏真宗曰：此舉人之本心也！允卿所奏，遂追封八王為魏王諡曰懿。楊延昭為成國公。仍命有制，俱用王禮葬祭。寇準等既退，司官承命而行。只見功臣將士，相繼而死，不知清淨世界，可得長久間，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西夏國議舉伐宋 楊宗保兵征遼蠻

却說西夏達達國王李穆緝，探天朝已被幽州，與羣臣商議曰：宋君混一四字，北番又歸中原，今欲乘本國人馬精強，以圖伐取，卿等以為何如？左丞相曰：仙出班奏曰：事有可為而為之，則成功較易；事不可為而強為之，悔莫及也。且中國一統之盛，臣

良將，連勝接境；往者北番自漢晉以來，每見尊懼！宋君登基，遂致干戈日尋，疲於奔命，正被中原滅。今番控弦之衆，不足以當大朝一郡，倘若兵甲一動，致休君長驅而來，豈不惹火燒身，自取其禍哉？主上自宜詳審焉。道未罷，一將應聲而出曰：不因此時進兵，而敢中原，尚何待耶？衆問：乃羌氏人氏，姓殷，奇，使二柄大桿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更會呼風喚雨，國人懼之！號為殷太歲。部下二將，名東夷神，亦有妖法，能化四十九種變化。西番號為黑煞魔王。是日殷奇力奏：正好乘虛伐宋。穆王曰：卿要舉兵，有何良策？奇曰：臣近聞中國，將斗瀾殘，六使孟焦已嗚咽亡，沿邊守軍武備不修。一聞烽火，人皆望風而走。臣平日所學，正聲勢及處，先教郡邑瓦解，兵抵皇城，管取一戰成功。取宋朝天下有何難哉？穆王大悅！遂封殷奇為正南都總管，牙將東天神為正先鋒，汪文在虎為副先鋒，江蛟為軍陣使。其統十萬大兵征進。殷奇領兵而出，將曉兵操練精熟，離西番，從雄州進發。但見：旌旂蔽野，殺氣凌雲，有詩為證：
淒淒殺氣遞紅巾，金鼓聲鳴勢若雷；徒特梟雄生怨隙，趨教正馬不西回。
 殷奇兵衛數日，將近雄州。離正南十里安營。鎮雄州者，乃都監邱謙，聞知西番兵至，即與鄧文議曰：此是西番聽得吾之奉旨已亡，朝中無甚良將，故乘虛入境，來寇中原。今雄州兵馬單弱，恐難迎敵。如此奈何？鄧文曰：都監邱謙，城中有兵四千，留一守城，同騎射趙茂，率兵一千出城迎敵。邱謙曰：賊兵勢重，君等不宜輕動。鄧文曰：王

無妨！即與趙茂披挂完全，率兵揚旗，開城而出。西番殷奇見兵出戰，排陣勢，馬上高聲曰：宋將作速投降，必有重賞。倘若不降，吾今十萬大兵，將雄州踏為平地。鄧文一馬當先，指前罵曰：無端番逆，不知天命，大遼如此之雄，尚遭殘滅，汝西番且夕不保，還敢妄思中原耶？殷奇大怒，問誰出馬捉此匹夫？只見左哨一將，應聲而出，乃東天神。手執鐵斧，縱騎直取鄧文。鄧文舉槍迎戰。兩下哨隊，二人鬥上三十餘合，鄧文槍漸亂；趙茂拍馬舞刀相助。夫神力戰三將，全無懼色。殷奇於馬上，彎弓強弓，一矢射中趙茂而斃。鄧文見茂中傷，拋戰逃走入城。殷奇揮羌衆掩擊，宋兵折去一半，遂乘勢圍了雄州。鄧文下令，緊閉城門，入見邱謙，道知西番兵銳，騎尉趙茂，矢身亡。邱謙曰：彼衆我寡，勢所不敵，今其困城緊急，可修表，令人入京求救。鄧文曰：事不宜遲，即時修表。遣騎軍夜深出城，星夜來到汴京，投文於樞密院。近臣奏知真宗。真宗大怒曰：西番乘虛入寇，實乃大患，亟聚文武商議。柴玉曰：進：臣舉一人，可禦番兵。帝問是誰？王曰：三代將門豪傑，金刀楊令公之孫，官授京城內外都巡撫，楊宗保也。若用為將到彼，破之必矣！帝大悅曰：卿之所舉，實稱其職。即下令封宗保為征西招討使，呼延顯呼延達為副使；大將周福劉國為先鋒，發兵五萬，前赴番界。宗保領旨出朝。請無佞府辭令婆出師。令婆曰：曾憶汝父遺言，國有兵革，須盡忠所事。宗保曰：軍情緊急，特辭令婆即行；令婆分付審機調遣，莫損先人威風！宗保領諾，出教場中，催集軍馬齊備，剋日離汴城，與雄

州進發。時值十月天氣，朔風寒凍，但見：一海雁北來，聲慘切，征人西下怯窮途。一中國人馬。浩浩蕩蕩，直抵集河口，望雄州，只爭十五里之遠。宗保下寨於岸口，遣人報知城中。却說番帥殷奇，聞知消息，分付部下大將曰：衆之援兵，旗上大書：一楊宗保。一久聞此人，六便長子，文武雙全，當時破元門陣，皆其調遣。今部兵來到，汝等不可輕敵。各宜用心，若能勝老，中原不難取矣。副先鋒汪文、汪虎進曰：不消元帥出陣，小可二人，管教殺退宋兵。殷奇即付與精兵二萬。次日汪文、汪虎於平川曠野，列陣索戰，遙望見宋軍，鳥飛雲集而來。楊宗保馬上，厲聲問曰：封境有定，何故來犯吾地？我生靈塗炭，汪虎答曰：雄州近西番之地，爲爾侵奪，不得不取。宗保大怒：願請誰先出馬？呼延顯應聲請戰，挺槍直取汪虎。汪虎舞力交還，二人鏖鬥，三十回合，汪文舉槍來助。呼延遠縛斧，從旁攻入。汪虎力怯，跑馬便走。呼延顯激怒追之。楊宗保率後軍繼進，汪文拋戟遠遁。宋軍潰退，奮兵披靡。邱謙在城上望見，西番戰敗。關東門接應，大勝羌兵一陣。宗保亦不追趕，收兵入城。文虎率衆回見殷奇，道知宋軍勢銳難敵。殷奇怒曰：些須宋人，猶不能勝，尙望取中原乎？即欲引兵親戰。東天神曰：元帥坐看小將，立退敵兵。奇曰：汝先列陣，吾亦隨後接應。天神領諾，次日平明於城下，耀武揚威搦戰。忽東門一聲砲響，呼延顯周福厲聲問曰：背逆醜賊，不即反兵，勦汝等無譙類矣！天神大怒，縱馬舉方天戟，直取周福。周福舞刀迎敵。二騎相交戰不數合，天神伴敗，引宋兵入陣，口念邪咒。忽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半空中黑煞魔君無數。周福驚！回馬急走。背後天神復兵殺來，一戟刺於馬下；宋兵大敗，死者甚衆。呼延顯慌忙走入城中，抽起吊橋，天神直殺至濠邊而回。呼延顯入城報知宗保，周福戰死之由。宗保大驚曰：西方竟有此怪異，有誰敢再出兵戰陣？道未能，劉閔進曰：小將願見陣一番。宗保允行，就即付與精兵一萬。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東天神大戰南兵

百花女陣斬宋將

次日平明，劉閔率兵，揚旗鼓譟而出。對陣東天神大叫曰：殺敗之將，今日又來尋死耶？劉閔怒曰：妖人急退，猶可延生，若執迷不悟，殺汝片甲不回！即舞刀縱馬，直衝西陣。東天神舉方天戟迎戰。二騎才交，天神撥馬而走；劉閔乘勢追擊。未及一望之地，天神作動妖法，日月無光，狂風拔木，空中魔君無數殺來。閔見大驚！措手不及，被天神回馬一戟刺死。陣中宋兵潰亂，自相踐踏。死者不可勝計。天神又勝一陣，率衆緊圍城池。宗保又見劉閔戰死，憤怒已甚！即下令整兵，務與敵人決戰。次日，親引呼延顯、呼延達，開城而出。對陣東天神排列陣勢，上手汪文，下手汪虎。宗保坐了白驃馬，望見番帥生得面如青靛，眼若銅鈴，髮鬚似硃染，甚是可懼！宗保罵曰：逆賊作急回兵，饒汝一死；不然，屠汝輩如齏粉耳！東天神顧問左右，此人是誰？汪虎曰：宋之主帥楊宗保也。天神曰

：那個先戰？以挫宋人之威？汪文應釋而出，舉槍縱兵，直奔宋陣。宗保激怒，舞槍迎敵。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振，戰上數合。宗保奮勇，一鎗刺汪文落馬。汪虎見兄被害，乃大怒曰：骨肉之仇，如何不報？舉刀躍馬，奔出陣來。宗保曰：一發結果此賊，遂挺槍迎戰。交戰數合，宗保佯敗而走。汪虎趕來。宗保見其將近陣前，彎弓一矢射去；汪虎應弦而倒。呼延顯見元帥連勝，部兵一擁沖出。兩軍奮戰，殺得天昏日慘，地振山搖。有詩為證：

烈烈旌旂燦若霞，擊鑿金鼓急忙搥。隨前殺氣遮天暗，一敗斯須屬一家。

正門之際，東天神口念咒咒，頃刻乾坤暴曬，沙石飛沙，半空中黑霧騰騰，各執利刃殺來。宗保驚異，先自退避。番兵乘勢掩殺，宋兵大敗。呼延達力戰，與宗保走入城中。東天神部兵擁到。呼延達進退不迭，竟被番人所捉，解進西營，見元帥般奇。般奇分付將檻車囚起，下令部下，分門攻擊。東天神曰：宋人雖挫一陣，吾國折去大將汪文汪虎，只座雄州，不能下，中國如何克敵？今之計，可令人回本國，再着添兵相助，鼓勇南下，庶可成功矣！般奇曰：汝言正合吾意。即遣騎回奏李穆王。乞添兵助陣。王問曰：近日西南兵勢若何？部騎曰：西番兵雖衆，鬥死者亦不少；此時宋兵以守雄州，師久乏糧，王若再添兵攻擊，破之必矣！穆王與羣臣商議。右相胡天張奏曰：臣有一計，使宋兵首尾不能相顧，自然退回。穆王曰：卿有何計？天張曰：可遣一人，直入森羅國借兵相助，許

以和親。彼必悅從，及遣使人往黑水國，說以得中國之後，入割重鎮相謝；若得二國兵出祁州，以襲其後，却令三太子再起兵應之，無有不克矣。穆王即從其計。即時遣使人入森羅國，進上金珠，道知借兵取中原之事。國王孟大能，與太子孟辛議曰：西番求援出兵，還當如何？辛曰：西番原乃婚姻之國，既許以和親，理合依准。王曰：昔年因借北番軍馬，只留得一分回，只恐宋兵難敵，反惹其禍耳！辛曰：今中國非往時之比，謀臣勇將，已皆凋落，此回發兵相助，必可得志。國王從之，即令孟辛為帥，領兵四萬前行。時王長女百花公主，勇力過人，武藝精通，奏王同出兵。王允行。孟辛率兵，於即日離本國，望祁州

征進不題。是時黑水國，將從其約，差大將白聖，部兵三萬，從祁州來會。却說使臣回奏穆王，二國各許相助，兵馬已從祁州進發。穆王聞奏大喜曰：此行定可成功！便問天張誰可再部兵前往？天張曰：三太子文武俱全，可押兵相濟。穆王允奏，遂令三太子統羌兵四萬起行。太子領命，率衆離西番，進趨黑水國。但見：一紅旂開處番兵湧，畫角悲鳴部落齊。一時般元帥每遣騎遞隨路哨探，回報：三太子兵馬已到，於正西安下大寨，請元帥來計議。般奇報，即詣西營，拜見畢。三太子問其交兵如何？奇曰：兩下交戰，互有勝負，正待太子不到，再議斬宋人之策。太子曰：森羅黑水三國，已各出兵，從祁山來會，候軍務決戰，務必勝敵。道宋罷，人報：三國兵馬已到，西關下寨。太子即遣人賚羊酒，前詣軍中賞勞，仍勞先出兵以襲雄州。差人送禮物，來見三國主帥，道知三太子之命。孟

幸受下禮物，分付來人，拜上太子。明日請看我等出兵，先破宋軍而後取城。太差太領諸將，回營不題。哨馬報入城中，宗保聽知森羅黑水二國動兵，開帳下誰敢當此軍馬？呼延顯進曰：小將願往。宗保曰：敵人勢大，須着張達助之。張達須命。宗保即撥兵二萬與之！呼延顯退出，與張達議曰：森羅之衆利銳，當何以戰之？張達曰：未知蠻兵虛實，來日見陣，當作三路而進。顯然其議。次早，以葉武在左，張達在右，自在其中，三路兵一齊出城。但見：雷羅旗下，蠻兵漫山塞野而來。帥將孟辛，手執鐵鎗，腰帶雙刀，高坐於馬上。呼延顯揚聲謂曰：西番背逆之寇，且夕不保，汝何故出兵應之？孟辛怒曰：宋人殺吾弟，金龍太子，今日特報仇也。葉武大怒！綽鎗縱騎，直搗西陣。孟辛迎敵。兩下吶喊，二人戰上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忽右營一聲鼓響，自聖將率所部，從中攻入，將宋兵衝斷，分為兩截。葉武力戰孟辛不下；百花公主舉雙刀夾擊。葉武部落披靡。右邊張達奮勇擒槍救護，却被百花公主放起流星鎗，打中張達胸臆，一命須臾。番兵競進，萬弩齊發，宋軍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呼延顯身體鬆動，便回馬急走。孟辛等乘勝追擊直至城邊而止。有韓

番將奔獵馬更雄，勤王效力戰酣中；城前已喪斯須命，冤恥於今野草蓬。哨馬報入般元帥軍中，道知森羅黑水二國，所部大勝宋兵一陣，斬其戰將數員。般奇大喜！與三太子議曰：宋人既敗入城，主將必激怒再來交鋒，久聞楊宗保將門之子，武藝精

勇，若只與之戰鬥，防決與亡，當用奇兵勝之，則一戰而可成功。三太子曰：公有何策破之？奇曰：昨觀地勢，離此處十五里外，有座大山，名曰金山籠，只有一條小路可入，兩邊盡是高山；若先着重兵埋伏於此，引得敵兵進籠中絕其歸路，緊緊困之，不消數日，宋人便盡為餓鬼。而雄州唾手可取也。三太子曰：此計雖妙，只恐南人透窺不進。奇曰：宋人未知虛實，可將營寨移於金山脚下。分遣已定，般奇等撤圍而退。却說呼延顯向見宗保，道知戰敗，殺死大將葉武張達二員，宗保大怒曰：不戰而蠻蠻，何面目與天子？下令各將出兵，欲與西番決戰，鄧文曰：通報西番撤圍，移屯金山脚下駐紮，與西番對峙；元帥只宜堅守，從長出兵，或可勝敵，勿激一時之怒，而忘遠慮耳。宗保曰：彼今恃一勇之力，有甚見識？將君但看吾破之。鄧文不敢再言。次日平明，吩咐呼延顯見先陣，劉青次陣，鄧文隨後，以防孟辛之衆。鄧謙守城。分遣已定，自率輕騎居中。且說呼延顯揚旗鼓譟，殺奔金山，恰遇番將東天神，列陣而待。顯馬上大罵：逆賊！早是回兵以萬事俱休！不然屠絕汝等，以為宋人報仇也。天神大怒曰：黃頭孺子，今日休走！遂縱馬舉方天戟來戰。呼延顯挺鎗迎之。兩馬才交，戰未兩合，劉青率精兵，從旁攻入；天神佯輸而走，顯等乘勢追之。般奇見守兵入陣，跑馬舞刀較戰。楊宗保中軍已到，怒戰般奇。兵刃既接，奇反勒馬，望金山路逃走。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楊宗保被困金山 周夫人力主救兵

却說宋兵各要爭功，如潮湧進。鄧文在後，看見前軍進，見陣攔，必有埋伏。且見離城已遠，帥不速回去，定遭其計。宗保曰：兵貴神速，正宜長驅而進，掩番兵之不備，則一鼓可成功也。即有伏兵，何足懼哉？衆軍聽罷，皆勇增百倍，而近山脚。番人遣下輜重車甲無數，宋兵不疑，一直追入籠中。日已將哺，俄而聽得信炮一聲響，江蛟伏兵齊起，截住籠口。後軍報知宗保。宗保大驚曰：不肖忠言，果中其計，即令衆將力戰殺出。呼延顯鄧文當先而戰；山頂番兵木石矢箭，一齊亂發，宋軍傷死無數，不能得出。待至山後，却絕路，正是：「只因誤中奸人計，致使英雄一月災。」宗保與衆人被困谷中，心下皇皇。鄧文曰：番衆重守谷口，縱有羽翼，難以飛脫，只得忍耐以圖出計。宗保曰：地理不熟，而陷機穽。雒州些須人馬，猶慮不保。文曰：邱郡監關我等被困，彼必堅守，想亦無朱。只是此中糧草乏絕，恐無救濟。宗保曰：朝廷倚爲泰山之重，既爲奸黨所困，諸公可思良策，以爲保身之計。呼延顯曰：今雒州軍馬雄盛，可令人求求救。可解此厄。鄧文曰：應州賊來人往來之地，難求應，莫若逃入汴京奏知，大軍到，足爲番衆之敵也。宗保曰：番營嚴密，但未知誰可前往？道未罷，有人進曰：小人前往。視之乃是劉青，小名劉招之。凡事敢爲，軍中號爲劉大胆。宗保曰：汝有何計出

番營？劉青曰：元帥不聞孟嘗君門下有鷄鳴狗盜之客乎？小可能潛形出去。宗保大喜，即修下求救文書付之。劉青靠黃昏左側，密遣出籠原，望見番兵，雲屯霧集圍守，遂變成一青犬，跑出營來。番人只道營中所畜，並無疑防，劉青得出，望見籠草被火，亟報知劉招之。四下慌忙。劉青偷一匹快馬，往汴京去了。有詩爲證：
劉青走進糧草寨邊，堆積猶如邱山。取過火石，用硫磺燒引，引火燒於籠草屯裏；夜風正作，一霎時烟燄漲天，滿圍灼灼。番人望見籠草被火，亟報知劉招之。四下慌忙。劉青偷一匹快馬，往汴京去了。有詩爲證。

周夫人因陷金山戰陣摧，劉青勇敢有謀爲；先教糧草成烟烙，又獲番營賊馬。殷寄命部落散滅其跡，糧草燒去一半。方知宋兵有人出營，追悔無及！因下令曉夜巡軍嚴防。且說劉青不數日來到汴京，先報知樞密院。次日近臣奏知，邊陲將士全軍遭困，乞救兵相援。真宗聞奏大驚曰：番人是誰主兵？有何奇異？因宣劉青入殿前問之。劉青奏曰：往日前兩交兵，互有勝負，近來連損大將數員。元帥激怒而戰，不意番人埋伏於金山籠畔，我軍入伏中，遭其圍困。且雒州兵勢甚急，宋軍糧草俱絕。陛下早遣援兵，庶不誤事。帝聞奏乃曰：卿且退，待朕與羣臣商議。劉青謝恩而退。帝謂羣臣：誰何部兵前行，柴正奏曰：沿邊守將，只好看守本境，難以調遣。陛下須出榜文於各門，招募降將。文武趨羣者，先分錄之職，押兵前往。帝允奏。令學士撰抄榜文，張掛各門。如劉青投進無依府，報與冷婆既知宗保被困之事。冷婆大驚，汝曾奏知聖上否？請曰：臣先

奏知，然後來見令婆曰：主上何日發兵救應？青曰：柴駙馬奏過朝廷，無良將不堪此行，即令出榜招募新將部兵前往。令婆頓足哭曰：救兵如救火，吾孫遭困籠中度日如年，若得臨時招募，得知有人來應募否？若使再延一月，宗保性命休矣！言罷號哭不止。時穆桂英八娘九妹等聞知都出堂上細問因由？令婆收淚，道知宗保全軍被困之事。桂英曰：此係朝廷大事，何不令人奏知朝廷？乞發救兵。令婆曰：國無良將，欲待臨期招募，以此延行；我恐稽延誤事。故此惱悶耳！桂英曰：令婆勿憂，小妾當部兵救之。令婆曰：汝一人如何去得？八娘九妹曰：女孩兒二人願相助同往。令婆未應，堂前十二寡婦齊進曰：既姪兒有難，做我衆人武藝，一者爲朝廷出力，二者省令婆煩惱，定要救回宗保也。

今將十二寡婦計開

周夫人楊淵平之妻

黃瓊女楊延昭之妻

杜夫人名金娥楊延昭之妻十二婦中惟此一人乃是天上荒星降世向受九華仙人妙法會滅兵接刃之術武藝出衆使三口飛刀百發百中楊府內外皆稱之

單陽公主蕭太后之女爲

楊七姐六使之女

馬賽英楊延昭之妻

耿金花小名耿娘于楊延昭之妻好用大刀

重陽女亦楊六使之妻善使雙刀

楊秋菊楊宗保之妹武藝

孟四娘太原孟令公妻女爲楊淵平大妻有力善使單中呼爲孟四娘

董月娥楊延昭之妻眼力極巧有百步穿楊之能

鄒蘭英楊延昭之妻極善槍法

十二婦齊齊上前，令婆喜曰：我觀汝等併力同心，實堪此行。即吩咐準備鎗刀衣甲俟候。八娘九妹等，自去整點不題。却說令婆欲早，入朝奏曰：臣妾媳婦等，聞宗保被困，各部兵前往救應，與朝廷建功，乞陛下允其奏，營救成功在即。帝大悅曰：令婆若能爲朕分憂，救回元帥，正欲請命是事；陛下允其奏，營救成功在即。帝大悅曰：令婆若能爲朕分憂，救回元帥，當勒名金石，以表楊門之功。令婆謝恩，帝親賜金卮一對。仍下敕封楊淵平夫人周氏，授上將軍之職，部領精兵五萬，前往救援。聖旨既下，周夫人等已各勦備，完全都出堂下，辭別令婆起行。令婆曰：軍情緊急，汝衆人當倍道而進，番蠻性頑，若知救兵來到，必要乘勢趕來，各宜用心。勿負聖上之命！令宗保被困已久，須先令人報知，以安其心，在此叮嚀，各宜牢記！周夫人領命，即日飲罷餞酒，一聲砲響，十二員女將齊齊出府，各執一樣兵器於馬上，英英瀟瀟，白皂旗下軍威百倍。真宗與文武登城樓上觀望，顧謂侍臣曰：朕今日視楊家女將出兵軍前，銳氣勝他邊將遠矣！此一回，管叫克敵。柴王曰：有如陛下所言！是日君臣各散。只說周夫人等，軍馬離汴京，以劉青爲前道，浩浩蕩蕩，望雄州進發。時二月天氣，風和日暖，但見有詩爲證：

馬似飛龍承紫霧，人如猛獸逐長風，杏花撲鼻行蹤隱，野水清流急濟中。
宋兵進發數日，望雄州不遠，劉青曰：近城便是森羅黑水二國營寨，夫人只好於此屯柱

楊家將

三三二

，徐議交鋒。周夫人然其言，下令分作三營，着重陽女九妹楊七姐黃瑞女單陽公主五人，率兵二萬，屯大嶺；楊八娘杜夫人馬賽英耿金花四人，率兵三萬，屯石壁，自與穆桂英董月娥鄒蘭英屯四入部兵二萬，屯中壁。吩咐交兵之際，互相救應。重陽女等得令，各部兵分遣不題。却說消息傳入殷元帥寨中，三太子曰：若使救兵慢來十日，宋將皆已投了，雄州破在旦夕，即召殷奇商議迎敵之策。奇曰：哨馬報說，宋人皆是女將，此國無良將可知矣！今彼分作三大營，寨屯扎，若以攻一處，則兩處必互相救應，須分兵前後，令孟辛白聖一將先戰，審其行兵動靜，然後以計破之也。三太子然其議，即發帖文，報知孟辛等。孟辛得令，慨然領諸將，帶軍馬齊備。次日天明，於平川曠野，列陣迎戰。宋左營九妹楊七姐出營，紅旗前導，九妹馬上指敵將而罵曰：胡蠻狗類，好好退兵，饒汝一死，不然誅滅無遺。孟辛大怒，驟馬舞鐵錘來戰。九妹挺刀迎之，兩馬交，二人戰上數合，孟辛佯輸而走。九妹驅兵趕追。百花公主率輕騎從旁殺出，與九妹接戰數合，百花又敗。九妹不捨，勒騎追之。孟辛其近，取出流星鎗轉身一寇，正中九妹馬上，其馬負痛，撒跌九妹於陣中。百花公主正揮刀砍下，不提防楊七姐射中百花左臂，翻落馬下。宋將競前捉住之。孟辛奮力求救，劉青率部兵繞進，森羅國兵大敗。孟辛單馬，走投白聖營中去了。楊九妹等乃收軍回營，衆解百花公主入中營見周夫人。周夫人曰：且將檻車囚起，候解汴京發落。軍校得令，將百花檻囚不題。忽然黑水國部落索戰，周夫人召諸營商議，因

問誰出兵迎敵？重陽女應聲曰：小將願往。周夫人曰：更得一人副之爲美。穆桂英進曰：妾身相助出敵。夫人大悅！付兵一萬，與二人前往。重陽女得令，領兵與桂英揚旂而出，陣前搦戰。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杜金娥大敗妖黨

殷元帥中箭陣亡

却說重陽女等來到陣前，正遇番帥白聖將，挺槍縱馬，面取宋將。重陽女舉雙刀奮勇來迎。兩馬相交，喊聲大震，戰了數合，白聖將力怯，撥馬便走。孟辛怒曰：待捉此將，以爲吾妹報仇，舉鎗拍馬，當中接戰。穆桂英看見，急抽矢彎弓，指敵將射去，正中心窩；孟辛應弦而倒。宋兵乘勢殺進。重陽女趕上，把白聖將一刀斬落馬下，殺戮番兵一半，其餘拋戈棄甲，各走回本國，委棄輜重無數。重陽女又勝一陣；周夫人不勝之喜！消息傳入西番營中，三太子大驚曰：不想女將有如此英雄，一連殺勝二國，汝衆人誰敢退敵？東天神進曰：殿下勿慌，小可領兵出戰，務勝宋將而回，三太子允行，即付精兵二萬。東天神率兵出陣前，勒馬橫戟，大叫曰：宋將強者來敵，弱者不如暫退。話聲未絕，兩陣上旌旗開處，一員女將，驟馬舞刀來迎，威風凜凜；視之，乃耿金花也。正是：「英雄惟恃追風馬，斬將全憑偃月刀。」大罵：番奴速退，免污吾刀！即縱馬直奔番將。東天神舉戟交還。兩馬交鋒，二人戰到亥心，正是，有詩爲證：

征雲黯黯乾坤暗，殺氣漫漫日月昏；逆賊敢於豪傑將，還看頃刻定輸贏。
二將往一來，鬥不數合，東天神伴敗而走。耿金花乘勢逼近。天神引得敵兵入陣，念動妖詞，狂風拔木，日月無光，半空中魔君無數殺來。金花大驚，勒馬便回。宋兵大敗，陣中死者無數。天神收軍還營。耿金花走入軍中，見周夫人道知怪異之事。夫人曰：西方常出妖黨，有如此之術，誰敢出兵迎敵？杜夫人進曰：妾身願往擒此妖人。穆桂英亦請同行。周夫人大喜曰：汝等若能破此妖術，則功成可垂萬世。即付兵一萬。二人率兵殺出，正遇東天神在陣前揚威索戰。杜夫人一騎當先，大罵妖黨休走。天神罵曰：殺敗之將，尚來尋死耶？即舞戟縱騎，直衝宋陣。杜夫人挺鎗迎戰。兩、吶喊。二人戰上數合，天神伴收退走，引杜夫人追來，作起妖法，念幾句邪咒，忽天昏地暗，狂風怒起，空中四十九個黑煞魔君，各執利刃飛下。宋兵着慌。杜夫人怒曰：汝之邪法，只好驚嚇他人，敢在我眼前舞弄？即念動九華真人秘訣，一霎時雷聲霹靂，滿空盡是火球，將魔君悉皆燒絕，天地復明。宋兵倍勇，如潮而進。天神氣勢頹敗，慌張無計，正待吐氣逃走，穆桂英拋起飛刀，斬落陣內；所有番兵屠戮殆盡。桂英乘勢殺入番壘，杜夫人曰：且回兵，與主帥商議進取，桂英乃收兵還營。先營敗走報三太子，說知東天神被宋將所殺。三太子聞天神失手，頓足驚曰：天神有如此善戰之術，今尚死於宋家女將，正所謂勇將不離陣亡也。令人何以爲計？殷奇曰：太子勿憂，山猶有五靈軍馬未動，明日保着殿下，與宋人決一勝負，便見

神。太子依其議，下令都落，傾壁而出。緝探軍報入宋營中。番人長驅而來，欲與我兵大戰。周夫人聽得，聚衆女將議曰：勝敗在此一舉，可先令劉彥因金山請報知宗保，約定明日，從內殺出，方好調遣。劉彥應命而去。周夫人喚過黃瓊女曰：汝引國兵五萬，與彼交戰，引敵人至雒州城下。吾自有兵接應。黃瓊女領計去了。又喚蓋丹曰：汝領馬軍五千，與鄒蘭英，於城邊兩旁埋伏，信砲一起，乘勢殺出。鄒蘭英亦領兵前往接應。又喚過馬養英曰：汝引輕騎五千，各帶火具，候交兵之際，焚其營寨。賽英奉命而行。周夫人分撥已定，次日鼓罷三通，令杜夫人率後軍應之，先將黃瓊女勒馬陣前索戰。西番殷奇一騎先出，手執大刀，高叫：宋將速退，尚保殘生；若來強戰，管教汝片甲不回；黃瓊女怒曰：汝等狗類，已被大軍屠戮殆盡，尚誇大口耶？直舞刀即取番將。殷奇舉刀迎敵，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震，黃瓊女收陣而走，殷奇驅衆追來。將近城壕，宋營中信炮將起，董月娥鄒蘭英二支伏兵齊起，萬弩俱發，番衆潰亂。殷奇知有埋伏，勒馬殺回。穆桂英從中殺回，衝開番陣，三太子之衆，各不相顧，賽英輕兵，已出其陣後，放起烈火，正直東風驟起，霎時間，烟燄漲天，滿營皆灼。哨騎報道：宋兵已焚寨壁。三太子驚得魂飛魄散，棄敵而逃。殷元帥見勢不利，只念邪法，懷中取出聚獸牌，盪空敲動一聲，震烈四下，黑霧中衝出一羣猛獸，盡是豺狼虎豹，衝入陣中。宋軍個個失色，各回馬逃走。杜夫人望見宋軍披靡，即念起真言，滿天中火燄齊下，將猛獸燒得四紛五落，番衆倒戈棄甲而去，恰如殘雲風

掃，枯葉霜經，殷元帥拚死突出重圍。正走之間，楊秋菊一箭當弦，正射中殷奇左眼，落馬而死。是時金山籠楊宗保等望見火起，合劉青引兵殺出，呼延顯鼓勇爭先，恰遭江蛟，凌馬只一合，刺於馬下；番兵殺死大半，穆桂英黃興女二騎，直進金山籠下，與宗保合兵一處，乘勢追趕，殺得番兵屍橫遍野，血流如川。奪得戰馬輜重，不計其數。有詩爲證：

四面干戈戰陣連，楊門勇將定中原；番人棄甲拋戈遁，正是英雄效力年。

宋軍已獲全勝，惟呼延達預被番人所殺。周夫人乃回衆軍，城中已開門迎接。周夫人以軍馬屯札城下，自與宗保入府中相會。宗保拜曰：不是婦姆用心克敵，姪兒幾至顛危；此一回足洗恥辱矣！夫人曰：聖上聞姪被圍，無人押救，令婆闍憂終日！我等只得前來救應，不意勦盡敵兵也。宗保曰：機會難再，此去西番連州城，數日程途；莫若乘此破竹之勢，直搗其境，擒取回王以獻，千載之遇，不可失也。周夫人曰：關外之爲，君命有所不受；但有利於國者，行之無妨！吾意正待如此。即下令兵，以取連州城。衆人得令，各整軍起行。次日平明，三軍望西番征進。是時三太子望僻路走回，奏知李穆王，殷元帥，并二國借兵，盡被中國女將勦滅殆盡，即日人馬長驅來取連州。穆王聽聽，神魂飛墜！柏葉悔曰：早不聽柯丞相之言。致有今日之矣。道未罷，宋兵將連州城圍圍三匝，水流不通。穆王即下令部落，嬰城堅守，與文武商議迎敵之計。柯白仙奏曰：宋兵聲勢甚盛，西國大將盡皆授首，今日那個敢再戰？王未應，忽珠簾後一人進曰：小女願棄以退宋兵。衆視之。乃王長女金花公主也。穆王曰：只恐汝不是衆人之敵。公主曰：兒幼年武藝會學，何倒自己志氣也？若與敵鋒，自有方略破之。王允奏，再付兵二萬，公主得令，次日却衆開四門出戰。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楊宗保征伏西夏 十二婦得勝回朝

却說金花公主來到城外，正遇宋女將楊九妹兩陣對列，公主謂曰：宋兵不識時勢，深入吾地，作急遠去，免遭屠戮！九妹怒曰：該死之賊，猶未等降，尙敢來爭鋒耶？即舞刀奔馬。直奔番陣。公主與鎗迎戰。兩騎相交，二人鬥經數合，九妹刀法漸亂，敗陣而走。公主奮勇追來，城上喊聲大振。楊七姐看見公主追逼九妹，緊急彎弓一矢射去；金花一命歸冥。宋兵競進。番衆死者無數，只得一半入城，報知穆王；金花公主戰死前陣。穆王惶惶失措！寢食俱廢。越二日，宋兵攻城危急。武將張榮奏曰：主公勿憂！城中兵馬尙有四萬，糧草可應一年，且宋兵離盛，遠來運餉不給，臣願率所部出城一戰，若使能勝，則主上之福；如不能勝，君臣嬰城而守，亦長計也。王允奏：即令張榮出兵。按張榮光落人，極有勇力，使一柄大桿刀，入陣如飛軍中號爲鉄臂將，是日領了主命，次早率兵二萬，出城迎敵。南陣中一員女將當先出兵，乃單陽公主也。夫何番狗尙不獻城，猶來抗敵耶？張榮更不答話，舞刀縱騎來迎。兩馬相交，戰上數合，張榮佯敗繞城而走。單陽公主盡力追之。

張榮待其來近，轉身一刀砍下。公主眼快，側面躲過，其馬跌倒在地。却得杜夫人，連忙搬起飛刀，看正張榮一砍，中其左脅，死於馬下。番兵殺死無數，乞降之聲震動原野，此見楊家女將，互相救應之能也。有詩為證。

城下英雄勢力爭，一時失算負長征。敵人莫保須臾死，方顯楊門互救兵。

却說番衆於城上，望見張榮戰死，報入城中。穆王憤憂無地，欲爲自盡之計。左相柯白仙奏曰：宋君寬仁大度，降者無不膺爵，抗者自取殺戮。今宋兵緊屯城下，成敗已分，主公不何遣人納降？獻上圖籍，連年惟出貢物，尚不失爲一國之主，此則大計也。如何效取兒女之態，自經溝壑，以取笑於外國乎！乞我主審焉。穆王沉吟半響，乃曰：宋軍無敵，依卿所奏。即令城頭豎起降旗。次日，遣人齎納降文書。請宋營投遞。周夫人正坐帳中，與衆商議西番來降之事。忽人報：番王遣使議投降。楊宗保冷喚入。使命進帳前，道知其主納降之意。宗保猶豫未決。鄧文進曰：西番乃荒僻之地，無用所在。種類頑皮，難供使命。元帥正宜允其降，以彰聖上柔遠人之德也。周夫人然其議，批回來書，與使人回奏穆王。穆王君臣大喜。次日，親率文武官來迎接，楊宗保先進，西番君見伏道旁，楊宗保敬他一國之主，扶起並帶入宮中。都落香備香花燈燭迎接，穆王端立於庭階請罪。楊宗保曰：吾主上仁愛聖君，今既歸降。若使傾心無異，必不與舊封矣。穆王大喜，是日宮中大擺筵宴，周夫人奉十二員女將，并部將繼入。穆王拜見畢，周夫人慰諭亦厚，衆將依次兩班，宴中次次太

搗，番官進食，番女奏樂，衆人盡歡而飲，夜深乃散。宗保安營於城中，周夫人等，屯扎了城外。又越數日，傍境皆安，宗保乃議班師，報與各營知道。衆軍得令，准備起行。穆王送宗保厚帶二條，珍珠奇異之物無數。楊宗保只受其帶，餘物留以進王。乃以陣上所捉將帥，俱令送還。惟有百花公主入中園，是日大軍離了連州，西番君臣送出十里之外而別。班師將士分作前後隊，軍威大振。四海欽服。有詞一篇爲證：
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乃凶器，戰爲逆德。聖人之所不戰，窮兵
忍於用。乃其西番播亂，兵甲擾雄州之境，皇上震怒，旌旗出汴城之師。征雲冉冉，
殺氣騰騰。連環寨壘，如山岳之勢，輜重器械，猶魚鱗之。金鼓鳴聲，軍鎗匝地。
六師奮力於前，三軍奮勇而鬥。金山一戰，城下遭圍，激烈圍中之寡婦，敢膺塞外之
重權。周元帥運籌謀於闔帳，楊七姐列陣於山前。斬將麾旗，獨羨單陽公主，呼風
喚雨，最雄杜氏夫人。馬賽英有爭先縛捉之能，耿金花多救應砍劈之力。運雙刀，黃
瓊女軍中獨勝；開的矢，董月娥塞下無雙。鄒蘭英鎗法，取番人之首；重陽女飛刀，
敵將之頭。孟四娘英雄莫及，楊秋菊氣勢超羣。穆氏桂英，施百步穿揚之巧。八娘九
妹，懷國王勦業之機。天生豪傑，地聚精靈。干戈西指，東天神倒旗喪命；魏獅齊進
，殷元帥跌馬亡身。止屠部落如殘雲掃過，斬醜類猶病葉辭柯。番王款納，邊境爭迎。
。班師唱楊柳之歌聲，何勝鼓金鞍之響鏗。於戲盛哉！宋運休明，名播萬方之威武；

楊門奮勇，世稱千載之英雄。行程數日，已望汴京不遠。宋之君臣，預聞捷音，帝先着郡王一派文臣，出郭迎接。宗保望柴王來到，下馬問候。柴王近前攜手上馬，並轡入城。翌日乃朝見真宗。真宗而慰之曰：卿為朕遠涉風塵，成功不易。宗保頓首奏曰：臣賴陛下洪福，平安西番，以取圖興以獻；屬州十四，戶口一萬八千，租賦四百石。珍珠異物三十餘車。帝顏大悅，以旌所獻俘，俱發無佞府處置，內謂侍臣曰：楊門女將，俱有功於朝廷，朕當論功陞賞，以旌其忠。柴王曰：此國家之盛典，理合頒行。帝遂下敕，加封楊宗保上柱國大將軍；呼延顯等俱封典節度使；周夫人封忠國副將軍；八娘九妹等俱封翊運副將軍。仍令在公主內廷，設大宴，犒賞征西軍士。詔旨既下，楊宗保等再拜受命。是日依班列坐。君臣盡歡而散。次日宗保謝恩，回無佞府，與周夫人等參見令婆。令婆不勝歡喜，遂以百花公羊配與楊文廣為室。時文廣一十五歲也。吩咐設慶賀筵席，與衆媳婦言由。衆婦依次坐飲，至夜分乃散。惟有令婆恩典，直待文廣征服南方，而後受封。蓋日是四方安靖，海不揚波，宋室太平可望矣！

新編文廣平蠻全傳卷一

第一回 詐進貢南閩探宋邦 識奸謀包公讀貢表

詩曰：南閩膽大信非虛，進貢因何下戰書。詭計怎瞞包閣老，與師問罪痛加誅。
自古天下之生，一治一亂，是故合久必分，循環往復，理所然也。溯自有唐鼎革，五代紛爭，嘆國祚之不長，置生民於塗炭。茫茫劫運，宇內誰安，炎宋之興，以火德王，趙太祖削平六合，手定中原，現紅日於天中，射陰靈而盡滅，乃鑒於孤兒寡婦之失，遂致有兄終弟及之言，大統永垂資臣輔佐，固已四夷効順，遠近歸心矣。泊乎一十八傳，運分南北朝多失政，寇迭侵凌，嗣柄竊弄於奸權，烟塵頻起於沙漠，殆哉岌岌，社稷危矣。然而宋德雖衰，天猶祚趙，龍圖閣在，豈朝右之無人，無佞府存，幸將門之有種，忠臣鐵面，力挽狂瀾，大帥丹心，獨擎天柱，任爾飛鵝高翥，穿雲箭百發無差，請看飛虎長驅，斬妖刃一揮而滅，此皆由宋朝養士之報，何懼乎閩兵傾國而來也哉，我且不淺。詎說宋朝嘉祐年間，南閩平藍鳳高，在越都特雄稱霸，鄰越都係古時閩越之地，東屬大海